

列·托尔斯泰选集

战争与和平

高植 譯

新文藝出版社

·1957·



IV

第一部

1

在彼得堡的上流社会里，在路密安采夫派，法國人派，瑪丽亞·費道罗芙娜派，皇太子派，和其他党派之間，这时候正進行着比任何时候更加剧烈的，并且像一向那样，被朝廷的蜂子的嗡嗡声所遮盖的复雜斗爭。但是安靜的，奢華的，只关心着生活的幻想与反映的彼得堡生活，照旧地進行着；由于过着这种生活，要作很大的努力才能認識俄國人民所遭的危險和所处的困境。接見和舞会是照旧的，法國戲院是照旧的，朝廷的兴趣是照旧的，官职的兴趣和陰謀都是照旧的。只在最上層的社会里有人作了努力，以便使人注意实际情况的困难。有了流言，說到，在这样困难的情况里，兩位皇后① 的行动是怎样的互相反对。瑪丽亞·費道罗芙娜皇后关心她所管轄的慈善机关与教育机关的安全，下了命令把这些机关迁到卡桑去，这些机关的設备都包裝起來了。而叶丽薩斐塔·阿列克塞芙娜皇后，在人問她有什么命令的时候，她帶着特有的俄國式的愛國心回答說，关于政府机关她不能够下命令，因为这是皇帝的事情，至于她个人的事，她說她要最后才离开彼得堡。

八月二十六日，就是保罗旣諾会战的那天，安娜·芭芙洛芙娜家有一个晚会，会中精彩的地方是要宣讀总主教的信，这封信

是他送聖·塞尔基的聖像給皇帝时所寫的。这封信被人当作爱國的宗教的文章的模范。这封信要由發西利公爵誦讀，他是以朗誦的本領著名的(他常常在皇后面前誦讀)。他的朗誦的本領据說是:响亮地、唱歌般地、在絕望的呼号和温柔的低語之間、与文意完全無关地讀出文字，因此是完全偶然地把呼号落在这个字上,低語落在另一个字上。这次的誦讀,和安娜·芭芙洛芙娜的所有的晚会一样,具有政治的意义。在这个晚会里將有几个要人莅臨,他們定將因为他們到法國戲院去而感到羞耻,并被喚起爱國的情緒。已經到了很多客人，但是安娜·芭芙洛芙娜还沒有在她的客廳里見到她所需要的那些人,因此沒有讓朗讀开始,却領導着一般的談話。

这天彼得堡的新聞是別素号娃伯爵夫人的疾病。伯爵夫人在几天之前突然生病,好几个集会她沒有参加,而她正是这种集会里的裝飾品;并且听說,她不接見任何人,她沒有請那些一向替她看病的彼得堡名医,却相信某一个意大利医生,他用某种新的不同尋常的医藥方法替她治療。

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迷人的伯爵夫人的疾病,起于同时嫁兩个男人的不方便,而意大利人的治療就是要去除这种不方便;但是在安娜·芭芙洛芙娜面前不但沒有人敢想到这一点，而且似乎沒有人知道这一点。

“*On dit que la pauvre comtesse est très mal. Le médecin dit que c'est l'angine pectorale.*〔听說可憐的伯爵夫人病很重,医生說是心胸發炎。〕”

---

① 毛注:瑪丽亞·費道罗芙娜太后的丈夫是保罗(巴弗尔)。叶丽薩斐塔·阿列克塞芙娜皇后的丈夫是亞力山大一世。她是巴登的公主，却在婚后發揚了她的俄罗斯爱國主义。

“*L'angine? Oh, c'est une maladie terrible!*〔發炎？啊，这是可怕的病！〕”

“*On dit que les rivaux se sont reconciliés grâce à l'angine,*〔听說因为發炎，情敌和好了，〕……”

Angine〔發炎〕这字眼被人大为滿意地重述着。

“*Le vieux comte est touchant à ce qu'on dit. Il a pleuré comme un enfant quand le médecin lui a dit que le cas était dangereux.*〔听說，老伯爵很悲伤。医生向他說这个病是很危險的时候，他哭得像小孩子一样。〕”

“*Oh, ce serait une perte terrible. C'est une femme ravissante.*〔啊，这是很大的損失。她是那样迷人的妇人。〕”

“*Vous parlez de la pauvre comtesse,*〔你是說可憐的伯爵夫人嗎？〕”安娜·芭芙洛芙娜走上前說。“*J'ai envoyé savoir de ses nouvelles. On m'a dit qu'elle allait un peu mieux. Oh, sans doute, c'est la plus charmante femme du monde,*〔我派了人去探問她的病况。回話告訴我，她好了一点。無疑，她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妇人，〕”安娜·芭芙洛芙娜說，对于自己的热情微笑着。

“*Nous appartenons à des camps différents, mais cela ne m'empêche pas de l'estimer, comme elle le mérite. Elle est bien malheureuse,*〔我們屬于不同的陣营，但这不能阻止我对她表示应有的尊敬。她是那样的不幸，〕”安娜·芭芙洛芙娜說。

一个粗心的青年認为安娜·芭芙洛芙娜是用这些話輕輕打开着伯爵夫人疾病的神秘之幕，于是竟敢表示驚异，說是沒有延請名医，而是由一个江湖庸医在治療伯爵夫人，他会許用危險的藥方的。

“*Vos informations peuvent être meilleures que les miennes.*〔你的

消息也許比我的好。〕”安娜·芭芙洛芙娜忽然惡毒地攻击这个沒有經驗的青年。“*Mais je sais de bonne source que ce médecin est un homme très savant et très habile. C'est le médecin intime de la reine d' Espagne.* 〔但是我根据可靠的消息，知道这个医生是一个很有知識很有本領的人。他是西班牙皇后的侍医。〕”

这样地駁倒了那个青年之后，安娜·芭芙洛芙娜便轉向俾利平。他在另一个小团体里談到奧地利人，他皺起了眉头，又顯然准备松开，說 *un mot* 〔一个警語〕。

“*Je trouve que c'est charmant,*〔我覺得这是很有趣的，〕”他說到那件外交文件，它是和彼得堡方面称为 *le héros de Pétropol*〔彼得堡的英雄〕維特根示泰恩① 所夺得的奧國國旗一同送到維也納的。

“什么！是什么？”安娜·芭芙洛芙娜向他說，引起別人安靜地听着她已經知道的那个 *mot*〔警語〕。

于是俾利平重述了他所做的外交急报中如下的原文：

“*L'empereur renvoie les drapeaux Autrichiens,*〔皇帝送回这些奧國國旗，〕”俾利平說，“*drapeaux amis et égarés qu'il a trouvé hors de la route,*〔友誼的，迷失的，在正路之外發現的國旗，〕”俾利平說完，放松了皺紋。

“*Charmant, charmant,* 〔好極了，好極了，〕”發西利公爵說。

“*C'est la route de Varsovic peut-etre,* 〔也許是到華沙的路，〕”依包理特公爵大声地突然地說。大家都看了看他，不明白他說这話的意义。依包理特公爵也愉快而驚异地向四周看了一下。他和別人一样，不明白自己的話是什么意思。他在他的外交活

① 毛注：这是六月十八十九日对法國，伍第諾軍团的勝利。牒文要点是以彼得后書二章十五節暗示新近的俄奧同盟，而此刻奧軍却帮助拿破侖打仗。

动中屡次注意到，这样忽然說出的話顯得是很机智的，并且他每次都是一有什么話就信口說出來，“那也許很好，”他想，“即使不然，他們也知道应付的。”果然，在令人不舒服的沉默中，那个不够爱國的人走進來了，安娜·芭芙洛芙娜正等着感化他；于是她微笑着把一只手指向依包理特点了点，便邀請發西利公爵到桌子前面去，然后送給他兩支蠟燭和手稿，請他开始。大家沉默着。

“崇德宏恩的君主皇帝！”發西利公爵嚴厉地宣讀了一声，然后向听众环顧了一下，似乎是問，有沒有人要說出什么不同意的話。但是沒有人說出什么。“我們的古都莫斯科，新耶路撒冷，接待它的基督，”他忽然地强調“它的”，——“好像是一个母親在她的怀抱中接待她的热心的兒子們，并且从升起的烟霧里，預見到你的权柄的赫赫光荣，欢喜地高唱：啊吵啦，光荣归于我主！”發西利公爵用哭泣的声音讀最后的字句。

俾利平注視着自己的指甲，顯然許多人畏懼了，好像是在問，他們的过錯在哪里。安娜·芭芙洛芙娜低声地預先說出下面的話，好像老太婆复述聖餐的禱文一样，她低声說，“讓大胆傲慢的歌利亞……”

發西利公爵繼續讀着：

“讓大胆的傲慢的歌利亞从法國的边境用致命的恐怖來圍困俄國的土地；謙遜的信仰，这是俄國大衛的投石器，要忽然痛击他的好殺的驕傲的头顱。这个神聖的塞尔基的聖像，古代的保衛我國福利的热誠的战士，被送給皇帝陛下了。我痛惜，我的体力衰弱，我不能看見您的最有恩惠的体現。我向上天作热誠的祈禱，万能的主頌揚維护正义的种族吧，大發慈悲地滿足陛下的希望吧。”

"*Quelle force! Quel style!* 〔多么有力！多好的風格！〕"这是他們对于朗誦者和作者的称贊。

安娜·芭芙洛芙娜的客人們，被这篇言辞所激动，很久地談論着祖國的境况，对于数日之內就要發生的会战的結果，作着各种各样的預測。

"*Vous verrez,* 〔你会明白的，〕"安娜·芭芙洛芙娜說，"明天，皇帝生日，我們要接到消息的。我有一个很好的預感。"

2

安娜·芭芙洛芙娜的預感果然应驗了。第二天，在宮中教堂里为皇帝的生日举行祈禱时，福尔康斯基公爵被人从教堂里叫出去了，他接到庫圖索夫公爵的公文。这是庫圖索夫在交战的那天从塔塔銳諾佛寫來的报告①。庫圖索夫寫的是，俄軍沒有后退一步，法軍的損失远比我們的大，他是在战場上匆忙地寫报告的，來不及收集最后的情报。可見，这是一个勝仗。还未走出教堂的人立即为了造物主的帮助和勝利向造物主作感謝祈禱。

安娜·芭芙洛芙娜的預感証实了，整个早晨滿城都是高兴的慶祝的心情。大家認为这是完全的勝利，有的人甚至說到拿破侖本人的被俘，說到他的去位，以及法國新首長的遴选。

离开战地很远，在朝廷生活的环境中，要把事件充分地有力

① 毛注：彼得堡距庫圖索夫所在处四百英哩，最快的交通是馬匹，不能把当晚的消息于次日送到。亞力山大一世的生日是十二月十二日，八月三十日是他的命名日，假使說晚会的日期是八月廿九日就对了，因为三十日在教堂举行皇帝命名祈禱时，确实接到了庫圖索夫的报告。托氏把日期弄混了。

地反映出來，是極其困难的。一般的事件不覺地环繞着一些个人的偶然事件。所以現在，朝臣們的最大的欢喜，是同等地一方面由于我們得勝，一方面由于正在皇帝的生日接到这个勝利的消息。这好像是一个布置得很成功的意外喜事。在庫圖索夫的报告中也說到俄軍的損失，并且其中提到屠契考夫，巴格拉齐翁，庫他益索夫。这个事件的悲哀方面，在彼得堡社会里也不覺地环繞着一个事件——庫他益索夫的死。大家認識他，皇帝欢喜他，他又年輕又有趣。这天大家見面都說：

“多么凑巧啊。正在大家祈禱的时候。庫他益索夫是多么大的損失！啊，多么可惜！”

“我向您說了庫圖索夫什么呢？”發西利公爵現在帶着預言家的驕傲說。“我总是說，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打敗拿破侖。”

但是第二天沒有接到軍中消息，大家的声調又开始顯得不安了。皇帝为了不知道眞实情况而痛苦，朝臣們因此感到痛苦。

“皇帝是什么样的处境呵！”朝臣們說，已經不像前天那样称贊庫圖索夫，現在却把庫圖索夫作为皇帝不安的原因加以非难了。这天發西利公爵不再誇奬他的 *protégé*〔被爱护者〕庫圖索夫，却在談話涉及总司令时，保持緘默。此外，这天傍晚的时候，似乎一切凑在一起，为了要使彼得堡的人感到驚慌与不安，又增加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叶侖娜·别素号娃伯爵夫人突然地死于那个如此为人乐意談到的、可怕的疾病。在大团体里，大家都正式地說别素号娃伯爵夫人死于可怕的 *angine pectorole*〔心胸發炎〕的猝發，但在熟人之間，他們談到詳細情形，就說 *le médecin intime de la reine d'Espagne*〔西班牙皇后的侍医〕要爱侖服小量的某种藥剂，以便發生一定的作用；但是爱侖，因为老伯爵怀疑她，因为她寫信給丈夫，丈夫（那个不幸的放蕩的彼挨尔）

沒有給她回信，很感痛苦，她忽然吞服了大量的藥剂，在未能施救之前已經痛苦地死去了。据說發西利公爵和老伯爵要控告那个意大利人；但是意大利人出示了不幸的亡妇寫給他的那些信件，他們立刻罢休了。

一般的談話集中在三件可悲的事上：皇帝的不知道眞实情况，庫他益索夫的丧命，和爱侖的死。

在收到庫圖索夫的报告之后的第三天，有一个地主从莫斯科來到彼得堡，于是，全城散布了法兵占領莫斯科的消息①。这是可怕的！皇帝是什么样的处境哦！庫圖索夫是國賊，而發西利公爵，在客人为他女兒去世而來 *visites de condoléance*〔吊唁〕的时候，說到他从前所称贊的庫圖索夫，他說，对于一个瞎眼而荒唐的老人，是不能够期待什么別的了。（他在悲伤的时候忘記了他从前說的話，这是可以原諒的。）

"我只是奇怪，怎么能够把俄國的命运托付这样的人。"

在这个消息还不是正式消息的时候，还可对它怀疑；但是第二天寄到了拉斯托卜卿伯爵的如下的报告。

"庫圖索夫公爵的副官送信給我，他在信中要求我派警官引導軍隊上銳阿桑大道。他說，可惜要放弃莫斯科。陛下！庫圖索夫的行为决定首都与您的帝國的运命。俄國知道了莫斯科的放弃，將要大为驚震，俄國的偉大集中在这里，我們祖宗的骨灰在这里。我要跟着軍隊走。我已經运走了一切，我所余的事就是痛哭祖國的运命了。"

皇帝接到了这个报告以后，派福尔康斯基公爵送給庫圖索

① 毛注：前注庫圖索夫的报告是八月三十日到的。書中所引拉斯托卜卿的信（提到他在九月一日至二日的夜間所接到的庫圖索夫的信）在九月四日以前是不能到莫斯科的。

夫如下的諭旨：

"米哈伊·伊拉銳諾維支公爵！自八月二十九日以來我即未接到您的任何报告。而在九月一日，我接到莫斯科警备司令由雅罗斯拉夫方面寄來的悲慘的消息，說您决定帶走軍隊放弃莫斯科。您自己可以想像这个消息对我所生的影响，而您的沉默加深了我的驚异。我派侍从武官長福尔康斯基公爵送函，向您探問軍隊的情况，以及使您作这样悲慘的决定的各种理由。"

3

在莫斯科放弃后九天，庫圖索夫的專使帶了放弃莫斯科的正式消息來到彼得堡。这个專使是法國人米邵，他不懂俄語，但是像他自己所說的 *quoique étranger, Russe de coeur et d'âme.* 〔虽然是外國人，却是俄國人的心腸和灵魂。〕

皇帝立刻在石島宮中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見來使。米邵在战争之前从來沒有到过莫斯科，又不懂俄語（像他自己所記述的），当他出现在 *notre très gracieux souverain* 〔我們的崇德宏恩的君王〕之前，报告莫斯科的 *dont les flammes éclairaient sa route* 〔火光照亮了他的路綫〕的大火消息时，他仍然覺得自己深受感动。

虽然米邵先生 *chagrin* 〔煩惱〕的根源，和俄國人民煩惱的根由一定不同，但是米邵在他被帶到皇帝办公室时，却露出那么憂郁的面色，以致皇帝立刻問他：

"*M'apportez vous de tristes nouvelles, colonel?* 〔你帶給我的是悲慘的消息嗎，上校？〕"

"*Bien tristes, sire,* 〔很悲慘，陛下，〕" 米邵嘆了口气，垂着眼

回答，“*l'abandon de Moscou.* 〔莫斯科失守。〕”

“*Aurait on livré mon ancienne capitale sans se battre,* 〔他們不战就放弃了我的古都嗎？〕”皇帝忽然紅了臉，迅速地問。

米邵恭敬地报告了庫圖索夫要他报告的話，就是，在莫斯科作战是不可能的，并且因为兩者之間只能选擇一个——或是损失軍隊与莫斯科，或是只損失莫斯科——元帅不得不选擇后者。

皇帝沒有望米邵，沉默地听着。

“*L'ennemi est-il en ville?* 〔敌人進城了嗎？〕”他問。

“*Oui, sire, et elle est en cendres à l'heure qu'il est. Je l'ai laissée tout en flammes,* 〔是的，陛下，現在城里已經燒成灰燼了。我是在滿城大火中离开的，〕”米邵毅然地說，但是看了看皇帝，米邵便为了他所說的話感到恐怖了。

皇帝开始困难地急促地呼吸着，他的下唇打顫，美丽的藍眼里忽然有了泪。

但是这只經过了一霎时。皇帝忽然皺了皺眉，似乎是責备自己的軟弱。他抬起头，用坚决的声音向米邵說：

“*Je vois, colonel, par tout ce qui nous arrive,* 〔上校，由于所發生的一切，〕”他說，“*que la providence exige de grands sacrifices de nous……Je suis prêt a me soumettre à toutes ses volontés; mais dites moi, Michaud, comment avez-vous laissé l'armée, en voyant ainsi, sans coup férir, abandonner mon ancienne capitale? N'avez vous pas aperçu du découragement?* 〔我知道，天意要我們有重大的牺牲……我决心一切順从天意；但是你告訴我，米邵，你是怎样离开了不战而放弃我的古都的軍隊的？你沒有看到士气不振嗎？〕……”

米邵看到他的 *très gracieux souverain* 〔崇德宏恩的君王〕鎮

靜下來，自己也鎮靜了，但是对于皇帝直接的、重要的、需要立刻回答的問題，他还來不及准备回答。

“*Sire, me permettrez-vous de vous parler franchement en loyal militaire?* 〔陛下，准許我像一个忠实的軍人那样坦白地說話嗎?〕”他說，为了賺取一点时間。

“*Colonel, je l'exige toujours,* 〔上校，我向來要求如此，〕”皇帝說，“*Ne me cachez rien, je veux savoir absolument ce qu'il en est.* 〔什么都不要隱瞞，我一定要知道全部的眞实情况。〕”

“*Sire!* 〔陛下!〕”米邵在嘴上帶着几乎察覚不出的微笑說，已經在輕松的恭敬的*jeu de mots*〔文字游戲〕的形式中准备了自己的回答。“*Sire! j'ai laissé toute l'armée depuis les chefs jusqu'au dernier soldat, sans exception, dans une crainte epouvantable, effrayante*……〔陛下，我离开軍隊时，全軍的人，从司令官到士兵，無一例外，都万分地非常地害怕……〕”

“*Comment ça?* 〔怎么会这样?〕”皇帝嚴厉地皺了皺眉，插言說。“*Mes Russes se laisseront-ils abattre par le malheur*……*Jamais* 〔我的俄國人会因为失敗而丧气嗎……决不会〕……”

米邵只是等待着这句話，好說出他的文字游戲。

“*Sire,* 〔陛下，〕”他帶着恭敬而游戲的表情說，“*ils craignent seulement que votre Majesté par bonté de coeur ne se laisse persuader de faire la paix. Ils brùlent de combattre,* 〔他們只怕陛下因为心腸仁慈而訂立和約。他們的战斗意志非常高昂，〕”这位俄國人民的代表說，“*et de prouver à votre Majesté par le sacrifice de leur vie, combien ils lui sont devoués*……〔并且不惜牺牲性命，向陛下証明他們是多么的忠心……〕”

“啊!”皇帝眼里帶着親切的光芒，拍着米邵的肩头，安心地

說。“*Vous me tranquillisez, colonel.* 〔你使我安心了，上校。〕”

皇帝垂头沉默了片刻。

“*Eh bien, retournez à l'armée,* 〔好，回到軍隊里去吧，〕”他說，挺起全身，帶着親切的威嚴的姿势对米邵說，“*et dites à nos braves, dites à tous mes bons sujets partout où vous passerez, que quand je n'aurais plus aucun soldat, je me mettrai, moi-même, à la tête de ma chère noblesse, de mes bons paysans et j'userai ainsi jusqu'à la dernière ressource de mon empire. Il m'en offre encore plus que mes ennemis ne pensent,* 〔在你所到的地方，告訴我們的勇士，告訴我的好百姓說，在我沒有一个兵的时候，我要親自領導我的貴族，我親爱的農民，我就是要这样地使用我的帝國的最后的力量。这力量还比我的敌人所設想的更大，〕”皇帝說，越來越激动了，“*Mais si jamais il fut écrit dans les décrets de la divine providence,* 〔但是假使神聖的天意注定了，〕”他說，向天上抬起他的美丽的、温順的、閃耀着激情的眼睛，“*que ma dynastie dût cesser de régner sur le trône de mes ancêtres, alors, après avoir épuisé tous les moyens qui sont en mon pouvoir, je me laisserai croître la barbe jusqu'ici,* 〔我的朝代要在我祖宗的宝座上断絕，那么，消耗了我所能运用的一切力量之后，我要讓我的鬍鬚長到这里，〕”皇帝把手比到胸脯的当中，“*et j'irai manger des pommes de terre avec le dernier de mes paysans plutôt, que de signer la honte de ma patrie et de ma chère nation dont je sais apprécier les sacrifices!……* 〔我去同我的最貧苦的農民吃山芋，也不簽訂条約羞辱我的國家和親爱的人民，我知道怎样重視他們的犧牲！……〕”

皇帝用激动的声音說了这些話，忽然地轉过身去，似乎是要不讓米邵看見他眼中的泪，他走到办公室的尽头去了。在那里

站了一会，他大步地回到米邵面前，猛力地握着他的下边胛膊。皇帝的美丽的、温良的臉上發紅了，他的眼睛里發出坚决和憤怒的光芒。

“*Colonel Michaud, n'oubliez pas ce que je vous dis ici; peut-être qu'un jour nous nous le rappellerons avec plaisir …… Napoléon ou moi,* 〔米邵上校，不要忘記了我在这里向你所說的話；也許有一天我們会快乐地想起來……拿破侖或者我，〕”他摸着胸口說。“*Nous ne pouvons plus régner ensemble. J'ai appris à le connaitre, il ne me trompera plus* 〔我們再也不能够同时在位的。我現在知道他了，他不能再騙我了〕……” 接着皇帝皺了皺眉，沉默了。

听了这些話，看見了皇帝眼中毅然坚决的表情，米邵——*quoique étranger, mais Rosse de coeur et d'âme,* 〔虽然是外國人，却是俄國人的心腸和灵魂，〕——在这个庄嚴的时候，覺得自己 *enthousiasmé par tout ce qu'il venait d'entendre,* 〔因为剛才所听到的一切而变得热情，〕（他后來这么說的）并且在他下面的話中表示了他自己的情感和俄國人民的情感（他自認是俄國人民的代表）。

“*Sire!* 〔陛下！〕”他說，“*votre Majesté signe dans ce moment la gloire de sa nation et le salut de l'Europe!* 〔陛下此刻便决定了國家的光荣和欧洲的得救！〕”

皇帝点了点头，讓米邵走了。

4

那时候俄國被占領了一半，莫斯科居民逃到遙远的各省，民团一批一批地奋起保衛祖國，我們不是生在那时候的人，不覺地

以为那时所有的俄國人，自平民到偉人，所做的事情，只是为了犧牲他們自己，拯救祖國，或者哀哭祖國的滅亡。那时的傳說与記載，沒有例外地，都只說到俄國人的自我犧牲，爱祖國，失望，悲哀，和英勇。其实并不如此。我們以为如此，只是因为我們对于过去只看到那时的歷史上的公共利益，却沒有看見当时人們的、一切合乎人情的、个人的利益。然而，在实际上，那些个人的眼前利益是远比一般的利益重要，使人从來不感覚到，甚至沒有注意到公共的利益。那时大部分的人并不注意大局，只被目前个人的利益所驅使。这些人就是那时候最有用的活动者。

那些試圖了解大局、并且想要抱着自我犧牲与英雄主义的精神参与其事的人，都是最無用的社会成員；他們看到了一切的混乱情况，而他們为了公益所做的一切，变成了無用的蠢事，例如彼挨尔的团和馬摩諾夫的团就曾搶劫俄國鄉村，例如小姐們所做的裹伤布就从來沒有达到伤員那里，等等。有人喜欢談到思想問題和表現自己的情感，他們說到俄國的当时的处境，甚至不覚地在他們的言語中夾雜着作假和虛伪的痕迹，或者是对于某些人的無用的非难和憤怒，这些人却是为了誰也不能負責的事而受到指責的。在歷史事件中，禁食知識樹果的道理是最明顯的。只有不自覚的活动產生果子，而在歷史事件中担任角色的人，决不会了解它的意义。即使他試圖了解它，那也是沒有結果的。

越是直接参与那时俄國所發生的事件的人，越不明白它的意义。在彼得堡和远离莫斯科的各省，太太們和穿了民团制服的紳士們，哀哭俄國和古都，說到自我犧牲，等等；但是在退过了莫斯科的軍隊中，几乎沒有人說到、沒有人想到莫斯科，并且看着城中的火焰，沒有人發誓要向法國人复仇，却想到下一季的餉，

想到下一个休息站，想到随軍女商人馬特繞施卡，和类似的事。

尼考拉·罗斯托夫沒有任何自我牺牲的目的，而是因为战事發生时他在服役，偶然地参加了直接的長时期的保衛祖國的战爭，因此他对于那时在俄國所發生的事沒有感到失望，沒有作憂郁的推論。假使有人問他，他对于俄國当时的境况是什么想法，他便要說，那是用不着他想的，說这是庫圖索夫和别人的事情，而他听說，团要补充，并且仗一定还要打很久，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难在兩年之內升做团長。

因为他对于問題是这样的看法，所以在他听到派他出差到福罗涅示去为本师办理补充馬匹的消息时，他不但沒有惋惜不能参与最近的战斗，而且感到極大的高兴，这一点他并不隱瞞，他的同事們也都知道得很清楚。

在保罗旣諾会战的前几天，尼考拉收到了錢和公文，先派了几名驃騎兵在前面走，他自己乘驛馬到福罗涅示去了。

只有具备这种經驗的人——就是一連几个月在战爭和战斗生活的空气中过日子的人——才能够了解尼考拉离开了有軍隊征發粮秣，有軍需車輛和医院的地方的时候所感到的那种欢喜；在他看不見士兵、車輛、扎营的污穢的痕迹，而看見有農夫農妇的鄉村、地主的庄房、牧牛的田野、驛站房屋和打盹的站長的时候，他感覚到那样的欢喜，好像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一切。特别使他許久地驚訝和欢喜的，是年輕而健康的妇女，她們当中沒有一个人的身边会有十來个献殷勤的軍官，她們因为过路的軍官和她們說笑話而覚得高兴和荣幸。

尼考拉，怀着最快乐的心情，在夜間到了福罗涅示的客店，要了他在軍中久未享受的一切，第二天，仔細而又仔細地剃了鬍髭，穿上了好久不穿的全副軍裝，去見地方官。

民团的司令官是一个非軍人出身的將軍，是一个老人，他顯然对于他的軍职和階級感到乐趣。他粗莽地（他以为这是軍人的特色）接待尼考拉，并且妄自尊大地問他的話，好像他有权利这么做，又好像是在批評一般的局势，贊同着，反对着。尼考拉是那么愉快，因而这只使他覺得有趣。

他从民团司令官那里去見省長。省長是一个矮小的活潑的人，極其和藹、爽直。他向尼考拉指示了他可以購得馬匹的养馬場，他又向他介紹了一个城內的馬販，一个离城二十俚的地主，他們那里有最好的馬，他还答应了尽力帮忙。

"您是伊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的兒子嗎？我的妻子和您的母親很要好，我們每星期四招待客人；今天是星期四，請您到我这里來，不拘形迹，"省長送別时說。

尼考拉雇了一輛驛車，和他的曹長坐在一起，从省長那里，一直駛到二十俚外有养馬場的地主那里去了。在他初到福罗湼示的时候，尼考拉覺得一切是愉快的輕松的，这是通常如此的，在一个人自己的心情很好的时候，事事都是如意的、順利的。

尼考拉所訪問的地主是一个独身的騎兵老軍官，一个識馬的人，一个獵人，有吸烟室，百年的香料白蘭地酒，匈牙利陈酒，和良馬。

尼考拉只說了兩句話，就用六千盧布買成了十七匹精选的雄馬（他这么說）作为新馬的标准馬匹。罗斯托夫吃了飯并且多喝了一点匈牙利酒，和鄉紳交換了吻，他已經同他以"你"相称了，他怀着最快乐的心情，順着最坏的道路回去，不停地催着車夫，以便赶上省長家的晚会。

換好了衣服，用冷水洒了头，洒了香水，尼考拉·罗斯托夫便到省長的家里去了，虽然迟了一点，却有准备好了的話：*vaut*

mieux tard que jamais.〔迟到勝于不到。〕

这不是一个舞会，也沒有說到要有跳舞；但是大家都知道，卡切芮娜·彼得罗芙娜要在大鋼琴上彈奏華姿舞曲和苏格蘭舞曲，要有跳舞，大家都这么打算，都像赴跳舞会那样地來赴会。

在一八一二年外省的生活是和尋常完全一样的，只有这点差别，就是：城市里較为热鬧，因为从莫斯科搬來了許多富家；并且和那时俄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一样，可以看到某种特别的放蕩不羈，生活上的無所顧忌，毫不在乎；此外，人們彼此之間所不可少的閑談，从前是关于天气和共同相識的朋友，而現在却是关于莫斯科，軍隊，和拿破侖了。

集合在省長家的团体是福罗涅示最上流的团体。

妇女們很多，有几个是尼考拉在莫斯科的熟人；但是男子們，沒有一个人能够和受聖·乔治勛章的騎士，購馬的驃騎兵軍官，同时又是良善的有教养的罗斯托夫伯爵相比。在男子当中有一个意大利俘虜，他是法國軍隊里的軍官，罗斯托夫覺得这个俘虜的在場，更加提高他的（俄國英雄的）重要性。这个人好像是战利品。尼考拉感覺到这一点，并且覺得大家也是这样地看待这个意大利人，于是尼考拉尊嚴地，有約制地，对这个軍官表示親切。

尼考拉穿了驃騎兵制服一走進來，大家便圍繞着他；他的周身散出香气和酒味，他自己說并且好几次听到別人也向他說这句話：“迟到勝于不到；”所有的目光都向他注視着，他立刻覺得，他变成了大家所喜爱的人，这是外省的最適合于他的，是他一向所乐意的一种身份，而此刻，在長时的艰苦生活之后，这是使他感到滿足令他陶醉的一种身份。不但在驛站上，在旅店中，在地主的吸烟室里，女僕們因为受他的注意而覺得榮幸；而且在

这里，在省長的晚会里（尼考拉覚得），有無数的年輕妇人和美丽姑娘不耐煩地期待着他去注意她們。妇人和姑娘向他献媚，老人們甚至在第一天就忙着要使这个青年浪子驃騎軍官結婚成家。在这些人当中，有省長的妻子本人，她把尼考拉当作她的近親，称他"尼考拉"和"你"。

卡切芮娜·彼得罗芙娜，果眞开始彈奏華姿舞曲和苏格蘭舞曲，并且跳舞开始了，在跳舞时，尼考拉由于他的灵巧更加迷惑了省会人士。他甚至以他的特别随便的跳舞姿势使大家吃驚。尼考拉自己有点儿詫异那天晚上自己的跳舞姿势。他从來沒有这样地在莫斯科跳舞过，甚至認为这种太随便的跳舞姿势是不对的，*mauvais genre*;〔是坏姿势；〕但是在这里，他覚得必須用什么非常的东西來驚动大家，这种东西，他們一定認为是都城里所通行而是外省还不知道的。

在整个的晚会中，尼考拉最注意一个藍眼的，肥胖的，好看的，矮小的金髮女子，她是一个省官的妻子。尼考拉怀着欢乐的年輕人們的單純信念，以为别人的妻子是为他們創造的，他沒有离开这个太太，并且親密地，有点兒陰謀地对待她的丈夫，好像虽然他們不說，却知道，他們，即是尼考拉和这个丈夫的妻子，会相处得异常之好的。丈夫却似乎并不抱着这种信念，并且力求顯出愁眉苦臉地对待罗斯托夫。但是尼考拉的良善的單純的心情是那样地沒有限制，以致有时这个丈夫也不覚地順从了尼考拉的快乐心情。但是在晚会將畢时，妻子的面孔变得愈紅潤愈生动，丈夫的臉变得愈憂郁愈死板，好像活潑的分量是兩人一样的，妻子方面的活潑增加，丈夫方面的便减少了。

5

尼考拉脸上一直帶着笑容，在靠臂椅上把身子微微向前側着，向金髮女子逼近地俯着头，向她說着神話般的贊辞。

尼考拉得意揚揚地变动着穿緊馬褲的腿子的位置，身上散出香气，嘆賞着他的女伴，他自己，和穿緊靴的小腿的优美綫条；他向金髮女子說，他想要在福罗涅示这地方誘拐一个太太。

"什么样的人呢?"

"她是个迷人的，神聖的女子。她的眼睛，"尼考拉看了看他的女交談者，"是藍的，她的嘴是珊瑚的，象牙的；"他瞥了瞥她的肩膀，"身材好像蒂阿娜……"

丈夫走到他們面前，悶悶地問妻子在說什么。

"啊！尼基他·依發內支，"尼考拉恭敬地立起來說。并且好像希望尼基他·依發內支参加他的笑話，他开始說出他要誘拐一个金髮美女的計划。

丈夫愁悶地微笑着，妻子愉快地微笑着。良善的省長夫人帶着不以为然的神气走到他們面前。

"安娜·依格娜姬芙娜想見一見你，尼考拉，"她說，用那样的声音說出"安娜·依格娜姬芙娜，"使罗斯托夫立刻明白安娜·依格娜姬芙娜是一个很有身份的太太。"我們去吧，尼考拉。你讓我这样称呼你嗎?"

"是的，*ma tante*，〔我的姑媽，〕这个人是誰?"

"安娜·依格娜姬芙娜·馬尔文采娃，她听到她的侄女說你救了她……你猜想得到嗎?……"

"我救了很多的女子！"尼考拉說。

“是她的侄女，保尔康斯卡雅公爵小姐。她跟姨媽住在福罗涅示。啊呀，你的臉多么紅呀，怎么？……”

“我一点兒也沒有想到，得了，*ma tante.*〔姑媽。〕”

“那么，好吧，好吧，啊！你是个多么好的人啊！”

省長夫人把他帶到一个高大的、很胖的、戴藍色小帽的老妇人面前，她剛和城內的一些最顯要的人玩完了牌戲。她是馬尔文采娃，是瑪丽亞公爵小姐的姨媽，一个有錢無子的寡妇，一向住在福罗涅示。罗斯托夫走到她身边时，她站着在算牌賬。她嚴厉地庄重地眯起眼睛，看了他一眼，又繼續譴責那个贏了她的錢的將軍。

“我很高兴，我的親爱的，”她向他伸着手說，“請到我家來吧。”

这个顯要的老妇人，說到瑪丽亞公爵小姐，和她的亡父（顯然馬尔文采娃不喜欢他），又問到尼考拉所知道的安德來公爵的情形（他顯然也不能討得她的欢喜），重复邀請了他到她的家里去，便讓他走开了。

尼考拉許諾了，在他向馬尔文采娃告別时，他又臉紅了。在提及瑪丽亞公爵小姐时，罗斯托夫体驗到一种自己所不了解的羞怯甚至恐怖的心情。

罗斯托夫离开了馬尔文采娃，想要再去跳舞，但是矮小的省長夫人把她的胖手放在尼考拉的袖子上，說她需要和他說几句話，把他帶到起居室，起居室里的人立刻走出去了，免得妨碍省長夫人。

“你知道，我的好孩子，”省長夫人的善良的小臉上帶着嚴肅的表情說，“瞧吧，这里有你的好親事；要我替你做媒嗎？”

“誰？*ma tante,*〔姑媽，〕”尼考拉問。

"我替你和一个公爵小姐做媒，卡切芮娜·彼得罗芙娜說到莉莉，但我說不是，——公爵小姐。願不願？我相信你的媽媽要感謝我的。的确，她是那么好的姑娘，好極了！她一点也不丑。"

"一点也不，"尼考拉說，好像是見怪。"姑媽，我像一个軍人所应份做的那样，我不强求任何人，也不拒絕任何事情，"罗斯托夫还沒有來得及想一想他所要說的話，便說出來了。

"那么你記着，这不是說笑話。"

"怎么会是笑話！"

"是的，是的，"省長夫人說，好像是向她自己在說。"可是，*mon cher, entre autres, vous êtes trop assidu auprès de l'autre, la blonde.*〔我的好孩子，我順便說一声。你对那一个，对那个金髮美女，太殷勤了。〕她的丈夫的确有点可憐……"

"啊，不然，我和他是好朋友，"尼考拉爽直地說：他沒有想到，对于他是那么愉快的消遣，对于別人会許是不愉快的。

"我向省長夫人說了多么笨的話哦！"在晚餐的时候，尼考拉忽然想起來了。"她眞要着手做媒了，可是索尼亞呢？……"

当他和省長夫人告別时，她微笑着又向他說，"那么你記着，"这时候，他把她拉到旁边說：

"但是有一点，我向您說实話，姑媽……"

"什么！什么，我的親爱的，我們在这里坐一会兒吧。"

尼考拉忽然覺得他希望而且必須向一个几乎是陌生的妇人說出自己的全盤心事，（这种心事是他不肯向母親，妹妹，和友人說的。）后來，想起了这个無緣無故的，不可了解的，但是对于他有很重要的后果的道出心事的冲动，尼考拉覺得（在这种情形之下，人們总是覺得如此），这是愚蠢的一时之念；然而这个道出心事的冲动，以及其他微小的事件，对于他，对于他的家庭，有很重

要的后果。

“是这回事，姑媽。媽媽好久就想要我娶富家女子，但是为金錢而結婚这个思想是我所反对的。”

“哦，是的，我明白了，”省長夫人說。

“但是保尔康斯卡雅公爵小姐，自当别論。第一，我向您說实話，我很欢喜她，我很爱慕她，当我在那种情形之下，那么奇怪地遇見她以后，我常常想起：这是命运。特别是，您想想看，媽媽好久便想到这一点，但我从前沒有机会遇見她，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沒有遇見的机会。在我的妹妹娜塔莎和她的哥哥訂婚的时候，当然我那时候不能够想到要娶她。好像是，我一定要正在娜塔莎解除婚約之后遇見她，那么后來的一切……就是这样。我沒有向任何人說过，也决不向人說。只向您說。”

省長夫人感激地捏了捏他的胛肘。

“您知道我的表妹索菲嗎？我爱她，我答应了娶她，我要娶她，……因此您知道，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尼考拉吞吞吐吐地臉紅着說。

“我的好孩子，我的好孩子，你怎么說这种話？你要知道，索菲是沒有財產的，你自己向我說过，你父親的境况很坏。你母親呢？这是要送她的命的，这是一樁。那末，索菲，假使她是有心肝的女孩子，她要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你的母親失望，家境衰敗，……不，我的好孩子，你和索菲都应該明白这一点。”

尼考拉沉默着。他听了这些理論，覺得舒服。

“姑媽，这仍然是不可能的，”沉默了一会，他嘆了口气說。“但是公爵小姐会嫁我嗎？并且她現在是在服中。怎能够想到这样的事呵！”

“难道你以为我馬上就会要你結婚嗎？*Il y a manière et*

manière, 〔無論什么事都有一定的做法,〕”省長夫人說。

“您是多么好的媒人呵,姑媽,”尼考拉吻着她的胖手說。

6

瑪丽亞公爵小姐和罗斯托夫相遇之后,到了莫斯科,在那里看到她的侄兒和教师,以及安德來公爵的信,信上告訴他們到福罗涅示城姨媽馬尔文采娃家的路綫。关于旅途的筹划,对于哥哥的挂念,在新屋中生活的安排,和生人会面,侄兒的教育——这一切抑制了瑪丽亞公爵小姐心中的那种和誘惑相近似的情緒,这种情緒,在她父親生病时,在她父親死后,尤其是在她和罗斯托夫会面以后,使她很痛苦。她感到悲哀。父親逝世的印象,在她心中和俄國的毀滅連在一起,这印象,当她在安靜的生活环境里过了一个月之后,現在被她越來越强烈地感覺到了。她不放心,想到她哥哥——她所余的唯一的親人——所处的危險,便不断地覚得难受。她为侄兒的教育焦心,她覚得自己总是不善于处理这件事;但在她的內心里,有一种內在的和諧,这种和諧的產生是由于她覚得她在自己心中压下了那些正要抬头的、与罗斯托夫的出現有关的、个人的幻想与希望。

在晚会的第二天,省長夫人去訪問馬尔文采娃,和姨媽說了她的計划,(說明虽然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不能想到正式的訂婚,但仍然可以使年輕人在一起,讓他們互相了解。)省長夫人得到姨媽的贊同,便当瑪丽亞公爵小姐的面說到罗斯托夫,誇獎他,并且說他一提到公爵小姐就臉紅,这时,瑪丽亞公爵小姐并不感到高兴,却感到痛苦。她內心的和諧不复存在,她的願望、怀疑、譴責与希望又出現了。

在罗斯托夫拜訪以前的兩天之內，瑪丽亞公爵小姐不断地想到她对罗斯托夫应該采取什么态度。有时她决定了，在他來訪問姨媽的时候，她不進客廳，因为她在重孝期間，不宜見客；有时她想，在他为她所做的那件事之后，这是不礼貌的；有时她想，她的姨媽和省長夫人对于她和罗斯托夫有什么意思（她們的目光和言語有时似乎証实了这个假定）；有时她想，只有她这样罪惡的人，才能够想到他們这一点；而他們不会不明白的，在她还沒有卸孝的时候，在她現在的处境中，这个婚約对于她自己和她父親的英灵都是一种侮辱。瑪丽亞公爵小姐假定着她要接見他，預想着他要向她說的話以及她要向他說的話；有时，她又覺得这些話过分地冷淡，有时又覺得意义太多。在同他会面时，她最怕的是那种惶惑，她覺得，它会在她一看見他的时候征服她，泄漏她的心事。

但在星期日早禱之后，听差在客室里通报罗斯托夫伯爵來訪的时候，公爵小姐还沒有顯出惶惑；只是她的腮上微微地泛紅，她的眼睛射出新的明亮的光芒。

“您見过他嗎，姨媽？”瑪丽亞公爵小姐用鎮靜的声音說，她自己不知道她怎么能够在外表上这样地鎮靜而自然。

在罗斯托夫進房时，公爵小姐把头垂了片刻，似乎是給客人有时間向姨媽問安，然后在尼考拉面向着她的时候，她抬起头，用發亮的眼睛迎接他的目光。她帶着高兴的笑容站立起來，她的动作是十分尊嚴、优美，她向他伸出纖細温柔的手，并且开始用那样的声音說話，这个声音里第一次包含着新的、妇女的、胸腔的音調。部銳昂小姐在客廳里迷惑地驚异地望着瑪丽亞公爵小姐。她自己是有經驗的風情女子，遇到她所要吸引的男子的时候，她的手段不能再好了。

"或者是黑色適合她的面孔，或者是她确实長好看了，我却沒有注意到。尤其是——多么的机敏和优美啊！"部銳昂小姐想。

假使瑪丽亞公爵小姐这时候能够想一想，她便要比部銳昂小姐更加詫异她自己所發生的变化了。自从她看見了那副親切的可爱的面孔以后，就有一种新的生命力支配着她，使她的說話和举止都顧不了她自己的意志。她的面孔，在罗斯托夫進來的时候，便忽然改变了。正如同在雕刻的繪彩的灯籠里点起蠟燭的时候，先前顯得粗糙黑暗而無意义的那个复雜的精致的藝術的工作，忽然帶着意外的驚人的美丽，在罩子上顯映出來了：瑪丽亞公爵小姐的面孔便是这样地忽然改变的。她的生活上直到現在所有的那种純潔的內在的精神活动，第一次全部表現出來了。她的全部的內在的精神活动，她对自己的不滿，她的痛苦，她的向善的努力，她的溫順，她的爱，她的自我牺牲——这一切此刻都顯映在她的明亮的眼睛里，微微的笑容里，和她的溫雅面孔的每一部位上。

罗斯托夫那么明顯地看到这一切，好像他知道她全部的生活一样。他覺得，他面前的这个人，和他一直到現在所遇到的那些人完全不同，她比他們都好，尤其是比他自己好。

談話是最簡單的、不关重要的。他們談到战爭，不覺地和所有的人一样，誇大自己对于战事的憂愁；他們談到上次的会面，尼考拉这时候極力把談話轉到别的題目上，他們談到善良的省長夫人，談到尼考拉和瑪丽亞公爵小姐的親屬。

瑪丽亞公爵小姐沒有談到她的哥哥，她的姨媽剛剛說到安德來，她便把話头轉到别的題目上去了。顯然是，关于俄國的不幸，她能够做作地說一点，但是她的哥哥和她的心关系太密了，

她不願意也不能够輕易地說到他。尼考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他以非他所素有的敏銳的观察力，注意到瑪丽亞公爵小姐的性格的各方面，这一切証实了他的信念，就是，她是一个極其特殊的，非同尋常的人。尼考拉和瑪丽亞公爵小姐完全一样，在他听人說到公爵小姐时，甚至在他想到公爵小姐时，他便臉上發紅，感到惶惑，但是在她面前的时候，他覚得自己是十分自由的，他所說的，完全不是他所准备的話，却是偶然想到然而合时的話。

在有小孩的地方总是如此的，在尼考拉的短促的訪問中，在沉默的时候，他便跑到安德來公爵的幼小的兒子面前，撫爱他，問他願不願做驃騎兵。他把小孩抱在怀里，开始愉快地轉动他，并且回头看了看瑪丽亞公爵小姐。她的受感动的、幸福的、羞怯的目光，注視着她的心爱的人手中她的心爱的小孩。尼考拉也注意到这个目光，似乎是明白了它的意义，他高兴得臉紅了，并且好意地快乐地开始吻小孩。

瑪丽亞公爵小姐因为居丧而不出門，而尼考拉也認为再來拜訪她是不適宜的；但是省長夫人仍然繼續她的媒妁工作，向尼考拉轉达瑪丽亞公爵小姐的对他的称贊之詞，反过來也是一样，并且坚持要罗斯托夫自己向瑪丽亞公爵小姐表明态度。为了这个目的，她安排了这兩个年輕人在早禱之前在主教那里的相会。

虽然罗斯托夫向省長夫人說了，他不向瑪丽亞公爵小姐表明态度，但是他答应了到那里去。

正如同在提尔西特一样，罗斯托夫不敢怀疑大家公認的好东西是否眞好，現在，他一方面試圖按照自己的理智处理自己的生活，一方面又要順服地听从环境，在兩者之間的短时的然而是誠恳的斗爭之后，他选擇了后者，讓自己服从了那种权力，这权力（他覚得）不可阻擋地把他向什么地方引導着。他知道，在他

向索尼亞作了保証之后，他向瑪丽亞公爵小姐表明他的情感，这便是他所說的卑鄙。并且他知道，他决不做卑鄙的事情。但是他也知道，（与其說是他知道，不如說是他在心坎里感覚到，）現在他順从环境的力量，順从那些領導他的人，他不但不是在做任何不好的事，而且是在做一件很是重要的事，他有生以來沒有做过的那么重要的事。

在他和瑪丽亞公爵小姐会面之后，虽然他的生活方式在外表上依然如旧，但是从前的一切娛乐，在他看來，都失去了它們的魔力。他还常常想到瑪丽亞公爵小姐。但是他想到她，从來不像他沒有例外地想到社交界中他遇見过的所有的姑娘們那样，也不像他許久以來想到索尼亞并且有一个时候热情地想到索尼亞那样。如同几乎所有的正直的青年一样，他想到那些姑娘，就像想到未來的妻子一样，他在自己的想像中替她們配上一切的婚后生活的情况——白長袍，茶炊边的妻子，妻子的馬車，小孩，媽媽和爸爸，他們和她的关系，等等，等等；这种未來的想像給他滿足；但是当他想到瑪丽亞公爵小姐，別人替他做媒的公爵小姐的时候，他从來不能想像到將來結婚生活中的任何情况。假使他試圖設想，則一切都顯得是不合適的，虛假的。他只覚得可怕。

7

关于保罗旣諾会战与我方死伤的可怕的消息，关于莫斯科失守的更可怕的消息，在九月中傳到了福罗涅示。① 瑪丽亞公爵小姐只从报紙上知道哥哥負伤，沒有獲得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她

① 毛注：托氏此种細節描寫皆有根据，福罗涅示在莫斯科南約一百七十英哩。八月二十六日战事的消息在三个星期后才到达，足見当时交通之慢。

准备去尋找安德來公爵。（尼考拉这么听說，他却沒有親自再看見她。）

尼考拉·罗斯托夫听到保罗旣諾会战和莫斯科失守的消息，沒有感到失望，憤怒，立意复仇或类似的情緒。但是他覺得福罗湼示的一切忽然变得無趣而討厭，他感到羞耻和难堪。他覺得他所听到的話都是虛假的；他不知道怎样判断这一切，他覺得只有在团里面他才能够重行清楚地了解一切。他忙着結束買馬的任务，并且常常無理地对他的僕人和曹長發脾气。

在尼考拉·罗斯托夫动身的前几天，在教堂里有一个为俄軍勝利而举行的感恩祈禱，尼考拉参加了这个祈禱。他站在省長后边一点的地方，他帶着軍人的沉着，思索着各种各样的問題，一直站到祈禱完畢①。祈禱結束时，省長夫人把他叫到她的面前去了。

“你看見了公爵小姐嗎?”她說，把头动了一下指示着站在唱歌班后边穿黑衣服的女子。

尼考拉立刻認出了瑪丽亞公爵小姐，这与其說是由于她在帽子下边露出的側面，毋寧說是由于他立刻感覺到的关切、畏懼与憐憫的心情。瑪丽亞公爵小姐顯然是浸沉在自己的思想中，在离教堂之前划着最后的十字。

尼考拉驚异地望着她的臉。这是他以前看見过的同样的臉，臉上有同样的精美的內在的精神活动的一般的表情；但是現在，这个臉全然不同地被照亮了。臉上有动人的悲哀、祈禱、希望的表情。和尼考拉从前在她面前的时候一样，他不等待省長夫人的劝告，也不問他自己在教堂里向她說話，是否应該，是否適宜，

① 毛注：在俄國教堂里作祈禱时，或站或跪，而不坐下。

便走到她面前，向她說，他听說到她的悲哀，并且由衷地同情她。她剛剛听到他的声音，她的臉上就燃着了明亮的光輝，同时照亮着她的悲哀与喜悅。

"我只想向您說一件事情，公爵小姐，"罗斯托夫說，"就是，假使安德來·尼考拉伊維支公爵死了，公报上立刻就要公布的，因为他是一个团長。"

公爵小姐望着他，不明白他的話，却高兴他臉上的同情的痛苦的表情。

"我曉得許多例子，受碎片的伤（公报上說是霰彈的伤）不是立刻致命，便是相反的，很輕微，"尼考拉說。"我們应該抱着最大的希望，并且我相信……"

瑪丽亞公爵小姐打断了他的話。

"啊，这会是那么可怕……"她开始說，因为激动，沒有說完，帶着优美的动作（和她在他面前所做的一切一样）垂了头，感激地看了看他，跟在姑母后边走着。

这天晚上，尼考拉沒有到任何地方去作客，留在家里和賣馬的人結算几筆賬目。他算完了賬，要到什么地方去，已經太迟了，但是要睡覚又太早了，于是尼考拉在房間里來回走了很久，思索着自己的生活，这是他很少有过的事情。

瑪丽亞公爵小姐在斯摩稜斯克省給了他很滿意的印象。他那时是在那么特殊的情形中遇見她；有一个时候，他的母親簡直把她当作有錢的配偶向他提起；这兩件事引起他对她的特別注意。在福罗涅示，在他拜訪的时候，那个印象不但是可喜的，而且是有力的。使尼考拉驚訝的，是他这时在她身上所注意到的那种特別的精神的美。然而他准备离开，他并不覚得，离开福罗涅示，失去和公爵小姐見面的机会，是可惜的。但是这天和瑪丽

亞公爵小姐在教堂中的見面（尼考拉覺得）留在他心中的印象，比他所預料的更深，比他为了要讓自己放心而所希望的更深。那副蒼白、优美、憂郁的面孔，那个明亮的目光，那些嫻靜的优美的举止，尤其是她臉上各部分所表現的那种深厚而親切的悲哀，感动了他，并且引起了他的同情。在男子身上，尼考拉沒有耐心去看高尙精神生活的表現（就是因此他不喜欢安德來公爵），他輕視地称它为哲学、幻想；但在瑪丽亞公爵小姐身上，正是在这个悲哀里，他感覺到一种不可抵抗的吸力，这悲哀表現着那个对于尼考拉是生疏的精神世界的深度。

“她一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姑娘！簡直是一个天使！”他自語着。“我为什么不自由？为什么我对于索尼亞要那么着急？”他不覺地想到兩人之間的比較：在精神禀賦上一个貧乏，一个富足，这种禀賦是尼考拉所沒有的，因此他非常重視它。他設想着，假使他自由了，会有什么样的情形。他要怎样地向她求婚呢？她会成为他的妻子嗎？不行，他不能够設想这件事。他覺得恐懼，并且想不出任何明确的情形。他早已設想了他和索尼亞將來的情况，那一切是簡單而明了的，因为那一切是周密地考慮过的，并且他知道索尼亞的一切；但是他不能設想他和瑪丽亞公爵小姐的將來的生活，因为他不了解她，只是爱她而已。

关于索尼亞的幻想，有一点愉快的、兒戲的地方。但是想到瑪丽亞公爵小姐，总是困难而且有点可怕的。

“她怎样地作祈禱的哦！”他回想。“顯然她整个的心灵都在祈禱里了。是的，这就是那种移动山岳的祈禱，我相信她的祈禱会实現的。我为什么不为我所需要的东西去祈禱呢？”他想着。“我需要什么？自由，和索尼亞解除約言。”他想起了省長夫人的話，“她說的对，我娶了她，除掉不幸，不会有別的了。混乱，媽

媽的悲伤……家境的困难，……混乱，可怕的混乱！而且，我不爱她。我并不是像应該的那样在爱她。我的上帝！把我从这个可怕的沒有出路的境况里救出來吧！”他忽然开始祈禱。“是的，祈禱移动山岳。但是一定要有信仰，不要像我們和娜塔莎在小孩的时代那样地祈禱，要雪变成糖，并且跑到院子里去看雪是否变成了糖。不是的，但我現在不是为瑣屑的事祈禱，”他說，把烟斗放在角落里，并且站立在聖像前抱着胳臂。因为想起了瑪丽亞公爵小姐，受了感动，他于是开始祈禱，他好久沒有这样祈禱了。当拉夫如施卡帶着公文走進門时，他的眼睛里和喉嚨里都有泪。

“笨瓜！不叫你的时候，为什么闖進來！”尼考拉說，迅速地改变着自己的姿势。

拉夫如施卡用睡意朦朧的声音說，“省長派人送信來給您。”

“啊，好，謝謝你，去吧！”

尼考拉接了兩封信，一封是母親的，另一封是索尼亞的。他从筆迹上認了出來，于是先打开索尼亞的信。他还沒有看了几行，他的脸色便發白了，他的眼睛驚恐地而又高兴地睁开了。

“不行，这是不可能的！”他大声地說。他不能够坐定下來，他拿了信在手里，念着，开始在房里走來走去。他瀏覽一过，又把信看了一遍，又看一遍，他聳了聳肩膀，攤开着手臂，目瞪口呆地站在房当中。他剛才祈禱，相信上帝会实現他的祈禱，果然他所祈禱的事情实現了①；但是尼考拉却因此是那样地吃驚，好像这是一件非常的事情，好像他从來沒有期待过这件事，并且好像这

① 毛注：这是托氏用他自己的經驗的一例。他在二十三歲时，輸錢甚多，出具期票，到期不能償付。他非常憂悶，祈禱上帝帮助。第二天，他接到哥哥尼考拉的信，說有一人甚爱托氏，他贏了那張期票，他帶給尼考拉，送給托氏作贈礼。

件事如此迅速地实現，正是証明这件事不是他所求的上帝做的，而是由于尋常的偶然机会。

那个似乎是不可解开的、束縛了罗斯托夫的自由的結子，被索尼亞的这封意外的（尼考拉这么覚得）自动的信件解开了。她在信上說到最近的不幸：罗斯托夫家在莫斯科的財產几乎全部損失了；說到伯爵夫人常常表現的願望，要尼考拉娶保尔康斯卡雅公爵小姐；还說到他最近的沉默和冷淡——这一切在一起使她决定了取消他的約言，并且給他完全自由。

“想到，我会成为这个待我有恩的家庭中的煩惱或不和的原因，我覚得太痛苦了。”她寫着，“我的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讓我所爱的那些人有幸福；因此我請您，尼考拉，認为您自己是自由的，并且要知道，不管怎样，沒有人能够比您的索尼亞更爱您。”

兩封信都是从特罗伊擦寫來的。另一封信是伯爵夫人寫的。信里寫着他們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天的情况，他們的离城，火灾，与全部財產的損失。在这封信中伯爵夫人还提到，安德來公爵是在伤員之中，和他們同路。他的情况本來很危險，但是現在，医生說希望更大了。索尼亞和娜塔莎好像女看护一样地侍候他。

第二天，尼考拉帶着这封信去見瑪丽亞公爵小姐。尼考拉和瑪丽亞公爵小姐都沒有說到“娜塔莎侍候他”这話可能有的意义；但是由于这封信，尼考拉和瑪丽亞公爵小姐忽然接近了，好像是親戚一样。

第二天，罗斯托夫送瑪丽亞公爵小姐上路到雅罗斯拉夫去，又过了几天，他自己回到团里去了。

8

索尼亞給尼考拉的信，好像是他的祈禱的实現，是从特罗伊擦寫來的。这封信是这样地促成的。要尼考拉娶有錢的媳妇的思想，越來越使老伯爵夫人念念不忘了。她知道，索尼亞是这件事的大障碍。近来，特別是在接到尼考拉描寫他在保古恰罗佛和瑪丽亞公爵小姐会面的信以后，索尼亞在伯爵夫人家里的生活是越來越痛苦了。伯爵夫人不放过任何机会向索尼亞作出侮辱的或者殘忍的暗示。

但是在离开莫斯科的前几天，当时所發生的一切使得伯爵夫人过于激动和兴奋过度，她把索尼亞叫到她的面前，沒有責备她，沒有提出要求，却眼泪汪汪地請求她犧牲自己，解除她和尼考拉的婚約，來报答全家对她所做的一切。

"你不答应了这件事，我不会安心的。"

索尼亞痛心地嚎啕大哭，一面痛哭一面回答，說她要办到任何的事，說她准备去做任何的事，但是她沒有作出正面的回答，因为她的內心里不能决定去做別人要她去做的事情。为了扶养她、教育她的那个家庭的幸福，她一定要犧牲她自己。为別人的幸福而犧牲自己，是索尼亞的習慣。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就是只能用犧牲來表現她的德行，她惯于并且欢喜犧牲她自己。但是从前，在所有的自我犧牲的行为中，她高兴地感覚到，她犧牲自己，是借此在自己和別人的心目中提高她的价値，并且更加配得上她在生活中所最爱的尼考拉；但是現在她的犧牲却是要她放弃她的整个的犧牲的酬报，整个的生活意义。于是在生活中她第一次感覚到她对于那些人的怨恨，他們待她有恩惠，是为了更加使她

痛苦；她感覺到她对于娜塔莎的嫉妒，娜塔莎从來沒有体驗过这类的事情，从來不需要犧牲她自己，却使別人为她犧牲，而她仍然为大家所爱。索尼亞第一次覺得，在她对尼考拉的平靜純潔的爱情中，忽然开始發生了一种热烈的情緒，它比節操、道德和宗教还有力量；就在这种情緒的支配下，被她的依賴生活不覺地教会了不露眞情的索尼亞，用泛泛的含含糊糊的話回答了伯爵夫人，避免和她談話，并且决定等候和尼考拉会面，以便在这个会面中，不是解除，而是反之，把她自己和他永远联結在一起。

罗斯托夫家最后几天在莫斯科的忙碌和恐怖，压下了索尼亞心中痛苦的悲伤的思想。她高兴她在实际的工作中逃避了这些思想。但是当她知道了安德來公爵在他們家里的时候，虽然她对于他和娜塔莎怀着由衷的憐憫，却有一种高兴的迷信的情緒支配了她——就是上帝不願她和尼考拉拆开。她知道娜塔莎只爱安德來公爵，并且不停地爱他。她知道，現在，他們在这样可怕的环境中遇在一起，彼此要重新相恋相爱的，而那时候，由于他們之間的親戚关系，尼考拉便不能娶瑪丽亞公爵小姐。虽然这最后几天和途中起初数日所發生的一切事件是很可怕的，但这个心情，就是覺得天意干預她个人的私事，使索尼亞高兴了。

罗斯托夫家在特罗依擦修道院作了旅途中第一次全天的歇息。

在修道院的客堂中，罗斯托夫家住了三个大房間，其中的一間是安德來公爵住着的。这天受伤者大大地好轉了。娜塔莎陪他坐着。伯爵和伯爵夫人坐在隔壁房間里，和院長在虔敬地談話，院長是來拜会他的旧識和施主的。索尼亞也坐在那里，她被好奇心所苦惱：安德來公爵和娜塔莎在說什么呢。她在門外边听到他們的談話声。安德來公爵的房門打开了。娜塔莎帶着兴

奋的面孔走出來，沒有注意站起迎接她的、拉住右手臂的寬袖的院長，便走到索尼亞面前，拉住她的手。

“娜塔莎，你有什么事？到这里來，”伯爵夫人說。

娜塔莎走到院長面前去受祝福，院長劝她向上帝和他的圣徒①祈求援助。

院長剛走出去，娜塔莎便拉住女友的手，同她走進空房間里去了。

“索尼亞，他会活的嗎？”她說。“索尼亞，我多么幸福，我多么不幸！索尼亞，親愛的，——一切如旧。但願他活着。他不能……因为……因……为为……”娜塔莎流泪了。

“啊！我知道！謝謝上帝。”索尼亞說。“他会活的！”

索尼亞，由于她的恐懼与悲伤，和她个人的从未告人的思想，兴奋得并不亞于他的女友。她痛哭着吻了并且安慰娜塔莎。“但願他活着，”她想。哭过之后，說了話，拭了眼泪，兩个朋友一同走到安德來公爵的房門口去了。娜塔莎小心地打开了門，向房里張了一下。索尼亞和她并排着站在半开的門前。

安德來公爵高高地靠在三个枕头上。他的蒼白的臉是寧靜的，他的眼睛閉着，她們看見了他均匀地呼吸着。

“啊，娜塔莎！”索尼亞忽然地几乎喊叫出來，拉住表妹的胳臂，从門口向后退。

“什么事？什么事？”娜塔莎問。

“就是那个，那个……”索尼亞說，臉色發白，嘴唇發抖。

娜塔莎輕輕地关了門，和索尼亞走到窗口，还不明白她所听到的話。

---

① 毛注：是建立这个僧院的聖·賽尔基。

"你記得嗎?"索尼亞帶着驚惶的庄嚴的面容說,"你記得嗎,当我替你在鏡子里看的时候……在奥特拉德諾,在耶誕節的时候……記得嗎,我看見了什么?……"

"是的,是的,"娜塔莎睁大着眼睛說,模糊地回想着那时索尼亞說过的关于安德來公爵的話,她看見他躺着的。

"你記得嗎?"索尼亞繼續說。"我那时就看見了,并且告訴了大家,你和杜妮亞莎。我看見他躺在床上,"她說着,在每一个細節处,用伸出一只手指的手作手势,"他閉着眼睛,他正是盖着粉紅色的被,抱着双手,"索尼亞說,由于她叙述了剛才她所看見的这些詳細情節,她相信这正是她在那时候所看見的。

那时候她并沒有看見什么,她却說,她看見了她心中所想到的东西;但是她那时候所臆造的东西,此刻在她看來,是和所有的其他的回憶同样地眞实。那时候她說,他回头看了她一下,微笑了一下,他盖着什么紅的东西。現在,她不但想起了这件事,而且她坚决相信,她在那时候便看見并且說过他盖着粉紅色的,确是粉紅色的被,并且他的眼睛是閉着的。

"是的,是的,确是粉紅色的,"娜塔莎說,她此刻似乎也想起了她說过是粉紅色的,并且把这个看作預兆的最异常最神秘的部分。

"但这是什么意思?"娜塔莎沉思地說。

"啊,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多么奇怪啊!"索尼亞抱着头說。

几分鐘后,安德來公爵敲了敲鈴子。娜塔莎到他那里去了;索尼亞体驗到她所極少体驗过的兴奋和感伤的心情,她留在窗前,思索着所發生的事情是多么怪异。

在这天,有了向軍中寄信的机会,于是伯爵夫人寫信給兒子。

"索尼亞，"伯爵夫人，在侄女从她身边走过时，从信上抬起头說。"索尼亞，你不寫信給尼考林卡嗎？"伯爵夫人用低低的打顫的声音說，于是在她的疲倦的从眼鏡上边注視着的目光里，索尼亞明白了伯爵夫人的言語里的全部意义。在这种目光里表現了請求，对于拒絕的恐怖，对于要求的羞耻，以及准备万一拒絕时的不可和解的憎恨。

索尼亞走到伯爵夫人面前，跪下來吻她的手。

"我要寫的，媽媽，"她說。

这天所發生的一切，特别是她剛才看見的幻想的神秘的实現打动了、激动了、感动了索尼亞。現在她知道，由于娜塔莎和安德來公爵的关系的恢复，尼考拉不能娶瑪丽亞公爵小姐，她高兴地感覺到那种自我犧牲精神的回轉，她欢喜并且慣于在这种犧牲精神里过生活。于是她眼里帶着泪，并且她高兴地覺得她在做一件气量宏大的事情，她几次被那使她的天鵝絨般的黑眼睛模糊起來的泪水所打断，寫了那封动人的信，尼考拉收到这封信，大为吃驚。

9

在看守彼挨尔的拘留所里，逮捕他的軍官和兵士对他怀着敌意，同时又怀着敬意。他們对他的态度，一方面是怀疑他是什么人，他是不是很重要的人，一方面是由于他們剛才和他的个人冲突而所引起的敌意。

但是第二天早晨換班时，彼挨尔覺得，在新的看守人——軍官和兵士——看來，他已經失去了在逮捕他的人看來他所有的那种意义：确实，第二天的看守人沒有看出这个穿農民長袍的、

高大肥胖的人就是那个有力的、那么拚命地和搶劫者又和巡邏騎兵毆打的、并且說了关于拯救小孩的嚴肅的話的人，他們只把他看作因为什么原故而被上峰命令逮捕拘留的俄國人当中的第十七号。假使彼埃尔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只是他的并不羞怯的、集中注意的、沉思的神情，和他的法語，法國人覚得他的法語說得异常之好。虽然如此，这天他們却把彼埃尔和其他被捕的嫌疑犯放在一处，因为他所住的單房有一个軍官要用。

所有的和彼埃尔一同被拘留的俄國人，都是最下層的人。他們知道了他是貴族，便都对他疏远了，尤其是因为他說法語。彼埃尔愁悶地听着他們对他的嘲笑。

第二天晚上，彼埃尔知道了，所有的这些被捕的人（也許他也在內）都要因为縱火罪而受審判。第三天，有人把彼埃尔和别人帶到一座屋子里，那里坐着一个白鬍髭的法國將軍，兩个上校，和别的在肩上挂着綬帶的法國人。他們帶着審判犯人的时候所常有的那种假定是沒有人类弱点的、精密和明确的語气向彼埃尔和其他的人發出这样的問題：他是誰？他住在哪里？他有什么目的？等等。

这些詢問，把問題的要点丢在一边，并且不承認有發現这种要点的可能性，这些問題和在法庭上所發的一切問題一样，其目的只在設置一条溝漕，審判官希望被審判人的回答順着这条溝漕流出來，并且把他領到所希望的目标，即是定罪。只要他一开始說出什么不合定罪的目标的話，他們就举起溝漕，水就可以流到别的地方去。此外，彼埃尔体驗到被審判的人在一切的審判中所体驗的那种疑惑：他們为什么向他發出了这些問題。他覚得，只是由于寬容或者似乎由于礼節，才需要用到設置溝漕的手段。他知道，他是在这些人的权力之下；只是权力把他帶到这里

來了；只是权力給了他們那种要求回答他們的詢問的权利；这个集会的唯一目的是要把他定罪。因为他們既有了权力，又有了定罪的願望，所以詢問与審判的手段都是不必要的。顯然是，一切回答必須达到定罪的目的。在他被逮捕时，他在做什么，对于这个詢問，彼挨尔帶着很悲剧的神情回答說，他正要把一个小孩送还他的父母，*qu'il avait sauvé des flammes.*〔这小孩是他从火中救出的。〕他为什么和搶劫者毆打？彼挨尔回答說，他是保护一个女子，說保护受侮辱的女子是每个男子的責任，說……他們阻止他說話，他們說这是無关要旨的。为什么他在失火的房子的外边？有几个見証人看見他在那里。他回答說，他是到外面來看看莫斯科發生了什么事情。他們又打断了他的話：他們說，他們并沒有問他到哪里去，而是問他为什么在火的旁边。他是誰？他們又向他重复了他說过他不願回答的第一个問題。他又回答說，他不能够說这一点。

"記錄下來。这样是不好的。很不好的，"那个有白鬍髭的、面色通紅的將軍向他嚴厉地說。

第四天苏保夫斯基壁壘起火了。

彼挨尔和其他十三个人被移解到克利姆灘商人家的車房里去了。走过街道时，彼挨尔因为烟气而窒息，这烟气好像籠罩了全城。各方面都看得見大火。彼挨尔那时还不明白莫斯科失火的意义，恐怖地望着那些火焰。

在克利姆灘人家的車房里，彼挨尔又过了四天，在这几天之內，彼挨尔从法兵的談話中知道了，所有的被押在这里的人每天都在等候元帅的决定。他是什么样的元帅，彼挨尔却不能从兵士的口中探听出來。在兵士看來，这个元帅顯然是代表最高而又很神秘的权力。

起初的这几天，在九月八日囚犯們受第二次審問之前，是彼挨尔的最痛苦的日子。

10

九月八日，一个軍官來看車房里的俘虜，从衛兵对他的恭敬态度上看來，他是个很重要的人。这个軍官，大概是參謀，手里拿着一份名單，点了所有的俄國人的名字，并且称彼挨尔为*celui qui n'avoue pas son nom*〔不說名字的人〕。他漠然地懶懶地看了看俘虜們，命令看管的軍官說，在帶他們見元帅之前，要使他們穿得整齐干淨。一小时后，來了一連兵，把彼挨尔和其他十三个人押到貞女場。那天是雨后明朗的晴天，空气异常澄潔。烟气不像彼挨尔从苏保夫斯基壁壘中被押出的那一天那样低低地瀰漫着，却像柱子一样升騰在澄潔的空气中。沒有地方看見火焰了，但是各方面冒起了烟柱，全莫斯科，在彼挨尔所能看見的地方，是一片火場。在各方面都看得見只剩下火爐和烟囪的廢墟，有时看得見磚屋四周燒焦的牆。彼挨尔注視火場，却認不出他所熟悉的城厢的区域。有的地方看得見完整的教堂。克里姆林宮，未被破坏，留着望楼和依凡大帝鐘塔，在远处發白。在近处，新貞女修道院的圓頂愉快地閃爍着，从那里發出來的祈禱鐘声特别响亮。鐘声使彼挨尔想起这天是星期日，是聖母誕日的節期。但是似乎沒有人慶祝这个節日；处处是燒焦的火場，只偶尔碰見少数的衣服襤褸的面色驚惶的俄國人，他們一看見法國人便藏躲起來。

顯然，俄國的窩巢被破坏、被毁滅了；但是彼挨尔不由地感覺到，在这些破坏的窩巢之上，建起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然而堅

固的法國人的秩序，代替着被破坏的俄國生活秩序。他从那些步行着的，活躍、愉快、行列整齐、押送着他和其他犯人的兵士們的神情上感觉到这一点；他从迎面而來的，由一个兵士駕駛着的双馬車中某某法國重要官員的神情上感覚到这一点；他从場地左边傳來的愉快的軍乐声中感覚到这一点；特别是，从今天早上法國軍官來点名时所讀的那个名單上感覚到，并且明白了这一点。彼挨尔和几十个别的人被一群法兵先帶到一处，又帶到另一处；似乎，他們会許把他忘記了，会許把他和別人弄混了。但是不然：他在受審問时的回話：*celui qui n'avoue pas son nom*〔那个不說名字的人，〕变成他的称呼了。他們現在就按照彼挨尔覚得可怕的这个称呼把他帶到什么地方去，他們的臉上都顯出他們無疑地相信，他和其余的犯人都正是他們所需要的人，并且是把他們帶到应該去的地方去。彼挨尔覚得自己是一个無关重要的碎屑，落在他所不知道的然而是正常地开动着的机器的輪盤之中。

彼挨尔和其他犯人被帶到离修道院不远的貞女場的右边，一座有大花園的白屋子那里。这是歇尔巴托夫公爵的房子，彼挨尔从前常常來看这里的主人，而現在，他从兵士的談話中，知道元帅爱克牟尔公爵住在这里。

他們被帶到台階前面，一个一个地被帶進屋。彼挨尔是第六个人。彼挨尔穿过他所熟悉的玻璃走廊、門廊、前廳，他被帶進一間又長又低的書房，有一个副官站在房門口。

大富坐在書房的尽头，臉对桌子，眼鏡架在鼻子上。彼挨尔走到他面前很近的地方。大富沒有抬起眼睛，顯然是在查閱面前的公文。他沒有抬起眼睛，低声地問："*qui êtes vous?*〔你是誰？〕"

彼挨尔沉默着，因为不能够說出話來。在彼挨尔看來，大富不但是一个法國將軍，而且是一个以殘忍著名的人。大富好像是一个嚴厉的教师，願有片刻的忍耐，等待回答，彼挨尔望着他的冷酷的面孔，覚得每一秒鐘的延迟都会使他丧失生命；但是他不知道要說什么。說出他在初審时所說的話，他既不敢；公开自己的銜称和地位，又是危險而可羞的。于是彼挨尔沉默着。但是在彼挨尔能够有所决定之前，大富已經抬起了头，把眼鏡举到額头上，眯着眼，注意地看了看彼挨尔。

"我認識这个人，"他用不慌不忙的冷淡的声音說，顯然是打算恐吓彼挨尔。

一股冷气先穿过了彼挨尔的脊背，然后好像鉗子般地挾住了他的头。

"*Mon général, vous ne pouvez pas me connaitre, je ne vous ai jamais vu*……〔將軍，你不会認識我，我从來沒有看見过你……〕"

"*C'est un espion russe,* 〔他是俄國的間諜，〕"大富打断他的話，向房中另一个將軍說，彼挨尔沒有注意到这个將軍。大富轉过身去。

彼挨尔用意外的震动的声音，忽然迅速地說：

"*Non, monseigneur,*〔不是，大人，〕"他說，忽然想起了大富是公爵。"*Non, monseigneur, vous n'avez pas pu me connaitre. Je suis un officier milicionaire et je n'ai pas quitté Moscou.*〔不是，大人，你不会認識我。我是一个民团的軍官，我沒有离开莫斯科。〕"

"*Votre nom?*〔你的名字呢？〕"大富又說。

"*Besouhof.*〔别素号夫。〕"

"*Qu'est ce qui me prouvera que vous ne mentez pas?*〔有誰能向我証明，你不是說謊？〕"

“*monseigneur!*〔大人!〕”彼挨尔用那不是委屈的而是請求的声音大叫了一声。

大富抬起眼睛，注意地看了看彼挨尔。他們互相看了几秒鐘,而这一看便拯救了彼挨尔。这个注視,越出了一切战争与法律的条件，使兩人之間發生了人类的关系。他們兩人同时模糊地感覺到無限数量的事物，并且明白了他們兩人都是人类的子孙,他們倆是弟兄。

当大富剛从那份用数字标志人事与生命的表册上抬起头來,乍看彼挨尔的时候,彼挨尔只是一个东西;大富可以槍斃他,而不在良心上覺得做錯了事；但是現在他已經把他看作一个人了。他沉思了片刻。

“*Comment me prouverez vous la vérité de ce que vous me dites?*〔你怎样向我証明,你說的是眞話呢?〕”大富冷冷地說。

彼挨尔想起了拉姆巴，說出了他的团，他的名姓，以及房屋所在的街道。

“*Vous n'êtes pas ce que vous dites,*〔你并不是你所說的人,〕”大富又說。

彼挨尔發着打顫的不連貫的声音，开始提出他的供詞的眞实証据。

但是这时候走進來了一个副官,向大富說了什么。

大富听了副官帶來的消息,忽然面有喜色了,并且开始扣着衣扣。他顯然是完全忘記了彼挨尔。

当副官向他提起俘虜时,他皺了皺眉,向彼挨尔的方向点了点头，命令把他帶走。但是他們要把他帶到哪里去——彼挨尔不知道:是回到車房里去,还是到同伴們經过貞女場时向他指示的那个准备好的刑場去。

他回头看了一下，看見副官又向大富問了什么。

“*Oui, sans doute!*〔是的，当然的！〕”大富說；但“是的”是什么意思，彼挨尔却不知道。

彼挨尔記不得他怎么走的，走了多久，走到哪里去。他在完全失去知覚和昏头昏腦的狀态中，沒有看見四周的任何东西，他随着别人一同移动着腿子，一直到大家都停下的时候，他也停下來了。

在那个时候，彼挨尔心中只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是：究竟是誰，誰判了他的死罪？那不是審問他的那个委員会里的人：他們当中沒有一个人想要做这件事，并且顯然不能做这件事。那也不是大富，他是那末有人情味地看了他一下。再有片刻的时光，大富就会明白他們做錯了，但是这一片刻被進來的副官阻撓了。这个副官顯然也不想要做坏事，但是他可以不進來的。究竟是誰处罰他，殺死他，奪去他的——彼挨尔的——生命，和他所有的記憶，意圖，希望和思想的？是誰在做这件事？彼挨尔覚得，誰也不是。

它是一种制度，是各种情况的結合。

是某种制度在殺死他——彼挨尔，在奪去他的生命，他的一切，在消滅他。

11

从歇尔巴托夫公爵的屋子，俘虜們一直被帶到貞女修道院左边的貞女場，帶到一个菜園里，園中立着一根柱子。柱子的旁边有一口大坑和新掘的土，在坑与柱子的旁边，有一大群人站成一个半圓形。人群中一小半是俄國人，一大半是放假的拿破侖

的兵士：穿着各种軍服的德國人，意大利人，和法國人。在柱子的左右兩边，站着几行穿藍軍服，佩紅肩章，穿軟統靴，戴高頂帽的法國兵。

犯人按名單上寫定的順序排列着（彼挨尔是第六名），被領到柱子那里。几个鼓忽然在兩边打起來，彼挨尔覺得，一听到这种声音，他的心灵的一部分就似乎裂开了。他失去了思想与了解的能力。他只能看，只能听。他心中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那件一定要做的可怕的事情赶快做完。彼挨尔环顧着他的同伴們，并且注視着他們。

边上的兩个人是剃过头的犯人。一个又高又瘦；另一个是黑皮膚的、臉上毛茸茸的、肌肉發达的、扁鼻子的人。第三个是家奴，四十五歲上下，他的头髮白了，他的肥胖的身体是营养良好的。第四个是很美丽的農民，他有一把金黃色的大鬍鬚和一双黑眼睛。第五个是又黄又瘦的，十八歲上下的，穿外套的工人。

彼挨尔听着法國人在商量怎样射击，是一次一个人还是一次兩个人？"一次兩个人，"一个上級軍官冷淡地沉着地回答。在兵士的行列中有了一陣騷动，并且可以看出大家都急忙着，而他們那样地急忙着，不是像人們急忙着去做大家了解的事情，而是像人們急忙着去結束一件不可少的、然而是不愉快的、不可解的事情。

一个圍着頸巾的法國官員走到犯人行列的右边，用俄語和法語宣讀判决。

后來兩对法國兵走到犯人面前，奉長官的命令，抓住站在边上的兩个犯人。犯人走到柱子前面站住了，在他們取袋子的时候，犯人們沉默地向四周环顧着，好像受伤的野獸望着臨近的獵人一样。有一个老是划十字，另一个在搔脊背，并且嘴唇做出笑

容的样子。兵士們双手急急忙忙地蒙扎了他們的眼睛，把袋子套在他們头上，然后把他們綁在柱子上。

十二个射击手，帶着步槍，踏着整齐的、坚定的步子从行列中走出來，和柱子相隔八步停下來。彼挨尔掉轉了头，以免看見那就要發生的事。忽然間有了爆裂声和轟鳴声，彼挨尔覚得比最可怕的雷鳴还要响亮，于是他回顧了一下。有一陣烟。法兵帶着發白的臉和顫抖的手在穴坑旁边做着什么。他們又帶去了兩个犯人。同样地，这兩个人把同样的眼睛望着大家，只用他們的眼睛默默地，徒徒地請求保护，他們顯然不了解也不相信所要發生的事。他們不能相信，因为只有他們知道，他們的生命对于他們有什么意义，因此他們旣不了解也不相信他們的生命会被夺去。

彼挨尔不想看，于是又掉轉了头；但是又好像有一种可怕的爆炸声震动了他的耳朵，和这些声音同时，他看見了烟，人血，法國兵的蒼白的驚惶的臉，他們又在柱子旁边做着什么，用顫抖的手互相推着。彼挨尔費勁地呼吸着，环顧着他的四周，似乎在問：这是怎么回事？在所有的和彼挨尔的目光交遇的目光里，有这个同样的問題。

在所有的俄國人的臉上，在法國兵和軍官的臉上，沒有例外地，他看到了和他自己內心里同样的驚駭，恐怖和冲突。“但究竟是誰在做这件事？他們都和我一样地感到痛苦。究竟是誰？是誰？”在彼挨尔心中忽然閃过这种思想。

“*Tirailleurs du 86-me, en avant!*〔八十六隊的射击手，向前走！〕”有誰在喊。他們單独帶走了第五个人——站在彼挨尔身边的那个人。彼挨尔不知道他自己是得救了，不知道他自己和其余的人被帶到这里來，只是为了要他們看到用刑。他怀着有



(1368—1369)

增無已的恐怖，望着目前所發生的事件，并不感覺到高兴与安慰。第五个是穿外套的工人。他們剛触到他的时候，他便恐怖地跳开，抓住彼挨尔，彼挨尔顫抖了一下，离开了他。工人不能走路了。他們拖着他的胳肢窩走着，他喊叫着什么。当他們把他帶到柱子那里时，他忽然不作声了。他似乎忽然明白了什么。或者是他明白了呼喊無用，或者是覚得他們不会殺死他，总之，他站到柱子前面去了，等着和别人一道被扎起眼睛，他好像一个中彈的野獸一样，用閃爍的眼睛向他的四周环顧着。

彼挨尔再也不能够把头掉过去了，他閉了眼。在这第五次槍殺时，他和全体的人的好奇与兴奋，达到了最大的限度。和所有的别人一样，这第五个人顯得鎮靜：他裹緊了外套，用一只光脚擦着另一只脚。

当他們开始扎他的眼睛时，他自己理好了腦后的使他發痛的結子；后來，别人使他靠着染血的柱子的时候，他向后仰着；又因为这个姿势使他不舒服，他伸直了身体，伸平了双脚，安靜地靠着。彼挨尔的眼睛沒有离开他，沒有忽視了他的最細微的动作。

一定是命令發出了，一定是在命令之后發出了八枝步槍的射击声。但是彼挨尔，無論他后來怎样努力回想，也想不出他听到了一点兒放槍的响声。他只看見，那个工人忽然因为什么原故倒在繩索上，有兩个地方出血，繩索因为懸挂的身体重量松开了，工人不自然地垂了头，屈了一只腿，坐下來了。彼挨尔跑到柱子前面去了。沒有人阻擋他。一些面色驚惶而蒼白的人在工人的四周做着什么。一个年老的有髯子的法國人的下顎，在解索的时候打顫了。尸身倒了下來。兵士們笨拙地急忙地拖他离开了柱子，开始把他向穴坑里推。

大家明白無疑地知道他們是罪犯，他們一定要赶快地掩盖他們的犯罪的痕迹。

彼挨尔向坑里看了一下，看見工人躺在那里，膝盖向上，靠近他的头，肩头一边低一边高。这个肩膀痙攣地、有節奏地、一下一上地动着。但整鍬的泥土已經撒在他的全身之上。有一个兵憤怒地，凶狠地，痛苦地向彼挨尔喊叫了一声，要他回去。但是彼挨尔不明白他的話，仍旧站在柱子旁边，也沒有人把他赶走。

穴坑填平时，下了命令。他們把彼挨尔帶到原先的地方，然后排列在柱子兩边的法國兵，作了一个半面轉弯，踏着整齐的步伐从柱子旁边走了过去。站在圈子当中帶了空槍的二十四名射手，在各連兵士走过他們身边的时候，跑步回到了行列中他們自己的地方。

彼挨尔現在用痲木的眼睛望着这些从圈子当中一对一对地跑出來的射击兵。除了一个人，大家都回進了各自的連。这个面孔死白的年輕的兵士，把高頂帽歪在腦后，放下了槍，还站在穴坑对面他剛才打槍的地方。他像醉人一样地搖晃着，前走几步，后退几步，維持着他的快要傾倒的身軀。一个老兵，軍曹，从行列中跑出來，抓住年輕兵士的肩膀，拖他回到連里去了。俄國人和法國人的群众开始分散了。大家都垂头沉默地走着。

“*Ça leur apprendra à incendier*,〔这是教訓他們不許再放火了，〕”法國人当中的一个人說。

彼挨尔回头看了看說話的人，看到这人是一个兵，他想要为了剛才所做的事情設法安慰他自己，却不能够。他还沒有把話說完，便搖了搖手，走开了。

12

在行刑之后，他們把彼挨尔和别的犯人分开，把他單独放在一个小小的、破爛的、髒汚的教堂里。

傍晚的时候，一个守衛的軍曹和两个兵士到教堂里來通知彼挨尔，說他已經被免刑了，現在要被解到战俘的棚子里去了。彼挨尔沒有了解他們向他所說的話，站起來和兵士一同走。他們把他帶到草場上首由燒焦的木板、柱子、和条板所搭成的棚子那里，把他帶進了其中的一間。在黑暗中約摸二十个各种不同的人圍繞着彼挨尔。彼挨尔望着他們，却不知道这些人是誰，他們为什么在这里，他們要他做什么。他听着他們向他所說的話，但是他不明白这些話的意义，他沒有从这些話里得出任何結論，也沒有加以解釋。他回答了他們的問題，但是他沒有考慮到誰在听他說，他們將要怎样了解他的回答。他望着他們的面孔和身体，但是他覺得，都是同样的毫無意义的。

自从彼挨尔看見了那些不願意做那件事的人所做的那种可怕的屠殺之后，他心里的那个維系一切的、并且使一切顯得有生气的彈簧，似乎忽然松脫，一切化为一堆無意义的廢物了。他虽然自己还沒有了解，但他对于宇宙的完整性、对于人类、对于自己心灵、以及对于上帝的信心，却被毀滅了。这种心情彼挨尔从前也曾体驗过，但是从來不曾像現在这样强烈。从前在他發生这种怀疑的时候，那些怀疑的起源是他自己的过錯。彼挨尔那时候在他自己的心坎里覺得，要避免那种失望与那些怀疑，还在他自己。但是現在，他覺得，世界在他眼前崩潰，只剩下一些無意义的廢物，这不是由于他的过錯。他覺得，他沒有力量去恢复

对生活的信念。

人們在黑暗中环繞他站立着：大概他有什么地方令他們很注意。他們向他說了些什么，問了些什么，然后把他帶到某个地方去，最后他發覺他自己是在棚角落里，和各方面有談有笑的人在一起。

“瞧吧，弟兄們……那个親王本人，他……”在对面的棚子角落里有誰的声音在說，特别强调着“他”字。

彼挨尔沉默地不动地坐在牆边的草稭上，时而睜眼，时而閉眼。但他一閉眼，便看到那个工人的可怕的面孔，特别是因为它的簡單而顯得可怕的面孔，看到那些被强制的凶手們的因为神色不安而顯得更加可怕的面孔。他又睜开眼睛，痳木地望着他四周的黑暗。

一个矮小的人弯着腰和彼挨尔坐在一起，彼挨尔一开始就从他在一举一动中所發出的强烈的汗味上注意到他的在場。这个人在黑暗中在他的兩只腿上做着什么，虽然彼挨尔在黑暗中沒有看見他的臉，却覺得这个人不停地注視着他。彼挨尔的眼睛在黑暗中看慣了之后，他明白了他是在解裹腿布。他做这件事的姿势引起了彼挨尔的兴趣。

他解了一只腿上扎裹腿布的繩子，細心地繞了起來，立刻一面注視着彼挨尔，一面解着另一只腿上的。在一只手把繩子挂上木釘的时候，另一只手已經在解另一只腿上的裹腿布了。他便是这样地、精确地，用手臂的敏捷的前后相連的圓形的动作，解开了裹腿布，把鞋子挂在头上的木釘上，取出小刀，割开了什么，折合了小刀，放在枕头下边，于是更舒服地坐定，把双手抱着高聳的膝盖，对直地注視着彼挨尔。彼挨尔在这些敏捷的动作中，在他把自己的东西放在角落里的妥善安排中，甚至在这个人的

汗气中，感覚到一种愉快的，予人安慰的，圓形的东西，他眼不离开地望着他。

“您遇到过許多困难嗎？先生？啊？”那个矮小的人忽然說。

在他的唱歌般的声音中有那么多的友爱与簡單的表情，以致彼挨尔想要回答，但是他的下顎打顫，他覚得要流泪了。那个矮小的人在同一秒鐘之內，不讓彼挨尔有时間顯出他的不安，又用愉快的声音說話了。

“哎，好朋友，不要伤心，”他帶着俄國老農妇們說話时所有的那种温柔的唱歌般的親切的声音說着。“不要伤心，好朋友，受苦只有一小时，但是要活一輩子的！就是这样的，我的好朋友。我們活在这里，謝謝上帝，沒有委屈。这些人里面，有坏人，也有好人，”他說；他一面說着，一面在灵活的动作中跪着轉过身，站立起來，咳嗽着，走到別处去了。

“咿唏，賤貨，來了！”彼挨尔听到这个同样的親善的声音在棚子的尽头說。“來了，賤貨，它記得！哦，哦，好了。”

于是这个兵士推开向他跳來的小狗，回到自己的地方坐下來。他手里有什么东西裹在一塊破布里。

“吶，尝一尝，先生，”他說，又恢复着先前恭敬的态度，放开布卷，遞給彼挨尔几个烤山芋。“吃飯的时候有湯，但山芋好極了！”

彼挨尔整天沒有吃东西，他覚得山芋的香味是异常可爱。他感謝了这个兵，动手吃着。

“啊，怎么样？”兵士微笑着說，又拿出一塊山芋。“你要这样办。”他又拿出折刀，在自己手掌上把山芋切成均等的兩半，从破布里撒了点鹽，遞給彼挨尔。

“山芋好極了，”他又說。“你这样尝尝看。”

彼挨尔覚得，他从來沒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食品。

“哦，我是很好了，”彼挨尔說，“但是他們为什么槍斃了那些可憐的人呢？……最后一个不过二十歲。”

“呲，呲……”矮小的人說。“罪过哦……罪过哦……”他迅速地說，好像他的話总是在口头上現成的，不覺地流出來的；他繼續說：“这是怎么回事，先生，您这样地留在莫斯科？”

“我沒有想到，他們來得这样快。我偶然地留下來的，”彼挨尔說。

“他們怎样抓住你的，好朋友？是从你家里嗎？”

“不是，我去看火灾，他們在那里抓住我，把我当作放火的人審判我。”

“有審判的地方，就有不公平，”矮小的人說。

“你在这里很久了嗎？”彼挨尔問，嚼着最后的山芋。

“我嗎？上个星期日，他們把我从莫斯科的一个医院里抓出來的。”

“你是什么人，是兵嗎？”

“我們是阿卜涉讓团里的兵。我發燒快要死了。他們什么也沒有告訴我們。我們大約有二十个人躺在那里。我們沒有想到，也沒有料到。”

“那么，你在这里，覺得难过嗎？”彼挨尔問。

“怎么不难过呢，好朋友。我叫卜拉东，我姓卡拉他耶夫，”他說，顯然是要使彼挨尔容易称呼他。“在团里他們叫我小鷹。怎么能不难过呢，好朋友！莫斯科，它是各城市的母親。看到这个怎能不难过呢。”他迅速地加上一句，“是的，蛆啃包心菜，自己却先死，老年人常常这么說的，”

“什么？你說什么？”彼挨尔問。

“我嗎？”卡拉他耶夫問。“我說，事情不憑我們的計划，却

憑上帝的判断。①”他說，以为是在重复他所說的話，立刻又繼續說："啊，先生，您有祖產嗎？有房子嗎？你有很多东西了！有妻子嗎？老上人在世嗎？"他問，虽然彼挨尔在黑暗中不能看見，却覺得，兵士問这个問題时，他的嘴唇噘成一个被約制的親切的笑容。他顯然是因为彼挨尔沒有父母，尤其是沒有母親而感到难受了。

"女人为了商量，丈母娘为了接待，但是都沒有自己的母親那么親爱！"他說。"你有小孩嗎？"他繼續地問。彼挨尔反面的回答又顯然令他失望，于是他又連忙說，"哦，你們还是年輕人，上帝要給的，終归会有的。只要生活和諧……"

"但是現在反正都是一样了，"彼挨尔不禁地說。

"哎，你这个可爱的人，"卜拉东回答說。"討飯袋和監獄，你永远不要拒絕。"他坐得更舒服一点，咳了一下，顯然是准备作長談。

"我的好朋友，我还住在家里的时候，"他开始說。"我們的祖產是富足的，土地很多，我們農民过得很好，我們有屋子，謝謝上帝。父親和我們，七个人出去收割。我們过得很好。我們是眞正的農家。事情是这样的……"

于是卜拉东·卡拉他耶夫說了一个長故事，說他到別人家的樹林里去找木材，被看守人抓住，他們笞打他，審問他，送他去当兵。"哦，好朋友，"他說，他的声音因为微笑而改变着，"我們認为那是不幸，結果却是幸事！假如不是因为我的罪过，我的兄弟便要去当兵。但我的兄弟有五个小孩，我呢，你知道，只要留下一个女人。我有过一个女孩，但在我当兵之前，上帝把她拿去

① 类似"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意思。——譯者

了。我告了假回家。我要把情况告訴你。我看到他們过得比从前好。牲畜滿院，妇女在家，兩个兄弟在外面掙錢。只有頂小的弟弟米哈益洛在家。父親說，孩子們都是一样的：無論咬了哪一只手指，都要痛的。但是假如不是那时候把卜拉东剃了头去当兵，米哈益洛便要去。他把我們叫到他面前去——你相信——要我們站在聖像前面。他說，米哈益洛，到这里來，跪下來，你，妇女，也跪下來，孙兒們，跪下來。他說，你們明白嗎？就是这样的，我親愛的朋友。运命是找人的。我們总是批評哪个不好，哪个不適宜。我們的幸福，好朋友，好像拖網里的水；你拖，它脹起來，但是你把它拖了出來，什么也沒有了。就是这样的。"

卜拉东在草稭上換了个地方。

卜拉东沉默了一会，站起來了。

"啊，我看，你想睡了吧？"他說，开始迅速地划十字，低語着：

"主耶穌基督，尼考拉聖徒，弗罗拉和拉夫拉，① 主耶穌基督，尼考拉聖徒，弗罗拉和拉夫拉，主耶穌基督！可憐我們，救我們！"他說完，跪到地上，立起來，嘆口气，又坐到草稭上。"就是这样的。上帝，讓我睡下來像石头，站起來像面包，"他低語着，然后躺下來，把軍大衣拉到身上。

"你念的是什么禱告文？"彼挨尔說。

"啊？"卜拉东低語着，他已經快睡着了。"我念什么嗎？我向上帝禱告。你不禱告嗎？"

"不，我也禱告的，"彼挨尔說。"你說的弗罗拉和拉夫拉是什么？"

---

① 毛注：弗罗拉和拉夫拉在農民心中是保护馬匹的神。

“啊，当然，”卜拉东迅速地回答，“他們是馬神了。我們也該可憐畜牲，”卜拉东·卡拉他耶夫說。“啊，賤貨，你盤起來了。你暖和了，狗姑娘，”他說，摸了摸脚旁的狗，然后轉过身，立刻就睡着了。

外边遙远的地方傳來了哭声和叫声，从棚板隙縫里看得見火光；但是棚里是黑暗而寂靜的。彼挨尔好久沒有睡着，在黑暗中睜着眼躺着，听着躺在身边的卜拉东的均匀的鼾声，并且覺得，先前破碎的世界，現在帶着新的美丽，在新的不可动搖的基礎上，在他的心灵中活动起來了。

13

在彼挨尔住了四个星期的棚子里，有二十三个俘虜的兵，三个軍官，兩个文官。

他們后來在彼挨尔的記憶中都印象模糊了，但是卜拉东·卡拉他耶夫在彼挨尔的心中永远保留着最生动最親切的印象，并且是一切善良的、圓形的、俄國的东西的化身。第二天黎明彼挨尔看見他的鄰人时，某种圓形的东西的最初的印象，充分地証实了：卜拉东穿了法國軍大衣，腰間系着繩子，戴着軍便帽，穿着草鞋，他的整个身軀是圓形的。他的头是完全圓形的，他的背，胸，肩，甚至他的总是好像准备要抱什么东西的胛膊，都是圓形的；他的可喜的笑容，他的親切的棕色的大眼睛，都是圓的。

卜拉东·卡拉他耶夫，从他这个老兵所参加过的各战役的叙述上看來，一定有五十歲了。他自己不知道，也不能确定他有多大年紀；但是他的明亮的、潔白的、結实的牙齒，都是良好的完整的，在他發笑时（他常常發笑），便顯得是兩个半圓圈兒；他的

鬍子和头髮里沒有一根是白的，他整个的体格顯出灵活的样子，特别是坚强和耐劳的样子。

他的臉上虽然有細微的圓皺紋，却有天眞和青春的表情；他的声音是好听的、唱歌般的。但是他的言語中的主要特点是直截了当和恰到好处。他顯然从來沒有思索过他所說的以及他要說的話；因此，在他的音調的迅速与眞实中含有特别的不可抵抗的說服力。

在囚禁的初期，他的体力是那么充沛，行动是那么灵活，似乎他不知道什么是疲倦和疾病。每天晚上他睡倒的时候，他說："主啊！讓我睡下來像石头，站起來像面包，"早上起來的时候，总是同样地聳动肩膀，說："睡下來，把腰一弯；站起來，身子一振。"确实，只要他一躺下來，便立刻睡着了像石头一样，只要他身子一振，便立刻，沒有一秒鐘迟疑，着手做事，好像小孩一起身就要去玩耍一样。他能做一切的事情，做的不很好，但也不坏。他烘面包，做菜，縫級，削鉋，补靴。他总是忙着，只是在夜晚，他才讓自己說說話，唱唱歌。他是爱說話的。他唱歌，不像那些知道有人在听的歌者們唱的那样；他唱歌却像雀鳥唱歌一样，顯然因为他覚得，这些声音是必須發出來的，正如同人必須伸腰或者散步一样；而这些声音总是尖細的，温柔的，几乎是女性的，憂郁的。在唱的时候他的面孔是很嚴肅的。

被俘之后，他長了鬍子，顯然是拋去了一切强加于他的、格格不入的兵士的習慣，不覚地恢复了从前農民的常人的習慣。

"退伍的兵士——襯衣又放在褲腰外边了。①"他說。他不願說到自己的当兵生活，然而也不抱怨，他常常說，在他整个的

---

① 毛注：農人穿襯衣，在腰間系帶，衣襬罩在褲腰外边，兵士襯衣的下边却是在褲腰里边的。

兵役期間，他沒有被打过一次。在他說話时，他大都是說他从前的、顯然为他所珍貴的回憶，如他所說的，"基督徒"生活的、即是農民生活的回憶。① 他的言談中充滿了成語，这些成語不是兵士們所說的那种大都是下流粗野的成語，而是民間的成語，这些話，單看时，似乎毫無意义，但是適当地說出來时，便頓然顯出深透的智慧。

他說的話往往和他先前所說的話完全相反，但兩方面的話都是正确的。他爱說話，并且說得很好，运用着彼挨尔以为是他自己發明的親切字眼和成語來潤色他的話；但他的言語的主要魔力，就是那些最簡單的事件，有时正是彼挨尔看見而沒有注意的那些事件，在他的話里都顯得是嚴肅而恰当的。他爱听一个兵士在晚間所說的故事（总是同样的故事），但他最爱听現实生活的故事。他快乐地微笑着，听着这些故事，时而插進字句，發出問題，要弄明白他所听的那些故事中的道德教訓。彼挨尔所了解的恩情、友誼、爱情，是卡拉他耶夫全都沒有的；他也曾爱过，也曾和他生活遭遇中的一切，特别是和人——不是和某一个人，而是和他所遇到的那些人，——親爱地生活过。他爱他的狗，爱他的同伴，爱法國人，爱本國的同胞彼挨尔。但是彼挨尔觉得，卡拉他耶夫虽然对他有親切的深情（他不覺地用这个來表示他对于彼挨尔的精神生活的敬意），却不会因为和他分别而有片刻的悲伤。而彼挨尔也开始对于卡拉他耶夫怀着同样的感情。

卜拉东·卡拉他耶夫在其他的俘虜們看來是一个普通的兵；他們称呼他"小鷹"或卜拉托莎，好意地取笑他，派他送东西。

---

① 原文基督徒的音"黑利斯蒂阿寧"与農民的音"克來斯蒂雅寧"很相近，他說得沒有分别。——譯者

但是在彼挨尔看來，他永远是他在第一天夜里那样的，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圓形的、永久的，簡單与眞实精神的化身。

卜拉东·卡拉他耶夫的心中，除了禱告文，什么都背誦不出的。說話时，似乎他开了口，便不知道怎样結束。

彼挨尔有时被他的言語中的思想所感动，当彼挨尔請他重述他所說的話时，卜拉东已經記不得他剛才所說的話了，正如同他不能用文字向彼挨尔說出他心爱的歌詞。詞中有“本鄉的，樺樹，我心痛”，但这些字眼，若是說出來而不唱出來，便沒有任何意义。他不了解，并且不能了解从言語中單独取出的字眼的意义。他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动作就是他所不了解的一种活动的表現，这活动就是他的生命。但是他的生命，照他自己的看法，作为單独的生命，是沒有意义的。生命只作为整体中的部分，才有意义，这个整体是他不断地感覚到的。他的言語和行动那样均匀地、必然地、直接地、从他的內部流出來，正如同香气从花里發出來一样。他不能了解一个單独分开的行为或字眼的价値或意义。

14

瑪丽亞公爵小姐从尼考拉·罗斯托夫那里得到了她的哥哥和罗斯托夫家一同住在雅罗斯拉夫的消息，便不顧姨媽的劝阻，立刻准备前去，不僅她一个人去，而且还同侄兒一道。这件事困难不困难，可能不可能，她沒有問，也不想要知道：她的責任不僅是她自己要到也許將死的哥哥那里去，并且要作一切可能的努力把他的兒子帶到他面前去，于是她准备动身了。瑪丽亞公爵小姐認为，安德來公爵自己沒有通知她，是因为他身体太弱，不

能寫字，或者是因为他認为这个長途的旅程对于她和自己的兒子是困难而危險的。

瑪丽亞公爵小姐准备几天之內就上路。她的車輛是一輛家庭大轎車（她坐这輛車到福罗涅示來的），一輛半篷車和一輛行李車。和她同行的有部銳昂小姐，尼考盧施卡，他的教师，老保姆，三个女僕，齐杭，一个年輕的听差，和姨母派遣的随僕。

循通常的路綫取道莫斯科，是不能够想的，因此，只得繞道——即是瑪丽亞公爵小姐必須取道利撇玆克，銳阿桑，夫拉济米尔，舒雅，而繞道是很远的，因为不是到处有驛馬，又是很困难的，并且銳阿桑附近（据說）出現了法國兵，甚至是危險的。

在这个困难的旅途中，部銳昂小姐，代撒勒，和瑪丽亞公爵小姐的僕人都詫异她的坚强意志和充沛精力。她睡的比大家迟，起的比大家早，沒有任何困难可以阻碍她。由于她的勤快和精力鼓动了她的同伴們，他們在第二个星期末便到了雅罗斯拉夫。

在她住在福罗涅示的最后几天，瑪丽亞公爵小姐感到平生最大的幸福。她对罗斯托夫的爱情已經不再苦惱她，不再激动她了。这种爱情充满了她的心灵，成了她自身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不再反抗这个爱情了。瑪丽亞公爵小姐虽然从來沒有用明确的言語在內心里向自己說过，但是近來她相信她被人爱并且在爱。当她上一次和尼考拉会面，尼考拉向她說到她的哥哥和罗斯托夫家在一起的时候，她便相信了这个。虽然尼考拉沒有一个字提到：假若安德來公爵康复了，則安德來公爵和娜塔莎之間的旧关系便可以恢复，但是瑪丽亞公爵小姐从他的臉上看出，他知道并且想到了这个。虽然如此，他对她小心，体貼，鍾情的态度，不但沒有改变，而且瑪丽亞公爵小姐有时似乎覺得，他高兴的是，現在他和瑪丽亞公爵小姐之間的親戚关系，使他可

以更自由地向她表示他的友爱。瑪丽亞公爵小姐知道，她是平生第一次也是末一次恋爱，覺得她被爱着，并且在这种关系中她是幸福的、心安的。

但是心灵的一方面的这种幸福，不但沒有阻止她充分地感覺到她对于哥哥的悲伤的心情，而且反之，心灵的一方面的这种安寧，使她更能够讓自己充分体会她对哥哥的情感。这种情感在剛离福罗涅示时是那么强烈，以致送行的人，望着她的憔悴的失望的面孔时，相信她在中途时一定会生病；但正是旅途的困难以及瑪丽亞公爵小姐对旅途的積極的安排把她暫时从悲伤中解脫出來，并且給了她力量。

正如同在旅途中总是这样的，瑪丽亞公爵小姐只想到旅途的本身，忘記了旅途的目的，但是到达雅罗斯拉夫时，当她又想到不是在几天之后、而是在当天晚上她可能要遇到的事情的时候，瑪丽亞公爵小姐的兴奋达到了最大的限度。

有一个随僕是被派遣了先到雅罗斯拉夫去探听罗斯托夫家的地址、以及安德來公爵的情况的，这个随僕在城門口迎到了進城的大馬車，公爵小姐从車子的窗口伸出头來向他望着，当他看見公爵小姐的异常蒼白的面孔的时候，他恐怖起來了。

"一切都打听到了，公爵小姐：罗斯托夫家在廣場上，在商人不郎尼考夫的房子里。不远，就在伏尔加河的边上，"随僕說。

瑪丽亞公爵小姐驚惶地疑問地望着他的臉，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回答主要的問題：哥哥怎样？部銳昂小姐替公爵小姐問了这个問題。

"公爵怎样？"她說。

"公爵大人和他們住在一个屋子里。"

"那么他是活着的，"公爵小姐想；她低声問："他怎样？"

"用人們說：他还是那样。"

"还是那样"是什么意思，公爵小姐沒有問，只是很快地不被注意地瞥了瞥坐在她前面高兴地看着城市的七歲的尼考盧施卡，她垂下了头，直到沉重的、轟轟的、顛簸的、搖动的車子停下时，才抬起來。被拉下的脚踏蹬响了一声。

車門开了。左边是水——一条大河；右边是大門台階；台階上有男僕，女僕，和一个面色紅潤的、有大黑辮子的姑娘，瑪丽亞公爵小姐似乎覺得她令人不快地、虛伪地微笑着。她是索尼亞。公爵小姐跑上楼梯，那个虛伪地微笑的姑娘說："这里，这里；"于是公爵小姐到了前廳里，面对着一个有东方人面貌的老妇人，她帶着深受感动的表情，迅速地走來迎接她。这人是老伯爵夫人。她摟抱着瑪丽亞公爵小姐，并且开始吻她。

"*Mon enfant,*〔我的孩子，〕"她說，"*je vous aime et vous connais depuis longtemps.*〔我爱你，早就知道你。〕"

瑪丽亞公爵小姐尽管很兴奋，却知道这是伯爵夫人，应該同她說几句話。她自己不知道如何地說了一点恭敬的法語，她的語气正和别人向她說話的語气一样；然后她問："他怎么样？"

"医生說，沒有危險，"伯爵夫人說，但在她說这話时，她嘆着气抬起眼睛，在这个姿势中，有和言語相反的表情。

"他在哪里？能看他嗎，行嗎？"公爵小姐問。

"等一下，公爵小姐，等一下，親爱的。这是他的兒子嗎？"她說，面向着和代撒勒一同進來的尼考盧施卡。"我們可以替所有的人安置住处；房子很大。啊！多么可爱的孩子！"

伯爵夫人領公爵小姐進了客室。索尼亞和部銳昂小姐在談話。伯爵夫人撫爱着孩子。老伯爵進客室來欢迎公爵小姐。老伯爵自从上次公爵小姐和他見面以后，大大改变了。那时他是

一个活潑的,愉快的,自信的老人,而現在似乎是一个可憐的、茫無所措的人了。他和公爵小姐說話时,不停地四顧着,好像是問大家,他做的对不对。在莫斯科和他的家產一同毀坏之后,他脫出了生活的常軌,顯然不再知道自己的重要性,并且覺得他在生活中已經沒有了地位。

公爵小姐虽然一心想要赶快看到哥哥,虽然不高兴在她一心想要看到哥哥的时候,他們招待着她并且虛伪地称贊她的侄兒,却注意到她身边所發生的一切,覺得暫时服从她所加入的新秩序是必要的。她知道,这一切是必要的,虽然这使她覺得不舒服,她却并不对他們惱怒。

"这是我的甥女,"伯爵說,介紹着索尼亞,"你不知道她嗎,公爵小姐?"

公爵小姐向她轉过身,極力压制她心中对于这个姑娘所起的敌意的情緒,吻了她一下。但是她覺得难受,因为身边各人的心情和她的心情相差的那么远。

"他在哪里?"她又向所有的人問了一声。

"他在楼下,娜塔莎和他在一起,"索尼亞紅着臉回答。"派了人去探問了。我想,您疲倦了吧,公爵小姐?"

公爵小姐的眼里涌出了惱怒的泪。她轉过身,想要再問伯爵夫人,从哪里去看他,这时候从門口傳來了輕微的,急速的,似乎是愉快的脚步声。公爵小姐回顧了一下,看見了几乎是跑着走進來的娜塔莎,从前在莫斯科会面时,她所那么不欢喜的那个娜塔莎。

但公爵小姐还沒有來得及細看娜塔莎的臉,便明白了娜塔莎是她在悲哀中的忠实伴侶,因此,是她的朋友。她跑去迎她,抱了她,伏在她肩上哭起來了。

娜塔莎是坐在安德來公爵的枕边，一听到瑪丽亞公爵小姐來到，就悄悄地走出他的房間，踏着迅速的、在瑪丽亞公爵小姐看來似乎是愉快的步子，跑來看她的。

当她跑進客廳时，她的兴奋的面孔上只有一个表情——爱的表情，对于他的、对于她的、对于和她所爱的人有親密关系的一切人的、無限的爱的表情；憐憫、为别人受苦、以及热切希望牺牲她自己的一切而去帮助他人的表情。顯然这时候，在她心中，沒有一个思想是关于她自己的，关于她自己和他的关系的。

敏感的瑪丽亞公爵小姐一見娜塔莎的臉，便明白了一切，并且又伤心又快乐地在她肩上流泪。

“我們去，我們去看他，瑪丽，”娜塔莎說，領她走進另一个房間。

瑪丽亞公爵小姐抬起头，擦干眼泪，轉向娜塔莎。她覚得，她会从她那里了解一切，知道一切。

“怎样……”她开始問，但忽然停住了。

她覚得那是不能用言語詢問，也不能用言語回答的。娜塔莎的臉和眼睛会把一切說得更明顯、更深透。

娜塔莎望着她，但似乎是恐怖而又犹疑不决——要說出还是不說出她所知道的一切；她似乎覚得，对着这双射入她的心坎里的明亮眼睛，她不能不說出她所知道的全部眞相。娜塔莎的嘴唇忽然發抖，难看的皺紋出現在她的嘴唇的四周，她嗚咽了一下，用手蒙着臉。

瑪丽亞公爵小姐明白了一切。

但是她仍然抱着希望，用她自己也不相信的話問道：

“但是他的伤怎样？他的情况大概怎样？”

“您，您……会看到，”娜塔莎只能說出这么一句。

为了止住哭泣，然后帶着鎮靜的面孔進房去看他，她們在楼下他的房外坐了一会。

“整个的病狀是怎么样的？他的病况惡化很久了嗎？这个是什么时候發生的？”瑪丽亞公爵小姐問。

娜塔莎說，最初的时候，因为燒热和疼痛，有过危險，但是在特罗伊擦，危險过去了，医生只怕一樁，怕發生坏疽症。但是这个危險也减少了。在他們到雅罗斯拉夫时，伤口开始生膿了（娜塔莎知道一切关于生膿之类的事情），医生說，化膿可能經过良好。燒热發生了。医生說，这个燒热不很危險。

“但是兩天之前，”娜塔莎說，“忽然这个發生了……”她忍住哭泣。“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您可以看到，他是什么样子了。”

“他虛弱了嗎？瘦了嗎？”公爵小姐問。

“不是，不是虛弱，是更嚴重。您就会看到的。啊，瑪丽，他太好了，他不能够，他不能够活了，因为……”

15

当娜塔莎以習惯的动作打开了門，讓公爵小姐走在她前面的时候，瑪丽亞公爵小姐覚得，在她的喉嚨里已經有了現成的嗚咽了。虽然她使自己有所准备，努力使自己鎮靜，她却知道，她不可能看見他不淌眼泪的。

瑪丽亞公爵小姐明白了娜塔莎說的他在兩天之前發生了这个这話是什么意思。她知道，这話的意思是說他忽然虛脫了，而他的虛脫与她的感伤便是死亡的征兆。当她走到門口时，她已經在她的想像中看見了她在幼年时代所熟知的安德柔沙的面孔，親切的、温順的、富于同情的面孔，这是她后來很少看到的，因此

总是那么强有力地感动她的。她知道，他要向她說出低声的親切的話，像她父親臨死之前向她所說的一样，她知道这是她忍受不住的，她要在他面前哭泣的。但早迟这是一定要發生的，于是她走進房去了。在她用近視的眼睛越來越清楚地辨别着他的形体，尋找着他的容貌时，她的哭咽在喉嚨里越升越高了，然后她看見了他的臉，并且和他的目光交遇了。

他躺在長沙發上，四周放着枕头，穿着松鼠皮的長袍。他消瘦、蒼白。他的一只瘦瘦的、白得透明的手握着一塊手帕，另一只手的指头輕輕地摩着長起的細髯鬚。他的眼睛望着進來的人。

瑪丽亞公爵小姐看見了他的臉，碰到了他的目光，便立刻放慢了她的快步，并且覺得，她的眼泪忽然干了，哭咽也停止了。她看見了他的面部和目光的表情，便忽然畏怯起來，并且覺得自己是不对的。

"但是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呢？"她內心里自問着。

"那就是，你活着，并且想到生活，而我……"他的冷静而嚴厉的目光回答。

当他慢慢地看了看妹妹和娜塔莎的时候，在他不是向外看而是向內看的深奧的目光里，几乎含着敌意。

他和妹妹接吻，照他們的習慣，手握着手。

"好嗎？瑪丽，你怎么到这里的？"他用那种像他的目光一样平静的冷淡的声音說。即使他喊出失望的叫声，那叫声也沒有他的話声这样地使瑪丽亞公爵小姐覺得可怕。

"你把尼考盧施卡帶來了嗎？"他用同样平静的慢慢的声音說，并且顯然努力地在作回憶。

"你身体現在怎样了？"瑪丽亞公爵小姐說，她自己也詫异着她所說的話。

"这个，親爱的，应該問医生，"他說，顯然又在努力，要顯得親切，他只用嘴唇說。（顯然是，他全然沒有想到他所說的。）

"*Merci, chère amie, d'être venue.*〔謝謝你來了，我親爱的。〕"

瑪丽亞公爵小姐緊握着他的手。由于她的緊握，他几乎察覚不出地皺了一下眉。他沉默着，她也不知道要說什么是好。她明白了他在兩日前所發生的情形。在他的言語中，在他的語調中，特别是在这个目光中——在冷淡的几乎是敌意的目光中——可以感覚到一种对于活人是很可怕的心情——和世間一切的疏远。他顯然是在費力地了解一切活的东西；但同时，又令人覚得，他不了解活的东西，这不是因为他失去了了解力，而是因为他了解了别的东西，那东西是活人不了解并且不能了解的，那东西吸去了他整个的注意。

"啊，运命把我們帶在一起，多么奇怪呵！"他打破沉默，指着娜塔莎說。"她一直在看护我。"

瑪丽亞公爵小姐听着，却不明白他所說的話。他，敏感的，温柔的安德來公爵，他怎么能够在他所爱的，并且爱他的女子面前說这样的話！假使他想活着，他就不能用那样冷淡的痛心的語气說这話。假使他不知道他要死，那末，他怎么能够不可憐她，他怎么能够在她面前說这話！这只能有一个解釋，就是他覚得一切都無关重要，而一切都無关重要，是因为别的更重要的东西向他顯現了。

談話是冷淡的，不連貫的，时时中断的。

"瑪丽是經过銳阿桑來的，"娜塔莎說。

安德來公爵沒有注意到她叫他的妹妹瑪丽。而娜塔莎自己，是在他面前这样叫了她以后才注意到的。

"是嗎？"他說。

“她听說，莫斯科全燒了，全燒了，好像……”

娜塔莎停住了：不能再說了。他顯然是努力想听，却不能够。

“是的，据說燒了，”他說。“这很可惜，”他向前面直視着，用手指漫不經心地理着鬍子。

“你遇到尼考拉伯爵了嗎，瑪丽？”安德來公爵忽然說，顯然希望向她們說点高兴的話。“他寫信來說，他很欢喜你，”他簡單地鎮靜地繼續說，顯然不能了解他話里的对于活人的复雜的意义。“假使你也欢喜他，那是很好的……你們結婚，”他稍微更快地加上这一句，似乎因为尋覓了很久終于找出的話而高兴。

瑪丽亞公爵小姐听了他的話，但这些話，除了証明他現在距离一切活的东西是多么遙远而外，对于她沒有任何别的意义。

“为什么說到我呢！”她鎮靜地說，然后看了看娜塔莎。

娜塔莎感覚到她的目光，却沒有望她。大家又沉默着。

“安德來，你想……”瑪丽亞公爵小姐忽然用顫抖的声音說。“你想要看見尼考盧施卡嗎？他总是提到你。”

安德來公爵第一次几乎察覚不出地微笑了一下，但是瑪丽亞公爵小姐是那么熟悉他的面部表情，她恐怖地明白了这个笑容所表示的不是高兴，不是对于兒子的深情，而是暗自的温順的嘲笑——嘲笑瑪丽亞公爵小姐用她認为是最后的方法來鼓起他的精神。

“是的。我很高兴看見尼考盧施卡。他好嗎？”

尼考盧施卡被人帶到安德來公爵面前來了，他驚惶地望着父親，却沒有哭，因为沒有别人哭；安德來公爵吻吻他，顯然不知道要向他說什么。

尼考盧施卡被帶走之后，瑪丽亞公爵小姐，又走到哥哥面

前，吻了他，她再也忍不住了，哭起來了。

他注意地望着她。

“你为了尼考盧施卡嗎？”他問。

瑪丽亞公爵小姐哭着，同意地点了点头。

“瑪丽，你知道福音……”但他忽然不作声了。

“你說什么？”

“沒有什么。不該在这里哭的，”他用同样冷淡的目光望着她說。

瑪丽亞公爵小姐开始哭的时候，他知道，她哭的是尼考盧施卡要成为無父的孤兒。他作了很大的努力，力求归返到生命中來，并且采取他們的看法。

“是的，他們一定覺得这是很可憐的！”他想。“但这是多么簡單啊！”

“天鳥不耕耘，不收穫，但你的父养活他們，”他自語着，并且想要向公爵小姐說出同样的話；“但是不行，他們要按照各自的意思去了解的，他們不会了解的！他們所重視的这些情緒，在我們看來是那么重要的这些思想——都是不必要的。而这是他們不能够了解的。我們是不能够彼此了解的！”于是他沉默着。

安德來公爵的年幼的兒子七歲了。他几乎还不能讀書，什么事都不懂。从那天以后，他經歷了很多的事情，他獲得了知識，有了观察力，有了經驗；但是即使他当时有了他后來獲得的这一切的能力，他对于他所看見的他父親和瑪丽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之間的那个場面的意义，也不能比当时了解得更眞切、更深刻。他全都了解，他沒有哭，他走出房間，無言地走到跟他出來

的娜塔莎的身边，他的若有所思的、美丽的眼睛羞怯地看了看她；他的噘起的鲜紅的上唇顫抖了一下，他的头靠在她身上，他哭起來了。

自从那天以后，他逃避代撒勒，逃避撫愛他的伯爵夫人，或者独自坐着，或者羞澀地走到瑪丽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面前（他似乎愛娜塔莎超过愛自己的姑母），悄悄地羞怯地对她們表示親切。

瑪丽亞公爵小姐从安德來公爵的房中走出來，充分明白了娜塔莎臉上所表現的一切。她不再和娜塔莎提到挽救他的生命的希望。她和她輪流地坐在他的沙發的旁边，她不再流泪，却不断地禱告，在心灵上轉向那永恒的和不可思議的上帝——此刻在瀕死的人的身上是那么顯明地感覺到上帝的存在。

16

安德來公爵不但知道他要死，而且覺得他正在死，覺得他已經死了一半。他所感到的意識，是对一切人世的事物的疏远，和身体的快乐的、奇怪的輕飄之感。他不着急，不焦慮，等待着他就要遇到的东西。那个嚴厉的，永恒的，不可知的，遙远的东西，——他在自己的一生之中不断地感覺到它的存在，——現在和他靠近了，并且，由于他所感覺的身体的那种奇怪的輕飄，几乎是可解的，实在的了。……

从前他怕完結。他兩度体驗过对于死亡——完結——的痛苦的可怕的恐怖，現在他不知道这种恐怖了。

他第一次感覺到这种恐怖的时候，是霰彈好像陀螺一样在他面前打旋，他望着休耕田，灌木，和天，并且知道死亡就在他面

前的时候。当他在受伤之后恢复了知觉，而那永久的、自由的、与这个生活無关的爱之花朵，好像是从那使它受到限制的、生活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在他心中忽然开放的时候，他已經不怕死亡，不再想到死亡了。

在受伤之后痛苦的寂寞的与半昏迷的时辰里，他愈思考那向他展示的、永恒之爱的新原則，他愈不自覺地脫离塵世的生活。爱一切的东西，一切的人，永远地为爱而牺牲自己，意思就是不爱任何人，不过这塵世的生活。他愈体会这种爱的原則，他愈脫离生活，愈徹底消滅了那个在沒有爱的时候、在生死之間所存在的可怕的障碍。在最初的时候，当他想到他一定要死时，他向自己說，"哦，这有什么关系，这样更好！"

但是，那天夜里，在梅济錫，他在半昏迷狀态中，他所希望的女子出現在他的眼前，他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流出了悄悄的高兴的眼泪，那天夜里以后，对于一个女子的爱情又不覺地潜入了他的心，又把他帶回到生命中來了。一些快乐的、兴奋的思想开始來到他的心中。回想着在裹伤站里看見庫拉根的那个时候，他現在不能再有那时的情緒了；現在苦惱他的是这个問題：庫拉根是不是还活着？他却不敢問这个問題。

他的病經过了肉体上的轉变程序；但是娜塔莎說"他發生了这个"这句話里所指的事情，是他在瑪丽亞公爵小姐來到这里兩天之前發生的。那是生死之間的最后的精神斗爭，在这場斗爭中，死亡得到了勝利。那是意外地發覺了，他还珍爱生活，以他对娜塔莎的爱情表現出來的生活，那是对未知事物的最后一次的、終于被克服的恐怖。

是在晚間。和尋常飯后一样，他在輕微的燒热狀态中，他的思想异常地清晰。索尼亞坐在桌边。他开始打盹。忽然他有了

幸福的感覚。

“啊，她進來了！”他想。

确实，剛才不声不响地走進房來的娜塔莎坐在索尼亞的地方。

自从她开始看护他以來，他总是体驗到一种肉体上的感覚，感覚到她在身边。她坐在椅子上織袜子，側着对他，遮着燭光照不到他。（安德來公爵有一回向她說，沒有人比織袜子的老保姆們更善看护病人，在袜子的編織上，有一种給人安慰的地方；从那时以后，她便学会了織袜子。）她的纖指迅速地移动着时而相碰的織針，他可以清楚地看見她的垂头的沉思的側面。她动了一下——綫球从她的膝头上滚下來了。她驚动了一下，看了看他，用一只手遮着燭光，小心、敏捷、准确地俯下身体，拾起綫球，又照先前的姿势坐着。

他动也不动地望着她，看見她在动作之后，須要深深地吸一口气，但她又不敢这么做，她小心地呼吸着。

在特罗伊擦修道院里，他們說到过去，他向她說，假使他还活着，他要永远为了自己的伤而感謝上帝，这伤又使他和她遇在一起；但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們从來沒有說到將來。

“这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他現在想着，望着她，听着織針的輕微的鋼的声音。“难道只是为了我要死，运命才那么奇怪地使我和她遇在一起嗎？……难道生活的眞理向我展示，只是为了向我表示我是在虛伪中过生活的嗎？我爱她超过世界上的一切。但是，假使我爱她，我要怎么办呢？”他想，忽然他由于他在痛苦中养成的習慣，不覚地哏了一声。

听到这个声音，娜塔莎便放下了袜子，把身子朝向他側着，看到了他的明亮的眼睛，便忽然輕輕地走到他面前，弯下了身

子。

“您沒有睡着?”

“沒有，我向您望了很久；我覺得到，您是什么时候進來的。沒有人像您这样地給我这种柔和的寂靜……給我光明。我高兴得很想要哭了。”

娜塔莎向他更靠近了一点。他的臉上顯出了狂喜的高兴。

“娜塔莎，我太爱您了。超过世界上的一切。”

“我嗎?”她把臉掉轉了一会。“为什么太爱呢?”她說。

“为什么太爱?……啊，您心里，您整个的心里，是怎么想法，怎么感覺呢？我还會活嗎？您看怎样呢?”

“我确信，我确信！”娜塔莎几乎叫起來，热情地抓住他的双手。

他沉默了一会。

“那多么好呵！”他抓住她的手，吻了一下。

娜塔莎覺得幸福，兴奋；但她立刻想起來了，这是不行的，他需要寧靜。

“可是您沒有睡，”她說，压制着自己的高兴。“您睡睡看……請您睡睡看。”

他握过她的手又放开了，她回到蠟燭的旁边，又照先前的姿势坐下來。她向他回头看了兩次，他的明亮的目光向她望着。她給了她自己織袜子的任务，并且下了决心，她不織完了袜子，不向他回头看。

果然，他不久之后便閉了眼，睡着了。他沒有睡多久，忽然在冷汗中驚醒了。

睡的时候，他还在思索他近來不断地思索的問題，——想到生与死。主要地是想到死。他覺得自己更接近死亡了。

“爱情？什么是爱情？”他想。

“爱情妨碍死。爱情是生。一切，我所了解的一切，我了解，只是因为我爱。一切有，一切存在，只是因为我爱。一切是只被爱結合起來的。爱是上帝，而死，——意思是，我，爱的一部分，我要回返普遍的永恒的本源里去。”他覺得这些思想是安慰的。但这些只是思想而已。这些思想中缺少什么，有些片面的、个人的、智慧的地方，却缺少明顯。还有原來的不安与不明晰。他睡着了。

他在睡夢中看見：他躺在現实中他所躺着的房間里，但他却沒有受伤，而是健康的。許多各不相同的、無足重輕的、漠不关心的人，出現在安德來公爵的面前。他和他們說話，討論一些不关重要的事。他們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安德來公爵模糊地想起这一切都是不关重要的，他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但是他繼續說了一些空洞的机警的話，使得他們驚异。漸漸地，不覺地，所有的这些面孔开始消失，一切的問題被一个关閉的門的問題所代替了。他站起來，要走到門前去閂門、鎖門。一切都取决于他來得及來不及鎖門。他走，他要赶快走，但他的腿不能移动，他知道他來不及鎖門，但仍然痛苦地在运用他所有的力量。一种痛苦的恐怖襲击着他。而这种恐怖是对死亡的恐怖；它站在門外。但正在他無力地、为难地向着門爬去时，这个可怕的东西已經在那一边推門，要闖進來了。一种非人性的东西——死亡——要闖進門來，必須阻住它。他抓住了門，运用了最后的力量去抵門，上鎖已經不行了；但他的力量又微弱又笨拙；被恐怖所推的門开了，又关了。

它又在門外边推。他的最后超自然的力量是白費了，兩扇門無声地打开了。它進來了，它是死。于是安德來公爵死了。

但是就在他死的那一剎那，安德來公爵想起他是睡着的；在他死的那一剎那，他作了一次努力，他醒过來了。

“是的，那是死。我死了——我醒了。是的，死是醒覚，”这思想忽然在他的心灵中明亮了，先前遮隱着未知物的幕，現在，在他心灵的幻境中揭开了。他似乎覚得，先前被束縛在他心中的力量解放了，覚得那种奇怪的輕飄之感一直沒有离开他。

当他在冷汗中醒來，在沙發上动彈时，娜塔莎走到他面前問他有什么事。他沒有回答她，不了解她，用奇怪的目光望着她。

这是在瑪丽亞公爵小姐來到的兩天之前他所發生的事。医生說，从那天起，病人的損耗体力的燒热轉为惡性的了，但娜塔莎并不关心医生所說的話；她知道了那些可怕的、她覚得更是無疑的、精神的表征。

从那天开始，安德來公爵同时有了从睡夢里的醒覚，和从生活里的醒覚。他覚得，和生活的期間相对的从生活里的醒覚，并不迟于和睡夢期間相对的从睡夢里的醒覚。

在这个相对地迟緩的醒覚中，沒有任何可怕的和猛烈的东西。

他最后的日子和时辰过得又平常又簡單。瑪丽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沒有离开过他，都感覚到了这个。她們不流泪，不顫栗，而且在最后的时候，她們覚得不是在看护他，（他已經不在了，他已經离开她們了，）而是看护那个令她們最親切地想起他的东西——他的身体。她們倆的这个感覚是那么强烈，以致死亡的外表的可怕的方面沒有影响她們，并且她們覚得無須惹起她們的悲哀。她們不当他面哭，也不背开他哭，但是也决不在彼此之間提到他。她們覚得，她們不能够用言語表达她們所了解的东西。

她們兩人都知道，他慢慢地、安静地离开她們，越來越深地

向什么地方下沉着，兩人都知道，这是应該这样的，这是对的。

他受了免罪禮，和聖餐禮；大家來和他訣別。当他的兒子被帶到他面前时，他用嘴唇吻了他，又把头轉过去了，这不是因为他覺得痛苦可憐（瑪丽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明白这个），只是因为他覺得，这就是对他所要求的一切；但在別人要他祝福他兒子的时候，他执行了他們的要求，并且回头看了一下，似乎是問还需要做点什么。

当他的正被精神所遺弃着的身体在作最后抽搐的时候，瑪丽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都在那里。

“完結了嗎?!”瑪丽亞公爵小姐說，他的身体已經不动地、發冷地在她們面前躺了好几分鐘。娜塔莎走上前，看了看已死的眼睛，連忙地把他的眼睛闔起來了。她闔起它們，沒有吻它們，却依恋着那个令她最親切地想起他的东西。

“他哪里去了？他現在在哪里？……”

当洗过的、穿了衣服的身体躺在桌上棺材里的时候，大家都來和他永別，都流泪了。

尼考盧施卡哭，是因为那痛苦的困惑使他的心腸碎裂了。伯爵夫人和索尼亞哭，是因为可憐娜塔莎，因为他不复存在。老伯爵哭，是因为他覺得，他不久也要走这同样可怕的一步。

娜塔莎和瑪丽亞公爵小姐現在也哭了。但她們哭，不是因为她們个人的悲伤；她們哭，是因为那种虔敬的感伤的情緒，这情緒，在她們意識到她們面前所發生的死亡的簡單而嚴肅的神秘性的时候，支配着她們的心。

第 二 部

1

现象的原因的总和，是人的头腦不能了解的。但是人的心里却有尋找原因的要求。人的头腦，往往不考慮現象的条件的众多与复雜（每个条件可以單独地作为現象的原因），却抓住原因的第一个最易了解的近似物，而說：这是原因。在歷史事件中（这里的观察的对象是人們的行动），第一个最原始的近似物是神的意志，后來是那些站在最顯著歷史地位上的人們的，即歷史英雄們的意志。但是我們只要探究每一歷史事件的实質，即是，探究参与事件的整个人群的活动，便会相信，歷史英雄的意志不但不曾領導人群的行动，而且他們自己是不断地被領導着的。似乎是，我們这样地了解或者那样地了解歷史事件的意义，反正都是一样的。但是，有的人說，西方人民到东方去是因为拿破侖想要这样，有的人說，这件事發生是因为它一定要發生，这兩种人之間的差别，正如同后面这兩种人之間的差别：有的人主張地球是停着不动，众星环繞地球轉动，有的人說，他們不知道什么东西支持着地球，但是知道有定律支配地球和其他行星的运动。歷史事件的原因是一切原因的总和，除这唯一总原因而外，是沒有的而且不能有原因的。但是有些定律支配着事件，一部分定律是未知的，一部分是我們可以了解的。只有在我們完全放弃了在个人的意

志中探求原因的时候，才可以發現这些規律，正如同只有在人們放弃了地球不动的概念的时候，才可以發現行星运动的規律。

歷史家們認为在保罗旣諾会战、莫斯科被敌人占領，和它的火灾之后，一八一二年战爭中最重要的插曲是俄軍从銳阿桑到卡盧加大路到塔路齐諾野营的运动——是所謂渡过克拉斯那亞·巴黑拉河的側面行軍。歷史家們各人把这个天才功績的荣譽归諸不同的人物，并且爭論这个荣譽究竟屬于什么人。甚至外國的，甚至法國的歷史家們，說到这个側面行軍时，也承認俄國將領們的天才。但是，为什么軍事著作家們，以及所有的信从他們的人都以为这个側面行軍是某一个拯救俄國、毁滅拿破侖的人的最为深思熟慮的計划，这是極难了解的。第一点难以了解的便是：这个行軍的深思熟慮与天才在什么地方；因为要了解軍隊的最好的地位（在它不受攻击时），是在粮秣最充足的地方，这并不需要很大的心机。每个人，甚至十三歲的笨孩子，也能够毫無困难地想得到，在一八一二年，在撤出莫斯科以后，軍隊最有利的地位是在卡盧加道路上。因此，我們不能够了解这第一点，歷史家們憑什么論断認为这个运动中有深思熟慮的地方。第二点，更难以了解的，是歷史家們为什么認为这个运动是促成俄軍的得救和法軍的复滅的；因为，假若有了以前的，同时的，和以后的其他情況，則这个側面行軍可以促成俄軍的复滅和法軍的得救。假使从進行这个运动的时候起，俄軍的地位即开始改善，則我們無論怎样也不能認为这个运动是它的原因。

这个側面行軍不但不能帶來任何利益，并且，假使沒有其他条件的同时發生，还可以使俄軍消滅。假使莫斯科沒有焚燒，会發生什么事情呢？假若不是牟拉沒有找到俄軍，会怎样呢？假使

不是拿破侖按兵不动，会怎样呢？假若俄軍在克拉斯那亞·巴黑拉① 附近，听了别尼格生和巴克拉的建議，和法軍交战，会怎样呢？假使法軍当俄軍在巴黑拉河那边开拔的时候攻击俄軍，会發生什么呢？假使后來拿破侖在他快到塔路齐諾时攻击俄軍，即使只用他攻击斯摩稜斯克的十分之一的兵力，会發生什么呢？假使法軍到彼得堡去，会發生什么呢？……所有的这些假定，若是有了一种，側面行軍的得救就可以变为复滅。

第三点，最难以了解的，便是研究歷史的人，故意地不願看到：这个側面行軍不能归功于任何一个人；沒有任何人曾經預見到这一点；这个运动，正如同从菲利② 的退却一样，在当时，沒有讓任何人看出它的全部意义，而是一步一步地，一个事件一个事件地，一瞬間一瞬間地，从無数量的、极其多种多样的情形中產生出來的，直到在它已經完成，而且成为过去时，才表現出它的整个的意义。

在菲利会議上，俄國將領中最占优势的意見便是不待言的一直向后退，即是順着尼示尼道路向后退。它的論据是：会議中大部分的意見，贊成这个主張，尤其是在会議之后总司令和軍需監督蘭斯考的著名的談話。蘭斯考向总司令报告說，軍隊的給养大部分儲集在奧卡河一帶，在屠拉省，卡盧加省，假若向尼示尼退却，則軍隊与給养儲藏处要被寬大的奧卡河隔开，而在初冬渡河是不可能。③ 这是必須違反先前顯得極自然的向尼示尼一直退却的第一个証明。軍隊順着銳阿桑道路越向南走，越靠近給养儲藏处。后來，法軍的不动，甚至找不到俄軍的所在，关于

① 毛注：是流入莫斯科的一条小河。

② 毛注：菲利是俄軍退往莫斯科时所到的最后的鄉村。

③ 毛注：因为有薄冰。

保衛屠拉省兵工厂的憂慮，尤其是接近給养的好处，——使軍隊更加向南轉進，轉向屠拉道路了。俄國的將領們强行渡过巴黑拉河轉上屠拉道路时，打算留在波道尔斯克，沒有想到塔路齐諾陣地；但無数的条件，先前找不到俄軍的法軍再度出現，会战的計划，尤其是卡盧加省的粮食充足，——使俄軍更加向南轉進，从屠拉道路轉上卡盧加道路而至塔路齐諾，塔路齐諾是在兩条給养綫的当中。正如同我們不能够回答这个問題：莫斯科是什么时候放弃的，我們也不能回答这个問題：正在何时，并且是由誰，决定了向塔路齐諾轉進。直到軍隊由于無数的、各异的力量已經达到塔路齐諾的时候，人們才开始使他們自己相信：他們希望这样，并且早已預見到这个。

2

有名的側面行軍只是这样的：俄軍一直向后退却，在法軍的前進停止以后，俄軍改变了开始所采取的筆直方向，并且看不見后边的追赶，俄軍自然地轉向那有充足的給养吸引着它的方面去了。

假使我們設想，并沒有天才將領統率俄軍，俄軍只是一个沒有將領的軍隊，則这个軍隊除了在給养最多、物產最富的地区划着一个弧形，向莫斯科回轉而外，便不能做出别的事情了。

从尼示尼經銳阿桑，屠拉而至卡盧加道路的移动，是那样地自然，以致俄軍的搶劫份子也順着这个同一的方向奔跑着，彼得堡方面也要庫圖索夫率領俄軍順着这个方向走。庫圖索夫在塔路齐諾，为了他領率軍隊走銳阿桑道路，接到了皇帝的几乎是申斥的信件。皇帝还向他指示了卡盧加对面的陣地，而在他接到

皇帝的信时，他已經在那个陣地上了。

俄軍之球，順着它在整个战爭中，以及在保罗旣諾会战中所受的撞击的方向，向回轉动着，在撞击的力量耗尽而不受到新的撞击时，采取了对于它是理所当然的地位。

庫圖索夫的功績，不在任何所謂天才的战略的运动，而在只有他一个人明了所發生的事件的意义。只有他一个人在那时已經明了法軍停止不动的意义，他一个人繼續認定保罗旣諾会战是勝利。他，由于他的总司令的地位，似乎是一定願意攻击的，可是只有他一个人，尽了他的全力，阻止俄軍進行無益的交战。

在保罗旣諾受伤的野獸，在跑开的獵人丟下它的那个地方躺着；但它是否还活着，它是否有力量，或者它只是躺在那里，獵人并不知道。忽然这只野獸發出了呻吟声。

这只受伤的野獸——法軍——的呻吟，它滅亡的表征，就是派遣劳理斯頓往庫圖索夫的营中去求和。

拿破侖相信，好的东西，并不是那本身好的东西，而是他所想到的东西，他帶着这个信念，把他想到即寫的，沒有任何意义的話寫給了庫圖索夫。

他寫了：

"Monsieur le prince Koutouzov, j' envoie près de vous un de mes aides de camps généraux pour vous entretenir de plusieurs objects intéressants. Je désire que votre altesse ajoute foi à ce qu'il lui dira, surtout lorsqu'il exprimera les sentiments d'estime et de particulière considération que j'ai depuis longtemps pour sa personne. Cette lettre n'étant à autre fin, je prie Dieu, monsieur le prince Koutozov, qu'il vous ait en sa sainte et digne garde.

Moscou, le 30 Octobre, 1812 Signé: Napoléon.

〔庫圖索夫公爵先生：我派侍从副官長一人和你商談各項重要的問題。請閣下相信他所說的一切，尤其是在他向你表达我一向对你的尊重和特別敬意的时候。此信別無目的，我祈禱上帝，庫圖索夫公爵先生，把你置于他的神聖而恩惠的保护之下吧。

莫斯科一八一二年十月三十日拿破侖（簽字）〕"

"*Je serais maudit par la postérité si l'on me regardait comme le premier moteur d'un accommodement quelconque. Tel est l'esprit actuel de ma nation,* 〔若我被人当作建議举行談判的人，我便要受后輩的指駡。这就是現在我國的人民的意志，〕"庫圖索夫回答，并且繼續尽他的全力阻止軍隊進攻。

法軍在莫斯科搶劫，俄軍在塔路齐諾安然扎营的这一个月之間，兩軍力量的对比（士气和人数）有了改变，而改变后的优势屬于俄軍。虽然法軍的情况和人数是俄軍不知道的，但是对比一有变化，攻击的必要便立刻表現在無数的表征上。这些表征是：劳理斯頓的派遣，在塔路齐諾的充足的給养，各方面关于法軍停止不动与紀律敗坏的报告，俄軍后备兵的补充，好天气，俄軍的長时休息，軍隊中通常因为休息而有的急着去做他們聚在一起所要做的事，关于这么久沒有看見的法軍在做什么的好奇心，俄軍前哨現在偵察法軍时的勇敢，農民和游击隊对于法軍所獲得的輕易勝利的消息以及因此所激起的艷羡，当法軍在莫斯科时人人心中所怀的复仇情緒，尤其是——那不明确的，然而在每个兵士心中所發生的意識：力量的对比現在有了变化，而优势屬于我方。力量的实际对比改变了，攻击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同分針轉了一圈，鐘机便开始敲打报时那样地可靠，在上層組織里，由于力量的实际改变，立刻反映出加緊的活动，鐘机的嗞嗞声和敲打声。

3

指揮俄軍的是庫圖索夫和他的参謀部，和彼得堡的皇帝。彼得堡方面在接到放弃莫斯科的消息之前，已經作成了一个全部战爭的詳細計划，送給了庫圖索夫去执行。虽然这个計划是根据莫斯科还在我們手里那个假定作成的，但是参謀部贊同了、采用了这个計划。庫圖索夫只回文說，远地拟定的誘击計划总是难以执行的。于是彼得堡方面为了解决所遇到的困难，又發出了新的命令，派出了新的人，他們的任务是監視他的行动并报告他的行动。

此外，俄軍的参謀部現在全部改組了。被打死的巴格拉齐翁和憤而辞职的巴克拉兩人的缺都塡补了。他們極其認眞地考慮A代替Б，Б代替Д，或反之Д代替A等等調动，哪样是更好，似乎在Б与A的滿意之外，还有什么事情是以这个为轉移的。

在軍隊的司令部里，由于庫圖索夫和参謀总長別尼格生之間的惡感，皇帝的親信人物的在場，以及这些調动，發生了比平常更加复雜的党派斗爭：在所有的可能的調动与裁并中，A暗害Б，Д暗害C，等等。在所有的这些傾軋中，陰謀的主題大都是战爭，所有这些人都是以为是他們在領導战爭；但是这个战爭不以他們为轉移地、照它自己所应走的路綫進行着，即是，它从來不合乎人們所預想的那样，而是由群众的态度的实質中產生的。这一切互相冲突互相阻撓的計划，在上層組織中，顯得只是应該發生的事件的眞实反映。

“米哈伊·依拉銳諾維支公爵！”这是皇帝在十月二日寫的信，庫圖索夫在塔路齐諾会战后收到的。“自九月二日起，莫斯

科就在敌人手里了。您的最后报告是二十日發的；在这一段时期之內，不但沒有采取任何行动來打击敌人，解放古都，而且根据您的最后的报告，甚至更加向后撤退。塞尔普好夫已被敌人的一个支隊占領了，而屠拉和軍隊如此必需的著名的兵工厂，有了危險。据文村盖罗德將軍的报告，我知道敌人的一个有一万人的軍团向彼得堡道路在推進。另一軍团約数千人，正向德米特罗夫推進。第三个軍团順夫拉济米尔道路前進。第四个軍团，是相当强大的，駐扎在路撒与莫沙益司克之間。拿破侖本人二十五日还在莫斯科。根据这些报告，在敌人把自己的兵力分为强力的支隊时，在拿破侖还帶了自己的衛隊駐在莫斯科时，您面前的敌人的兵力还可能相当强大，不許您攻击嗎？正相反，我們可以假定，他大概是用几个支隊或至多一个軍团在追赶您，比您所統率的軍隊弱得多。似乎您能够利用这些情况，占优势地攻击比您薄弱的敌人，把他們歼滅，或者至少使他們退却，在我們自己手中保持着一大部分現在被敌人占領的省份，并借此挽救屠拉和內地其他城市的危險。假使敌人能够派遣相当强大的軍团來威脅不能留下許多軍隊的首都彼得堡，您是要負責的，因为，您有交托給您的軍隊，您坚决地努力地行动着，便有一切方法避免这个新的不幸。記着，您要对于受屈辱的祖國負损失莫斯科的責任。我决心給您獎賞，关于我的决心，您是有过經驗的。我的这种决心是不会减少的，但我和俄罗斯有权利期待您的全部的热心，坚决，以及您的智慧、您的軍事天才、您所指揮的軍隊的忠勇向我們所預告的勝利。”

这封信証明，实际的力量的对比已經反映在彼得堡。但是当这封信在途中的时候，庫圖索夫已經不能阻止他所指揮的軍隊進攻，并且已經打了一仗。

十月二日，一个哥薩克兵，沙波發洛夫，在偵察的时候，用槍打死了一只兎子，又打中了一只。沙波發洛夫追赶着中彈的兎子，跑進森林的深处去了，碰見了牟拉軍隊的沒有任何戒备的左翼。这个哥薩克兵發笑着向同伴們說，他几乎落入了法兵的手中。哥薩克兵的少尉听到这件事，报告了他的長官。

这个哥薩克兵被傳去詢問了；哥薩克兵的軍官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夺得馬匹，但是有一个認識高級長官的軍官，把这事报告了参謀部的一个將軍。近來参謀部里的情形是極其緊張的。叶尔莫洛夫几天之前会見別尼格生时，請他运用他对于总司令的影响，劝总司令進攻。

"假如我不認識您，我便要以为，您并不希望您所請求的事了。只要我劝告这一樁，殿下就一定会做出相反的那一樁，"別尼格生回答。

哥薩克兵的报告，被派出的騎兵巡邏所証实，証明了事件的最后的成熟。扭緊的發条松了，鐘响了，鐘机在敲鳴了。庫圖索夫虽然有他的假定的权力、他的智慧、經驗、人事知識，却考慮了向皇帝作私人报告的別尼格生的备忘錄，考慮了全体將軍們所表現的一致相同的願望——他以为这是皇帝所有的願望，以及哥薩克兵的报告，他不能够再約制那不可避免的运动了，于是对于他認为無益而有害的事下了命令，他同意了既成的事实。

4

別尼格生所提出的关于必須進攻的备忘錄，哥薩克兵关于無掩护的法軍左翼的情报，只是必須下令攻击的最后的表征，而

攻击的日期指定在十月五日。

十月四日早晨，庫圖索夫簽署了作战命令。托尔向叶尔莫洛夫宣讀了命令，要他作其余的布置。

“好，好，我現在沒有功夫，”叶尔莫洛夫說，然后走出了農舍。

托尔所起稿的作战命令是很好的。它和奥斯特理兹的作战命令中所寫的相同，但不是用德文寫的：

“*Die erste Colonne marschiert*〔第一縱隊推進〕到哪里，到哪里，*die zweite Colonne marschiert*〔第二縱隊推進〕到哪里，到哪里，”等等。在紙上面，所有的这些縱隊，都要在指定的时間到达他們的地方，并且歼滅敌人。和所有的作战命令一样，这一切都考慮得非常周密，也和所有的作战命令的結果一样，沒有一个縱隊在指定的时間到达了自己的地点。

当这个作战命令預备好了所需用的份数时，便叫來一个軍官，派他到叶尔莫洛夫那里去，把文件送給他去执行。年輕的禁衛騎兵的軍官，庫圖索夫的傳令官，对于交付他的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感到滿意，往叶尔莫洛夫的司令部去了。

“出去了，”叶尔莫洛夫的侍役兵回答。

禁衛騎兵軍官又到叶尔莫洛夫常去的一个將軍那里去。

“不在，將軍也不在家。”

禁衛騎兵軍官上了馬，到了另一个將軍的地方。

“不在，出去了。”

“不要我負延迟的責任就好了！多么可惱啊！”軍官想着。他走遍了整个的野营。有的人說，他們看見了叶尔莫洛夫和别的將軍們騎馬走过去的，有的人說，他一定回去了。这个軍官沒有吃飯，一直找到晚間六点鐘。沒有一处有叶尔莫洛夫，沒有一

个人知道他在哪里。这个軍官在同事的地方草草地吃了点东西，又到前衛找米洛拉道維支去了。米洛拉道維支也不在家，但在那里他听說，米洛拉道維支到基肯將軍的跳舞会里去了，叶尔莫洛夫大概也在那里。

“但是那在什么地方？”

“在那边，在挨起吉諾，”一个哥薩克兵的軍官說，指示着远处的庄房。

“啊，在那里，在前哨的那边！”

“他們調了我們的兩个团在前哨上。現在那里正在举行盛大的宴会，热鬧極了！有兩个音乐隊，三个歌唱隊。”

軍官騎馬到前哨那边的挨起吉諾去了。离房子还很远，他已經在馬上听到了軍人的跳舞歌曲的协同的愉快的声調。

他听到唱“在草場上……在草場上！……”和唿哨，和四弦琴的声音，歌声有时被震耳的叫声盖住。軍官心里因为这些声音覚得愉快，同时又恐懼：他这么久还沒有送到那件交他傳达的重要的命令，將要受指責的。已經快到九点鐘了。他下了馬，走上在俄法兩軍之間还保持完整的大庄房的台階。在餐室与前廳里，听差們忙着送酒送菜。許多唱歌員站在窗子下边。軍官被領進門了，他忽然同时看見了軍中所有的重要的將軍們，其中也有高大的、顯目的叶尔莫洛夫。所有的將軍們都解开了軍服，帶着发紅的兴奋的面孔，大声地笑着，站成一个半圓形。在大廳当中，一个紅臉的、矮矮的、美丽的將軍活潑地輕快地跳着特來巴克舞。

“哈，哈，哈！好哇，尼考拉·依發諾維支！哈，哈，哈！……”

軍官覚得，他在这个时候帶了重要的命令走進來，他要加倍地受責的，他想要等候着；但是有一个將軍看見了他，知道了他为什么而來，便告訴了叶尔莫洛夫。叶尔莫洛夫帶着皺蹙的面

孔走到軍官面前，听了报告，接了他的公文，沒有向他說什么。

“你以为他是偶尔走开的嗎?”这天晚上，一个参謀部的同事向禁衛騎兵軍官說到叶尔莫洛夫。“这是一个詭計。这都是有意的。要和考諾夫尼村为难。看吧，明天要發生什么样的麻煩!”

5

第二天大清早，衰老的庫圖索夫起身后，禱告了上帝，穿好了衣服，不愉快地感覺到他不得不指揮他所不贊同的这个会战，他坐上篷車，走出了离塔路齐諾五俚的列他涉夫卡，到担任進攻的各縱隊所要聚集的地方去。庫圖索夫坐在車里，时而打盹，时而清醒，注听着是否右边有了槍声，是否已經开战。但一切还是靜靜的。这是一个潮湿的陰暗的秋日，天上剛剛發白。快到塔路齐諾时，庫圖索夫看見騎兵們牽馬过路去飲水，他的馬車正在这条路上走着。庫圖索夫注視了他們，停了馬車，問他們屬于哪一团。这些騎兵屬于一个应該在前面很远的地方已經埋伏着的縱隊。“也許是弄錯了，”老迈的总司令想。但是又坐車向前駛了一会，庫圖索夫看見了各步兵团都架着槍，兵士們穿着襯褲在煮粥，在取柴。他叫來了一个軍官。这个軍官报告說，并沒有接到任何進攻的命令。

“怎么会沒有……”庫圖索夫开始說話了，但立刻又沉默着，命人去把上級的軍官找來。他下了車子，垂着头，費力地呼吸着，來回地走着，沉默地等待着。在被找來的参謀本部的軍官艾益亨出現时，庫圖索夫的臉色發紫了，这不是因为这个軍官是这个錯誤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够資格做泄怒的对象。老人顫

抖着、喘息着，有了他气得在地上乱轉时的那种大怒，他向艾盆亨面前冲去，把双手向他指划着，叫贼着，用粗話罵他。另一个偶然出現的上尉不罗生，毫無过失，也触了同样的霉头。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混蛋？槍斃！混蛋們！”他沙啞地贼叫着，揮着手臂，蹣跚地走着。

他感覚到身体的痛苦。他，总司令，殿下，大家都相信在俄國从來沒有人有过像他这样大的权力，他被弄到这样的地步——成了全軍的笑柄。他想到自己：“徒然地那样忙着为今天作祈禱，徒然地夜間未睡，考慮一切！当我还是年輕的軍官时，沒有人敢这样嘲笑我，……但現在！”他感覚到身体的痛苦，好像是受了肉刑，他不能不用憤怒的痛苦的叫声表示出來；但他的体力立刻就不支了，于是他环顧着，覚得已經說了許多很不好的話，便坐上馬車，沉默地回去了。

發泄过的怒火不再來了，庫圖索夫無力地眏着眼，听着辯白与解說（叶尔莫洛夫第二天才敢見他）以及别尼格生，考諾夫尼村和托尔的主張，要在第二天执行这个未执行的运动。庫圖索夫又不得不同意。

6

第二天傍晚，軍隊集合在指定的地点，夜間出發前進。那是一个有深紫的云而無雨的秋夜。地面潮湿，却無泥濘；軍隊無声地前進着，只偶尔听到微弱的炮的鏘鏘声。人禁止大声說話，吸烟斗，打火；馬禁止嘶鳴。事件的神秘性增加了它的魔力。人們愉快地走着。有几个縱隊停了下來，把槍架起，躺在寒冷的地上，以为他們到达了应到的地方；有些（大部分）縱隊走了一整

夜，顯然是走到了他們不应走到的地方。

只有奥尔洛夫—皆尼索夫伯爵一个人帶了他的哥薩克兵(全体中最不重要的一个支隊)在指定时間达到了指定地点。这个支隊停在樹林边际，在斯特罗米洛發村和篤米特罗夫斯考之間的小道上。

天亮之前，睡着的奥尔洛夫伯爵被喚醒了。有人帶來了一个法軍陣营中的逃兵。这个人是波尼亞托夫斯基軍团的波蘭軍曹。这个軍曹用波蘭話說他逃走是因为他在軍役中受委屈，說他早就該做軍官了，說他比所有的軍官都勇敢，因此他丟弃了他們，并且想要处罰他們。他說牟拉宿夜处只和他們相隔一俚；假使他們給他一百名騎兵，他便可以活捉他。奥尔洛夫—皆尼索夫伯爵和同事們商量。这个建議太动听了，不便拒絕。大家自願前去，大家主張試一試。經过了許多爭辯和討論，格來考夫少將决定了帶兩团哥薩克兵和这个波蘭軍曹一同去。

“但是，你記着，”奥尔洛夫—皆尼索夫讓軍曹走的时候，向他說。“假若你說謊，我便下令絞死你，像絞狗一样，若是眞的，——賞你一百个金幣。”

这个軍曹沒有回答这些話，帶着堅决的神色上了馬，和迅速集合起來的格來考夫的部隊前進。他們在森林中不見了。奥尔洛夫伯爵因为早晨天剛發白时的寒凉打着顫，由于他所負責的事兴奋着，送走了格來考夫之后，走出森林，开始察看敌人的陣营，此刻它在黎明的，和將熄的营火的亮光中可以隱約地看得見了。在奥尔洛夫—皆尼索夫伯爵的右方，在开闊的斜坡里，应該可以看見我們的各縱隊了。奥尔洛夫伯爵向那里望着；虽然在远处也可以看見这些縱隊，但是他沒有看見它們。奥尔洛夫—皆尼索夫伯爵覚得，特別是根据他的目力很好的副官所說的話，

法軍陣营里已經开始騷动了。

"啊，眞是太迟了，"奥尔洛夫看了看陣营之后說。

就像在我們所信任的人不复在我們眼前的时候所常有的情形那样，他忽然完全明白了，并且清楚地看出了，这个軍曹是个騙子，他是說謊，并且只是借兩个团的調开而破坏全部的攻击計划，这兩个团天曉得要被他領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能够在那么多的軍隊里擒獲总司令！

"他一定是說謊，这个混蛋，"伯爵說。

"可以叫回來的，"侍从之一說，他和奥尔洛夫一皆尼索夫一样，看見敌軍陣营时，觉得这件事是不可靠的。

"啊？眞的嗎？……您看怎样？讓他們去呢？还是不呢？"

"下令叫回來嗎？"

"叫回來，叫回來！"奥尔洛夫伯爵看着表，忽然坚决地說，"那太迟了，天已經亮了。"

于是副官跑入樹林里去追赶格來考夫。当格來考夫回來时，奥尔洛夫一皆尼索夫伯爵，因为放弃这个試圖，因为白白地等了还沒有出現的步兵縱隊，因为接近敌人而兴奋（这个支隊中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他决定了進攻。

他低声下令："上馬！"大家站到自己的地方，划了十字……

"上帝保佑！"

"烏拉！"之声在森林中震蕩着，哥薩克兵一隊一隊地，好像是从袋里倒出來一样，横拿着矛槍，愉快地飛过小河，向敌营冲去。

第一个看見哥薩克兵的法兵叫出了一个失望的恐懼的呼贼声，于是陣营中所有的人，連衣服也沒有穿，便半睡半醒地丟弃了大炮，步槍，馬匹，向四处乱跑。

假若哥薩克兵追赶法軍，不注意他們背后和四周的一切，他們便擒獲了牟拉，擄得了那里的一切了。長官們正是想要这样。但是当他們獲得勝利品和俘虜时，便不能够調动哥薩克兵了。沒有人服从命令了。在那里獲得了一千五百名俘虜，三十八門大炮，許多軍旗，而哥薩克兵們覺得最重要的，是馬匹，坐鞍，馬被，和各样物品。他們要处理这一切，占有俘虜，大炮，瓜分勝利品，他們喊叫，甚至彼此打架：哥薩克兵們忙于这一切。

法軍不再被追赶，开始恢复鎮定，編了隊，开始射击了。奥尔洛夫—皆尼索夫等候各縱隊，沒有再向前進攻。

这时，迟誤的縱隊中的步兵，在别尼格生指揮与托尔指導下，按照作战命令中“*die erste Colonne marschiert*〔第一縱隊推進〕”等等，按照应有的秩序前進，并且像一向所有的情形那样，到达了某处，但不是到达了指定的地方。也像一向所有的情形那样，愉快地出發的兵士們，开始停頓了；有了不滿意的声音，有了混乱的感覺，他們又后退到了某处。騎馬來回跑着的副官們和將軍們，呼喊，發火，爭吵，說他們完全走錯了方向，而且迟誤了，他們責罵着什么人，最后他們感到失望了，只是为了要走到什么地方去而走着了。“我們总会走到什么地方去的！”果然他們到了什么地方，但不是应該达到的地方，有的到了应到的地点，但是到得那么迟，一点用也沒有了，只是讓别人射击他們而已。托尔在这个会战中担任了威以罗特在奥斯特理玆会战中的任务，他热心地从这里跑到那里，处处看到一切乱七八糟。例如，在天色已經大亮时，他才在森林中遇到巴高孚特軍团，而这个軍团是早該到达这里和奥尔洛夫—皆尼索夫会合的。托尔因为失敗而焦急、納悶，并且認为应該有誰來負責，便騎馬跑到軍团長那里，嚴厉地責备他，并且說他因此要被槍斃。巴高孚特，这个

年老，善战而沉静的將軍，也因为这一切的延迟、混乱、矛盾而感到苦惱，令大家驚异地，并且完全違反他的性格，大發雷霆，向托尔說了些不好听的話。

“我不願接受任何人的教訓，但我能像任何人一样地率領我的軍隊去死，”他說，并且帶了一师人前進。

激动而勇敢的巴高孚特，在法軍的炮火下走上战場，沒有考慮到他現在帶了一师人進入战斗是否有用，領着他的軍隊在敌方炮火下，向前直冲。危險，炮彈，槍彈，正是他在怒火中所需要的东西。开头的一顆槍彈打死了他，后面的子彈打死了許多兵。他的一师兵毫無用处地在炮火下停留了相当时間。

7

这时，应該有另一縱隊从前綫上進攻法軍，但是庫圖索夫在这个縱隊里。他明明知道，在这个違反他的意志而开始的会战中，除了混乱，不会有任何結果，他尽他的力量約制着他的軍隊。他沒有前進。

庫圖索夫沉默地騎在小灰馬上，懶懶地回答着進攻的建議。

“你們都在嘴上說進攻，却不知道，我們不能作复雜的調动，”他向請求前進的米洛拉道維支說。

“我們不能在早晨活捉牟拉，不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現在沒有办法了！”他回答另一个人。

有人來向庫圖索夫报告，說在法軍的后边，据哥薩克兵的情报，先前幷沒有人，現在有了兩营波蘭兵，这时候，他向后边的叶尔莫洛夫斜視了一下，他从昨天起就沒有向他說話。

“他們都請求進攻，提出各样的計划，但是一到作战的时候，

就什么准备都沒有了，可是有了預防的敌人却采取了措施。”

叶尔莫洛夫听了这些話，眯着眼，微笑了一下。他知道，对他而發的脾气已經过去了，知道庫圖索夫的話將止于这个暗示。

“这是他拿我开玩笑，”叶尔莫洛夫低声說，用膝盖捣了捣身旁的拉叶夫斯基。

剛說过这話，叶尔莫洛夫就走到庫圖索夫面前，恭敬地报告：

“时候还不太迟，殿下，敌人还沒有走。您要下令進攻嗎？不然，禁衛軍就看不到一点兒烟了。”

庫圖索夫沒有說話，但是当他接到报告說牟拉的軍隊在退却时，他下令進攻了；但是他每走一百步就要停留三刻鐘。

整个的会战僅限于奥尔洛夫—皆尼索夫的哥薩克兵所做的事情；其余的軍隊只是徒然損失了几百人。

因为这个会战，庫圖索夫得到了一个鑽石勛章。别尼格生也得到了若干鑽石和十万盧布，其余的人也各按階級獲得了各种滿意的奬賞；在这个会战之后，指揮部里又有了新的調动。

“我們一向就是这样办事，一切乱七八糟！”俄國的軍官們和將軍們在塔路齐諾会战后这么說，正如同現在人們所說的一样，令人覚得是某些笨人做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們不会那么做的。但說这話的人，或者不知道他們說的是什么，或者有意欺騙他們自己。每个会战——塔路齐諾会战，保罗旣諾会战，奥斯特理茲会战——每个会战都不是像計划者所預定地那样發生的。这是不可避免的。

無数的自由的力量（因为人在任何地方，都不比在事关生死的会战中，更为自由），影响会战的方向，这个方向决不能够預先知道，并且从來是不和任何一个力量的方向一致的。

假使有許多同时發生而又是方向各异的力量影响某一物体，则这个物体的运动方向不能和这些力量中的任何一个相合，却总是一个中間的方向，就是在机械中表現为力量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綫。

假如在歷史家的，尤其是法國歷史家的著作中，我們發現他們的战爭和会战是按照預定的計划而执行的，則我們可以獲得唯一的結論，便是，这些著作是不可信的。

塔路齐諾会战顯然沒有达到托尔心目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按照作战命令順次地統率軍隊加入战斗；沒有达到奧尔洛夫伯爵可能有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俘獲牟拉；沒有达到别尼格生和别人可能有的一举而消滅整个軍团的目标；沒有达到希望参战立功的軍官的目标；沒有达到想要獲得比已得的还要多的勝利品的哥薩克兵的目标，等等。但是假使会战目的就是实际上所發生的事情，就是当时全体俄軍的共同願望，（把法軍赶出俄境，并且歼滅法軍，）那末，十分明顯的是：塔路齐諾会战，正由于它的不適当，恰是在战爭的这个时期所必需的。要設想这个会战的任何結果，比它实际上所有的結果，更合时宜，是很难的，而且不可能的。在最微小的努力和最不足道的損失之下，虽然有極大的混乱，却獲得了整个战爭中最大的成果，軍隊由退却轉为進攻，法軍弱点暴露，并且發动了那个突击，拿破侖的軍隊只是等待着这个便好开始逃跑。

8

拿破侖在 *de la Moskowa*〔莫斯科河的〕① 光荣勝利之后，進了莫斯科城；勝利是無可怀疑的，因为战場落到了法軍的手中。

俄軍退却了，丢弃了古都。莫斯科滿是給养，軍械，炮彈，和数不尽的財物，一切都落到拿破侖的手里了。只有法軍兵力的一半的俄軍，在一个月里沒有作过任何一次進攻的尝試。拿破侖的地位是最光荣的。要用加倍的兵力攻击俄軍的殘余，并且把他們消滅；要談判有利的和約；或者假如議和被拒絕，則向彼得堡作威脅的推進，甚至假如失敗，則回斯摩稜斯克或維尔那，或留在莫斯科；总之，要保持这时法軍已有的光荣地位，似乎并不需要特別的天才。为了这个，只需要做最簡單最容易的事情：禁止兵士搶劫、准备冬衣（在莫斯科有够全軍之用的冬衣），適当地搜集莫斯科城內可够全軍半年以上之用的給养（根据法國歷史家的著作）。拿破侖，如同史家們所断言的，这个有权指揮軍隊的、天才中最大的天才，却并沒有做这类的事。

他不但沒有做这类的事，而且相反，利用他的权力，在他面前所有的行动路綫之中，选擇了最愚蠢的最危險的路綫。在拿破侖所能做的这一切之中，——在莫斯科过冬，到彼得堡去，到尼示尼—諾夫高罗德去，順着更加向北的，或者更加向南的，像庫圖索夫后來所走的路綫向回走，——想像不出任何一件事是比拿破侖实际上所做的更愚笨，更有害的，即是：在莫斯科留到十月，任兵士搶劫城市，后來不能决定留不留下守备隊，退出了莫斯科，走到庫圖索夫附近，沒有交战，却向右轉，走到馬洛—雅罗斯拉維次，又沒有企圖突破，沒有走庫圖索夫所走的道路，却順着荒凉的斯摩稜斯克道路退却到莫沙益司克，像它的后果所表示的，比这更愚蠢的，对于軍隊更有害的事情，是想像不出的了。設若拿破侖的目的是要消滅他自己的軍隊，則最熟練的战略

---

① 毛注：法軍称保罗飢諾会战为莫斯科河之战。

家也想不出任何一串的行动，能够像拿破侖自己所做的行动那样無疑地、与俄軍所能做的任何行动無关地、那样完全地消滅了全部的法軍。

天才的拿破侖做了这件事。但是要說拿破侖毁滅了他的軍隊，因为他想要这样，或者因为他很愚笨，正如同說拿破侖率領他的軍隊到了莫斯科，因为他想要这样，因为他很聪明，他是天才，是同样的不正确。

在这兩种情形之下，他个人的活动，并不比每个兵士的个人活动更有力量，僅僅是合乎現象發生时所遵守的那些法則而已。

歷史家們（只是因为，后果沒有証明拿破侖的行为是对的），向我們完全虛伪地指出，拿破侖的能力在莫斯科薄弱了。他却正和从前一样，和后來一八一三年一样，利用了他全部的智慧和能力，替他自己和他的軍隊作了最大的努力。拿破侖这时候的活动和他在埃及，在意大利，在奥地利，在普魯士的活动同样地驚人。我們不能正确地知道，拿破侖在埃及——在那个有四十个世紀注視着他的偉大的埃及① ——时的天才有多少眞实性，因为所有这些偉大功績只是法國人告訴我們的。我們不能正确地估計他在莫斯科和普魯士时的天才，因为关于他在那里活动的报告，只可以从法文的和德文的資料中去搜集；整个的軍团不战而降，要塞不攻而下，这种不可解的情况，一定会使德國人承認，拿破侖的天才是在德國所發生的战爭的唯一的解釋。但是我們，謝謝上帝，沒有理由要承認他的天才，遮飾我們的耻辱。我們付了代价，为了我們有权利簡單地明白地观察事件，我們决不放弃这个权利。

---

① 毛注：这是拿破侖在埃及向軍隊所說的話。

他在莫斯科的行动是和他在别处的行动同样地驚人而有天才。从他進了莫斯科时起，到他出莫斯科时止，他發出了一道一道的命令，一个一个的計划。沒有居民和代表团，甚至莫斯科火灾，都不曾使他苦惱。他沒有忽視自己的軍隊的福利，敌人的行动，俄國人民的福利，指導巴黎的政事，以及关于当前和平条件的外交談判。

9

在軍事方面，拿破侖一進莫斯科，就嚴厉地命令塞巴斯第安尼將軍注視俄軍的运动，派出軍团到各条道路上去，并且派牟拉尋找庫圖索夫。然后他小心地指示克里姆林宮的防务，然后做出在俄罗斯全部地圖上的未來战爭的天才的計划。

在外交方面，他召來了財物被搶的、衣服襤褸的、不知如何逃出莫斯科的雅考夫列夫① 上尉，向他詳細地說明他的整个的政策，和他的寬大，并且写了一封信給亞力山大皇帝，他認为他应該在信里向他的朋友和兄弟說出拉斯托卜卿在莫斯科办事很坏，然后他派了雅考夫列夫到彼得堡去。他同样詳細地把他自己的見解和寬大告訴了屠托明，他又派了这个老人到彼得堡去作談判。

在司法方面，起火之后，他就下令尋找罪犯并处罰他們。对惡漢拉斯托卜卿的处罰，是下令焚燒他的房子。

在行政方面，給了莫斯科一个憲法，成立了一个市政府，頒布了如下的公告：

---

① 毛注：他是亞力山大·赫尔岑的父親，拿破侖進莫斯科时，赫尔岑出世才几个月。在亞力山大·赫尔岑的回憶錄中有此事的記載。

莫斯科的市民們！

你們的不幸是深重的，但皇帝兼國王陛下不許这些不幸的事情再發生。可怕的例子已經教訓了你們：他是怎样地处罰違抗与犯罪的。已經采取了嚴厉办法來防止混乱，并恢复公共安全。父老行政局，是由你們自己当中选出人來組成的，行政局將組織你們的市政廳或市政府。市政府要照顧你們，关心你們的需要，关心你們的利益。市政府的官員用紅色緞帶挂在肩头作为識別，市長加系一条白帶子。但在办公时間以外，他們只在左臂上纏一条紅色緞帶。

城市警察照原先編制組成了，由于他們的工作，已經有了良好的秩序。政府任命了兩个总監或称警察总監，二十个監督，或称警察局長，駐守城厢各区。你們可以从他們左臂上所纏的白色帶子識別他們。几个宗派不同的教堂已經开門了，教堂里神聖礼拜不受阻碍地举行着。你們的本城的人每日有人回返他們的家，并且下了命令，使他們在家里能獲得因为不幸而需要的帮助与保护。这是政府为了恢复秩序及改善你們情況所采用的办法；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須你們和他們一同努力；假如可能的話，就必須忘記你們所遭遇的不幸；必須希望改善悲慘的运命；必須相信，不可免的可耻的死刑正等候着那些妄敢損害你們的身体和你們的剩余財產的人；最后，你們不要怀疑，你們的生命財產都要得到保护的，因为这是一切君王之中最偉大最公正的君王的意志。不限國籍的兵士和公民！恢复公衆的信心，这是國家幸福的泉源；像弟兄一样地过生活，互相帮助，互相保护，团結起來，打倒坏人的企圖，服从軍政当局，你們的眼泪馬上就要停止流淌了。

在軍隊的給养方面，拿破侖命令所有的軍隊輪流地，*à la maraude*〔像强盜一样〕到莫斯科准备他們的給养，法軍便可以这样地獲得了將來的生活保障了。

在宗教方面，拿破侖命令 *ramener les popes*〔帶回神甫們〕，恢复教堂的弥撒。

在商業方面，为了軍隊的給养，处处張貼了如下的：

布　告

你們，鎮靜的莫斯科居民，技工，工人，不幸的事件把你們逼出城外；还有你們，分散的農民，你們被無故的恐怖留滯在鄉間；你們听着！首都的安寧正在复轉，秩序也正在恢复。你們的同胞，看見他們受到尊敬，从他們的躲避处勇敢地出來了。对于他們身体的，对于他們財產的任何暴力，立即受到处罰。皇帝兼國王陛下保护他們，对于你們，除了違抗陛下命令者，概不作敌人看待。他想要停止你們的不幸，使你們回返你們的庭院和家庭。適应皇帝的恩惠的意旨，毫無恐懼地到我們这里來吧。居民們！帶着信心回到你們的家里來吧：你們馬上就可以看到滿足你們需要的各种方法！工匠們和勤劳的技工們！回到你們的工作，你們的房子，你們的商店來吧，維持治安的衛兵正等候着你們，你們会得到你們的工作所应得的工資！最后，你們，農人們，从你們因为恐怖而躲藏的森林里走出來，無恐地回返你們的家，确信你們会得到保护。城中設立了市場，農人們可以把他們多余的儲藏和土產运來。为了保証他們的自由買賣，政府采用了以下的办法：(一)自即日起，農民，佃戶和莫斯科四鄉的居民，可以平安地把各种的物品运到城內兩个指定的市場，即是，莫号伐亞街和禽畜市場。(二)这些物品要按照買賣双方同意決定的价格進行買賣；如賣方不能獲得他所要求的公正价格，他可以自由地把物品运回鄉村，沒有人可以在任何的借口下加以阻止。(三)每星期日及星期三指定为每周大赶集日；因此，在每星期二及星期六派有足够的軍隊駐扎在各大路上，在城外駐扎的距离足以保护車輛的交通。(四)为了讓農民帶車馬回鄉不遇阻碍起見，也采取同样办法。(五)为了恢复尋常商業，要立刻采取各項方法。城鄉的居民們，以及不限國籍的工匠們和技工們！号召你們执行皇帝國王陛下的君父的意旨，协助他建立公共福利吧。在他的脚下表示你們的恭敬和信仰，立刻和我們联合起來吧！

在提高士气与民气方面，不断地举行檢閱，發給獎品，皇帝騎馬游街安慰居民；虽然是有政事的繁忙，他却親自到他下令开設的戲院里去。

在慈善——君王們的最大的德行——方面，拿破侖也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在慈善院的房子上他命令題寫 *maison de ma mère*〔我母親的房子〕，借此而把深切的孝思和君王的大德联系起來了。他視察孤兒院，把自己的白手伸給他所救的孤兒們接吻，和藹地同屠托明談話。然后，如提埃尔所流暢地叙述的，他下令用他所伪造的俄國鈔票發餉給兵士們。“*Relevant l'emploi de ces moyens par un acte digne de lui et de l'armée française, il fit distribuer des secours aux incendiés. Mais les vivres étant trop précieux pour être donnés à des étrangers la plupart ennemis, Napoléon aima mieux leur fournir de l'argent à fin qu'ils se fournissent aux dehors, et il leur fit distribuer des roubles papiers.*〔用一个和他自己和法軍相称的行动，來提倡采用这些办法，他命令把救济品分發給遭受火灾的人。但食物太宝貴了，不能長期分發給异國人民，而且他們大部分是敌人，拿破侖認为最好是發錢給他們，他們可以用錢在城外購買食物；于是他下令把紙盧布散給他們。〕”

在軍紀方面，不断地發出命令：对于不尽軍职者加以嚴厉的处罰，并且禁止搶劫。

10

但是說來奇怪，所有这些指示、关怀、計划，是和在类似情况中所有过的指示、关怀、計划同样地好，却都沒有触到問題的要点，好像时鐘的指針，脫离了机械，沒有套上輪子，任意地無目的

地轉动着。

在軍事方面，关于那个天才的軍事計划，提埃尔說：“*que son génie n'avait jamais rien imaginé de plus profond, de plus habile et de plus admirable,*〔他的天才却从來沒有想到过更深远更巧妙更驚人的計划，〕”并且提埃尔和發恩先生辯論时，証明这个天才計划的拟定不是关于十月四日，而是关于十五日的——这个計划从來沒有执行过，并且不能够执行，因为它和事实相隔太远了。克里姆林宮的設防，証明了是完全無用的，为了这个設防，必須拆毁 *la Mosquée*〔那个伊斯蘭教堂〕，拿破侖这么称聖·發西利教堂。克里姆林宮下面地雷的埋置，只是为了帮助实現皇帝离莫斯科时的願望，就是炸毁克里姆林宮，这好像小孩子在地板上跌痛了，要毆打地板一样。拿破侖那么关注的追击俄軍的事，簡直是听也沒有听說过的。法軍的將領找不到六万俄軍的踪迹，据提埃尔說，只是由于牟拉的本領，并且似乎还是由于他的天才，才終于好像找針一样找到了这六万俄軍。

在外交方面，拿破侖对屠托明、对那一心只想獲得軍大衣和馬車的雅考夫列夫所說的一切关于他的寬大与公正的議論，都証明了是無用的：亞力山大沒有接見这些使者，对兩次的來使都沒有回話。

在司法方面，在假定的放火者受刑之后，又燒了莫斯科城的另一半。

在行政方面，市政廳的設立，沒有阻止搶劫，只讓少数参与市行政的人得到好处，他們在維持秩序的借口之下搶劫莫斯科，或者保护自己的財產不被搶劫。

在宗教方面，在埃及时，因为赴伊斯蘭教堂而那么容易解决的問題，在这里沒有獲得任何結果。在莫斯科被找出的二三神

甫試圖实現拿破侖的意志，但其中之一在祈禱时被法兵打嘴巴，而关于另一个，法國官員有如下的报告：“*Le prêtre, que j'avais découvert et invité à recommencer à dire la messe, a nettoyé et fermé l'église. Cette nuit on est venu de nouveau enfoncer les portes, casser les cadenas, déchirer les livres et commettre d'autres désordres.*〔我所找得到并請來作祈禱的神甫打扫敎堂，上了鎖。当天晚上又有人來冲破了門，搗毀了鎖，撕碎了書，并且發生了別的沒有紀律的事。〕”

在商業方面，对于勤劳的工人和農民的布告沒有發生任何反应。并沒有勤劳的工人，而農民抓住了携帶布告走得太远的警官們，把他們殺死。

在設立戲院供人民与兵士娛乐方面，同样地沒有獲得成功。在克里姆林宮和波斯尼亞考夫家里設立的戲院立刻关閉了，因为男女优伶都遭到搶劫。

連慈善工作也沒有得到所希望的結果。眞假鈔票充斥莫斯科，沒有了价值。法國人收集贜物，只要金幣。不但拿破侖所惠然散給不幸的人民的伪鈔沒有价值，而且銀对金的比价也降低了。

但是这时候，最驚人的事情，就是拿破侖努力恢复紀律和禁止搶劫，而这正說明最高当局的命令是不發生效力的。

这就是軍事官員的报告：

“虽有命令禁止，而城中搶劫仍然繼續不断。秩序还沒有恢复，沒有一个商人敢以合法的方式做買賣。只有随軍商人敢賣东西，但賣的也是搶劫來的物品。”

“*La partie de mon arrondissement continue à être en proie au pillage des soldats du 3 corps, qui, non contents d'arracher aux mal-*



(*1424—1425*)

heureux réfugiés dans des souterrains le peu qui leur reste, ont même la férocité de les blesser à coups de sabre, comme j'en ai vu plusieurs exemples. 〔我的駐区有一部分仍然受第三軍团兵士的搶劫，他們夺去躲在地窖中可憐的人民所剩余的微少物品，还不滿足，并且殘忍地用刀斬他們，我目击了好多次。〕"

"*Rien de nouveau outre que les soldats se permettent de voler et de piller. Le 9 octobre.* 〔除兵士們大胆搶劫偷盗外，沒有新的事情。十月九日。〕"

"*Le vol et le pillage continuent. Il y a une bande de voleurs dans notre district qu'il faudra faire arrêter par de fortes gardes. Le 11 octobre.* 〔偷盗与搶劫如旧。我們駐区內有一大群盗賊，必須用强大的力量來逮捕。十月十一日。〕"

"皇帝極为不滿，因为虽有嚴令禁止搶劫，但是只看見成隊的進行搶劫的禁衛軍回返克里姆林宮。在老禁衛軍中，不法行为与搶劫，在昨晚、昨夜，和今天重行發現，比以前更加嚴重。皇帝痛心地看到那些选出來的兵士，是指定了保护他自己并且应做遵守紀律的模范的，却違反命令到那样的地步：他們冲進了为軍隊所預备的地室与儲庫。别的兵士更糟，不听从衛兵与守衛的軍官，反而罵他們，打他們。"

"*Le grand maréchal du palais se plaint vivement.* 〔皇宮司仪大臣極力埋怨說，〕" 总督这么寫，"*que malgré les défenses réitérées, les soldats continuent à faire leurs besoins dans toutes les cours et même jusque sous les fenêtres de l'empereur.* 〔虽有一切重申的禁令，兵士們仍然在屋子外边，甚至在皇帝的窗下，任意大小便。〕"

好像一群無人看管的牛在脚下踐踏着可以使他們不至餓死的食料，这个軍隊，在留駐莫斯科的其余时間里，一天一天潰散

着，死亡着。

但是他們沒有走开。

直到斯摩棱斯克大道上的运輸隊遭到截夺以及塔路齐諾会战所引起的驚惶恐怖，忽然襲击他們的时候，他們才逃跑。这个塔路齐諾会战的消息，是拿破侖在檢閱时意外地接到的，它喚起了他处罰俄軍的願望，像提埃尔所說的，于是他下令出發，而这正是全軍所要求的。

逃出莫斯科时，兵士們携帶了他們所搶劫的一切。拿破侖也帶走了他私人的 *trésor*〔宝物〕。看見了运輸車輛阻碍軍隊，拿破侖害怕了(如提埃尔所說的)。但是他，有战爭的經驗，沒有下令焚燒所有多余的車輛，如同他到莫斯科时对于一个元帅的行李車所做的那样；他看了看兵士們所坐的那些篷車和轎車，他說这是很好的，这些車輛可以用來运送給养，病兵，伤兵。

全軍的情形就像一只受伤的野獸的情形，它感覺到它自己的滅亡，却不知道它在做什么。研究拿破侖和他的軍隊从入莫斯科时到全軍复沒时的巧妙的策略与目的，就像是研究受致命伤的野獸瀕死时的掙扎与痙攣的意义。受伤的野獸往往是听到一点响声，便对着獵人的射击冲去，跑上前又跑回來，促成自己的死。拿破侖在自己的全軍的压迫下，做了同样的事情。塔路齐諾会战的响声驚駭了野獸，他向着射击处冲去，跑到獵人面前，又向回跑，最后，和任何野獸一样，順着最不利的危險的路徑、然而是熟識的旧的足迹向回跑。

拿破侖在我們看來好像是这整个运动的領導者，正如刻在船头上的神像，在野蛮人看來，好像是領導船只的力量一样，拿破侖在他的全部的活动时間里，好像一个握着系在車內的帶子，以为自己是在駕車的小孩。

11

十月六日清晨，彼挨尔走出了木棚，回來时，停在門口，戲耍着在他身边跳躍的短弯腿、紫灰毛、長身腰的小狗。这只小狗住在他們的木棚里，跟卡拉他耶夫过夜，有时它到城里各处走走，又走回來。这条狗大概从來沒有主人，現在还沒有主人，也沒有任何名字。法國人叫它阿索尔，說故事的兵叫他費姆加卡，卡拉他耶夫和别人叫它灰毛，有时叫他髒尾巴。它沒有主人，沒有名字，沒有种別，甚至沒有明确的顏色，——这似乎都是这条紫灰色的狗毫不介意的。茸茸的尾巴，坚强地、圓圓地、像一根羽毛向上翹着，他的弯腿伺候它那样地好，以致它常常好像不屑于用四只腿跑，优美地举起一只后腿，很伶俐而迅速地用三只腿跑着。一切的东西都使它覺得高兴。它时而高兴地叫着，脊背貼着地打滚，时而帶着思索的自重的样子在太陽下晒着，时而欢跳着，玩着一个木片或草稭。

彼挨尔現在的衣服是一件又髒又破的襯衣（这是他剩下來的唯一的从前的衣服），一条兵士的褲子，（为了暖和，他听卡拉他耶夫的話，在脚踝上用繩扎緊，）一件農民長袍和農民帽子。在这个时期彼挨尔在身体上改变了很多。他已經不顯得肥胖，但是仍然有他家所遺傳的結实有力的样子。下半个面孔上長滿了鬍髭和鬍鬚；头上長起的零乱的头髮，滿是虱子，現在卷在头上像一頂帽子。眼睛的表情是坚决的，寧靜的，生动的，有所准备的，这是彼挨尔的目光里一向沒有过的。从前連他的眼光中也表現过的弛緩，現在变为毅然对于行动和抵抗有所准备的神情。他的脚是光着的。

彼挨尔时而望着草坪，这天早晨有車輛和乘馬的人在草坪上走过；时而望着河那边遙远的地方；时而望着狗，狗裝着当眞地要咬他的样子；时而望着自己的光脚，他快乐地变换着双脚的姿势，动着他的又髒又肥又大的脚趾。每次他望着自己光脚的时候，他臉上总流露着活潑和自满的笑容。这双光脚的样子使他想起他在这个时期所經歷、所了解的一切，而这种回憶是他覺得愉快的。

几日來，天气是無風而明朗的，早晨有薄霜——所謂老妇的夏天①。

陽光里的空气是溫暖的，这种溫暖，混雜着空气中还可感覺到的早霜的令人兴奋的凉意，是特别爽快的。

在远处的和近处的一切物体上，有一种只是在秋天这个时候才有的奇异的、透明的光輝。看得見远处的麻雀山和村庄，教堂，大白屋。光光的樹，沙，磚，屋頂，教堂的綠色尖頂，远处白屋的角，这一切，是异乎尋常地，清晰地，在透明的空气中顯出了最細致的綫条。在附近看得見法國人所住的、熟悉的、燒去一半的貴族宅第的遺迹，和在圍牆边上生長的暗綠色的丁香叢。这个破碎的燒焦的屋子，在恶劣天气下，会因为难看而顯得討厭，現在，在明亮的不动的光綫下，却甚至顯得是令人舒服的、美丽的。

一个法國伍長，居家般地敞着衣服，戴着小帽，在牙齒之間含着短烟斗，从棚子角落后边走出來，友好地睞了睞眼，走到彼挨尔面前。

“*Quel soleil hein, monsieur Kiril?*〔多么好的太陽呵，是嗎，基銳尔先生？〕”法國人都这么称呼他。“*On dirait le printemps.*〔簡

① 初秋晴和的日子。——譯者

直像是春天，〕”这个伍長靠着門，把烟斗遞給彼挨尔，虽然他每次遞，彼挨尔却每次拒絕。

“*Si l'on marchait par un temps comme celui-là*……〔假若在这样的天气里行軍……〕”他說起來了。

彼挨尔問他，关于开拔的事听到了些什么，伍長說，几乎所有的軍隊都要开走了，說今天应該有关于俘虜的命令了。在彼挨尔所住的棚子里，有个兵，索考洛夫，病得要死，彼挨尔告訴伍長說，应該照料一下这个兵。伍長說彼挨尔可以放心，說旣然有移动的和固定的病院，那末病人是会得到处理的，說大体上，可能發生的一切，都被当局預料到了。

“*Et puis, m-r Kiril, vous n'avez qu'à dire un mot au capitaine, vous savez. Oh c'est un*……*qui n'oublie jamais rien. Dites au capitaine quand il fera sa tournée, il fera tout pour vous*〔并且，基銳尔先生，你知道，你只要向上尉說一句就行了。啊，他是一个……从不忘事的人。在上尉巡查的时候，你向上尉說；他会替你做任何事情的〕……”

伍長所說的上尉，常和彼挨尔作長时間的談話，并且时常对他表示各种厚意。

“*Vois-tu, St, Thomas, qu'il me disait l'autre jour: Kiril c'est un homme qui a de l'instruction, qui parle français; c'est un seigneur russe, qui a eu des malheurs, mais c'est un homme. Et il s'y entend le*……*S'il demande quelque chose, qu'il me dise, il n'y a pas de refus. Quand on a fait ses études, voyez vous, on aime l'instruction et les gens comme il faut. C'est pour vous que je dis celà, M. Kiril. Dans l'affaire de l'autre jour si ce n'était grâce à vous, ça aurait fini mal.*〔有一天他向我說：‘聖·托馬斯，你知道，基銳尔，他是一个

有教养的人，他說法語；他是一个俄國貴族，他發生了不幸的事，但他是一个好人，他明白事理，…… 假使他需要什么，他向我請求，不会受到拒絕的。当我們有了学問的时候，你知道，我們便欢喜教育，欢喜有教养的人。’这話是我因为你才說的，基鋭尔先生。那天的事情，假若不是你，結果是要很坏的。〕”

伍長又說了一会兒，便走了。（伍長所提到的那天發生的事情，是俘虜和法兵打架，彼挨尔劝息了他的同伴們。）有几个俘虜听到彼挨尔和伍長的談話，立刻來問，伍長說了什么。在彼挨尔向同伴們說到伍長所說的开拔的話的时候，有一个又瘦又黃的、衣服襤褸的法國兵走到棚子門口。他迅速地羞怯地把手指举到額头作了敬礼，向彼挨尔說話，問他，有一个替他縫襯衫的兵士卜拉托示在不在这个棚子里。

在一星期之前，法兵得到了靴皮和麻布，發給了俄國俘虜們替他們做靴子和襯衫。

“做好了，做好了，親爱的！”卡拉他耶夫，帶着折叠整齐的襯衫走了出來。

卡拉他耶夫因为天气暖，为了工作的方便，只穿了一条褲子和一件黑得像土的破襯衫。他的头髮上，像工人們所做的那样，扎了一条菩提樹皮纖維的帶子，他的圓臉顯得更圓更好看了。

“約期不誤——是工作的親兄弟。我說星期五，果然做好了，”卜拉东說，微笑着打开他所做的襯衫。

法兵不安地回顧了一下，似乎克制了他的怀疑，迅速地脫下軍衣，穿上襯衫。在法兵的軍衣里边沒有襯衣，在光光的又黃又瘦的身軀上，穿了一件長長的、有油迹的、彩花的綢背心。法兵顯然是怕看他的俘虜們笑他，匆忙地把头套進襯衫里。俘虜中沒有一个人說話。

"你看，正合身，"卜拉东一面說，一面扯正着襯衫。

法兵把他的头和手从襯衫里穿过來以后，沒有抬起头來，望着他的襯衫，注視着襯衫的縫。

"啊，親愛的，这不是裁縫鋪，我沒有合式的家伙，古話說：沒有家伙，一个虱子也弄不死，"卜拉东說，圓圓地微笑着，顯然是为他的手藝而高兴着。

"*C'est bien, c'est bien, merci, mais vous devez avoir de la toile de reste,*〔好，好，謝謝；但麻布应該有的剩，〕"法兵說。

"你要貼身穿，就更合身了，"卡拉他耶夫說，依旧高兴着自己的制品。"这样就好看，就舒服了……"

"*Merci, merci, mon vieux, le reste*……〔謝謝，謝謝，好朋友，剩的料……〕"法兵又微笑着說，摸出一張鈔票給卡拉他耶夫，"*Mais le reste*〔但是剩料呢〕……"

彼挨尔看到卜拉东并不想要明白法兵所說的話，便望着他們，沒有参与。卡拉他耶夫謝了錢，仍旧嘆賞着自己的工作。法兵堅持索取剩料，請求彼挨尔翻譯他的話。

"他要剩料做什么？"卡拉他耶夫說。"它正好做我們的裹腿布。好，上帝保佑他。"

于是卡拉他耶夫帶着頓然改变的、憂愁的面色，从胸口取出一束碎布，遞給法兵，沒有望他。"哎呀呀！"卡拉他耶夫低声說过，便走回去了。

法兵看了看麻布，想了一下，疑問地瞥了瞥彼挨尔，似乎彼挨尔的目光向他說了什么。

"*Platoche, dites donc, Platoche,*〔卜拉托示，那末，卜拉托示，〕"法兵忽然紅了臉，用尖銳的声音叫着。"*Gardez pour vous,*〔你收下吧，〕"他說，把布片給了他，便轉身走了。

“你看吧，”卡拉他耶夫搖着头說。“有人說，他們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們也有良心。所以老年人們說：淌汗的手是慷慨的，干手是吝嗇的！他自己光身子，却把这个給了我。”卡拉他耶夫沉思地微笑着，然后望着布片，沉默了一会。“親爱的，这可以做頂好的裹腿布，”他說了之后，便回到棚子里去了。

12

彼挨尔被俘以來，已經四个星期了。虽然法國人提議把他从兵士木棚里調到官長木棚里去，他却仍然留在他第一天所住的那个棚子里。

在被燒毀被破坏的莫斯科，彼挨尔几乎經歷了人类所能忍受的極度的艰苦；但是由于他的直到那时他自己还沒有感覺到的强壯体質和健康，特别是由于这些艰苦是不知不覺地到來，因而不能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不但輕易地、而且快乐地忍受了他的境遇。正在这个时候，他獲得了他从前求之不得的寧靜与自足。他早就在自己的生活中从各方面尋找这种寧靜，这种內心的和諧。在保罗旣諾会战中的兵士們的这种和諧曾經那样地使他驚异。他在慈善事業中，在共济会中，在社交生活的消遣中，在飲酒中，在自我牺牲的英雄事業中，在对娜塔莎的热烈的爱情中，尋找过这种寧靜与和諧；他曾用他的理性去尋找过这种寧靜与和諧，但这一切的尋找与尝試都失敗了。他沒有想到，他只从对死亡的恐怖中，从艰苦中，从他在卡拉他耶夫身上所理解的事物中，獲得了这种寧靜与內心的和諧。

他在行刑时所經歷的那段可怕的时間，似乎从他的想像与回憶中，永久洗去了那些从前他覺得是重要的、使人不安的思想

与情緒。他沒有想到俄國、战爭、政治、拿破侖。他顯然覺得，这一切与他無关，他沒有批判这一切的使命，因此不能批判这一切。“俄罗斯和夏天沒有联系，”他复述卡拉他耶夫的話，这些話使他得到异常的安慰。他現在覺得，他刺殺拿破侖的意圖，关于神秘数目和啓示錄中的野獸的計算，是無意义的，甚至是可笑的。他对妻子的气憤，关于名譽遭受玷污的担心，現在他覺得，不但是無关重要，而且是有趣的。这个女人在别的什么地方过着她所滿意的生活，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們發覺不發覺他們的俘虜的姓名是别素号夫伯爵，这对于别人，尤其是对于他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現在他常常想起他和安德來公爵的談話，并且完全和他同意，但是对于安德來公爵的思想的看法稍微不同了。安德來公爵常想，并且常說，幸福只是消極的，但他是帶着怨恨与諷刺的口气說的。似乎他說这話的时候，表現了另一种思想——就是，我們心中有了对于積極幸福的渴望，只是为了不使我們獲得滿足，而使我們痛苦。但是彼埃尔在思想上沒有任何保留地承認了这話的正确。痛苦的缺如，要求的滿足，以及因此而有的选擇职業——即生活方式——的自由，此刻在彼埃尔看來，是人类的無可怀疑的最大的幸福。在这里，直到此刻，彼埃尔才第一次充分重視想吃时有的吃、想喝时有的喝、想睡时有的睡、冷时有温暖、想說話和想听人說話时有人說話的乐趣。好食物，清潔，自由，这些需要的滿足，此刻，当他被剝夺了这一切的时候，在他看來，是完全的幸福；而职業的选擇，即生活方式，此刻，当这种选擇如此遭受限制的时候，在他看來，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問題，以致他忘記了：生活的过度安逸，破坏了他的需要獲得滿足时的幸福，而且正是职業选擇的巨大自由，即是他的教育、財富、社会地

位、在他的生活中所給他的这种自由，使職業选擇的問題困难到不可解决的地步，并且破坏了就業的需要与可能。

彼挨尔現在的全部夢想，都集中在他將來獲得自由的时候。然而，后來，以及在他一生当中，彼挨尔总是不勝欢喜地想起并且談到这一个月的囚徒生活，和那些不复返的、强烈的、快乐的感覺，尤其是，他在这个时候才体驗到的充分的精神寧靜，完全的內心自由。

当他第二天清早起來，从木棚中走到曙光里，起初看見了新貞女修道院的幽暗的圓頂和十字架，看見塵草上的凝霜，看見麻雀山坡，看見河流上弯曲的、隱沒在淡紫色远方的林岸的时候，当他感覺到新鮮空气的接触，听到从莫斯科飛过原野的烏鴉的声音的时候，后來忽然东方發亮，当太陽的边从云里庄嚴地升出來，而圓頂、十字架、霜、远方、河流，一切都在欢乐的陽光中开始閃爍的时候，他感覺到一种新的、沒有体驗过的高兴和生命的力量。

这心情在他全部的囚禁期間，不但沒有离开他，而且反之，随着他的处境困难的增加而加强着。

这种对一切有所准备与精神戒备的心情，由于他進棚不久之后他的同伴們对他所表示的敬佩，在他心中更加巩固了。彼挨尔的語言知識，法國人对他的敬重，他的純朴，他拿出别人向他所要求的任何东西（他獲得一周三盧布的軍官津貼），他把釘子捺入棚壁时对兵士們所表現的力量，他对同伴們所表現的文雅，他靜坐沉思、一事不作而为他們所不了解的那种本領——这一切使他在兵士們看來是一个相当神秘的上等人。在他从前生活过的社会里，那些即使不是于他有害，也是于他有碍的那些特質，——他的力量，他对生活安適的輕視，他的精神散漫和純朴，

就是这一切，在这里，在这些人当中，給了他一个几乎是英雄的地位。于是彼挨尔覚得，他們的这个看法使他負起了义务。

13

在十月六日和七日之間的夜里，法軍开始撤退：爐灶和木棚拆毁了，車輛上都裝了东西，軍隊和行李列車都开拔了。

早晨七点鐘，作行軍裝束的法國护送隊，戴着高頂帽，背着槍和背囊和大袋子，站在木棚的前面；法語的生动談話，夾雜着咒罵，在全部行列里發出來。

木棚里大家都准备好了，穿了衣服，系了帶子，穿了鞋子，只等候出發的命令。病兵索考洛夫，蒼白、消瘦，眼上有大藍暈，只有他一个人沒有穿衣服和鞋子，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因为臉瘦而顯得突出的眼睛疑問地望着那些沒有注意他的同伴們，大声地、有節奏地呻吟着。顯然使他呻吟的，与其說是痛苦——他患赤痢——毋寧說是他对于單独留下的恐懼与悲哀。

彼挨尔穿着卡拉他耶夫替他用獸皮茶箱上的皮（这是法兵拿來补鞋跟的）做成的鞋，在腰上系着繩子，走到病人面前，在他身边蹲下來。

“啊，索考洛夫，他們并不全走！他們有一个医院在这里。也許你比我們都要好一些，”彼挨尔說。

“主啊！我要死了！主啊！”兵士的呻吟声更高了。

“好，我馬上再去問他們一声，”彼挨尔說，站起來，走到棚子門口。

彼挨尔走到門口时，昨天給他烟斗的那个伍長和兩个兵正从外边走來。伍長和兵都作行軍裝束，背着背囊，戴着高頂帽，

扣着顎帶，这改变了他們的熟識的面孔。

伍長是奉長官的命令到这里來关門的。在放出之前，必須数一数俘虜們。

"*Caporal, que fera-t-on du malade?*……〔伍長，这个病人怎样处理呢？〕……" 彼挨尔开口了。

但是在他說这話的时候，他怀疑起來了，这人是他所熟識的伍長呢，还是别的不相識的人呢。伍長在这时候是那样地不像他尋常的样子了。此外，在彼挨尔說这話的时候，忽然傳來了兩边的鼓响。伍長听了彼挨尔的話，皺了皺眉，然后說了無意义的咒罵，便砰然一声关上了門。木棚子里面变昏暗了；鼓在兩边尖銳地响着，遮盖了病人的呻吟。

"它來了！……又是它！" 彼挨尔自語着，一陣不自覚的冷气穿过了他的背脊。在伍長的改变的面孔上，在他的声音里，在激动的震耳的鼓声中，彼挨尔認識了那个神秘的、無情的力量，那使人們違背自己意志而去殺死自己同类的力量，那个力量的作用，他在行刑的时候看見过。恐懼，力求逃避这种力量，向那些为这种力量服务的人們作請求，或劝告——这都是無用的。彼挨尔現在知道这一点。必須等待，必須忍耐。彼挨尔沒有再走到病人的面前去，也沒有回头看他。他皺了皺眉，沉默地站在棚子門口。

棚子的門打开时，俘虜們好像一群羊，互相拥挤着，挤在門口，彼挨尔挤到他們的前面，走到那个据伍長保証說准备为彼挨尔做任何事情的上尉跟前。上尉也作行軍裝束，在他的冷淡的面孔上，也表現了彼挨尔在伍長的話里与鼓声里所認知的那个"它"。

"*Filez, filez,* 〔走过去，走过去，〕" 上尉說，嚴厉地皺着眉，望着从他身边拥挤过去的俘虜們。

彼挨尔知道，他的試圖要落空的，但是仍然走到他面前

去了。

“*Eh bien, qu'est ce qu'il y a?*〔哦，有什么事?〕”軍官說，冷淡地回头看了一下，好像不認識他。

彼挨尔說到病人。

“*Il pourra marcher, que diable!*〔他能走，該死的!〕”上尉說。“*Filez, filez,*〔走过去，走过去，〕”他繼續說着沒有望彼挨尔。

“*Mais non, il est à l'agonie,*〔但是，他要死了，〕”彼挨尔开始說。

“*Voulez vous bien*〔請你〕……”上尉憤怒地皺了皺眉，叫了一声。

咖咖，咖咖，咖咖，鼓响着。于是，彼挨尔明白了，那个神秘的力量已經完全控制了这些人，現在再說什么也是無用的了。

被俘軍官和兵士分开了，并且奉命走在前面。軍官，連彼挨尔在內，大約三十人，兵士大約三百人。

从别的棚子里走出來的被俘軍官都是陌生的人，都穿的比彼挨尔好的多，他們都怀疑地、疏远地看着他和他的鞋。离彼挨尔不远，走着一个穿卡桑式長袍的，用布巾系腰的，面部肥胖、蒼黃、惱怒的，顯然是被同伴們所尊敬的胖少校。他一只手拿着烟草袋子放在衣襟里，另一只手拿着長烟管。少校喘息着，嘆着气，对大家埋怨生气，因为他覺得他們在挤他，他們在不需急忙的时候急忙，在沒有可驚异的事情的时候表示驚异。另外一个矮小的瘦軍官和大家在談話，推測着他們現在要被帶到什么地方去，他們今天能走多么远。一个穿氈靴和軍需制服的官吏，向各方面跑着，观看燃燒后的莫斯科，大声地报告他的观察，說燒了什么，說他們所看見的莫斯科这一部分那一部分是什么地方。第三个軍官，在發音上顯出來是波蘭人，他和軍需官在爭执，向

他說，他錯認了莫斯科城厢的地方。

“你們在爭論什么？”少校忿怒地說。“是尼科拉街，还是夫拉斯街，有什么关系；您知道，都燒光了，都完結了，……你为什么要挤，难道路不够走嗎？”他忿怒地向背后那个并未挤他的人說。

“哎，哎，哎，他們干的事哦！”看着火場的俘虜們，在兩边同时發出这样的声音。“还有莫斯科河那边，苏保佛街，克里姆林宮里……看吧，剩下的沒有一半了。我向您說过，整个的莫斯科河那边，果然不錯。”

“好，您知道燒了，还說什么！”少校說。

走过哈摩夫尼基街（莫斯科少数未燒的地区之一）經过教堂时，所有的俘虜們忽然挤到一边，并且發出恐怖与厭惡的叫声。

“这些混蛋！这些邪教徒！一个死人，是的……把他塗了什么。”

彼挨尔也向教堂走近了一点，引起叫声的东西便在这里，他模糊地看見有什么东西依靠在教堂的栅欄上。听了比他看得清楚的人們的話，他知道那是一个死尸，靠在栅欄上站着，臉上塗了煤炱。

“*Marchez, sacré nom*……*Filez*……*trente mille diables*……〔走呀，該死……走呀……三千魔鬼……〕”这是护送隊的咒罵声，于是法兵帶着新的怒火，用刀背驅赶那群看死尸的俘虜們。

14

在哈摩夫尼基区的小街里，只有俘虜們和护送隊向前走着，屬于护送隊的篷車和行李車跟在后边；但是走到粮食倉庫时，

他們落在廣大而拥挤的炮兵的車輛夾雜着私人車輛的行列里面了。

大家都在桥边停住了，等候前面的人走过去。俘虜們在桥上看見他們前面和后面是不尽的、运动的、行李車輛的行列。在右边，在卡盧加大道从聶斯庫期內旁边轉弯的地方，不尽的兵士与車輛行列一直伸展到遙远的地方。这是最先开拔的保哈奈軍团的兵士。在后边，順河沿和石桥上，伸展着奈伊的軍隊与行李列車。

大富的軍隊(俘虜归他們管)在过克利姆灘，有一部分已經進了卡盧加大道。但行李列車伸展得那么長，保哈奈的最后的車輛还沒有走出莫斯科進卡盧加大道，奈伊的先鋒已經出了大奥登卡街。

过了克利姆灘，俘虜們向前移动了几步，又停下來了，又向前移动，各方面的車輛和人群越來越拥挤了。走了一个多鐘头，走了桥与卡盧加大道之間的数百步，走到莫斯科河区的各条街道和卡盧加大道相会合的廣場上，俘虜們挤成一团，停下來了，在这十字路口等了几个鐘头。各方面發出不息的好像海濤般的車輪声，和脚步声，以及不断的憤怒的呼喊声与咒罵声。彼挨尔被挤得緊貼着燒过的房屋的牆壁站立着，听着这些在他的想像中和鼓声混雜在一起的声音。

几个被俘軍官，为了看得更清楚，爬上了彼挨尔身边的一个燒过的房屋的牆。

“这些人！这么多人……連炮上也堆了东西！看哪：皮貨……”他們說。“坏蛋們，他們搶劫……看那个人后边的东西，在車子上……那是从聖像上拿下來的东西，我的天啦！……他們一定是德國人。一个俄國的農民，我的天啦！……啊，坏蛋們，…

他背了那么多东西，走不动了！他們連那些邮車也搶了！……他坐在箱子上。天啦！……他們打架了！……”

“就那样打他的臉，打他的臉！这样要等到天晚才走得了。你看，看，……那一定是拿破侖自己。看，多么好的馬匹！有箭寫字母和王冠。那是一个活动的房子。那个人掉下了袋子，沒有看見。他們又打架了。……一个女人帶着一个小孩，她还不丑。是的，一定的，他們就要那样讓你过去……看，沒有完結。俄國的賤女人，憑天，他們是賤女人！你看她們在車子上坐得多么舒服！”

一陣共同好奇心的激动，好像在哈摩夫尼基区教堂旁边一样，又把俘虏們帶到路上去了，而彼挨尔由于他的身材，从别人的头上看見了那个引起俘虏們好奇心的事情。許多穿鮮艷花色衣服的、搽紅胭脂的、用尖銳的声音在叫喊的女人，互相緊靠着，坐在三輛夾雜在軍火車輛之間的馬車上。

自从彼挨尔認識了那神秘力量的出現以后，他便覺得沒有东西是希奇的、是可怕的：無論是那个为了开玩笑而臉上塗了煤炱的死尸，还是这些急着要走的女子，还是莫斯科的火場。彼挨尔現在所看見的一切，几乎沒有給他任何印象——似乎是他的心，准备作艰难的斗爭，拒絕接受那些可以使他感动的印象。

妇女們的車子走过去了。在她們的后边又伸展着大車，兵士，輜重車，兵士，炮車，馬車，兵士，子彈車，兵士，有时是妇女。

彼挨尔沒有各别地看見这些人，只看見了他們的运动。

所有的这些人和馬似乎被某种不可見的力量向前驅使着。在彼挨尔注視他們的这一小时之內，他們都从各条街道里涌出來，都同样地希望赶快走；他們都同样地和别人擋挤，开始發火，打架；白牙齒露出來了，眉毛皺起來了，互相吐出同样的咒駡，在

所有的面孔上是同样的胆大坚决的和殘酷冷淡的表情，在早晨鼓响的时候，这表情在伍長的面孔上曾使彼挨尔驚訝。

直到傍晚的时候，护送隊的長官才集合了自己的部隊，喊叫着，爭吵着，挤進了行李車輛之間，于是四面被环繞着的俘虜們走上了卡盧加大道。

他們走得很快，沒有休息，直到太陽开始下落的时候才停住。行李車一輛一輛靠攏着，人們开始准备歇夜了。大家都似乎有脾气，不滿意。各方面早已發出咒罵声，忿怒的喊叫和打架声了。护送隊后边的一輛馬車，碰上了一輛护送隊的車子，車杠在車子上戳了一个洞。几个兵从各方面跑到車子那里去了；他們有的打拖車的馬的头，把馬拉开，有的互相毆打，彼挨尔看見一个德國人在头上受了刀的重伤。

似乎，所有的这些人，現在停在田野中，在寒凉的秋天的薄暮里，都感覺到同样的不愉快情緒，認識到开拔时大家所有的那种着急和赶路的心情是不必要的。大家停下來了，似乎都明白了，他們还不知道是向哪里去，而在这个旅程之中，还要有許多艰难与困苦。

在休息处，护送隊对待俘虜們比在开拔时更坏了。在这里，第一次用馬肉來分發俘虜的肉食。

从軍官到列兵，人人顯出了好像是对于每个俘虜的个人的怨恨，这怨恨那么意外地代替了先前的友好的关系。

在俘虜点名时，發覺了有一个俄國兵出莫斯科时在混乱中假裝腹痛而逃跑了，这时候，这种怨恨更加强烈了。彼挨尔看見一个法國人，因为一个俄國兵离开大路太远而把他毒打；他听到他的朋友，上尉，为了俄兵的逃跑而責罵一个軍曹，并且威脅他說，要把他交付審判。軍曹回答說，这个兵有病，不能走路，軍官

說有了命令：凡是落伍的兵都要槍斃。彼挨尔覚得那个在行刑时压倒了他，但在囚禁期間沒有被他注意到的宿命的力量現在又控制着他了。他覚得恐懼；但是他覚得，在宿命的力量力求征服他的同时，有一种不以宿命力量为轉移的生命力在他的心中生長了，并且巩固了。

彼挨尔吃了裸麥面粉馬肉湯的晚餐，和同伴們交談着。

彼挨尔和同伴中的人，都沒有談到他們在莫斯科所看見的事情，沒有談到法國人对待他們的粗暴，沒有談到向他們所宣布的槍斃的命令。似乎是在反抗他們的逐漸变坏的境况，大家都特别活潑而愉快。他們說到个人的回憶，說到他們在行軍中所見的有趣的事情，却避免談到他們的現狀。

太陽早已落下了。明星閃灼在天穹的各处。升起的圓月的赤紅如火的光彩，照射在天边，这个巨大紅球在灰色的霧气中奇怪地搖蕩着。天空变亮了。晚間快要完了，夜間还未开始。彼挨尔离开他的新同伴，从营火之間走到路那边，他听說俘虜的兵停在那里。他想和他們說話。法國步哨在路上阻止了他，命他回轉。

彼挨尔回轉了，但是沒有回到营火那里，沒有回到他的同伴們那里，却到了一个無人的、卸了馬的車子旁边。他盤了腿，垂了头，坐在車輪旁的冷地上，沉思着，不动地坐了很久。过了一个多鐘头。沒有人打攪他。他忽然笑出了胖人的好意的笑声，笑得那么高，使得各方面的人都驚异地回顧这个奇怪的、顯然是孤独的笑声。

"哈哈哈！"彼挨尔笑着。他大声地自言自語着："兵不讓我过去。他們抓住我，关了我。他們俘虜了我。我是誰？我？——我的不朽的灵魂！哈哈哈！……哈哈哈……"他含着眼泪笑着。

有一个人站起來了，到这里來看，这个奇怪的、高大的人独

自在笑什么。彼挨尔止住了笑声，站起來了，远远离开那个好奇的人，向四周环顧了一下。

廣大的、望不尽的露营，先前还有响亮的营火爆炸声与人声，現在全寂靜了；紅紅的营火熄滅了、暗淡了。圓月高懸在明亮的天空。森林与田野，先前在营地外边看不見的，現在远远地看得見了。在森林与田野那边更远的地方，可以看見明亮的，搖蕩的，誘人的，不尽的远景。彼挨尔看了看天和迥远的閃灼的星斗。“这一切都是我的，这一切都在我的心中，这一切就是我！”彼挨尔想。“他們抓了这一切，放在木板湊成的棚子里！”他微笑了一下，走到自己的同伴的旁边，躺下來睡覚了。

15

在十月初，又有一个軍使帶了拿破侖的信与和平的建議來見庫圖索夫，这是佯称从莫斯科寄來的，而这时拿破侖已經在卡盧加旧路上离庫圖索夫不远了。庫圖索夫回答了这封信，像他回答劳理斯頓帶來的第一封信一样：他說，和平是談不到的。

在这件事之后不久，接到了在塔路齐諾左边活动的道洛号夫的游击支隊的一个报告，說在福明斯克發現了法軍，他們是不魯歇的师，并且这个师与其他的軍隊隔开了，可以很容易地加以消滅。兵士与軍官又要求打仗了。参謀部的將軍們，被塔路齐諾那里的輕易勝利的記憶所鼓动，坚决要求庫圖索夫执行道洛号夫的建議。庫圖索夫認为不需要任何攻击。結果是不可免的折中办法：派了一个小支隊到福明斯克去攻击不魯歇。

由于奇怪的偶然机会，这个任务——后來証明了是最困难的最重要的任务——落在道黑圖罗夫身上。他就是那个謙遜的

矮小的道黑圖罗夫。沒有人向我們描寫他作过軍事計划，他在軍隊前面飛奔，他把十字勛章丟在陣地上等等的情形。他們認为他是一个沒有决断的、感覚迟鈍的人，并且这样地称呼他。然而就是这个道黑圖罗夫，我們發現他，在俄國和法國的战爭中，从奥斯特理兹战役到一八一三年的战役，只在最困难的地方指揮作战。在奥斯特理兹，在大家都逃跑死亡而后衛里沒有一个將官的时候，他最后留在奥盖斯特堤上，集合軍隊，救他所能救的。他發着燒热，領了二万人到斯摩稜斯克去守城，抵抗拿破侖的全軍。在斯摩稜斯克的馬拉号夫門，他在燒热發作时剛剛睡着，就被轟击斯摩稜斯克的炮声驚醒了，而斯摩稜斯克守了一整天。在保罗旣諾会战中，在巴格拉齐翁已經打死，我們左翼的軍隊損失了十分之九，法軍的全部炮火向这个地方射击的时候，被派去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沒有决断的、感覚迟鈍的道黑圖罗夫；而庫圖索夫，当他原先派了别人到那里的时候，連忙改正了自己的錯誤。于是矮小的沉靜的道黑圖罗夫騎着馬到那里去了，于是保罗旣諾会战成了俄軍最大的光榮。詩歌和散文向我們描寫了許多英雄，但是几乎沒有一句話提到道黑圖罗夫。

又是道黑圖罗夫被派往福明斯克，又从那里被派往馬洛一雅罗斯拉維次。在这里，和法軍發生了最后的会战，而法軍的敗亡顯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們又向我們描寫了在战爭的这个期間的許多天才和英雄，但是关于道黑圖罗夫却只字不提，或者說的很少，或者說的很怀疑。道黑圖罗夫的这种緘口無言倒是他的功績的最明顯的証明。

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不懂得机器的动作的人，在看見机器运动时，会以为这部机器最重要的部分，是那个偶然地落在机器里、在机器中轉动、阻碍机器行动的碎片。不知道机器構造的人，

不能懂得机器的主要部分之一，不是这个破坏并阻碍工作的碎片，而是那个無声地轉动的連接的小齒輪。

十月十日，道黑圖罗夫已經走了到福明斯克的一半路程，停在阿銳斯托福村，准备嚴格地执行他所奉到的命令，就在这一天，全部的法軍，在慌乱的运动中到达了牟拉的陣地，他們似乎是要打仗，却忽然無故地向左轉，上了卡盧加的新路，开始進入只有不魯歇所駐扎的福明斯克。这时，道黑圖罗夫所指揮的軍隊，除了道罗浩夫的部隊，还有非格聶尔与塞斯拉文的兩个小支隊。

十月十一日晚上，塞斯拉文帶了一个被俘的法國禁衛軍的兵來到阿銳斯托福見指揮官。俘虜說今天到福明斯克的軍隊是全部大軍的先鋒隊，拿破侖也在里面，全軍离莫斯科已經五天了。这天晚上，一个从保罗夫司克來的家奴，說他看見了大軍入城。道罗浩夫支隊的哥薩克兵來报告說，他們看見法國的禁衛軍順大路向保罗夫司克推進。根据这些情报，顯然判明了：在以为是只有一个师的地方，現在却有了全部的法軍，他們是出了莫斯科順着意外的方向，順着卡盧加旧路走的。道黑圖罗夫不願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現在不明白他的任务是什么。他奉命攻击福明斯克。但是在福明斯克，先前只有不魯歇一个师，現在却有了全部法軍。叶尔莫洛夫想憑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但是道黑圖罗夫堅持一定要奉到殿下的命令。于是决定了送一个情报到总司令部去。

为这件事情选了一个能干的軍官，保号維齐諾夫，他須在書面报告之外口述一切。夜間快到十二点鐘时，保号維齐諾夫，接受了文書和口头命令，帶了一个哥薩克兵和备換的馬，到总司令部去了。

16

是一个黑暗的、暖和的秋夜。已經下了四天雨。換了兩次馬，在一个半小时之內，走了三十俚泥濘的爛滑的道路，保号維齐諾夫，夜間一点多鐘，便到达了列他涉夫卡。他在籬笆上懸着“总司令部”的牌子的農舍前下了馬，放了馬，走進了黑暗的門廊。

“立刻要見値日將軍！很重要的事！”他向一个站立起來在黑暗的門廊中嗅鼻子的人說。

“他晚上就很不好过，三夜沒有睡了，”侍从兵的声音悬乞地低語着。“您还是先叫醒上尉吧。”

“道黑圖罗夫將軍派來的，有很重要的事情，”保号維齐諾夫說着，走進他所摸索的打开的門。

侍从兵走在他前面，开始喚醒着一个人。“大人，大人，信使。”

“什么，什么！誰派來的？”倘有睡意的声音說。

“道黑圖罗夫和阿列克塞·彼得罗維支派來的。拿破侖在福明斯克，”保号維齐諾夫說，在黑暗中看不見誰在問他，但从声音上推断他不是考諾夫尼村。

被喚醒的人打了呵欠，伸了腰。

“我不想叫醒他，”他說，摸索着什么，“他害了病了！也許这是謠言。”

“这是情报，”保号維齐諾夫說，“我奉命立刻交給値日將軍。”

“等一下，我來点火。該死的，你总是放到哪里去了？”伸腰

的人向侍从兵說。他是柴尔必寧，是考諾夫尼村的副官。"找到了，找到了，"他补充說。

侍从兵打着火①，柴尔必寧摸索着蠟燭台。

"啊，混蛋！"他厭惡地說。

在火花的光亮中，保号維齐諾夫看見了拿蠟燭的柴尔必寧的年輕的面孔，和前面角落里另一个睡覚的人。这人是考諾夫尼村。

当硫片的先藍后紅的火焰在火絨上燃亮时，柴尔必寧点了一支蠟燭（从燭台上跑走了几个啃蠟燭的蟑螂），看了看信使。保号維齐諾夫全身是泥，用袖子拭臉时，把臉上也粘染了泥。

"是誰來的报告？"柴尔必寧接了文件問。

"消息是的确的，"保号維齐諾夫說。"俘虜，哥薩克兵，偵探，都一致地报告同样的話。"

"沒有办法，一定要叫醒他了，"柴尔必寧說，站起來，走到那个戴睡帽的盖着大衣的人那里。

"彼得·彼德罗維支！"他說。考諾夫尼村沒有动。"总司令部傳！"他微笑了一下說，知道这句話一定可以喚醒他。

果然，戴睡帽的头立刻抬起來了。在考諾夫尼村的兩腮燒热發紅的、美丽而坚决的面孔上，那种远离現狀的睡思夢意的表情，还停留了一剎那，但是他立刻便抖擻了一下，他的臉上顯出素常鎮靜的坚决的表情。

"啊，什么事？誰派來的？"他立刻便問，但是并不急迫，对燭光映着眼。

考諾夫尼村一面听着軍官的报告，一面打开文書，开始閱

① 毛注：在磷头火柴以前取火的方法是用鋼打火石，火花落在火絨上，使它着火。然后把漬过硫磺的木片放到着火的火絨上就有火了。

讀。他一讀完，便把穿毛袜的脚放在泥地上，开始穿鞋。然后他取下睡帽，梳了梳鬢髮，戴上軍便帽。

"你到这里不久吧？我們見殿下去吧。"

考諾夫尼村立刻明白了，他帶來的这个消息是很重要的，不能耽擱的。这是好是坏，他沒有想到，也沒有向自己提出。这引不起他的兴趣。他不是用智慧，不是用理性來看整个的战爭，而是用别的东西。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不曾表达过的信念，他相信一切都会很好的；但是不应該僅僅相信这一点，尤其不該說出这一点，却只要做自己的工作。他做了他的工作，并且尽了他的全力。

彼得·彼德罗維支·考諾夫尼村，和道黑圖罗夫一样，只是由于礼仪的关系才被包括在所謂一八一二年的英雄們——巴克拉之流，拉叶夫斯基之流，叶尔莫洛夫之流，卜拉托夫之流，米洛拉道維支之流——的名單中；他和道黑圖罗夫一样，具有了这种名声："能力知識極其有限的人"；他和道黑圖罗夫一样，从來不作会战計划，却总是在最困难的地方；他每次担任值班將軍的时候，总是开了門睡覺，并且下令讓任何信使喚醒他；在作战时他总是在火綫下，所以庫圖索夫因此責备他，而不敢派遣他到前綫上去；他和道黑圖罗夫一样，是不受注意的齒輪之一，而这些齒輪虽然沒有咿啞声和吱喳声，却是机器的最主要的部分。

考諾夫尼村在潮湿黑暗的夜里走出農舍，皺了皺眉，这一部分是由于他的加剧的头痛，一部分是由于他的心中有这个不快的思想：他想到参謀部里所有的这一群有势力的人，尤其是在塔路齐諾战役之后和庫圖索夫短兵相見的别尼格生，听到这个消息，会發生騷动，他們要提議、討論、發出命令、撤消命令。他覺

得这个預感是不愉快的，然而他知道这是不能沒有的。

果然，托尔——他是去向托尔报告这个新消息的——立刻向同住的將軍發表自己的意見，考諾夫尼村沉默地疲倦地听了之后，提醒他說，他們一定要去見殿下。

17

庫圖索夫和所有的老年人一样，夜間睡得很少。他在白晝常常忽然打盹，但在夜間，他穿着衣服躺在床上，多半沒有睡覺并且思索着。

他現在也躺在床上，用肥胖的手托着沉重的破相的大头，沉思着，一只睜开的眼睛向黑暗中注視着。

自从和皇帝通信的，而在參謀部中最有力量的別尼格生开始逃避他之后，庫圖索夫覚得放心了——不再有人强迫他和他的軍隊去参与無益的攻击行动了。庫圖索夫沉痛地記在心头的塔路齐諾会战的和前一天的教訓，也应該影响他們，他这么想。

"他們应当明白，我們攻击，只有失敗。忍耐和时間，是我的战士和武士！"庫圖索夫想。他知道，蘋果靑的时候，是不該摘取的。它熟的时候，自己会落的，但你在靑的时候摘取，便是損害了蘋果和樹，而且要使牙齒發酸的。他像一个有經驗的獵人，知道这只野獸已經受伤；并且只有俄軍的全力才能够使它受到这样的伤，但是否致命，这还是一个尙待解决的問題。現在，由于劳理斯頓和柏代來米的來使，游击隊的情报，庫圖索夫几乎确知这只野獸受了致命伤。但还需要証明，应該等待。

"他們想要跑去看看他們怎样打伤了这只野獸。等一等，我們就明白了。总是調动，总是攻击！"他想。"为什么？只是要

自己立功。好像打仗是什么有趣的事。他們好像是小孩，关于事情發生的經过不能从他們那里獲得有条理的說明，因为他們都想要証明他們是多么会打仗。但現在要点不在这里了。这些人向我提出了多么巧妙的調动！他們似乎覺得，当他們想到了兩三个偶然事件的时候，”（他想起了彼得堡發出的一般計划）“便是想到了一切。但偶然事件是無数的！”

这个未解决的問題——在保罗旣諾所受的伤是否致命——在庫圖索夫的头腦里已經想了整整一个月了。一方面，法軍占領了莫斯科。另一方面，庫圖索夫絕对無疑地覺得，他和全体的俄軍竭尽全力所作的可怕的打击，一定是致命的。但是無論怎样，这是需要証明的，他已經等待了整整一个月，时間过得愈久，他愈不耐煩了。他夜里睡不着，躺在床上，他做的正是年輕將領們所做的、他因而責备他們的那种事。他和年輕的人一样，預料一切可能發生的事，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他不把这些假定作为根据，而且他不是只看見兩三件，却是成千上万的可能發生的事。他思索愈久，可能發生的事出現愈多。他預料拿破侖軍隊的全軍的或部分的任何运动，——進攻彼得堡，進攻他，或者包圍他；他也預料到（他所最怕的）这种可能發生的事，就是拿破侖也許会运用和他同样的武器反对他，留在莫斯科等待他。庫圖索夫甚至預料到拿破侖軍隊回返滅对恩与尤黑諾夫的运动；但是有一点他不能預料的，就是所發生的这件事：拿破侖軍隊在离莫斯科后最初十一天之內的瘋狂慌乱的驚逃——这驚逃使庫圖索夫那时候还不敢想到的事情变为可能：就是法軍的全部复沒。道罗浩夫关于不魯歇师的情报，游击隊关于拿破侖軍隊的艰苦情况的消息，关于法軍准备退出莫斯科的傳聞——这一切都証实了这个假定，就是法軍受了打击，准备逃跑了；但这些只是假

定，对于年輕的人似乎是重要的，对于庫圖索夫却不然了。他憑六十年的經驗，知道对于傳聞应該有什么样的看法，知道有所希望的人們很会收集一切的消息，讓这些消息好像是証实他們所希望的事情，并且知道，在这种情形下，他們很乐于忽略一切相反的情形。庫圖索夫愈是希望这个，他愈不敢相信这个。这个問題占去了他的全部的精力。他覺得其余的一切只是日常生活的慣事。这类日常生活的慣事，就是他和参謀人員的談話，他从塔路齐諾寫給斯塔叶夫人①的信，讀小說，發獎賞，和彼得堡的通信，等等。但法軍的滅亡，只有他一个人預見到，是他心中唯一的希望。

十月十一日夜間，他靠着手臂，躺在床上，思索这件事。

在鄰房里有了响动声，并且听到了托尔，考諾夫尼村和保号維齐諾夫的脚步声。

"哎，誰在那里？進來，進來！有什么消息？"总司令向他們大声說。

在听差点蠟燭时，托尔报告了消息的內容。

"誰帶來的？"庫圖索夫問，在蠟燭点亮时，他臉上的冷淡嚴厉的表現使托尔詫异了。

"無可怀疑的，殿下。"

"叫他進來，叫他進來！"

庫圖索夫坐在床上，垂下一只腿，他的大肚皮斜靠在另一只弯曲的腿上。他眯着那只完好的眼睛，好更清楚地細看來使，似乎他想从他的面容上看出他所关心的事情。

"說吧，說吧，好朋友，"他用低微的老年人的声音向保号維

---

① 毛注：她是拿破侖的死敌，一八一二年，她在彼得堡，庫圖索夫做总司令时，她最先致热誠的賀意并預祝他的勝利。

齐諾夫說，掩着胸前敞开的襯衣。“來，站近一点。你帶給了我什么消息？啊？拿破侖离开莫斯科了嗎？是眞的嗎？啊？”

保号維齐諾夫詳細地从头报告了他奉命要說的一切。

“說，赶快說，别叫我着急，”庫圖索夫打断他的話。

保号維齐諾夫說了一切，沉默着，等候命令。托尔正要說什么，但是庫圖索夫打断了他的話。他想要說什么，但是他的面孔忽然顰蹙了，打皺了；他向托尔揮了揮手，轉过臉來望着对面，望着農舍里的因为挂着聖像而顯得黑暗的角落。

“主，我的創造者！你听到了我們的祈禱……”他合了掌，用打顫的声音說，“俄國得救了。謝謝你，主啊！”他并且流泪了。

18

从接到法軍退出莫斯科的消息的时候起，直到战爭完結，庫圖索夫的所有的活动，只是用权力、用狡猾、用請求來阻止自己的軍隊，不讓他們作無益的攻击、調动，不讓他們和將死的敌人發生冲突。道黑圖罗夫到馬洛—雅罗斯拉維次去了，但是庫圖索夫却和他的全軍延迟不進，并且下令扫蕩卡盧加，他覚得退到这个城市的后面去是極其可能的。

庫圖索夫处处退却，但是敌人不等到他退却，便朝着相反的方向跑走了。

拿破侖的歷史家們向我們描寫他在塔路齐諾和馬洛—雅罗斯拉維次的巧妙的調动，并且推測，若是拿破侖深入了南方富庶的各省，会發生什么事情。

但是，这些歷史家們，沒有說到，并無任何东西阻擋拿破侖進入南方各省（因为俄軍讓路給他），他們忘記了，沒有任何东

西可以拯救拿破侖的軍隊，因为它在那时候便已經本身有了不可避免的滅亡的条件。这个軍隊在莫斯科找到了丰富的給养，不能保存它，却把它踐踏在脚下，这个軍隊到了斯摩稜斯克，沒有儲存給养，却搶劫給养，为什么这个軍隊能够在卡盧加省好轉？那里住着的俄國人，和莫斯科的人一样，并且大火也會同样地燃燒那些被燒的东西。

这个軍隊是不能在任何地方好轉的。它在斯摩稜斯克会战和莫斯科搶劫之后，便好像是已經自身帶了化学的分解的因素。

这个原先是軍隊的团体里面的人，拿破侖和每个士兵，和所有的官長們，都逃跑着，却不知道逃到哪里去，都只希望一件事：本人愈快愈好地逃出那个是人人模糊地感覺到的絕境。

正是因此，在馬洛-雅罗斯拉維次的会議中，在法國將軍們假裝是在討論而發表各种意見时，直率的軍人牟东說了大家心中所想着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地赶快逃走，这最后意見，封閉了大家的嘴，無人能够，甚至拿破侖也不能够說話反对这个大家公認的事实。

虽然大家都知道应該走开，但是，对于应該逃走这一点仍然有羞耻之感。因此需要一种外來的震动來克服这种羞耻。这个震动在必要时出現了。这便是法國人所說的 *le Hourra de l'empereur*〔皇帝烏拉。〕①

会議的第二天，拿破侖一清早便佯作視察軍隊、視察过去的和未來的战場，帶了一群元帅們和护兵們，騎馬在軍隊的行列当中走着。尋找勝利品的哥薩克兵碰到了皇帝本人，差一点兒把他抓住了。哥薩克兵这一次沒有抓住拿破侖，因为救拿破侖的，

① 毛注：烏拉是俄軍攻击敌人时的呼号。

正是使法軍滅亡的勝利品：哥薩克兵在塔路齐諾、在这里、放下了人而去爭夺的勝利品。他們沒有注意拿破侖，却去搶勝利品，因而拿破侖才得逃走。

当 *les enfants du Don*〔頓河区的子弟們〕就可以在皇帝的軍隊当中抓住皇帝本人的时候，顯然沒有別的办法可想，只有尽可能地在最近的熟識的道路上赶快逃跑了。拿破侖，有他的四十歲的肚皮，不再感覺到自己从前的灵敏与勇敢，他明白了这件事的含意。在哥薩克兵給予他的恐怖的影响之下，他立刻同意了牟东的話，如歷史家們所說的，下令向斯摩稜斯克道路上退却。

拿破侖同意了牟东，軍隊后退了，这不是証明他下令退却，而是証明那支配全軍使他們走上莫沙益司克道路的力量，同时也支配了拿破侖。

19

人在运动中的时候，他总是替自己設想那个运动的目标。为了要走一千俚路，人必定要想，走了这一千俚便有好东西。为了要有运动的力量，就必須有一个渴望到达的目的地。

法軍前進时的渴望到达的目的地是莫斯科，后退时的乐土是祖國。但是祖國太遙远了，行走千俚的人，絕对需要忘掉最后的目的地，而向自己說，“今天我要走四十俚到休息的地方去宿夜”；在第一日的行程中，这个休息处遮隱了最后目的地，并且吸引了他的所有的願望和希望。在个人身上所表現的那些渴望，在群众里总是要擴大的。

对于順着斯摩稜斯克旧道后退的法軍，最后目的地祖國太遙远了，最近的目的地，是斯摩稜斯克，所有的在群众里特別加

强了的希望与願望，就是要到达这个目的地。不是因为兵士知道在斯摩稜斯克有許多給养和新軍隊，不是因为向他們說了这一点，(恰好相反，軍中上級官長和拿破侖自己都知道那里的給养是很少的，)而是因为，單是这一点就可以給他們向前运动和忍受目前困苦的力量。他們，那些知道和不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在同样地欺騙他們自己，他們向斯摩稜斯克急進，就像到乐土去一样。

法軍上了大道，用驚人的力量和聞所未聞的速度，向他們設想的目的地急奔。把法兵結成一个整体幷且給他們某种力量的原因，在共同的渴望之外，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們的数量。如同物理学上的引力律一样，这个巨大的質量，吸引着人們的个别的分子。他們数十万人的团体运动着，好像一个整个的國家。

他們当中的每个人只希望一件事情——投降做俘虜，避免一切的恐怖和不幸。但一方面，奔向目的地斯摩稜斯克这个共同願望的力量，把每个人吸引在同一的方向中；另一方面，一个軍团向一个連投降是不可能的，虽然法兵利用每个方便的机会，互相分离，在極小的適当的借口之下去投降，而这些借口却是不常有的。他們的数量和緊密迅速的运动，夺去了他們的这种可能性，使俄軍不但难以阻止、幷且不能阻止法軍用全体的力量所作的这个运动。物体的机械的分裂，不能够在某种限度之外加速分裂的过程。

一团雪不能立刻溶化。有一定的时間的限度，在这个时間限度之前，任何热力都不能使它溶化。反之，热力愈多，剩余的雪愈凝固。

在俄軍的將領之中，除了庫圖索夫，沒有人了解这一点。当法軍順斯摩稜斯克大道逃跑的方面确定时，考諾夫尼村在十月

十一日夜間所預料的事情开始实現了。所有的高級軍官都想要立功，想要切断、截獲、俘虜、击潰法軍，大家都要求攻击。

只有庫圖索夫一个人运用了他所有的力量（任何总司令的这些力量都是不大的）反对攻击。

他不能向他們說出我們現在所說的話：为什么要有交战、攔路，損失自己的人，不人道地屠殺可憐虫呢？从莫斯科到維亞倚馬，沒有战斗，軍隊便損失了三分之一，为什么还要这样呢？但是他从他的老年智慧中取出他們会許了解的东西——他向他們說到“金桥”，他們嘲笑他，誹謗他，他們襲击、攻打、并且威吓那只要死的野獸。

在維亞倚馬附近，叶尔莫洛夫，米洛拉道維支，卜拉托夫以及别的人，都和法軍相隔很近，他們不能够約制他們的切断和击潰两个法國軍团的願望。他們向庫圖索夫报告他們的意圖时，沒有在信封里送报告，却送了一張白紙。

無論庫圖索夫怎样努力約制軍隊，我軍还是攻击了，并且極力攔夺道路。据說我們的步兵奏乐击鼓去攻击，殺死了成千的人，自己也損失了成千的人。

但是关于切断后路——他們并沒有切断任何人，也沒有击潰任何法軍。法軍因为危險，团結更緊了，一方面慢慢地融化着，一方面繼續走着到斯摩稜斯克去的死路。

第 三 部

1

保罗旣諾会战，和后來莫斯科被占領，以及法軍不作新的会战而逃遁，是歷史上最有教益的現象之一。

所有的歷史家們都同意这一点，若干國家与民族在他們互相冲突时的外表活动，是用战爭表現的：由于战爭勝利的或大或小，若干國家与民族的政治力量立刻增强或减弱。

虽然，这种歷史的叙述：某某皇帝或國王和别的皇帝或國王發生了爭执，征集軍隊，和敌人的軍隊打仗，獲得了勝利，殺了三千、五千、一万人，因此征服了一个國家和几百万人的整个民族，虽然这种歷史的叙述是很奇怪；虽然不可了解，为什么一个軍隊的失敗，一个民族的百分之一的失敗，便使得一个民族屈服；——但是所有的歷史事实（就我們所知道的來說），都証实这种陈述的正确，就是，一个民族的軍隊对另一个民族的軍隊的巨大的或微小的勝利，是民族的力量增强或减弱的原因，至少是主要的表征。一个軍隊獲得了勝利，勝利的民族的权利立刻便增大了，而失敗的民族便要遭受損害。一个軍隊失敗了，一个民族便立刻按照失敗的程度而丧失权利，在軍隊完全失敗时，这个民族就完全被征服了。

据歷史所載，从最古的时候，直到現在，都是这样的。拿破

侖所有的战爭都証实了这个原則。按照奧軍失敗的程度，奧國丧失它的权利，法國增加它的权利和力量。法軍在耶拿和奧扼尔斯泰特的勝利破坏了普魯士的独立生存。

但是忽然在一八一二年，法軍在莫斯科附近獲得了勝利，莫斯科被占領了，后來沒有新的会战，并不是俄罗斯不存在，却是六十万法軍和后來拿破侖的法國不存在了。要牽强事实來適合歷史定律，說保罗旣諾战場留在俄軍的手中，說在莫斯科会战之后，有許多会战消滅了拿破侖的軍隊——是不可能的。

在法軍的保罗旣諾勝利之后，不但沒有大規模的会战，而且沒有重要的会战，然而法軍不复存在了。这是什么意思？假使这是中國歷史上的例子，我們可以說，那不是歷史的現象，(在任何事件不合他們的标准时，这便是歷史家們的遁辞；)假使这是短时的冲突，参与其事的只有少数軍隊，我們可以把这个現象当作例外；但是这个事件發生在我們父輩的眼前，他們覺得这是祖國存亡的問題，而这个战爭是一切已知的战爭中一次最大的战爭……

一八一二年战爭中从保罗旣諾会战到法軍被逐出境的期間，証明了会战的勝利不但并不总是征服的原因，而且甚至不是征服的不变的指标；証明了决定各民族的运命的力量不在征服者，甚至不在軍隊与会战，而在什么别的东西。

法國歷史家們，在描寫法軍在退出莫斯科之前的情況时，肯定地說，大軍中的情形都很好，除了炮兵，騎兵，和輜重兵，因为沒有草秣作牛馬的食料；而这个不幸是無法补救的，且为当地的農民焚去了他們的干草，不留給法國人用。

勝利的会战并不帶來通常的結果，因为農民們卡尔卜与夫拉斯在法軍退出后帶了車輛進莫斯科去搶劫，并且一点也沒有

表現个人的英雄情緒，無数的这样的農民不把草秣运到莫斯科去賣好价錢，却把它焚去。

讓我們設想，兩个人帶了劍，按照所有的劍術規則去作决斗。斗劍經过了很長的时間，忽然对手之一，覺得自己受了伤，——明白了这件事不是开玩笑，却关乎他的生命，他便抛了劍，順手拾起一根棍棒，揮动起來。讓我們再設想另一个对手，他很聰明地运用了最好的最簡單的方法去达到他的目的，同时由于騎士精神的影响，他想要隱蔽事件的眞象，堅持說他是按照一切斗劍的規則獲得勝利的。我們可以設想一下，这种决斗的叙述会發生什么样的混乱和含混不清。

要求按照劍術原則而决斗的劍手是法國人；他的对手，抛劍拿棍的，是俄國人；力求按照斗劍規則說明事件的人——是描寫这个事件的歷史家們。

从斯摩稜斯克焚燒的时候起，就开始了这个不遵守任何旧日战爭傳統的战爭。城市与鄉村的焚燒，交战后的退却，在保罗旣諾給敌人的打击和重行退却，莫斯科的焚燒，捉拿搶劫者，攔截运輸車，游击战，这都是違反規則的。

拿破侖感覚到这一点，从他采取斗劍的正規姿势留在莫斯科，沒有看見对手的劍，只看見在他头上举起的棍棒的时候起，他不断地向庫圖索夫和亞力山大控訴，說战爭打得違反一切規則，（似乎屠殺人类，也有什么規則。）尽管法國人控訴不守規則，尽管俄國上層社会的人覺得用棍棒打架是羞耻，并且想要按照規則采取 *en quarte*〔合乎第四条〕或者 *en tierce*〔合乎第三条〕的姿势，作一个合乎 *prime*〔第一条〕的巧妙的刺击，等等，然而民族战爭的棍棒，却帶着全部威脅而偉大的力量举了起來，并且不

管任何人的趣味与規則，不考慮任何的东西，愚笨而單純地，但合乎时宜地，举起來，落下去，打击法軍，直到侵略的軍隊全部消滅。

这个民族是幸福的，他們不像一八一三年的法國人，他們不按照一切劍術規則行敬礼，不掉轉劍柄把它庄嚴地恭敬地交給寬大的勝利者；这个民族是幸福的，他們在緊要关头，不問別人在类似情形中遵守什么規則，却簡單輕易地举起順手拿到的棍棒，用它打击敌手，直到他們心中的憤怒与复仇的情緒变为輕蔑与憐憫。

2

有一个最明顯而最有利的違反所謂战爭規則的情况，就是分散的人群攻打那挤成一团的人群。这种战斗总是發生在全民性的战爭中。这种战斗就是，不以人群对抗人群，而是人員散开，單独地攻击，并且被强大的力量攻击时，便立刻逃走，然后有了机会，便再攻击。西班牙的游击隊是这么做的；高加索的山民是这么做的；一八一二年俄國人是这么做的。

他們称这种战爭为游击战，以为这么称它是說明了它的意义。同时，这种战爭不但不合任何規則，而且正違反尽人皆知的，被認为是絕对不錯的，战術的規則。这种規則說，攻击者应該集中自己的兵力，要在交战时比敌方强。

游击战（如歷史所表示，总是成功的）正違反这个規則。

这种矛盾是从这里發生的，就是，軍事科学以为軍隊的力量与数量是相等的。軍事科学說軍隊愈大，力量愈大。*Les gros bataillons ont toujours raison.*〔强大的兵力总是对的。〕

說这話的軍事科学，好像那种只从質量上研究运动物体的机械学，根据这种研究而說，物体动量相等或不相等，因为它們的質量相等或不相等。

动量（运动的量）是質量与速度相乘之積。

在軍事上，軍隊的力量也正是質量乘某种别的东西，乘某种未知的X之積。

軍事科学，鑒于歷史上的無数的这样的前例：就是，軍隊的質量并不和力量符合，小的支隊往往战勝大的軍隊，便含糊地承認这种未知乘数的存在，并且时而在几何学的隊形中，时而在武器中，时而，最通常的，在將領的天才中，極力尋找这种乘数。然而对于这个乘数加了这些不同的意义，却并不產生和歷史事件相符合的結果。

然而只要放弃那种为了阿諛英雄而采取的、关于战时上峰指揮的效果的、虛伪的見解，我們就会找出这个未知的X。

这个X是士气，即是組成軍隊的全体人員的或大或小的战斗願望与冒險願望，完全不管他們是不是在天才的指揮下作战，是三橫隊还是兩橫隊，是用棍棒还是用每分鐘射击三十發的步槍。有最大战斗願望的人們，总是使他們自己处在最有利的战斗条件中。

士气是一个乘数，它乘了質量，便得出力的積数。确定并表現这个未知乘数——士气——的意义，是科学問題。

这个問題要到那样的时候才可以解答，就是，我們不再武断地提出那个力量表現时的那些条件，例如，將領的命令，武器，等等，來代替未知的值X，不把它們当作乘数的值，却完全無遺地承認这个未知数是或大或小的战斗願望与冒險願望。要用方程式表現已知的歷史事件，要比較这个未知数的相对的值，那时候

我們才能希望确定这个未知数的意义。

十个人，十个营，或十个师，打十五个人，十五个营，或十五个师，打敗了十五个的，即是殺死，或擄獲了他們全体，而自己損失四个；因此一方面的損失是四，另一方面的損失是十五。因此，四等于十五，因此 $4X=15Y$。因此，$X:Y=15:4$. 这个方程式并沒有說出这个未知数的値，但它說出了兩个未知数之間的比率。把选擇出來的多种多样的歷史單位（会战，战爭，战爭期限）列成这种方程式，可以獲得一系数字，在这些数字当中一定有、并且可以發現若干法則。

軍隊在進攻时应当采取群体的行动，在退却时应当分散，这个战術原則不覚地証实了这个眞理，即是軍隊的力量是以士气为轉移的。把士兵領到火綫里去，比較抵抗敌人的攻击，需要更多的紀律，而紀律是只有借群体的运动才可以得到的。但这个忽視了士气的原則，不断地被証明了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在一切的民族战爭中、当士气有剧烈的高漲或低落时，它是顯然地違反事实的。

法軍在一八一二年退却时，虽然按照战術，应該分散地防衛他們自己，却挤成了一团，因为士气是那样地低落，以致只有群体才可以把他們維持在一起。反之，按照战術，俄軍应該群体地攻击，事实上却散开了，因为士气是那样高漲，以致个别的兵士沒有命令便攻击法軍，并且無須被强迫去遭受困难和危險。

3

所謂游击战是从敌人入斯摩稜斯克的时候开始的。

在游击战被我們政府正式承認之前，已經有成千的敌

軍——落伍的，搶劫的，搶粮的，——被哥薩克兵和農民們消滅了，他們不自覺地殺死法軍，正像狗不自覺地咬死迷路的瘋狗一样。皆尼斯·大衛道夫，憑俄國人的本能，最先認識了这个可怕的武器的作用，他不顧軍事技術的原則，消滅了法軍；采取最初的步驟使这种战爭方法取得法律根据的荣譽是屬于他的。

八月二十四日，成立了大衛道夫的第一个游击支隊，在他的支隊之后，成立了别的游击支隊。战役愈向前發展，这种支隊的数目愈多。

游击隊把大軍一部分一部分地消滅。他們拾檢了枯樹上——法軍——自己墜下來的落叶，有时撼搖了樹的本身。十月，在法軍向斯摩稜斯克逃跑的时候，这种人数与性質極不相同的游击隊已經有几百个了。有的仿效軍隊的一切方式，有步兵，炮兵，参謀，和生活的享受；有的只是哥薩克隊，騎兵；有的是少数步騎的集合；有的是不为人知道的農民与地主。有一个游击隊長是教堂执事，他在一个月之間，獲得了几百个俘虜。有一个村長的妻子發茜莉薩，殺了几百个法兵。

十月末是游击战最盛的时期。这种战爭的初期已經过去了，在初期，游击隊員們詫异他們自己的胆量，时时刻刻都怕被法軍擒獲或包圍，不解馬鞍，几乎也不下馬，藏在树林中，时时刻刻等待着被追击。現在这种战爭，已經有了确定的形式了，大家都明白了，对法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了。現在只有那些有参謀部的支隊將領們，按照規則远远离开法軍，还認为許多事是不可能的。小隊的游击隊，早已开始战斗，并且靠近地偵察法軍，認为大支隊的長官們所不敢想的事是可能的。潛入法軍之間的哥薩克兵和農民，現在認为一切都是可能的。

十月二十二日，打游击战的皆尼索夫和他的部隊，是在游击

热情最旺盛的时候。他和他的部隊从早晨起便出动了。他整天在鄰接大道的树林中，窺察一个大批的法軍騎兵行李运輸隊和俄國俘虜，他們是和别的部軍隊隔开的，并且据偵探和俘虜們报告，是在强力的掩护之下向斯摩稜斯克進發。知道这个运輸隊的，不但是皆尼索夫以及在他附近的統率一个小游击支隊的道洛号夫，而且还有一些有参謀部的大支隊的將領們：大家都知道这个运輸隊，并且如皆尼索夫所說的，他們都对它磨牙礪齒。有兩个大支隊的將領——一个是波蘭人，一个是德國人，——几乎是同时邀請皆尼索夫加入他們各人的支隊去攻击运輸隊。

“不行，老兄，我自己也長鬍鬚了，”皆尼索夫，看了这些公文說，并且回文給德國人說，虽然他衷心願意在这样英勇有名的將軍之下服务，但他不得不放弃这种荣幸，因为他已經在波蘭將軍指揮之下了①。对于波蘭將軍，他作了同样的回复，通知他說，他已經在德國人指揮之下。

这样地处理了之后，皆尼索夫打算不向上級官長报告这件事，就和道洛号夫用他們微小的力量一同攻击，截夺运輸隊。十月二十二日，这个运輸隊从米庫利諾村开拔到沙姆涉佛村去。在米庫利諾和沙姆涉佛之間道路的左边，有許多巨大的樹林，有的地方接近道路，有的地方和道路相隔一俚或者更远。在这些樹林里，皆尼索夫和他的隊伍走了一整天，有时深入樹林的当中，有时在樹林的边际，却沒有放过了运动的法軍。那天早晨，在米庫利諾附近，在樹林鄰接道路的地方，皆尼索夫部下的哥薩克兵擒獲了兩輛陷在泥淖中的运送騎兵坐鞍的車子，帶入了樹林。从这时直到傍晚，他們沒有攻击，却窺察着法軍的运动。应該不驚

① 毛注：托氏从大衛道夫的游击日記中借用了这个策略，皆尼索夫借此保持了独立指揮权。

动他們，讓他們安靜地到达沙姆涉佛，然后，和道洛号夫会合，道洛号夫应該在傍晚到沙姆涉佛一俚之外樹林中的哨房里來商談。在黎明时他們从兩边夾攻，好像雪山崩在他們的头上一样，一下就击潰并俘虜他們全体。

在后边，离米庫利諾兩俚，在樹林鄰接大道的地方，他們留下了六个哥薩克兵，在法軍的新來的縱隊一出現的时候，他們就要立刻去报告。

在沙姆涉佛前面，道洛号夫也要同样地察看道路，要知道其他法軍的距隔。运輸隊据估計有一千五百人。皆尼索夫只有二百人，道洛号夫也只有这么多人。但人数的优越并沒有阻止皆尼索夫的行动。他还須知道的一点，便是这些軍隊是什么样的；为了这个目的，皆尼索夫必須擒獲一个舌头（即是敌方縱隊中的人）。在早晨攻击运輸車輛的时候，战事進行得那么急促，以致和車輛在一起的法國人全被消滅了，只活捉了一个小鼓手，他是落伍的，不能确定地說出縱隊中的軍隊是什么样的。

皆尼索夫認为再度攻击是危險的，为了不驚动全縱隊，他派了部下的農民齐杭·协尔巴退到沙姆涉佛去，假如可能，至少抓得一个法軍前隊的軍需官。

4

是秋天里的一个溫暖落雨的日子。天空和地面是同样的混水般的顏色。有时好像下霧，有时忽然下着傾斜的大雨。

皆尼索夫騎了一匹純种的凹肚皮的瘦馬，穿着淋水的氈外套，戴着皮帽。他和他的偏着头、貼着耳朵的馬一样，因为斜雨而皺眉，憂慮地看着前方。他的消瘦的、生長着密密短短的黑鬍

髭的面孔似乎是怒气冲冲的。

和皆尼索夫并排走的，是一个同样地身穿氈外套、头戴皮帽、騎着肥肥的頓河区大馬的哥薩克兵上尉——皆尼索夫的同事。

第三个人是哥薩克兵上尉洛發依斯基①，是个身材高大、腰干筆直、面色蒼白、金色头髮的人，有一双細小明亮的眼睛，在他的面部和姿态上帶着鎭靜自足的表情。他穿着同样的氈外套，戴着皮帽子。虽然不能說出什么是馬和騎馬人的特点，但一看上尉和皆尼索夫，就可以看出，皆尼索夫又潮湿又不舒服——皆尼索夫是一个騎馬的人；但一看上尉，就可以看出，他是像平常一样的舒服而鎭靜，他不是一个騎馬的人，而是和馬合成一体的有加倍力量的人。

走在他們前面一点的，是一个身穿灰色長袍、头戴白帽子的，全身被雨淋得透湿的，領路的農民。

在他們后面一点，是一个身穿藍色法軍大衣的年輕軍官，騎着一匹瘦小的、大尾長鬃的、口边磨出了血的基尔給斯馬。

和这个年輕軍官并排騎馬走着的是一个驃騎兵，在他背后馬臀上帶着一个身穿破碎的法軍制服的、头戴藍帽子的孩子。这个孩子用冻紅了的手抱住驃騎兵，搖动着光脚，極力使它們發暖，他抬起眉毛，驚异地向四周环顧着。他是早晨被捉的法國小鼓手。

后边，在狹窄的、松軟的、走成的林間小道上，驃騎兵們三三五五地展开着，再后是哥薩克兵，有的穿氈外套，有的穿法軍大衣，有的头頂馬衣。棕色栗色的馬匹都因为身上流淌的雨水变

① 毛注：这里所寫的是实在的事。在大衛道夫的（在小說中是皆尼索夫的）最初的勝利之后，庫圖索夫給他兩个哥薩克团加强他的兵力。

黑了。馬的頸項因为鬃毛透湿而顯得异常的瘦。馬身上冒着热气。衣服、鞍子、繮繩，都是潮湿的，滑溜的，松軟的，就像土地和鋪盖路面的落叶一样。人們蜷縮地坐着，动也不动，为了把流到身上的水弄暖，不讓鞍子和膝盖下边和頸子后边的新有的冷水流進去。在展开的哥薩克兵当中，有兩輛用法國馬和哥薩克兵的有鞍子的馬拖着的輜重車，輾过殘榦和断枝，滚过路面上水滿的轍溝。

皆尼索夫的馬，繞过路中的水潦时，走到路边，使他的膝盖碰上了樹。

“吱，鬼东西！”皆尼索夫憤怒地大叫，露出牙齒，用鞭子打馬三次，濺了泥在自己和同伴的身上。皆尼索夫很不高兴，因为雨，因为餓（从早上到現在誰也沒有吃东西），尤其是因为道洛号夫到此刻还沒有消息來，派去擒捕舌头的人也沒有回來。

“不会再有今天这样的攻击运輸隊的机会了。單独攻击是太冒險了，但是延擱到明天，——别的大的游击隊便要把战利品从我們眼前夺去了，”皆尼索夫想，不断地注視着前面，想看到他所期待的道洛号夫的使者。

到了树林中的一条小路上，皆尼索夫停下來了，从这里他可以看見右边遙远的地方。

“有誰來了，”他說。

哥薩克兵上尉朝着皆尼索夫所指的方面看去。

“來了兩个人，一个軍官，一个哥薩克兵。但是不能預定是不是中校自己，”上尉說，他爱用哥薩克兵所不知道的字眼。

騎馬來的人下了山坡，看不見了，过了几分鐘又出現了。前面的軍官用鞭子打馬疲倦地奔騰着，他的衣服是零乱的透湿的，褲筒卷到了膝上。哥薩克兵立在脚鐙上，在后边緩馳着。这个

軍官是很年輕的孩子，有寬大紅潤的面孔和敏銳愉快的目光，他騎馬奔跑到皆尼索夫面前，遞給他一封浸濕的信件。

"將軍寫來的，" 軍官說，"請原諒！有点湿……"

皆尼索夫皺了眉，接了信，开始拆信。

"他們都說危險危險，" 軍官在皆尼索夫閱讀來信时向上尉說。"但是我和考馬罗夫，" 他指着哥薩克兵，"我們有了准备。我們每人有兩把手槍……但这是什么？" 看見了法軍小鼓手，他問，"俘虜嗎？你們已經打了仗嗎？我可以同他說話嗎？"

"罗斯托夫！彼恰！" 皆尼索夫讀完了信时，叫起來，"为什么你不說你是誰？"

于是皆尼索夫帶着微笑轉过身向軍官伸出了手。

这个軍官是彼恰·罗斯托夫。

一路上，彼恰思量着，他要像一个成人、像一个軍官所应有的那样对待皆尼索夫，不提到他从前和他相識。但皆尼索夫剛剛对他微笑了一下，彼恰便面色明朗了，高兴得臉發紅了，忘記了他所准备的形式上的禮節，开始說到他是怎样經过法軍的地方，他多么高兴他有了这个任务，說他已經在維亞倚馬打了一仗，有一个驃騎兵在那里立了功。

"啊，我很高兴看見你，" 皆尼索夫插言說，他的臉上又有了憂慮的表情。

"米哈益·費阿克利退支，"他向上尉說，"你知道，他又是德國人派來的。他是他的部下。"

于是他又向上尉說，剛才來信的內容，是德國將軍又要求会师攻击运輸隊。"假使我們明天不抓住运輸隊，他就要把它从我們面前夺去了，" 他結束了。

在皆尼索夫和上尉說話的时候，彼恰因为皆尼索夫語气的

冷淡而覺得發窘，他以为这样的語气是由于他的褲子的情形，于是他在大衣的下面偷偷地放直了折起的褲子，免得被人看見，并且力求尽量顯出軍人的气派。

"大人有什么命令嗎？" 他向皆尼索夫說，把手举到帽檐，又恢复着表演他所准备的副官对將軍的态度，"我还要留在大人这里嗎？"

"命令？……"皆尼索夫思索地說。"你可以留到明天嗎？"

"呵，請……我可以留在您这里嗎？" 彼恰叫着。

"但是將軍究竟怎么命令你的？馬上回去嗎？"皆尼索夫問。

彼恰臉紅了。

"他沒有什么命令。我想可以嗎？" 他探問地說。

"那么，很好，" 皆尼索夫說。

他轉向自己的部屬，下了命令：一部分的人到树林中哨房旁边指定的休息处去，騎基尔給斯馬的軍官（这个軍官担任副官的职务）去找道洛号夫，探明他在哪里，他晚上來不來。皆尼索夫自己打算和上尉和彼恰到樹林边际靠近沙姆涉佛的地方去，以便察看他們明天所要攻击的法軍的駐在地。

"哦，鬍子，"他向做嚮導的農民說，"領我們到沙姆涉佛去。"

皆尼索夫，彼恰，和上尉由几个哥薩克兵和帶領俘虜的驃騎兵陪伴着，向左边走，穿过一个山谷，到樹林的边际去了。

5

雨止了，只下着霧，樹枝上滴着水点。皆尼索夫，上尉，和彼恰都無言地騎馬跟在头戴小帽的農民的背后，農民輕輕地無声地在草根和潮湿的樹叶上踏着他的穿草鞋的、向外弯曲的脚領

他們到林边去。

上了坡子，農民站住了，环顧了一下，向樹木稀疏的地方走去。他站在一株还沒有落叶子的大橡樹下边，并且向他們神秘地招手。

皆尼索夫和彼恰到了他那里。从農民所站立的地方，可以看見法軍。正在树林的那边，在斜坡上，有一片麥田。右边，在深谷的那边，可以看見一个小村庄和一个破頂的地主房屋。在这个村庄里，在地主房屋里，在全部的高坡上，在花園里，在井边和池边，在桥和村庄之間的整个的山道上，大約不出二百沙繩的距离，可以看見在蕩动的霧里的人群。可以淸晰地听到他們的非俄國人的声音在喊叫拖行李車上山的馬匹，和互相的呼叫。

"把俘虜帶到这里來，"皆尼索夫低声說，沒有把眼睛离开法軍。

哥薩克兵下了馬，扶下了小孩，和他一同走到皆尼索夫的面前。皆尼索夫指着法軍，問小孩，那些法軍是什么部隊。小孩把冻僵的手插進衣袋，豎起眉毛，驚恐地望着皆尼索夫，虽然他顯然地願意說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却在回答的时候慌乱起來了，一味地重复着皆尼索夫所問的話。皆尼索夫皺了皺眉，轉过身來，向哥薩克兵上尉說着他自己的意見。

彼恰迅速地轉动着他的头，时而看看小鼓手，时而看看皆尼索夫，时而看看哥薩克兵上尉，时而看看村庄里和道路上的法軍，力求不要遺漏任何重要的見聞。

"不問道洛号夫來不來，我們要抓住他們！啊？"皆尼索夫愉快地閃亮了眼睛說。

"那是適宜的地点，"哥薩克兵上尉說。

"我們派步兵下去，順着沼地，"皆尼索夫繼續說。"他們要

向花園里爬的；你領哥薩克兵从那边冲过去，”皆尼索夫指示着村庄那边的樹林，“我从这里，和我的驃騎兵。憑信号槍声……”

“凹地走不过去，——是一个濘沼，”哥薩克兵上尉說。“馬要陷下去的，一定要从左边繞……”。

当他們这么低声說話时，下边，在池边的凹地那里，有了一發槍声，又有一發槍声，冒了白烟，听到了半山腰里几百个法國兵同时的似乎是愉快的叫声。起初，皆尼索夫和哥薩克兵上尉都向后退。他們距离法軍是那么近，以致他們覺得这些槍声和呼叫都是对他們而發的。但槍声和呼叫是与他們無关的。下边，在沼地上，有一个穿紅衣服的人在跑。顯然法國兵是向他放槍，向他喊叫的。

“哦，他是我們的齐杭，”哥薩克兵上尉說。

“他！是他！”

“这个無賴！”皆尼索夫說。

“他逃开了！”哥薩克兵上尉眯着眼說。

他們称为齐杭的这个人，跑到小河边，冲進河里，把河水飛濺起來了，他不見了一会兒，爬出水面，全身因为水而变黑了。他再向前跑。追赶他的法軍停止了。

“好伶俐，”哥薩克兵上尉說。

“这个無賴！”皆尼索夫帶着同样的惱怒的神情說。“他一直到現在，做了些什么？”

“这人是誰？”彼恰問。

“他是我們的哨兵，我派他去捉舌头的。”

“啊，就是，”彼恰說，对于皆尼索夫的头一句話点着头，似乎他明白了一切，其实他一点也不明白。

齐杭·协尔巴退是部隊中一个最有用的人。他是格沙其河附近波克罗夫斯克村的農民。在作战的开始，皆尼索夫到了波克罗夫斯克村，像素常一样，他找來了村長，向他探問他所知道的法軍的情形，村長回答的和所有村長們回答的一样，好像是为自己辯护，他說他什么也沒有听見，什么也沒有看見。但是皆尼索夫向他說明，他的目的是打法國人，并且問，是否有迷了路來到他們这里的法國兵。这时，村長說，确实有过几个“搶盗”，但是村上只有齐示卡·协尔巴退一个人管这种事情。皆尼索夫命令找來了齐杭，称贊了他的活动，当村長的面說了几句話，說到祖國的子孙們应該忠于沙皇和祖國，应該仇恨法國人。

“我們不会对法國人做什么坏事的，”齐杭說，顯然是听到皆尼索夫的話，覚得恐懼了，“我們只是和这些孩子們开开玩笑，你知道。我們只打死了二十來个‘搶盗’，但我們沒有做什么坏事。……”

第二天，当皆尼索夫完全忘記了这个農民而离开波克罗夫斯克村庄时，有人向他說，齐杭爱上了他們的隊伍并且要求他們收留他。皆尼索夫下令收留了他。

齐杭起初做些生火，打水，剝馬皮等等粗事，不久就顯出对于游击战的热心与能力。他常在夜間去夺勝利品，每次都帶回法軍的衣服和武器，在他奉到命令时，他也帶回法國俘虜。皆尼索夫讓齐杭停止了粗工，开始帶他出动，把他編在哥薩克兵里。

齐杭不欢喜騎馬，总是步行，从來不曾落在騎兵的后边。他的武器是一支步槍（他帶着步槍多半是为了开玩笑），一根矛槍，和一把斧头，他运用斧头，好像狼运用牙齒一样，——像狼用牙齒輕易地从毛里捉蚤子，嚼大骨头一样。齐杭准确地揮动斧头劈木柴，同样准确地拿着斧头的背削細木釘、雕勺子。在皆尼索

夫的部隊里，齐杭处于特殊的例外的地位。在需要做什么特别困难的骯髒的事情——例如用肩膀把車輛从泥濘中扛出來，抓住馬尾巴把馬从池沼里拖出來，剝馬皮，偸跑到法軍当中去，一天走五十俚——的时候，大家都笑着指着齐杭。

“他这个鬼东西，什么都能办，他像馬一样結实，”大家这么說到他。

有一次，齐杭所要抓捕的一个法國兵向他打手槍，打中了他脊背的肌肉。这个伤，齐杭只用伏特加酒由里外医治，这件事是全隊的最愉快的笑話的題材，齐杭是很願意和他們說笑話的。

“怎么，老兄，你不干了嗎？你弯了脊背嗎？”哥薩克兵們取笑他，而齐杭故意把臉皺蹙着，做怪相，假裝發怒，用最可笑的詛咒責罵法國人。这件事对于齐杭只發生了这种影响，就是，他在受伤之后很少捉回俘虜了。

齐杭是部隊中最有用的、最勇敢的人。沒有人比他發現过更多的攻击机会，沒有人比他擒獲过或者殺死过更多的法國人；因此他成了所有的哥薩克兵和驃騎兵的說笑話的对象，他自己也願意做这样的角色。

現在，齐杭被皆尼索夫在夜間派到沙姆涉佛去擒捕舌头。但是或者因为他不滿意于只捉捕一个法國人，或者因为他睡了一夜，他在白晝，爬進正在法軍之間的灌木里，并且，像皆尼索夫在山上所看到的那样，他被法軍發現了。

6

皆尼索夫又就明天的攻击同哥薩克兵上尉談了一会，便掉轉馬头回去了，这个攻击似乎是皆尼索夫現在看到法軍的接近

而断然地决定的。

“啊，老弟，我們現在去把身上烘干吧，”他向彼恰說。

皆尼索夫到了樹林当中的哨房那里，停下來了，向樹林里注視着。在樹林里的几棵樹当中，有一个人，腿長長的，身穿短外衣，脚穿草鞋，头戴卡桑帽子，肩上背着一支步槍，腰帶中插着一把斧头，擺动着長手臂，大步地輕快地走來。这人看見了皆尼索夫，赶快把什么东西拋到灌木里，脫了边檐下垂的湿帽子，走到長官面前。这人是齐杭。在眼睛細小的，打皺的痲臉上，顯出了自足的愉快的神色。他高高地抬着头，似乎忍着笑声，注視着皆尼索夫。

“啊，你在哪里的？”皆尼索夫說。

“在哪里的？去捉法國人的，”齐杭用沙啞的响亮的低音大胆地匆忙地回答。

“你为什么在白天跑去？畜生！为什么不抓个人來？……”

“抓是抓了一个，”齐杭說。

“他在哪里？”

“但是，第一个还是我在天亮的时候抓住的，”齐杭繼續說，撑开着穿草鞋的扁平的向外拐的脚，“我也把他帶進树林里來了。我看他不好。我想去抓一个更合用的。”

“嘿，这个無賴的家伙，一点兒不錯，”皆尼索夫向哥薩克兵上尉說。“你为什么不把那一个帶來？”

“把他帶來有什么用呢？”齐杭發火地急促地說，“他不合用。难道我不知道您需要什么样的人嗎？”

“你这个畜牲！……哦？……”

“我去找过了別的，”齐杭繼續說，“我这样的爬進了樹林里，我躺了下來。”齐杭忽然地敏捷地趴倒，肚子向下，表示他是怎

样地做的。"來了一个，"他繼續說。"我这样地抓住了他。"齐杭迅速地輕易地跳起來。"我說，'我們去見上校。'他鬧起來了。他們來了四个人。他們帶着刀向我冲。我这样地用斧头迎他們；我說，'你們是干什么的，基督保佑你們，'"齐杭喊了一声，揮了揮手臂，威脅地皺着眉，挺着胸脯。

"我們在山上看見了，你是怎样穿过那些水池子逃命的，"哥薩克兵上尉眯着明亮的眼睛說。

彼恰很想笑出來，但是他看見别人都忍住了笑声。他迅速地把眼睛从齐杭的脸上移轉到哥薩克兵上尉和皆尼索夫的脸上，不明白这一切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裝傻！"皆尼索夫說，憤怒地咳着。"你为什么不把头一个帶來？"

齐杭开始一手搔背，一手搔头，忽然他的脸轉为喜气洋洋的笨拙的笑容，露出一个牙豁，(他因此被称为协尔巴退，即是豁牙齒。)皆尼索夫微笑了一下，彼恰發出愉快的大笑，齐杭自己也大笑了。

"但他一点也不合用，"齐杭說。"他穿的衣裳很坏，我怎能把他帶來呢？大人，他是那么粗野。他說，'呵，我是將軍的兒子，我不去。'"

"你这个畜牲！"皆尼索夫說。"我要問他……"

"但是我已經問过他，"齐杭說，"他說：他不知道，他說，我們的兵很多，但都是很坏的家伙；他說，只能名义上算得是兵罢了。他說，只要您大声地叫一下，就可以把他們全体抓住了，"齐杭說完，愉快地坚决地看了看皆尼索夫的眼睛。

"我要抽你一百鞭子，教訓你，不許裝傻，"皆尼索夫嚴厉地說。

"为什么發脾气呢，"齐杭說，"因为我沒有發見您的法國人嗎？那么天一黑，我就照您所要的，帶三个來。"

"好，我們走吧，"皆尼索夫說。于是他憤怒地皺着眉，沉默地騎馬到哨房去了。

齐杭跟在后边，彼恰听到哥薩克兵和他一同在笑，并且笑他把一双鞋子抛到灌木里去了。

在他們对齐杭說話和微笑所發的一陣笑声之后，彼恰立刻明白了这个齐杭殺死过一个人，覺得不舒服。他回头看了看被俘虜的小鼓手，心中覺得悲痛。但这种不舒服只經过了片刻的时間。他覺得他必須把头抬得更高，提起精神，并且帶着自尊的神气向哥薩克兵上尉問到明天的任务，这样他便不至于不配在这个团体里了。

道洛号夫所派遣的軍官在路上遇見了皆尼索夫，他帶來消息，說道洛号夫馬上就來，并且他那边一切都好。

皆尼索夫忽然愉快起來，把彼恰叫到他的身边。

"你向我講講你自己的事情吧，"他說。

7

彼恰离开莫斯科之后，便和家里的人分手，回到他自己的团里去了。沒有好久，他便做了那个指揮大游击支隊的將軍的傳令官。自从他升为軍官以來，尤其是在他加入了作战的部隊参与了維亞倚馬会战之后，他就因为他已是成人而不断地感覺到一种幸福的、兴奋的高兴情緒，并且不断地感覺到一种狂喜的着急的心情，不肯放过任何眞正英勇行为的机会。他为了軍中所見所歷的事情而覺得很幸福，但同时，他总是似乎覺得，在他所

不在的地方，此刻正發生着眞正的最英勇的事迹。于是他总是急着要赶到他所不在的地方去。

十月二十一日，他的將軍表示希望派一个人到皆尼索夫的支隊里去，这时，彼恰那么可憐地請求派他前去，以致將軍不能拒絕，但是將軍派遣他时，想起了彼恰在維亞倚馬会战中的瘋狂的行为，那时，彼恰沒有順路到派他去的地方去，却在前綫法軍的炮火下騎馬奔馳，并且打了兩發手槍，所以这次派遣他的时候，特地禁止彼恰参与皆尼索夫的任何战斗。因此皆尼索夫問他是否可以留下的时候，彼恰臉紅而發窘了。在他到达林边之前，彼恰認为他一定要嚴格地执行他的职务，立刻回去。但是当他看到法軍、看見齐杭时，当他知道了今天夜間一定要攻击时，他具有年輕人在看法上的迅速轉变，他認为他直到現在所尊敬的將軍是一个無用的德國人，認为皆尼索夫是英雄，哥薩克兵上尉是英雄，齐杭是英雄，覺得在困难的时候离开他們是可耻的。

当皆尼索夫和彼恰和上尉到达哨房时，已經快要天黑了。在蒼茫中可以看見有鞍子的馬匹，在空地上搭成了小棚的哥薩克兵和驃騎兵，以及为了避免法兵看見烟而在樹林里的凹处生起的紅火。在小棚子的門廊上有一个卷了袖子的哥薩克兵在切羊肉。在这間小棚子里有皆尼索夫部下的三个軍官，他們用門作桌子。彼恰脫下了濕衣服給人去烘，自己立刻帮助軍官們搭飯桌子。

十分鐘內桌子搭成了，鋪上枱布了。桌上有伏特加酒，一軍用水壺的甜酒，白面包，烤羊肉，和鹽。

彼恰和軍官們坐在桌边，用滴油的手撕着又肥又香的羊肉，对所有的人怀着狂喜的兒童般的親切的愛，并且因此相信別人也对他怀着同样的愛。

“那末您是什么想法呢，發西利·德米特銳支，”他向皆尼索夫說，“我在您这里住一天，沒有关系嗎?”不等待回答，他便回答了自己，“要知道我奉命探听，我現在就在这里探听……只要您讓我就在这个……在这重要的……我不需要奬賞，……但我想要……”彼恰咬緊牙齒回顧了一下，仰抬着头，揮动着手臂。

“在最重要的……”皆尼索夫微笑着重复着他的話說。

“請您讓我随便指揮一下，便算得是我也指揮了，”彼恰繼續說，“这在您算得什么呢？啊，您要刀嗎?”他向一个想割羊肉的軍官說。

于是他把自己的小折刀遞給軍官。

軍官称贊了这把刀。

“請您留下吧。我有很多这样的……”彼恰紅着臉說。“呵唷！我簡直忘記了，”他忽然叫起來。“我有很好的葡萄干，您知道，沒有核子的。我們有一个新來的随軍商人，他賣頂好的东西，我買了十磅。我喜欢吃甜食。您要吃嗎?……”于是彼恰跑到門廊上自己的哥薩克兵那里，拿來几只袋子，袋子里大約裝着五磅葡萄干。“尝一点，諸位，尝一点。”

“您要不要咖啡壺呢?”他向上尉說。“我在随軍商人那里買了一把頂好的！他賣頂好的东西。他很正派。这是很重要的。我一定要送給您。也許您的燧石用完了，打完了，这是常有的事。我帶了一点，帶在这里……”他出示了一个袋子，“一百个燧石。我買的很便宜。請你尽量拿，都拿下吧……”彼恰怕自己說得过火，忽然停住了，臉發紅了。

他开始回想着，他是否做了什么愚蠢的事。他思索着当天的事情，想起了法國小鼓手。“我們很好，他怎样呢？他們把他

放到哪里去了？他們給他飯吃嗎？他們沒有欺負他嗎？”他想。但是他發覺自己关于燧石說得过火，現在便不敢再說了。

“我可以問的，……”他想，“他們要說：他自己是小孩，所以他可憐小孩子。明天我讓他們看，我是不是小孩子。假使我問，不是可羞嗎？”彼恰想。“啊，沒有关系！”立刻他紅了臉，恐懼地望着軍官，看他們臉上是否有嘲笑的神色，說道：

“我可以把那个俘虜的孩子叫進來，給他一点东西吃嗎？……也許……”

“可以，那个可憐的孩子，”皆尼索夫說，顯然并不覺得这个提議可羞。“叫他到这里來，他叫 *Vincent Bosse*〔文生・保斯〕。叫他來。”

“我去叫，”彼恰說。

“叫吧，叫吧。可憐的小孩子，”皆尼索夫又說。

皆尼索夫說这話时，彼恰站在門口。他从軍官們当中走了進來，走到皆尼索夫的身边。

“讓我吻您，親愛的，”他說。“啊，多么好！多么好！”

于是他吻了皆尼索夫，跑到門外去了。

“*Bosse! Vincent!*〔保斯！文生！〕”彼恰站在門外喊叫。

“先生，您叫誰？”黑暗中的声音說。

彼恰回答說，是叫今天俘虜的那个小法國人。

“啊！維生尼嗎？”哥薩克兵說。

他的名字文生已經被哥薩克兵变成維生尼（春天的），又被農民和兵士变成維生尼亞。在这兩种改称中都含有春天的意思，这正符合这个小孩給人的印象。

“他在营火旁边烘火。哎，維生尼亞！維生尼亞！維生尼！”在黑暗中發出互相傳呼声和笑声。

“他是一个伶俐的孩子，”站在彼恰旁边的驃騎兵說。“我們剛才給他吃了东西。他餓極了！”

黑暗中有了脚步声，小鼓手在泥濘中踐踏着光脚，走到了門前。

“*Ah, c'est vous!*〔啊，就是你！〕”彼恰說。“*Voulez vous manger? N'ayez pas peur, on ne vous fera pas de mal,*〔你想吃东西嗎？不要怕，他們不会伤害你的，〕”他羞怯地說，親切地摸他的手。“*Entrez, entrez.*〔進來，進來。〕”

“*Merci, monsieur,*〔謝謝，先生，〕”小鼓手用打顫的几乎是兒童的声音說，于是他开始在門坎上擦着泥脚。

彼恰想要向小鼓手說許許多多話，但他不敢說。他躊躇不前地在門廊上站在他身边，然后在黑暗中抓住他的手緊握着。

“*Entrez, entrez,*〔進來，進來，〕”他用親切的低語重复說。

“啊，我能替他做点什么呢？”彼恰向自己說，然后打开了門，讓那小孩先走進去。

小鼓手進了小農舍时，彼恰坐得离他很远，認为向他注意，对于自己是有失尊嚴的。他只在衣袋中摸着錢，不能决定，把錢給小鼓手是不是可羞的。

8

皆尼索夫吩咐了給小鼓手伏特加和羊肉，吩咐給他穿了農民長袍，这样就可以把他留在部隊里，不和俘虜們一同送走了。彼恰对小鼓手的注意，被道洛号夫的到臨吸引去了。彼恰在軍中听过許多关于道洛号夫异常勇敢，和他对法軍殘忍的故事，因

此，从道洛号夫進農舍时，彼恰就沒有把眼睛离开他，看着他，并且越來越有精神，仰抬着头，这样他便不至于不配和道洛号夫这样的人在一起了。

道洛号夫的外貌的簡單使彼恰大为驚异。

皆尼索夫穿了哥薩克兵的衣服，留了鬍鬚，在胸前有奇迹創造者尼考拉的聖像，在說話的态度上和一切的举止上都顯出他的地位特殊。道洛号夫，从前在莫斯科穿波斯衣服，現在，相反的，有了最拘泥的禁衛軍軍官的神情。他的臉刮得很干净，他身穿禁衛軍的棉軍服，在扣孔里佩着聖・乔治勛章，头上端正地戴着朴素的小帽。他在屋角里脫下了潮湿的氈外套，沒有向任何人問好，走到皆尼索夫面前，立刻开始向他問到正事。皆尼索夫向他說到大的支隊关于截夺法軍运輸隊所訂的計划，談到彼恰來送信，談到他怎样回复了兩位將軍。然后皆尼索夫說到他所知道的关于法軍支隊的一切情形。

"是这样的。但是一定要知道，是什么样的軍隊，有多少人，"道洛号夫說，"应該去看一下的。不确实知道他們的人数，是不能作战的。我喜欢做事情精确。那么，諸位当中有沒有人願意跟我一起去看法軍营陣的？我还有一套制服。"

"我，我，……我同您去！"彼恰喊叫了一声。

"根本不需要你去，"皆尼索夫說，又轉向着道洛号夫說，"我决不讓他去的。"

"那好極了！"彼恰大叫一声，"为什么不讓我去？……"

"因为用不着。"

"請您原諒，因为……因为……我要去，話說完了。您帶我去嗎？"他轉向道洛号夫說。

"为什么不呢？……"道洛号夫心不在焉地回答着，注視着

法國小鼓手的臉。

“这个小孩在你这里很久了嗎?”他問皆尼索夫。

“今天抓住的,他什么都不知道。我把他留在我身边。”

“啊,其余的你放在哪里呢?”道洛号夫說。

“在哪里?我把他們送走了,拿了收据,”皆尼索夫大叫一声,忽然臉紅了。“我敢說,在我的良心上,沒有一条人命。我照直說,用护送隊解三十人或者三百人進城,不玷污軍人的荣譽,在你是困难的事嗎?”

“这种可爱的話是宜于十六歲的年輕伯爵說說的,”道洛号夫冷嘲地說,“这不是你說这話的时候了。”

“哦,我沒有說什么。我只說我一定要同你去,”彼恰羞怯的說。

“但是我同你,老兄,已經到了放弃这种好听的話的时候了,”道洛号夫繼續說,似乎他特别高兴說这个使皆尼索夫發怒的題目。“你为什么把他留在身边?”他搖着头說,“因为你可憐他嗎?我們都知道你的收据。你送走了一百,只到了三十。其余的餓死了,被殺死了。那末,不送走他們,不是一样嗎?”

哥薩克兵上尉眯着亮眼,贊同地点头。

“那反正一样,此刻用不着討論。我不想要把这件事放在我的心上。你說,他們要死。那么,也好。只要不是因为我。”

道洛号夫笑起來了。

“誰不許他們抓住我二十次呢?你知道,他們若是抓住了我,就要把我吊在白楊樹上,对你,和你的騎士精神,也是一样的。”他停了一会,“但是我們应該做工作了。叫我的哥薩克兵把我的箱子拿來!我有兩套法軍制服。那么,你和我們一起走嗎?”他問彼恰。

“我嗎？是的，是的，一定的，”彼恰注視着皆尼索夫，大叫着，臉紅得几乎要流泪了。

在道洛号夫和皆尼索夫爭执应該如何处置俘虜时，彼恰又感覚到不舒服和着急了；但是他又沒有功夫好好了解他們所說的話。“旣然成年的有名的人这么想，所以应該是这样的，所以是很好的，”他想。“但最重要的是，不要讓皆尼索夫以为我要听从他，他可以命令我。我一定要同道洛号夫到法軍营陣里去。他能够，我也能够！”

皆尼索夫再三地劝他不要去，彼恰总是回答說，他也慣于把一切的事做得精确，他不是随便說的，他从來沒有想到个人的危險。

“因为——您会同意的！——假使我們不确实知道那里有多少人……这有关几百人的生命，但是这里只有我們兩个人。并且我很想做这件事，我一定，一定要去，您不要阻止我，”他說，“那样只是更不好……”

9

彼恰和道洛号夫穿戴了法兵的大衣和高頂帽，騎馬走到皆尼索夫观看法軍营陣的樹林隙地，走出樹林，在完全黑暗中下了山坡。道洛号夫命令了陪送的哥薩克兵們等在山下，然后騎馬順大路快馳地向桥上走去。彼恰兴奋得心慌，和他并排走着。

“假使我們被捉住了，我决不活着投降，我有手槍，”彼恰低語。

“不要說俄語，”道洛号夫迅速低声說，正在这时候，黑暗中發出了喊声“*qui vive*?〔誰來了？〕”和槍声。

血涌上了彼恰的臉。他抓住了手槍。

“*Lanciers du 6-me,* 〔第六团的矛槍騎兵〕,”道洛号夫說,沒有加快也沒有放緩馬的步子。

哨兵的黑影子站在桥上。

“*Mot d'ordre?* 〔口令?〕”

道洛号夫約制了馬,緩行着。

“*Dites donc, le colonel Gérard est ici?* 〔告訴我,热拉尔上校在这里嗎?〕”他說。

“*Mot d'ordre,* 〔口令,〕”哨兵說,沒有回答他,却擋塞着路。

“*Quand un officier fait sa ronde, les sentinelles ne demandent pas le mot d'ordre* 〔官長巡邏的时候,哨兵不問口令〕……”道洛号夫叫起來,忽然發火了,騎馬向哨兵面前走着。“*Je vous demande si le colonel est ici.* 〔我問你,上校在不在这里。〕”

不等待讓路的哨兵回答,道洛号夫就騎馬慢步地上山去了。

看見了一个黑影子从路上穿过,道洛号夫叫这个人站住,問他司令官和軍官們在哪里。这个人是一个兵,肩上有一个袋子,他站住了,走到道洛号夫馬前,用一只手摸着馬,簡單而友好地說,司令官和軍官們都在山上,在右边農場(他这样地称地主的房子)的院子里。

走完了兩边有法兵在营火旁說話的道路,道洛号夫轉入地主家的院子。進了門,下了馬,他走到一个熊熊的大营火前,火旁坐着几个人在大声說話。火旁的小鍋里在煮东西,一个头戴小帽身穿藍色軍大衣的兵,被火光照亮,跪在旁边用探条在鍋里攪着。

“*Oh, c' est un dur à cuire,* 〔哦,他是个不好对付的家伙,〕”坐在火对面陰影中的軍官之一說。

"*Il les fera marcher les lapins*,〔他要教那些傻瓜上当的,〕①"另一个帶着笑声說。

兩人都沉默了，在黑暗中注視着牽馬來到火边的道洛号夫和彼恰的脚步声。

"*Bonjour, messieurs!*〔諸位，好！〕"道洛号夫大声地清晰地說。

軍官們在火光的陰影中騷动了一下，一个長頸子的高高的軍官繞过营火，走到道洛号夫面前。

"*C'est vous, Clément?*〔是你，克來茫？〕"他說。"*D'où diable*〔到底〕……"但是他發覚了自己的錯誤，沒有說完，輕輕地皺了皺眉，像对待不相識的人那样地和道洛号夫問好，問道洛号夫，有什么地方他可以替他效劳。

道洛号夫說，他是和同伴在追赶他們的团，并且問大家可知道第六团的情形。沒有人知道任何情形；彼恰覚得軍官們开始敌意地怀疑地在看他和道洛号夫。大家沉默了几秒鐘。

"*Si vous comptez sur la soupedu soir, vous venez trop tard*,〔你若是打算吃晚上的湯，你來得太迟了，〕"火那边的声音忍着笑声說。

道洛号夫回答說，他們吃飽了，他們还須赶夜路。

他把馬交給了攪湯鍋的兵，在营火旁边長頸子軍官的身边蹲下來。这个軍官，眼不离开地望着道洛号夫，又問他，他是哪一团的。道洛号夫沒有回答，好像沒有听到这个問題，却吸着了从荷包里拿出的法國烟斗，向軍官們問到前面的路上是否有碰見哥薩克兵的危險。

---

① 原本注：法國成語。

"*Les brigands sont partout,* 〔处处是盜匪,〕" 有一个軍官在火那边回答。

道洛号夫說，哥薩克兵只对于像他和他的同伴这样的落伍的人才是可怕的，"但是对于大的部隊，哥薩克兵也許不敢出击吧?" 他这么疑問地說。沒有人回答他。

"好,現在他該走了," 彼恰时时刻刻这么想着,站在营火旁边听他說話。

但是道洛号夫又繼續講着中断了的話，开始直接地探問他們一营有多少人,一共有多少营,有多少俘虏。道洛号夫問到他們的支隊中的俄國俘虏的时候,說:

"*La vilaine affaire de trainer ces cadavres après soi. Vaudrait mieux fusiller cette canaille,* 〔把这些尸首拖在身边，是討厭的事情。頂好是把这些廢物槍斃了,〕" 他大声地發出那么奇怪的笑声,以致彼恰覚得法國人会立刻識破他的欺騙,不覚地离开营火后退了一步。

沒有人回答道洛号夫的話声和笑声，一个未被看見的法國軍官(他裹着大衣躺着)，坐起來向同伴說了什么。道洛号夫站起來,叫了牽馬的兵。

"他們牽不牽馬來呢?" 彼恰想,不覚地向道洛号夫靠近着。

馬牽來了。

"*Bonjour, messieurs,* 〔再会，諸位,〕" 道洛号夫說。

彼恰想說 *bonsoir* 〔再会〕,却一个字也不能够說出來。軍官們互相低声在說什么。道洛号夫好久才騎上站立不定的馬；然后他緩步地騎馬走出門。彼恰在他旁边騎馬走着，想要而又不敢回头看一下,法國人是否跑着在追赶他們。

道洛号夫上了路,沒有从田野上、却順着鄉村向回走。他在

一个地方停下來注听着。

“听見嗎?”他說。

彼恰听得出俄國人的話声，看得見营火旁边俄國俘虜們的黑影子。下到桥边，彼恰和道洛号夫走过哨兵的身边，哨兵一言未發，憂郁地在桥上來回走着，他們回到哥薩克兵在等候的山凹里去了。

“好，再会了。告訴皆尼索夫，天剛亮，憑第一个槍声，”道洛号夫說过，想要走开，但是彼恰抓住他的胛膊。

“不要走!”他喊叫着，“你是一个大英雄！啊，多么好！多么出色！我多么爱您哦!”

“好了，好了，”道洛号夫說，但是彼恰沒有放他，道洛号夫在黑暗中看見彼恰向他弯着腰。他想要接吻。道洛号夫吻了他，發出笑声，然后掉轉了馬，在黑暗中不見了。

10

彼恰回到哨房，在門廊上看見了皆尼索夫。皆尼索夫感到兴奋，不安，以及因为放走了彼恰而对自己的惱怒。他在等候他。

“謝謝上帝!”他大叫了一声。“謝謝上帝!”他又說，听着彼恰的得意揚揚的叙述。“該死，哦，我为了你沒有睡覚!”皆尼索夫說。“好，感謝上帝，現在去睡吧。还可以睡到天亮。”

“但是……不，”彼恰說。“我还不想睡。并且我知道我自己，假使睡着了，那就完了。因为我習慣了在会战之前不睡覚。”

彼恰在哨房里坐了一会，高兴地回想着他出行的詳情，并且生动地想像着明天將要發生的事情。后來，看到皆尼索夫睡着

了，他站起來走出去了。

外面还是完全黑暗的。雨已經止了，但水点还从樹上向下滴着。在哨房的附近可以看見哥薩克兵小棚子的，和系在一处的馬的黑影子。在哨房的后边可以看見兩輛輜重車的黑影子，馬立在車边；在山凹里將熄的营火發着紅光。哥薩克兵和驃騎兵沒有全睡：有些地方，在滴水声和附近的馬嚼声之中，可以听到低微的好像低語的声音。

彼恰从門廊里走出來，向黑暗中看了一下，然后走到輜重車那里。有誰在車下面打鼾，車子旁边站立着未解鞍子的在嚼燕麥的馬。在黑暗中彼恰認出了自己的馬，走到馬那里，他称它卡拉巴黑①，其实它是小俄罗斯的馬。

"哦，卡拉巴黑，明天我們要出力了，"他說，嗅它的鼻孔，并且吻它。

"为什么大人还不睡？"有一个坐在輜重車下的哥薩克兵說。

"不；哦……利哈巧夫，好像你是叫这名字吧？你曉得我是剛剛回來的。我們到了法國人那里。"

于是彼恰不但詳細地向哥薩克兵說了他的偵察，而且說了他为什么要去，为什么他認为冒自己生命的危險，勝过隨隨便便做事。

"那么，您要睡一下了，"哥薩克兵說。

"不要，我弄慣了，"彼恰回答。"您們的手槍里的燧石沒有用完嗎？我帶了一点。你要嗎？你拿吧。"

哥薩克兵从車子下边伸出头來，以便更接近地看清彼恰。

---

① 毛注：这是高加索南部產馬的地区。

“因为我習慣了把一切的事做得精确，”彼恰說。“有的人做事随便，事前不准备，后來又懊悔。我不喜欢这样的。”

“正是，”哥薩克兵說。

“还有一件事，好朋友，請你把我的刀磨快；它鈍了……”(但是彼恰怕說謊)“刀从來沒有开过口。行不行呢？”

“当然，行的。”

利哈巧夫站起來，在馱包里摸索了一下，于是彼恰立刻便听到鋼和砥石的战斗般的响声。他爬到車上，坐在車边。哥薩克兵在車下磨刀。

“哦，弟兄們都睡了嗎？”彼恰說。

“有的睡了，有的还沒有。”

“那个小孩怎样？”

“維生尼嗎？他躺在門廊上。他受驚之后，睡着了。他多么滿意啊！”

然后彼恰沉默了很久，听着响声。在黑暗中有了脚步声，出現了一个黑影子。

“你在磨什么？”走到車旁的人問。

“替这位大人在磨刀。”

“好的，”这个人說，彼恰覚得他是驃騎兵。“茶杯丢在您这里嗎？”

“在車輪子那边。”

驃騎兵拾起了茶杯。

“天快亮了，”他打着呵欠說，然后走开了。

彼恰应該知道他是在樹林里，在皆尼索夫的支隊里，离大路只有一俚；他是坐在夺來的法軍的輜重車上，車旁系了馬；哥薩克兵利哈巧夫坐在下边，在替他磨刀；右边大的黑点子是哨房

左边下面的紅亮点子是將熄的营火；來取茶杯的人是想喝水的驃騎兵；但是他旣不知道，也不想要知道这一切。他在仙境里，那里的一切都和現实不相同。大黑点子也許确是哨房，但也許是一个洞，它通达地心。紅点子也許是火，也許是大怪物的眼睛。也許他現在是眞正坐在輜重車上，但很可能的，他不是坐在車上，而是坐在極高的塔上，假若从那上面一跌下來，他便要向地上飛：整天，整月——尽飛却永远飛不到地上。也許車子下边只坐着哥薩克兵利哈巧夫，但很可能，他是世界上最良善，最勇敢，最奇怪，最出色的人，沒有人知道他。也許眞是一个驃騎兵來取水，回到山凹里，但也許他只是不見了，完全消失了，他不存在了。

無論彼恰現在看見了什么，沒有任何东西会使他驚奇。他是在仙境里，在这里一切都是可能的。

他看天。天和地一样，也是仙境般的。天上云散了，云在樹頂上迅速地飛跑着，似乎是要露出星星。有时似乎是天上云散了，露出黑色的無云的天空。有时这些黑塊塊似乎是烏云。有时似乎天在头上向上越升越高；有时似乎天低下來了，連手也可以触到它。

彼恰开始閉眼睛、擺头了。

水点下滴着。有低語声。馬开始嘶着，互相擡着。有人打鼾。

“呵啥格，啥格，呵啥格，啥格……”被磨的刀响着。忽然彼恰听到和諧的音乐隊在奏某种生疏的，庄嚴的，美丽的聖歌。彼恰有音乐天才，和娜塔莎一样，却超过尼考拉，但他从來沒有学習音乐，沒有想到音乐，因此他忽然听到的乐素，使他覺得特別新鮮而动人。音乐声越來越清晰可聞了。旋律提高了，由各乐

器輪流地演奏着。奏了所謂遁走曲，然而彼恰却一点也不了解遁走曲是什么。每种乐器——有时像提琴，有时像喇叭，但比提琴和喇叭更好更清晰——每种乐器奏着自己的調子，沒有奏完一个乐素，就和另一种开始奏着几乎是一个調子的乐器混合在一起，然后又和第三种第四种乐器混合在一起；然后所有的乐器混合在一起，又分开，又合在一起，有时是奏庄嚴的教堂音乐，有时是光耀明亮的勝利的調子。

“呵，是的，我一定在做夢，”彼恰向前傾了一下，对自己說。“它在我的耳朵里。也許这是我自己的音乐。呵，再奏。奏吧，我的音乐！哦！……”

他閉了眼。乐声从各方面，好像是从远处飘來，調协着，分散着，混合着，然后又結合为同样美丽而庄嚴的聖歌。“啊，这是多么美妙！正像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彼恰向自己說。他試圖指揮这个大音乐隊。

“啊，低一点，低一点，現在停吧。”于是音乐声听从了他。“啊，現在高一点，愉快一点，还要，还要愉快一点。”于是从不可知的深处發出了加强着的庄嚴的乐音。“哦，歌声，加入吧！”彼恰下了命令。

起初，从远处傳來了男子的声音，然后是女子的声音。声音提高了，在有節奏的庄嚴的努力中提高了。彼恰又驚又喜地注意着它們非常美丽的調子。

歌声和庄嚴勝利的前進曲混合起來了，水点下滴着，刀声响着，啥格，啥格，啥格，……馬又互相在挤了，在嘶鳴了，但是沒有擾乱唱歌班，却加入在一起了。

彼恰不知道这經过了多久的时間：他一直快乐着，詫异着自己的快乐，并且可惜沒有人和他同乐。他被利哈巧夫的親善的

声音喚醒了。

“磨好了，大人，你可以一下把法國兵劈成兩半了。”

彼恰醒了。

“天要亮了，天眞要亮了！”他喊叫着。

先前看不見的馬，現在可以从头到尾看得見了，从空樹枝里可以看見含水的光亮了。彼恰振作了精神，跳起來，从荷包中取出一个銀盧布給了利哈巧夫，然后揮了一下刀，試了試，便插入鞘里去了。哥薩克兵在解馬，在緊肚帶。

“司令來了，”利哈巧夫說。

皆尼索夫从哨房里走出來了，叫了一声彼恰，命他准备。

11

他們在天色朦朧中迅速地找到了他們的馬，緊了肚帶，便分成了几个小隊。皆尼索夫站在哨房旁边，下最后的命令。步兵在泥淖里啪啪地响着几百只腿，順道路向前走，不久就在朝霧里的樹林中不見了。哥薩克兵上尉向哥薩克兵下了什么命令。彼恰牽着馬繮，不耐煩地等候上馬的命令。他的用冷水洗过的臉，尤其是眼睛，冒着热火，一陣凉气穿过了他的背，他的全身起了一陣迅速的、有節奏的顫抖。

“哦，你們一切都准备好了嗎？”皆尼索夫說。“帶馬來。”

馬牽來了。皆尼索夫因为馬肚帶太松向哥薩克兵發火，責罵过他以后，便上了馬。彼恰踏上了脚鐙，馬習慣地好像要咬他的腿，但彼恰毫不感覚自己的重量，迅速地跳上了鞍子，一面回顧着后边在黑暗中走动的驃騎兵，一面向皆尼索夫那里走去。

“發西利·德米特銳支，您派我一点任务吧！請……看上帝

情面……”他說。

皆尼索夫似乎忘記了彼恰的存在。他回头看了看他。

“我要求你一件事，”他嚴厉地說，“听我的話，不要乱跑。”

一路上皆尼索夫沒有同彼恰再說話，沉默地走着。到林边的时候，田野上已經看得出天亮了。皆尼索夫和哥薩克兵上尉低声說了什么，于是哥薩克兵开始从彼恰和皆尼索夫身边走过去了。当他們都走过去时，皆尼索夫刺动他的馬，向山下走着。馬的后部低着，滑溜着，馱着騎馬的人下到山凹里。彼恰和皆尼索夫幷排走着。他全身的顫动越來越厉害了。天色漸漸明亮了，但霧气还遮隱着远处的东西。下了山，回头看了一下，皆尼索夫向身边的哥薩克兵点了点头。

“信号！”他說。

哥薩克兵举手放了槍。于是頃刻之間，便听到了向前奔騰的蹄声，各方面的叫声，和更多的槍声。

在初有蹄声和叫声的頃刻之間，彼恰鞭了他的馬，放松了繮，不听从向他喊叫的皆尼索夫，向前直冲。彼恰似乎覚得，在發出槍声的时候，天色忽然像正午一样完全明亮了。他跑到了桥边。哥薩克兵在前面的路上奔跑。他在桥上撞上了一个落后的哥薩克兵，然后繼續向前奔跑。前面有些人——大概是法兵——从路的右边向路的左边跑。有一个跌倒在彼恰馬蹄下的汚泥里。

有些哥薩克兵集聚在一个小屋子的旁边做着什么。人叢中發出了可怕的叫声。彼恰騎馬跑到人群那里，他首先看見的是一个面孔蒼白，下巴打顫的法國人抱住向他刺去的矛槍杆。

“烏拉！……弟兄們……我們的……”彼恰喊叫着，幷且放縱了兴奋的馬，順着鄉村街道向前奔跑。

前面有槍声。哥薩克兵，驃騎兵，从道路的兩边跑來的衣服襤褸的俄國俘虜，都大声地雜乱地喊叫着什么。一个勇猛的，沒有帽子的，紅臉皺蹙着的，穿藍色軍大衣的法國人，用刺刀在抵抗驃騎兵。彼恰跑到时，法國人已經倒下了。“又迟了！”在彼恰的心中閃过，于是他向槍声繁密的地方跑去。槍声从他和道洛号夫昨夜所到过的那个地主家的院子里發出來。法兵埋伏在灌木繁密的花園的籬笆后边，向挤在門边的哥薩克兵射击。彼恰到了門边，在火藥烟气中看見了道洛号夫帶着蒼白發綠的臉向兵士喊着什么。“包圍！等候步兵！”在彼恰走到他那里时，他这么叫着。

“等候嗎？……烏拉……”彼恰喊叫着，片刻也不迟疑，便向發出槍声的、火藥烟气最密的地方跑去。

有了一排槍声，密集的子彈嗞嗞地飛过去，打中了什么。哥薩克兵和道洛号夫在彼恰的后面跑進了門。在动蕩的密烟中的法兵，有的抛了武器，跑出灌木，迎着哥薩克兵，有的向着山下的池子跑。彼恰在馬上順着院子奔跑，他沒有抓住繮勒，却奇怪地迅速地揮动着兩只手臂，从鞍子上漸漸向一边傾斜着。馬跑到在晨光中將要燃燼的营火那里站住了，彼恰沉重地跌倒在湿地上。哥薩克兵看見他的手和脚迅速地顫抖，然而他的头动也不动。子彈打進了他的头。

一个法國的上級軍官从屋里走出來，在刀上扎了一个白手帕，他声明他們投降；道洛号夫和他說了几句話，就下馬走到伸着手臂不动地躺着的彼恰那里。

“完了，”他皺了皺眉說，然后走到大門口去迎接騎馬向他走來的皆尼索夫。

“打死了嗎？”皆尼索夫喊叫着，远远地便看見了彼恰的为



(*1494—1495*)

他所熟識的、确已僵死的身子躺着的姿势。

“完了，”道洛号夫又說，似乎說了这話，便就可以使他感到滿意；然后他迅速地向業已赶到的哥薩克兵所包圍的俘虜們那里走去。他向皆尼索夫喊叫：“我們不要抓他們！”

皆尼索夫沒有回答；他走到彼恰那里，下了馬，用抖顫的手把彼恰的染血的、沾泥的、已經發白的臉，轉过來对着他自己。

“我喜欢吃甜食。頂好的葡萄干，您全拿去吧，”他想起了彼恰的話。哥薩克兵驚异地回头看那好像是狗吠的声音，皆尼索夫帶着这种声音迅速地轉过身，走到籬笆那里，抓住了籬笆。

在皆尼索夫和道洛号夫所救下的俄國俘虜之中，有彼挨尔·别素号夫。

12

关于有彼挨尔在內的那群俘虜，自从离开莫斯科以后，法國的長官就一直沒有發出任何新的命令。十月二十二日，这群俘虜不再和一同离开莫斯科的那些軍隊及輜重車在一起了。一半的車隊裝着餅干，在行軍的初期走在他們后边，已經被哥薩克兵夺去了，另一半車隊走在前面；走在前面的步行的騎兵已經一个都不存在了；他們全部不見了。起初看得見在前面的炮兵，現在变为尤諾元帅的由韋斯特腓利亞兵护送的大量的輜重列車。在俘虜后边的是騎兵輜重列車。

先前三个縱隊的法軍，离維亞倚馬之后，只成为一个团体向前走着了。彼挨尔离莫斯科后在第一个休息处所見的沒有秩序的情形，現在达到了極点。

在他們所經过的道路的兩边都有死馬；各部隊的落伍的衣

服襤褸的兵士們不断地变动着，时而加入行走的縱隊，时而又落后了。

在行軍中，有过几次虛驚，护送兵举起了槍射击，向前急奔，互相傾挤，但后來又集合起來，为了無故的驚恐而互相責駡。

騎兵軍需列車，俘虜护送隊，尤諾的行李列車——这三个同陣行走的团体仍然組成一个單独的完整的团体，虽然三个团体都在迅速地融解着。

騎兵軍需列車，起初是一百二十輛，現在剩下的不过六十輛了；其余的或者被夺去，或者被丟弃。尤諾的行李列車里也有若干輛車被丟弃或被夺去。有三輛行李車被大富軍团的落伍的兵突襲搶夺去了。彼挨尔从德國人的談話中听到，这个行李列車所有的衛兵，比俘虜們的衛兵还多；又听到，他們有一个同伴，一个德國兵，被元帅親自下命令槍斃了，因为發現了这个兵有一柄銀勺子是元帅的。

三个团体中融解最快的，是俘虜的护送隊。出莫斯科时的三百三十人，現在剩下的不足一百人了。俘虜們比騎兵軍需列車的馬鞍和尤諾的行李列車更使护送兵感到累贅。馬鞍和尤諾的勺子，他們知道，也許有点用处，但是为什么要用忍飢受寒的护送兵看守同样受寒挨餓的俄國人，一路上死亡着，而落后的便要被槍斃的俄國人——这不但是不可解的，而且是可憎的事。护送兵似乎是怕在他們自己所处的那种悲慘的情况中，会屈服于对俘虜的同情，因而使自己的情况更糟，于是他們特別愁眉苦臉地嚴厉地对待俘虜們。

在道罗高部什，当护送兵把俘虜們关在馬厩里而去搶劫法軍自己的倉庫时，有几个被俘的兵在牆下掘了洞逃走了，但是被法兵抓回來槍斃了。

先前离开莫斯科时，所用的办法是俘虜的軍官和兵士分开走，这个办法早已不用了；所有能走的都走在一起，而彼挨尔从第三站以后，又和卡拉他耶夫，和那条紫灰色的、弯腿的、选了卡拉他耶夫为主人的狗合在一起了。

在离开莫斯科之后的第三天，卡拉他耶夫又發生了他在莫斯科病院时所生的那种燒热。因为卡拉他耶夫漸漸地虛弱，彼挨尔和他疏远了。彼挨尔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可是自从卡拉他耶夫的身体开始虛弱时，彼挨尔每次想要走到他那里去，都覺得很勉强。当彼挨尔走到他那里，听到他通常在休息处躺下时的低弱的呻吟、聞到他發出的比以前更加强烈的气味的时候，便离开他更远；不想到他了。

在棚子里，在囚禁期間，彼挨尔不是用他的智慧，而是用他的整个的身心，用他的生命，知道了人是为幸福而創造的，幸福是在人的自身之內，是滿足人类的自然的需要，他知道一切的不幸不是由于衣食不足，而是由于享受过多；但是現在，在最近三周的行軍中，他又知道了一个新的、予人安慰的眞理——他知道了，世界上沒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他知道了，世界上沒有一种环境，人在里面是幸福的，是完全自由的；同样地也沒有一种环境，人在里面是完全不幸福的，不自由的。他知道了，痛苦有限度，自由有限度，而这种限度是很接近的；他知道了，有人因为薔薇花床里萎縮了一片花瓣而痛苦，这人所受的痛苦，正和他現在睡在潮湿的光地上，一边寒冷、一边温暖的时候所受的痛苦一样。他知道了，在他穿太緊的跳舞鞋时，他所受的痛苦，正和現在他用光赤的有許多瘡泡的脚行走（他的鞋子早已破爛了）的时候所受的痛苦一样。他知道了，当他似乎覺得是憑自己的自由意志娶了妻子的时候，他並不比現在被人关在馬厩里过夜的时候更

加自由。在他后來称为痛苦而当时几乎不感覚到的一切之中，最难受的是他的光光的、擦伤的、結痂的脚。(馬肉是鮮美而滋养的，用來代替鹽的火藥的硝味甚至是愉快的，沒有大的寒冷，白天行路时总是和暖的，夜晚有营火；咬他的虱子使他身体發暖。)在起初唯一痛苦的事——就是他的脚。

在第二天的行路之后，彼挨尔在营火边看了脚上的伤痛，覚得他的脚不能再走路了；但是当大家都站起时，他又跛着脚向前走，后來，当他身上發暖时，他走路便不覚得痛苦了，虽然在晚上，他的脚看起來更加可怕了。但他不看他的脚，却想到别的事情。

彼挨尔直到此刻才認識了人类全部的生命力，和人类所具有的轉移注意的安全力，它好像汽鍋上的安全瓣，它在汽力超过某一限度时，就放走多余的蒸汽。

他沒有看見也沒有听到他們槍斃落后的俘虜，虽然他們当中有一百多人是这样死的。他沒有想到卡拉他耶夫，他一天一天地虛弱，顯然不久也要遭受同样的运命。彼挨尔更加沒有想到他自己。他的境况愈困难，他的前途愈可怕，他所發生的那些愉快安慰的思想，回憶与想像，和他所处的这种境况愈沒有关系。

13

二十二日中午，彼挨尔在泥濘的爛滑的路上向山下走着，时时望着自己的兩脚和不平的山道。他有时看着四周熟識的人群，又看他自己的脚。人群和双脚都同样地是他自己的，是他所熟識的。紫色的弯腿的灰毛愉快地在路边跑着，有时，为了証明

它自己的伶俐与满意，举起一只后腿，用三只腿跳着，然后又用四只腿跳着，一面吠着一面向腐尸上的烏鴉冲去。灰毛比在莫斯科时更愉快了，更有光澤了。四处都躺着各种生物的尸体，从人到馬的尸体，腐爛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尸体；行走的兵使狼不敢走近尸体，因此灰毛可以尽量吃它所要吃的东西了。

小雨从早晨下起，似乎随时都会停止，天空就会晴朗的，但在稍停之后，雨下得更大了。浸透了雨水的道路不能再吸收雨水了，水潦順着轍迹流着。

彼挨尔一面向兩边注視着，一面向前走着，一面一二三地数着脚步，一面屈指計数。他在心里面向雨說：哦，哦，下吧，下大一点吧。

他覚得他不在想什么；但是在他的內心又深又远的地方，他的心在想一件重要的予人安慰的东西。这件东西是从他昨天和卡拉他耶夫的談話中所獲得的最微妙的精神上的結論。

昨天在歇夜处，在將熄的营火边，彼挨尔感到寒冷，便站起來，走到旁边的一堆較热的营火那里。卜拉东坐在这个营火的旁边，用大衣裹了头，好像是裹着袈裟一样。他用他的感人的愉快的然而軟弱的帶病的声音，向兵士們在說彼挨尔所知道的故事。已經过了半夜。这是卡拉他耶夫通常在热燒之后特別有精神的时候。彼挨尔走到营火那里，听見卜拉东的軟弱有病的声音，看見他的被火光淸晰地照亮的、可憐的面孔，便感覚到自己的心里非常痛苦。他因为他憐憫这个人而覚得害怕，想要走开，但是沒有別的营火，于是他只得坐在火边，極力避免看見卜拉东。

“啊，你的身体怎么样？”他問。

“身体怎么样嗎？你要埋怨疾病，上帝就不讓你死，”卡拉他耶夫說，立刻又回到未說完的故事上去了。

"……是这样的，我的老兄，"卜拉东在清瘦蒼白的脸上帶着微笑、在眼里帶着特别的高兴的光芒說，"这样的，我的老兄……"

彼挨尔早已知道这个故事①。卡拉他耶夫單是对他就說过六次，并且每次都帶着特别的高兴的情緒。彼挨尔虽然熟知这个故事，他現在却也注听着，好像是听什么新的东西一样；而卡拉他耶夫在說話时所顯然感覺到的那种暗自的喜悅，也傳給了彼挨尔。这个故事是說一个老商人，他和他的家庭过着舒服的敬神的生活，有一天他和一个同伴的富商到馬卡利去。

兩个商人住了旅店，睡了一覺，第二天，發現了他的同伴的商人被殺，并且被盜。一把有血的刀在老商人的枕头下找出來了。老商人受了審問，受了鞭笞，并且被扯掉了鼻孔。卡拉他耶夫說，这都是相应办理的，然后，老商人被流放做苦役去了。

"老兄，"彼挨尔从这里听起的，"一下子就过了十年或者更多的年数。老人过着囚犯的生活。他应份地甘心忍受，不做錯事。他只是請求上帝讓他死。很好。有一天夜里，囚犯們聚集在一起，就像我們在这里一样，那个老人也和他們在一起。他們开始談到誰因为什么在受苦，有什么事得罪了上帝。他們都說了，有的說他殺死了一个人，有的說他殺死了兩个，有的說他放火，有的說他只是一个流氓，并沒有犯什么罪。他們問老人說，'老爹爹，你是因为什么受苦的？'他說，'親愛的弟兄們，我为了我自己的和别人的罪过在受苦。我沒有殺过任何人，沒有拿过别人的任何东西，我只是帮助更貧窮的弟兄們。親愛的弟兄們，我

① 毛注：卡拉他耶夫的故事是托氏特别爱好的。他在上帝知道眞相但是馬上不說（俄文原名）把这故事寫得更完全。在什么是藝術中他認为这是他的兩件最好作品当中的一个。

是一个商人；我有很大的財產。’他一件一件地說了。他順次序向他們說了全部的經过。他說，‘我不为自己悲伤。这是上帝惩罰我。我只是可憐我的老妻和小孩們。’于是老人开始流泪了。碰巧，那个殺死富商的人正在他們当中。他說，‘老爹爹，这事是在哪里發生的？什么时候，在哪一个月？’他問了一切，他的心开始痛苦了。他这样地走到老人面前——趴在他的脚下。他說，‘老爹爹，你为我在受苦受难哦。’他說，‘这是千眞万确的事实，諸位，这个人是無辜地白白地在受苦啊。’他說，‘是我做了这件事，你睡覚的时候，我把刀放在你的枕头下边。’他說，‘老爹爹，請你饒恕我吧，为了基督的原故。’”

卡拉他耶夫沉默了，看着火，愉快地微笑着，并且架好了木柴。

“老人說，‘上帝要饒恕你的，我們都是上帝面前的罪人，我为了自己的罪过在受痛苦。’他流着痛苦的眼泪。你怎么想法呢，親爱的？”卡拉他耶夫說，他的脸因为得意的笑容越來越明朗了，好像这故事的主要的妙处和全部的意义就是包括在他在下边所要說的話里，“你怎么想法呢，親爱的？这个凶手向官長自首了。他說，‘我殺过六个人。’他是一个大罪人，他說，‘但是我最可憐这个老人。不要讓他为我受苦了。’他自首了。他們好好地寫了下來，發出了一个公文。那地方很远，后來要審理案件，他們好好地办理了种种的公文手續，我是說衙門里。公文送到沙皇的面前去了。过了好久，有了沙皇的御旨：釋放商人，照原判給予賠償。文書到了，他們开始尋找那个老人。‘那个無辜地白白地受痛苦的老人哪里去了？沙皇的御旨到了。’他們开始尋找他，”卡拉他耶夫的下巴打顫了。“但上帝已經饒恕了他，他死了。事情就是这样的，親爱的，”卡拉他耶夫結束了，沉默地

微笑着，向着前面看了很久。

現在彼挨尔心中模糊地快乐地感覺到的，不是这个故事本身，而是它的神秘的意义，卡拉他耶夫說这个故事时脸上所顯現的那种得意揚揚的欢喜，和这种欢喜的神秘的意义。

14

"*A vos places!*〔各站原位！〕"有一个声音忽然喊叫。

在俘虜和护送兵之間發生了一种愉快的騷动，他們期待着幸福的庄嚴的事情。各方面發出了命令声，从左边出現了一隊穿好衣服、騎好馬的騎兵，他們緩馳着繞过俘虜。在所有的面孔上都顯出了在高級長官臨近的时候人們所常有的那种緊張的表情。俘虜們拥成一团，被推到路边去了；护送兵排成了行列。

"*L'empereur! L'empereur! Le maréchal! Le duc!*〔皇帝！皇帝！將軍！公爵！〕"肥胖的騎兵剛剛走过，便有一輛灰色的六套馬車轟轟地馳过去。彼挨尔瞥見了一个戴三角帽的人的安詳、美丽、肥胖的白臉。这人是一个元帅。元帅的目光注視在彼挨尔的高大、顯目的身体上。在元帅的皺眉的轉过來的面孔的表情上，彼挨尔似乎看到了同情，和隱藏同情的願望。

指揮軍需列車的將軍，帶着紅色的驚惶的面孔，鞭打着瘦馬，在馬車后边奔跑着。有几个軍官聚在一起，兵士們圍繞着他們。他們的面孔都顯得兴奋緊張。

"*Qu'est ce qu'il a dit? Qu'est ce qu'il a dit?*〔他說了什么？他說了什么？〕……"彼挨尔听到他們在問。

在元帅走过的时候，俘虜們挤成一团，彼挨尔看見了他在那天早晨还沒有見面的卡拉他耶夫。卡拉他耶夫披着小大衣，依

靠着樺樹坐着。他的臉上，在他昨夜說商人無辜受苦的故事时的快乐的、受感动的表情之外，还顯出了平靜的、庄嚴的表情。

卡拉他耶夫用他的善良的、此刻含着泪的、圓圓的眼睛望着彼挨尔，顯然是要他到他的面前去，想要向他說点什么。但是彼挨尔覺得自己是太無勇气了。他做得好像沒有看見他的目光一样，并且赶快地走开了。

在俘虜們又前進时，彼挨尔回头看了一下。卡拉他耶夫还坐在路边的樺樹下；有两个法國人在对他說話。彼挨尔沒有再回头看。他跛着向山上走。

从后边卡拉他耶夫坐着的地方傳來了一發槍声。彼挨尔清晰地听到这个槍声，但正在他听到这声音的一刹那，彼挨尔想起了，他还沒有算完到斯摩稜斯克还有多少站，这个計算是他在元帅經过之前开始的。于是他又开始計算。两个法兵从彼挨尔身边跑过去，其中之一手里拿着一把冒烟的槍。两人都面色蒼白，在他們的面部表情顯出了类似在行刑时他在那个年輕兵士的臉上看見过的那种东西；有一个兵羞怯地瞥了瞥彼挨尔。彼挨尔看了看这个兵，想起了这个兵前天在火边烘襯衣的时候，燒了他自己的襯衣，大家都取笑过他。

狗在后边卡拉他耶夫坐着的地方吠着。“这样蠢的东西！它为什么吠呢？”彼挨尔想。

和彼挨尔并排走着的俘虜的兵士，像他一样，沒有回头看那發出槍声的和后來狗叫的地方；但是嚴肅的表情流露在大家的臉上。

15

騎兵軍需列車，俘虜，和元帅的輜重列車停在沙姆涉佛村。大家在营火边挤成一团。彼挨尔走到营火那里，吃了烤馬肉，背向着营火躺下來，立刻就睡着了。他又睡得像他在保罗旣諾会战之后在莫沙益司克睡的那样。

現实中的事件又和夢境混合在一起了，又有人，他自己或者别人，向他說出了一些思想，甚至說出了他在莫沙益司克做夢时向他說过的那些思想。

“生命就是一切。生命就是上帝。一切都在变化，都在运动，这种运动就是上帝。在有生命的时候，就有那种感知神灵的快乐。爱生命，就是爱上帝。最困难而又最幸福的事，就是在自己遭受痛苦时，在遭受無辜的痛苦时，爱这个生命。”

“卡拉他耶夫！”彼挨尔想起來了。

彼挨尔忽然歷歷如見地想起了那个久已忘記的、和善的、在瑞士教过彼挨尔地理課的老教师。“等一下，”老人說。他給彼挨尔看一个地球。这个地球是活的，是一个顫动的，沒有定形的球。地球的表面是許多密集地挤在一起的点子組成的。这些点子都在运动，改变地位，有时几个合成一个，有时一个分为几个。每个点子極力擴張，占据最大的空間，但别的点子也極力在做同样的事，挤压这个点子，有时將它消滅，有时和它合并。

“这就是生命，”老教师說。

“这是多么簡單，多么明白，”彼挨尔想。“怎么从前我不知道？”

“上帝在当中，每个点子極力擴張，为了在最大的范圍内反

映上帝。它生長，合并，被挤出，在表面上消滅，沉到深处，又浮起來。瞧吧，这就是卡拉他耶夫。他擴張，他不見了。”

“*Vous avez compris, mon enfant,*〔你懂了，我的孩子，〕① ”教师說。

“*Vous avez compris, sacré nom,*〔你懂了，糟了，〕”有一个声音叫着，于是彼挨尔醒了。

他爬起來坐着。一个法國兵，剛剛推开了一个俄國兵，蹲在火边，用槍杆在火上烤肉。他的青筋暴起的、卷了袖子的、長滿汗毛的、短指的紅手，伶俐地轉动着槍杆。他的棕色的、憂郁的、皺着眉的臉在火光里可以清楚地看見。

“*Ça lui est bien égal,*〔他覺得反正一样，〕” 他迅速地向他身边的兵低声說……“*Brigand. Va!*〔强盜，走开！〕”

那个兵轉动着槍杆，憂郁地看了看彼挨尔。彼挨尔轉过身向黑暗中注視着。一个俘虜，就是被法國兵推走的俄國兵，坐在火边，用一只手在拍什么。彼挨尔湊近了看，認出了紫灰狗搖着尾巴坐在兵的旁边。

“啊，它來了嗎？”彼挨尔說。“啊，卜拉……” 他开始說，却沒有說完。

在他的想像中，忽然同时出現了許多連在一起的回憶——卡拉他耶夫坐在樹下向他望着的目光，在那个地方所發出的槍声，狗的吠叫，兩个从他身边跑过去的法國兵的自知有罪的面孔，手拿着的冒烟的槍，卡拉他耶夫在这个休息处的缺席；并且他已經准备認为卡拉他耶夫是死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在他心中，天

---

① 毛注：托氏青年时，便对夢的現象感覺兴趣，他相信一种学說，認为夢無論多么复雜，多么長，都是在將醒的那一片刻發生的，是外界的声音味覺或感覺引起的。

曉得是怎样地出現了这个回憶：有一个夏天的晚上，他和一个美丽的波蘭妇人在他的基輔屋子的露台上。彼挨尔沒有把当天的这些印象連接在一起，沒有对这些印象下結論，却閉着眼，于是鄉間夏天的情景和关于洗澡，关于液体般的、顫动的地球的回憶混合在一起，于是他沉到水里去了，水淹盖了他的头。

在日出之前，响亮的密集的槍声和喊叫声把彼挨尔驚醒了。法國兵从他身边跑过。

“*Les cosaques*!〔哥薩克兵！〕”他們当中有一个人喊叫着，片刻之后，有一群俄國人圍繞了彼挨尔。

彼挨尔好久还不能够明白，他發生了什么事情。他听到了四周的同伴們的快乐的哭声。

“弟兄們，我的同胞們，親爱的！”老兵們摟抱着哥薩克兵和驃騎兵，一面流泪，一面喊叫着。

驃騎兵和哥薩克兵圍繞了俘虜們，連忙有的給他們衣服，有的給鞋子，有的給面包。彼挨尔坐在他們当中哭泣着，他不能够說出一句話來；他抱着第一个走到他面前的兵，一面流泪，一面吻他。

道洛号夫站在破房子的大門口，讓一群解除武裝的法國人从他身边走过。法國人由于剛才發生的事情而激动着，大声地互相交談着；但是当他們經过道洛号夫的身边时——他用鞭子輕輕地敲靴子，用冷淡的，死板的，顯出凶兆的目光望着他們——他們的話声沉默了。道洛号夫的哥薩克兵站在对面計算俘虜数目，用粉筆在大門上画出百数。

“多少？”道洛号夫問那个在数俘虜的哥薩克兵。

"二百，"哥薩克兵回答。

"*Filez, filez,*〔走开，走开，〕"道洛号夫說，他学会了法國人的这个字眼，当他和經过的俘虜的目光交遇时，他的眼睛射出殘忍的光芒。

皆尼索夫帶着憂郁的面孔，脫了帽子，在哥薩克兵后边走着，他們把彼恰·罗斯托夫的尸体向花園中掘好的土坑抬去。

16

在十月二十八日嚴寒开始以后，法軍的逃亡顯得更加悲惨了，許多人冻死或者在火旁烤死，而穿皮衣的坐馬車的人，帶了皇帝和國王們和公爵們所搶的財宝，繼續前進；但是法軍逃亡和崩潰的程序，自从离开莫斯科之后，根本上一点也沒有改变。

从莫斯科到維亞倚馬，七万三千法軍（禁衛軍在外，他們在全部战爭中，除了搶劫，沒有做任何事情），只剩下了三万六千（其中死在会战中的不到五千）。这是級数的第一項，以下各項可以根据这个級数，像算学那么精确地推斷。法軍从莫斯科到維亞倚馬，从維亞倚馬到斯摩稜斯克，从斯摩稜斯克到柏來西那，从柏來西那到維尔那，都按照这个比率瓦解着，消滅着，这和嚴寒程度的大小，追赶，道路阻塞，以及所有其他特殊的情形是沒有关系的。过了維亞倚馬之后，法軍不是三个縱隊了，却挤成一团向前走着，这样地一直到最后。柏提挨寫了信給他的皇帝，（我們知道，司令官們在描寫軍隊情况时是敢如何地远离事实。）他在信上說：

"我認为我应該向陛下报告我在最近兩三日內在各站所見的各軍团的情形。他們几乎是潰散了。留在各团軍旗之下的兵士

不足四分之一；其余的人任意地向各方面走着，希望尋得食物，逃避紀律。他們大都認为斯摩稜斯克是他們休息的地方。近日來还發現許多兵士拋去藥彈和武器。在这种情形之下，無論陛下的最后計划如何，为了陛下职务上的利益，必須在斯摩稜斯克集合大軍，去除無用的人，例如步行的騎兵，無用的行李，以及和实际的兵力不相称的炮兵器材。此外，兵士們因为饑寒与疲倦，很是憔悴，必須有几天的休息和給养。近來有許多兵死在路上，死在露营里。这种情形日益惡化，使我們耽心，假使不采取迅速的措施加以补救，我們就不能在交战时控制軍隊。十一月九日，距斯摩稜斯克三十俚。”

法軍涌進了他們心目中的福地斯摩稜斯克，为了食物互相屠殺，搶劫他們自己的倉庫，在一切都被搶光时，又向前跑。

他們都走着，却不知道是向哪里走，为什么要走。这个天才拿破侖比别人知道的更少，因为沒有人命令他。但是他和他周圍的人仍然遵守他們的旧習慣：下命令，寫信，寫报告，發 *Ordre du jour*〔日日命令〕；彼此称呼 *Sire, mon cousin, prince d'Ekmuhl, roi de Nâples,*〔陛下，我兄，爱克牟親王，那不勒王，〕等等。但这些命令和报告都只是紙上的空談，沒有一件事是实际执行了的，因为都是不能执行的。虽然彼此称呼陛下，大人，仁兄，但是他們都覺得，他們是可憐而又可憎的人，他們做了許多坏事，現在就是为了这些坏事在付代价。虽然他們裝作好像关心軍隊，他們却各人只想到各人自己，想到怎样赶快逃走，救他自己。

17

在从莫斯科退回聶門的行軍中，俄軍和法軍的行动好像是作盲人游戲一样，兩个游戲的人都蒙了眼，一个时时搖鈴子，向另一个捉捕的人报告他自己的地方。起初被捕的人搖鈴子，不怕敌人，但是当他感到困难的时候，便力求悄然無声地走着，跑着离开敌手，并且常常以为是跑开了，却是一直向敌手的怀抱里走去。起初拿破侖軍隊还讓人知道他的地方，——这是在卡盧加道路上初期运动中的情形，——但是后來，上了斯摩稜斯克大道，他便用手握着鈴舌奔跑着，并且常常以为他們是跑开了，却是一直奔向俄軍。

由于法軍奔跑和俄軍追赶的速度，以及因此而有的馬匹消耗，就近偵察敌軍情况的主要工具——騎兵斥候——沒有了。此外由于兩軍地位时常迅速的改变，連所得到的任何情报也不能適时遞送。假使在二号接到了消息說敌軍一号在某处，在三号，在可以做出什么的时候，这个軍隊已經走了兩天的路程，情况完全不同了。

一方的軍隊逃跑，另一方的軍隊追赶。在斯摩稜斯克西边，法軍有許多条不同的道路；似乎是，法軍在那里留了四天，可以知道敌人在哪里，可以做出有利的計划，作出新的举动。但是在四天的休息之后，这个人群，沒有任何策略和計划，又向前跑，不向左，不向右，却順着旧的最坏的道路，順着克拉斯諾和奥尔沙——順着走慣的道路。

法軍以为敌人是在后面不在前面，于是奔跑着，展开着，首尾相隔二十四小时的距离。跑在最前面的是皇帝，然后是國王

們，然后是公爵們。俄軍以为拿破侖要走德聶伯河右边的道路，这是唯一合理的道路，于是俄軍也向右轉，上了克拉斯諾大道。在这里，好像在盲人游戲中一样，法軍撞上了我軍的前衛。法軍意外地發見了敌人，便混乱了，因为意外的驚惶而停住了，但是后來拋弃了后边的同伴們，又逃跑了。在这里，好像是穿过俄軍的夾击一样，法軍的分散的各个部隊，起初是副王牟拉的，其次是大富的，其次是奈伊的軍隊，在兩面的俄軍当中先后地走了三天。他們互相拋弃，拋弃了各自所有的笨重行李，大炮，一半的兵士，并且在夜間，从右边兜着半圓形的圈子繞过俄軍向前奔跑。

奈伊走在最后，他忙着炸毁并不妨碍任何人的斯摩稜斯克城牆，因为他們忘記了他們的不幸的处境，或者正因为不幸的处境，他們才像孩子一样地想要毆打那个碰伤他們的地板。奈伊帶了一万人的軍团，走在最后，夜間偸偸地在樹林中渡过德聶伯河，跑到奥尔沙見拿破侖时，只剩下一千人了，他丢下了所有其余的人，所有的炮。

从奥尔沙順大路跑到維尔那时，他們仍然在向追軍作盲人游戲。在柏來西那他們又混乱了，許多人淹死了，許多人投降了，渡过河的繼續向前跑。他們的最高首領穿了皮大衣，坐着橇車，丢下了同伴，独自向前奔跑。能跑走的，都坐車跑走了，不能跑走的，便投降了或者死了。

18

这个战役就是法軍在奔跑时，为了毁滅他們自己，尽可能地做了一切。从他們轉上卡盧加道路起，到他們的首領从軍隊



(1510—1511)

里跑开的时候为止，这个团体的运动沒有一次是有絲毫的意义。——关于战爭的这一段时期，歷史家們（他們以为群众的行动是由于个人的意志）似乎不能根据他們的学說來叙述这个退却了。

但是不然。关于这个战爭，歷史家們寫了如山的書籍，他們处处描寫拿破侖的布署和他的周密的計划——指揮軍隊的策略，他的元帅們的天才的布署。

在拿破侖面前有一条暢通的道路通达富庶的地区，在他面前展开着一条和他所走的道路相平行的道路（后來庫圖索夫就是順着这条路追他的），这时候，他却从馬洛—雅罗斯拉維次退却。这个不必要的、順着荒凉道路的退却——有人向我們說明，是經过周密的考慮的。他从斯摩稜斯克到奧尔沙的退却，也被人說明了是經过同样周密的考慮的。后來又有人叙述他在克拉斯諾的英勇行为，說他准备在那里作战，并且要親自指揮，說他拿着一个樺樹杖走着，并且說道：

"*J'ai assez fait l'empereur, il est temps de faire le général*,〔我做皇帝做的够久了，現在是做將軍的时候了，〕"虽然如此，但是不久之后，他又向前跑了，丢下后边的分散的軍隊听天由命了。

后來，他們又向我們叙述元帅們的精神偉大，特别是奈伊，他的精神的偉大是：他夜晚在樹林里繞道渡过德聶伯河，丢了旗帜和炮兵，和十分之九的軍隊，跑到奧尔沙。

最后，歷史家們把偉大的皇帝最后离开英勇的軍隊的事向我們描寫成为偉大的天才的事件。甚至歷史家还替这最后的奔跑行为作辯护，这行为是常人的言語中所謂最下流的卑鄙行为，是每个小孩都会覚得羞耻的行为。

在歷史論断的很有彈性的綫条不能够拉得更長的时候，在

行为明明是違反全体人类所称的善或者甚至正义的时候，歷史家們創造了一个挽救性的概念——偉大。偉大似乎不包括善惡标准。对于偉大的人，惡是沒有的。可以归罪于偉人的灾禍也是沒有的。

“*C'est grand!*〔这是偉大的！〕”歷史家們說，于是善惡都沒有了，只有“*grand*”与“不*grand*”了。*grand*〔偉大的〕是善。不 *grand*〔偉大的〕是惡。在他們看來，*grand* 是所謂英雄的、某种特殊人物的特質。拿破侖丢开了他的部下，他們不但是他的同伴，而且（在他看來）是他帶到國外的人，拿破侖不管他們的死活，他自己穿着暖和的皮大衣向回奔跑，他覚得 *que c'est gran*〔这是偉大的〕，他覚得心安。

“*Du sublime*〔在崇高〕（他認为自己有 *sublime* 的地方）*au ridicule il n'y a qu'un pas,*〔和荒謬之間，不过一步之差，〕”他說。全世界在五十年間重述着：“*Sublime! Grand! Napoléon le grand! Du sublime au ridicule il n'y a qu'un pas.*〔崇高！偉大！拿破侖大帝！在崇高与荒謬之間，不过一步之差。〕”

誰也沒有想到，承認那不能用善惡的标准去衡量的偉大，便是承認他自己的無足重輕和不可衡量的卑鄙。

我們有基督給我們的善惡标准，我們覚得沒有不可衡量的东西。沒有朴質、沒有善、沒有眞的地方，也沒有偉大。

19

俄國人看到一八一二年战爭最后一段时期的叙述，誰不感覚到一种难受的遺憾，不滿，与迷惑的心情？誰沒有向自己提出这些問題：在全部的三个大軍以优势的人数包圍了法軍的时候，

在饑餓、寒冷、潰乱的法軍成群地投降的时候，并且（如歷史家向我們所說的），在俄軍目的正是阻止，切断，俘虜全部法軍的时候，为什么不俘虜不消滅全部的法軍？俄軍在人数少于法軍的时候，作了保罗旣諾会战，我軍在三方面包圍了法軍并且目的就是在俘虜法軍的时候，怎么也会沒有达到这个目的？难道法軍是那样地比我們大为优越，以致我們以优势的力量包圍了他們，而不能击潰他們嗎？怎么会發生了这样的事？

歷史（就是叫这个名称的东西）回答这些問題时，說，發生了这件事，是因为庫圖索夫，托尔馬索夫，齐恰高夫，这个人，那个人，沒有执行某一个某一个策划。

但是为什么他們沒有执行那些策划呢？假使沒有达到預定目标，要由他們負責，为什么不審判他們、不处罰他們呢？但是即使承認了俄軍失敗的責任是在庫圖索夫，齐恰高夫等等的人，我們仍然不能了解，俄軍在克拉斯諾和柏來西那处在那样的情况中，（在这兩个場合里，俄軍都有优势的兵力，）在俄軍的目的是要俘虜法軍和元帅們，國王們，和皇帝的时候，为什么沒有擒獲呢？

俄國軍史家們解釋这个奇怪的現象，說这是因为庫圖索夫阻止攻击，这話是沒有根据的，因为我們知道，庫圖索夫的意志不能阻止軍隊在維亞倚馬和塔路齐諾去攻击。

为什么俄軍以劣势的兵力在保罗旣諾，对敌人的全軍取得了勝利，在克拉斯諾和柏來西那时，有优势兵力，却被沒有秩序的法軍群众打敗呢？

假使俄軍的目的是要截断和擒獲拿破侖和元帅們，——这个目的不但沒有达到，而且所有的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試圖，每次都極其可耻地被破坏了，——則战爭的末期被法國人看作一

串的勝利，是完全正确的，被俄國歷史家們看作勝利，是完全不正确的。

俄國軍史家們，在遵守邏輯的义理的时候，不得不作这个結論。虽然关于英勇，精忠，等等有一些抒情詩的贊頌，他們却都不得不承認，法軍自莫斯科的退却是拿破侖的一串的勝利，是庫圖索夫的一串失敗。

但是我們完全丟开了民族的自尊心，便覚得，这个結論的本身包括了一种矛盾，因为法軍的一串勝利把他們帶到完全的复沒，而俄軍的一串失敗却使敌人全軍复沒，使祖國獲得解放。

这种矛盾的來源是在这里，就是歷史家們，根据帝王和將軍們的書信，根据回憶錄，报告，計划，等等研究事件，对于一八一二年战爭的后期，附加了一个虛伪的从來沒有过的目的，即是要切断并俘虜拿破侖和他的元帅們和他的軍隊。

这个目的从來沒有过，并且不可能有的，因为它沒有意义，而达到这个目的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个目的沒有任何意义，第一，因为拿破侖的混乱的軍隊以極大的速度跑出俄國，就是說，做的正是每一个俄國人所希望的事。法軍跑得尽可能地那么快，为什么还要对他們采取各样的攻击呢！

第二，要在路上阻止全力奔跑的人是沒有意义的。

第三，为了消滅法軍而損失自己的軍隊是沒有意义的，法軍沒有外在原因已經按着那样的比率在消滅，他們沒有任何中途的截阻，也不能讓越过边境的人数超过他們在十二月里实际上越过边境的人数，即是全軍的百分之一。

第四，希望擒獲皇帝，國王們，公爵們，是沒有意义的，要擒獲这些人，將使俄軍的行动極感困难，当时最老練的外交家們

(*J. Maistre*〔麥斯特〕①和其他的人)都承認这个。俄國自己的軍隊在到达克拉斯諾之前,已經消失了一半,一个軍团的俘虜需要一个师的护送隊,我們自己的軍隊幷不总是獲得充足的食粮而被擄的俘虜已經餓死了許多——这时候,希望擄獲法國軍团,是更加沒有意义的。

关于截断幷俘虜拿破侖和他的軍隊的一切周密計划,正好像种菜人的这种計划一样:他从菜園中赶走了踐踏他的菜畦的牛,却跑到門口去打牛头。可以替种菜人辯护的一点,就是他很憤怒。但是关于这个計划的作者,連这一点也說不上,因为他們幷沒有菜畦被踐的痛苦。

切断拿破侖和他的軍隊,不但是沒有意义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第一,因为根据經驗我們知道,在一次会战中各縱隊的五俚路長的运动,是从來不能符合計划的,齐恰高夫,庫圖索夫和維特根示泰恩准时在指定地点会师的可能性,是那么微小,它等于不可能;因为,庫圖索夫也这么想,他在接到計划时就曾經說过,在廣大距离之外所計划的誘击不能產生所希望的結果。

第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使拿破侖軍隊向回逃跑时的慣性变得沒有作用,便要有比俄國的軍隊多得無比的軍隊。

第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軍事名詞"切断"沒有任何意义。我們可以切断一塊面包,但不能切断一个軍隊。切断一个軍隊——阻攔它的道路——是全然不可能的,因为总是有許多地方可以繞过去,而且还有夜間,在夜里不能看見东西,克拉斯

① 毛注:麥斯特(Joseph de Maistre 1754—1821),是薩堤尼阿一八〇三——一七年駐俄大使。他是新天主教和反革命的作家。

諾和柏來西那的例子即可以使軍事学家相信这一点。假使被擄的人不同意被擄，則擄獲是不可能的，正如我們不能抓住一个燕子，可是当它落在我們手上的时候，是可以抓住的。要擄獲像德國人那样地按照战略与战術的原則而投降的人，是可能的。但是法軍認为这样不適宜，这是完全对的，因为在逃跑中和在被擄中等候着他們的，是同样的饑餓与寒冷的死亡。

第四，最主要的，这不可能，是因为自有世界以來，沒有一个战爭是在一八一二年那些可怕的情形下發生的，而俄軍在追赶法軍时已經竭尽了全力，要做得更多而不毁滅它自己是不可能的。

俄軍在塔路齐諾到克拉斯諾的运动中，損失了五万病兵和落伍兵，这个数目等于一个大省城的人口。軍隊沒有作战便損失了一半的人。

在战役的这个时期中，軍隊沒有靴子和皮襖，沒有足够的粮食，沒有伏特加酒，好几个月在十五度① 嚴寒的雪中过夜；日間只有七八小时，其余时間是夜晚，在夜里不能維持紀律；不像在会战中那样，人們只有几小时被帶到沒有紀律的死的領域中，这时候人們在几个月之內，时时刻刻和饑餓与寒冷的死亡爭斗；在一个月之內，軍隊損失了一半——就是关于战役的这个时期，歷史家們向我們說，米洛拉道維支应該向某处作側面行軍，托尔馬索夫应該向某处行軍，齐恰高夫应該向某处移动（在过膝的雪中移动），某人应該击潰，切断法軍云云，云云。

死亡了一半的俄軍，为了到达那个無愧于民族的目标，做了他們所能做的和应該做的一切；别的俄國人坐在温暖的房間里，

---

① 毛注：Reaumur 十五度等于華氏零下二度。

建議他們去做不可能的事，这是他們不能負責的。

事实与歷史敘述之間的这一切奇怪的，現在不可了解的矛盾，只是由于描寫这个事件的歷史家們，寫的是各位將軍的愉快的情緒与言語的歷史，而不是事件的歷史。

在他們看來，米洛拉道維支的話，这个那个將軍所受的獎賞，以及他們自己的假定，似乎是很有趣的；而五万个留在医院和墳墓中的人的問題，甚至引不起他們的兴趣，因为这不在他們的研究范圍之內。

然而，只要不去研究报告和一般計划，却探究几十万直接親身参与事件的人的运动，則那些先前似乎不可解的問題，都可以忽然异常容易地、簡單地、獲得無疑的解决。

切断拿破侖和他的軍隊的目的，除了在十來个人的想像中，是从來沒有过的。这个目的是不能够有的，因为它是沒有意义的，而达到这个目的是不可能的。

人民只有一个目的：解除國土的侵略。这个目的，第一，自然而然地达到了，因为法軍逃走了，因此只要不去阻止这个运动。第二，这个目的因为消滅法軍的民族战爭而达到了。第三，这个目的因为俄國的大軍追踪法軍，准备在法軍的运动停止时施用武力而达到了。

俄軍的作用应該像鞭子驅逐逃獸一样。有經驗的赶獸的人知道最好的办法是举着鞭子威吓它們，而不是当头鞭打逃獸。

第四部

1

一个人在看見將死的畜牲时，便感覚到恐怖：那个和他自己身体一样的实体，在他的眼前顯然地消滅了，不复存在了。但是当那个要死的东西是人，并且是所愛的人时，則在生命消滅时所感到的恐怖之外，还感到一种心灵割裂和精神伤痛，这伤痛就像生理的伤痛一样，有时致命，有时复原，但它总是疼痛，害怕外界的刺激性的碰触。

在安德來公爵死后，娜塔莎和瑪丽亞公爵小姐同样地感覚到这一点。她們精神消沉，她們閉着眼不看那臨到头上的有威脅性的死亡的云，不敢面对生活。她們小心地防护她們的明顯的伤痛，避免粗暴的致痛的碰触。街道上迅速地走过的馬車，提起吃飯，女僕的关于应該預备什么衣服的問題，更糟的，不誠恳的淺薄的同情的話，这一切，都疼痛地刺激伤处，好像是一种侮辱，并且破坏了那必要的靜穆；而她們倆就是在这种靜穆中極力傾听那在她們的想像中尚未停止的、可怕的、嚴厉的合唱的。这一切妨碍了她們注視那向她們顯現了片刻的，神秘的，無限的远景。

只有她們倆單独在一起的时候，才不感覚到伤心和痛苦。她們彼此很少說話。即使她們說話，也只說到最不关重要的事情。

她們倆都避免提到和將來有关的事情。承認將來的可能性，在她們看來，是对他的紀念的一种侮辱。她們在談話中更加小心地避免任何可能与死人有关的东西。她們似乎覚得，她們所体驗的所感覚过的东西，是不能用言語表現的。她們似乎覚得，关于他的生活詳情的任何字句上的暗示，都会破坏在她們眼前所完成的那个神秘事件的偉大与神聖性。

老是抑制言語，經常的極力避免一切可能提到他的話：在各方面都不涉及她們不能說到的东西——这把她們所感覚的东西，在她們的想像中，更純粹更明白地展示出來。

但純粹完全的悲哀，正和純粹完全的快乐一样，是不可能的。瑪丽亞公爵小姐，由于她的地位——作为她自己的运命的唯一的独立的主人，作为侄兒的保护人与教师，——最先被生活从她过了开头兩周的悲哀世界中喚了出來。她接到親戚們的信，这些信必須答复。尼考盧施卡所住的房間潮湿，他开始咳嗽了。阿尔巴退支帶了財务的賬目來到雅罗斯拉夫，他提議，幷劝告她回到莫斯科去住在夫司德維任卡街的房子里，这个房子还是完好的，只須小小的修葺。生活幷沒有停止，人必須生活的。虽然瑪丽亞公爵小姐覚得走出她一直过到現在的孤独的沉思的世界是痛苦的，虽然丟下娜塔莎一个人是她覚得惋惜而且似乎覚得慚愧的——但是生活上的事情要她过問，她不得不屈服了。她和阿尔巴退支核算了賬目，和代撒勒商談侄兒的事，發出命令幷且准备赴莫斯科的旅行。

娜塔莎只剩下一个人了，从瑪丽亞公爵小姐开始准备起程时，她便逃避着她。

瑪丽亞公爵小姐提請伯爵夫人讓娜塔莎和她一同到莫斯科去，父母都高兴地同意了这个提議，他們每天看到女兒的体力的

衰退，以为調換地方和莫斯科医生的协助都是于她有益的。

“我什么地方都不去，”娜塔莎听到这个提議时回答，“我只請你們不要打攪我，”她說过之后，便跑出房，費力地約制着与其說是悲哀毋寧說是煩惱与憤怒的眼泪。

娜塔莎自从她覺得自己被瑪丽亞公爵小姐所丢弃，而独自悲哀以來，便大部分时間留在自己的房中，独自縮着腿，坐在沙發的角上，用她的纖細緊張的手指撕着或者扭着什么，把固执不动的目光望着眼睛所落到的东西上。这种孤独使她疲乏，使她痛苦；但这是她所不可缺少的。只要有人走進房來看她的时候，她就迅速地站起來，改变她的姿势和眼睛的神色，拿起書本或針黹，顯然是不耐煩地等候打攪她的人走开。

她总是覺得，她馬上便要了解、便要看透她的精神的視力帶着可怕的、使她不能忍受的問題所注視的那个东西。

在十二月末，消瘦蒼白的娜塔莎，身穿黑色毛呢長袍，髮辮随便地繞成結子，縮作一团地坐在沙發的角上，一面緊張地揉皺又理直她的腰帶头子，一面望着門的角落。

她望着他走出去的，走到生活彼岸去的那个方向。生活彼岸，她从來沒有想到过，她从前覺得是那么遙远而未必有，現在却覺得比生活此岸更接近、更親密、更可理解了，在生活此岸，一切是空虛与破坏，或是痛苦与侮辱。

她望着那个地方，她知道他就在那里；但是她不能够認为他和他在这里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她又看見了他，就像他在梅济錫，在特罗伊擦，在雅罗斯拉夫的时候所看見的一样。

她看見了他的臉，听到了他的声音，复述了他的話和她自己向他所說的話，并且有时替她自己并且替他設想出他們在那时候可能說过的話。

他就躺在那里的椅子上，身穿天鹅绒的皮襖，用消瘦蒼白的手托着头。他的胸口非常低，他的肩膀高聳着。他的嘴唇緊閉，眼睛發光，在他的蒼白的額头上出現了一道皺紋，又消失了。他的一只腿几乎察覺不出地迅速地顫抖着。娜塔莎知道，他在和难受的痛苦作斗爭。“这个痛苦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他有痛苦？他感覺到什么？他痛得怎样？”娜塔莎当时这么想。他感覺到她的注意，抬起眼睛，并且，他沒有微笑，就开始說話了。

“有一件事是可怕的，”他說，“这就是把自己和一个受苦的人永远結合在一起。这是永久的痛苦。”并且他用審視的目光看她。娜塔莎像平常一样，还沒有來得及想到她要回答的話，便作了回答。她說：“不会这样下去的，不会这样的，你会好的，完全好的。”

她現在又看見他，并且重行体驗着她那时所感覺到的一切。她想起了他听到这些話时他的長久的憂郁的嚴厉的目光，明白了这个長久目光中的譴責与失望的意义。

“我同意了，”娜塔莎現在自言自語着，“假使他永远受苦，这便可怕了。我那时說这話，只是因为，他会覺得这是可怕的，但他所了解的却不同。他以为我会覺得这是可怕的。他那时还想活——怕死。我那么粗魯地、愚蠢地向他說了。我想的并不是这样。我想的完全不同。假使我要把我所想的說了出來，我便要說：即使他不得不死，在我眼前慢慢地死去，和我現在这样的情况比較起來，我还是幸福的。現在……沒有东西了，沒有人了。他知道这一点么？不。他不曾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現在，永远永远不能补救这个了。”

他似乎又向她說了同样的話，但現在，娜塔莎在自己的想像中向他回答的不同了。她阻止了他，并且說：“您覺得可怕，我却

不然。您知道，沒有了您，我的生活中便沒有了一切，和您一同受苦是我的最大的幸福。”于是他抓住她的手，那样地緊握着，就像他在死去的前四天那个可怕的晚上緊握的一样。并且在她自己的想像中她还向他說了别的親切的恩爱的話，这些話是她在那时候就可以說，但是直到現在才說的。“我爱你……你……我爱……爱”她說，痙攣地握緊着自己的手，狠狠地咬緊着自己的牙齒。

一种甜蜜的悲伤支配着她，泪已經涌到她的眼里了，但是忽然她問自己：她向誰在說这話？他在哪里，并且他現在是誰？于是一切又包藏在冷酷的嚴厉的迷惑里了，她又緊張地皺了眉，注視着他所在的那个地方。于是，她觉得，她就要看透神秘……但是在那不可解的东西似乎已經向她顯現了的那一片刻，門柄的很大的响声痛苦地震动了她的耳朵。女僕杜妮亞莎迅速地、粗心地，帶着驚恐的、对她毫不关心的面容進房來了。

“請到您爸爸那里去吧，赶快，”杜妮亞莎帶着奇怪的兴奋的表情說。“禍事，彼得·依利支……一封信，”她低語着，啜泣了一声。

2

在她对一切的人所感覚到的一般的疏远之外，这时候娜塔莎对自己家里的人感覚到特别的疏远。所有的自家的人：父，母，索尼亞，是那么和她親密，那么熟悉，那么日常相处，以致她似乎覚得，他們所有的言語与感情，是对于她近來所居住的那个世界的一种侮辱，于是她不但对他們表示淡漠，而且对他們怀着敌意了。她听到杜妮亞莎的关于彼得·依利支，关于禍事的話，但是

不明白这些話。

“他們有什么禍事？会發生什么禍事？他們的一切是如旧的，慣常的，安靜的，”娜塔莎心里說。

当她走進大廳时，她的父親迅速地走出了伯爵夫人的房。他的臉皺蹙着，帶着泪痕。顯然他是从房間里跑出來宣泄那使他窒塞的嗚咽的。他看見了娜塔莎，失望地搖了搖双手，發出了痛苦的、痙攣的、歪曲了他的柔和的圓臉的嗚咽声。

“彼……彼恰……去吧，去吧，她……她……在叫……”他哭着像小孩一样，迅速地曳着無力的腿，走到椅子那里，他用手遮了臉，几乎是跌在椅子里了。

忽然好像是一个电力震动通过了娜塔莎的全身。一种可怕的东西刺痛了她的心。她感覺到非常的疼痛；她似乎覺得，她身体之內有什么东西裂开了，她要死了。但在痛苦之后，她立刻感覺到她从那个控制她的生活禁令中解放出來了。看見了父親，听到了門那边母親的可怕的聒耳的叫声，她立刻忘記了她自己和她自己的悲哀。

她跑到父親面前，但他無力地搖着一只手，指着母親的門。瑪丽亞公爵小姐，面色發白，下頦打顫，从門里走出來，抓住娜塔莎的胛膊，向她說着什么。娜塔莎沒有看見她，也沒有听見她的話。她快步地走進門，站了片刻，似乎在同她自己爭斗，然后跑到她母親那里去了。

伯爵夫人躺在椅子上，异常难看地伸着头，在牆上碰着头。索尼亞和女僕們抓住她的胛膊。

“娜塔莎，娜塔莎！……”伯爵夫人喊叫着。“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他說謊……娜塔莎！”她叫着，推开着周圍的人。“都走开吧，不是真的！被打死了！……哈哈哈……不是真的！”

娜塔莎把一只膝盖抵在椅子上，向母親弯着腰，抱住她，用意外的力量把她抱起來，把她的臉轉过來对着自己，并且緊貼着她。

“媽媽！……親愛的！……我在这里，我親愛的媽。媽媽，”她向她低声說着，一秒鐘也不停。

她沒有放开母親，親切地和她爭执着，要了枕头，水，解开了，扯破了母親的衣服。

“我親愛的，……親愛的……媽媽……心愛的，”她不停地向她低語着，吻着她的头、手和臉，并且覺得自己的眼泪好像河流一样不能約制地流下來，擦痒着鼻子和腮。

伯爵夫人緊握着女兒的手，閉了眼，安靜了一会。她忽然异常迅速地坐起來，麻木地向四周看了一下，看見了娜塔莎，开始尽力地摟抱她的头。然后，她把女兒的因为痛苦而顰蹙的臉扳过來对着她自己，在她的臉上看了很久。

“娜塔莎，你愛我，”她用輕輕的信任的低語說。“娜塔莎，你不会騙我嗎？你会向我說眞話嗎？”

娜塔莎把含泪的眼睛望着她的母親，她的眼睛里和臉上只表現着愛和求恕。

“我親愛的，媽媽，”她又說，鼓起着自己的全部的愛的力量，要設法把那折磨她母親的悲哀的多余部分移在她自己的身上。

母親在对現实的軟弱無力的斗爭中，不相信她的愛兒在青春的盛年被殺死了而她还能活着，于是她又逃避現实，躲到癲狂的世界中去了。

娜塔莎記不清那一天那一夜和第二天第二夜是怎么过去的。她沒有睡覺，也沒有离开她的母親。娜塔莎的固执的、有耐

性的爱，似乎每一秒鐘都在各方面摟抱着伯爵夫人，这爱不像解釋，不像慰借，却像回生的呼喚。第三天夜里，伯爵夫人安靜了一会，娜塔莎把头支在椅臂上，閉着眼。床响了一下，娜塔莎睜开眼睛。伯爵夫人坐在床上低声說話。

“我多么高兴呵，你來了。你疲倦了，要喝茶嗎？”娜塔莎走到了她的面前。“你長好看了，長成大人了，”伯爵夫人握了女兒的手，繼續說。

“媽媽，您說什么！……”

“娜塔莎，他沒有了，不在了！”于是伯爵夫人抱了女兒，第一次开始流泪了。

3

瑪丽亞公爵小姐展緩了行期。索尼亞和伯爵極力要代替娜塔莎，却不能够。他們看到，只有她可以使她的母親免于瘋狂般的絕望。娜塔莎，形影不离地在母親身边守了三个星期，睡在她房里的躺椅上，使她喝水，使她吃飯，并且不停地向她說話，因为只有她的温柔的親爱的声音可以安慰伯爵夫人。

母親的精神伤痛是不能痊愈的。彼恰的死夺去了她的一半的生命。彼恰死訊傳來时，她是一个有精神有气力的五十歲的妇女，一个月后出房时，她已成为一个半死的，对生活沒有兴趣的老妇人了。但正是这个伤痛，把伯爵夫人殺死了一半，这个新的伤痛，使娜塔莎回生了。

由于精神的割裂而有的精神伤痛，虽然似乎很奇怪，却是和身体伤痛一样，会漸漸地复元的。正如同深重的伤痛会痊愈，伤口会合縫，精神伤痛，也和身体伤痛一样，只有憑內部的顯著的

生命力才可以完全复元。

娜塔莎的伤就是这么复元的。她原以为她的生命完结了。但她对母親的爱忽然向她指示，她的生命的本質——爱——还活在她心中。爱醒了。生命也醒了。

安德來公爵的最后的一些日子，把娜塔莎和瑪丽亞公爵小姐接合了在一起。新的不幸更使她們接近。瑪丽亞公爵小姐展緩了行期，在最近三个星期看护娜塔莎，好像是看护生病的小孩一样。娜塔莎在母親房中所过的最近这几个星期，損害了她的体力。

有一天下午，瑪丽亞公爵小姐注意到娜塔莎因为惡寒在發抖，便把她帶到自己的房里，放在自己的床上。娜塔莎躺着，但当瑪丽亞公爵小姐放下百叶窗預备出去时，娜塔莎把她叫到自己面前來了。

"我不想睡。瑪丽，和我坐一会吧。"

"你疲倦了，睡睡看吧。"

"不，不。你为什么要把我帶走？她要問到我的。"

"她好得多了。她今天說話很好，"瑪丽亞公爵小姐說。

娜塔莎躺在床上，在房間的幽暗的光綫里注視着瑪丽亞公爵小姐的臉。

"她像他么？"娜塔莎想。"是的，又像又不像。但她是独特的，奇怪的，全新的，不可知的。她爱我。她心中有什么？一切是良善的。但那是怎么样的？她是怎么想法？她对我是什么看法？是的，她是極好的。"

"瑪莎，"她說，羞怯地把瑪丽亞公爵小姐的手拉到自己的面前。"瑪莎，你不要以为我不好。是嗎？瑪莎，親爱的。我多么爱你喲！讓我們做道地的，道地的朋友吧。"

于是，娜塔莎抱着瑪丽亞公爵小姐，开始吻她的手和臉。瑪丽亞公爵小姐又害羞又高兴娜塔莎的这种情感表現。

从那天起，瑪丽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之間建立了只有妇女之間才有的那种热情的親密的友誼。她們不断地接吻，互相說些親密的話，幷且大部分时間是在一起。假使这个人出了房，那个人便覺得無聊，便赶快地去找她。她們倆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是那么要好，比她們分开的时候各人自己对自己还要好些。她們之間有了一种比友誼还强的感情：这就是，只有兩人在一起才能生活的那种排他的感情。

有时她們几小时不說話；有时，已經上了床，她們还說話，一直說到早晨。她們說的大都是遙远的过去。瑪丽亞公爵小姐說到她的幼年，她的母親，她的父親，她的幻想；而娜塔莎，从前由于毫不了解因而不承認这种对人忠誠与順从別人的生活，和基督徒自我犧牲的詩情，現在覺得她自己和瑪丽亞公爵小姐被愛結合在一起，她愛瑪丽亞公爵小姐的过去，幷且了解她从前所不了解的生活的另一面了。她不願自己的生活是順从別人与自我犧牲的，因为她慣于尋找別种快乐，但是她了解幷且愛別人的这种是她从前所不了解的美德。瑪丽亞公爵小姐，听娜塔莎說到她的幼年和少女时代，也發現了她从前所不了解的生活的另一面：对生活和生活乐趣的信心。

她們还是决不提到他，在她們看來，是为了不用言語破坏她們的崇高的心情；但是关于他的这种沉默，使她們漸漸地不覺地忘記他了。

娜塔莎消瘦了，蒼白了，幷且身体是那么軟弱，以致大家都不断地說到她的健康，而这却是她所乐意的。但是有的时候，她不但突然感到死亡的恐怖，而且感到疾病，虛弱，及失去美丽的

恐怖，她不覺地有的时候注意地凝視自己的光胛膊，詫异它的消瘦，或者早晨在鏡子里注視自己的愁悶的、在她看來是可憐的面孔。她覺得，这是应当如此的，同时又是可怕而可悲的。

有一次她快步地走上楼，費力地喘着气。她不覺地立刻想出下楼的理由，从下面又跑上楼，試驗着她的气力，观察着她自己。

又有一次，她叫杜妮亞莎的时候，她的声音打顫。虽然听到了杜妮亞莎的脚步声，她却又叫了一声——她用她素常唱歌时的胸音喊叫着，并且注听着这个声音。

她不知道，她也不相信，从那層在她看來是不可穿破的、遮盖着她心灵的泥土下边，已經長出了纖細的嬌嫩的小草芽。小草芽要生根的，并且要用它的生气勃勃的嫩叶遮盖那折磨她的悲哀，使这悲哀不久便看不見并且察覺不出。伤痛从內部里在复元了。

一月底，瑪丽亞公爵小姐到莫斯科去了，伯爵堅持要娜塔莎和她一同到莫斯科去就医。

4

庫圖索夫在維亞倚馬不能够攔阻他的軍隊击潰、切断敌人等等的願望。在維亞倚馬的冲突之后，逃跑的法軍和追赶的俄軍一直到达了克拉斯諾都沒有發生会战。法軍的逃跑是那么迅速，追赶的俄軍不能够赶上他們，騎兵和炮兵的馬匹都損坏了，而关于法軍运动的情报总是不可靠的。

俄軍的兵士也因为一晝夜四十俚的不断的运动而那么疲憊，他們不能走得更快了。

俄軍离开塔路齐諾时是十万人，到克拉斯諾时只有五万人。而在离开塔路齐諾之后的全部时間里，伤亡的兵不过五千人，被俘的兵不足一百人。只要明白地了解这个事实的意义，就能了解俄軍消耗的程度了。

俄軍追赶法軍的迅速运动，給与俄軍的损失，正如同逃跑給与法軍的损失一样。而不同之处，只在俄軍的运动是自动的，沒有懸在法軍头上的那种滅亡的威脅，而法軍中落后的害病的兵是落在敌人的手中，落后的俄軍却是留在自己的國家。拿破命的軍隊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迅速运动，它的無疑的証明便是俄軍相应的减少。

庫圖索夫的全部的活动，例如他在塔路齐諾和維亞倚馬的活动，只注意在这一点上，就是要在他的权力之內，力求不要阻止这个对于法軍是致命的运动（正如彼得堡和軍中的俄國將領們所希望的），却促進这个运动，并緩和自己軍隊的运动。

但是在这一点之外，自从軍隊里表現了迅速运动所引起的軍隊的疲乏和大量減少以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庫圖索夫緩和軍隊的运动并且等待时机。俄軍的目的是追赶法軍。法軍的路綫是不知道的，因此，俄軍在法軍的后边相隔愈近，要走的路便愈多。只有隔开相当距离，才能够順最短的路綫横截法軍的曲折路綫。將軍們所提出的一切的巧妙的策略，是軍隊的运动，行程的加長，而唯一合理的目的却在縮短这种行程。从莫斯科到維尔那的全部战爭中，庫圖索夫的活动总是注意在这个目标上，不是偶然地，不是一时地，而是繼續不断地注意在这个目标上，他沒有一次改变过这个目标。

庫圖索夫不是憑理智或科学，而是憑他的全部的俄國人的身心，知道并且感覺到每个俄國兵所感覺的东西：法軍被打敗

了，敌人在逃跑了，并且一定要把他們赶出去；但是同时，他和兵士們同样地感覺到这种在速度和季節上是空前的行軍的一切困难。

但是將軍們，特别是外籍將軍們，希望立功，使人驚服，并且为了某种原故去擄獲某一公爵或國王，——这些將軍們似乎覚得，現在，在任何会战都是可怕的沒有意义的时候，正是作战并征服某某的时候。当他們先后地向庫圖索夫提出了調动那些鞋袜不全的，沒有皮襖的，忍受飢餓的兵士的計划时，他只聳聳他的肩膀。兵士們在一个月之內沒有作战就耗減了一半，他們在繼續奔跑的最好的条件下，在到达边境之前，还要走完比他們已經走过的更远的路程。

这种渴望立功、調动、击破、切断的思想，在俄軍碰到法軍时，特别顯著。

在克拉斯諾的情形是这样的：在那里他們希望找到法軍的三个縱隊之一，却碰上了率領一万六千人的拿破侖本人。虽然庫圖索夫用了許多办法來避免这个毀滅性的冲突，保护自己的軍隊，但俄軍的疲憊的兵士对于法國的潰散人群的屠殺，在克拉斯諾繼續了三天。

托尔寫了作战命令：*die erste Colonne marschiert* 〔第一縱隊前進〕等等。并且和素常一样，所發生的一切都不合乎作战命令。孚泰姆堡的欧根親王在山上射击逃跑經过的法國兵，并且要求增援，增援却沒有到。法軍繞路逃避着俄軍，夜間散开，藏在樹林中，能向前跑的，都向前偷跑了。

米洛拉道維支說过，他并不想要知道任何关于支隊中的軍需的事情；在需要他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他；他自命为 *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無所畏懼無可責备的騎士〕，他喜爱和

法國人談判，——他派了軍使去要求法國人投降，他浪費了时間，他沒有做他奉命要做的事。

“弟兄們，我把那个縱隊送給你們，”他騎馬走到軍隊前面，指着法軍向騎兵說。

于是騎兵們，在几乎不能走动的馬匹上，用馬刺和佩刀催打馬匹，在緊張努力之后，緩馳地跑到那个贈送給他們的縱隊那里，即是，跑到冻伤的、冷麻木的、飢餓的法國人的群众那里，那个送給他們的縱隊拋下武器投降了，这正是他們早已想要做的事。

在克拉斯諾，他們擄獲了二万六千俘虜，几百門大炮，和一根叫作元帅标的棍子，他們爭論誰在那里立了功，并且对于这个覺得滿意，但是他們很惋惜沒有抓住拿破侖，或者至少是一个什么英雄或元帅，他們为了这件事互相責备，特别是責备庫圖索夫。

这些人，被自己的热情所驅使，只是最可慘的必然性法則的盲目工具；但是他們認为自己是英雄，以为他們所做的事，是最高貴的最荣譽的事。他們責备庫圖索夫，說他从战爭的开始就阻止他們征服拿破侖；說他只想到滿足自己的情感，不想要从麻布工厂前進，因为他在那里很舒服；說他在克拉斯諾阻止运动；他因为听說拿破侖在那里，便完全慌張失措了；說我們可以假定，他和拿破侖之間有勾結；說他被拿破侖收買了①，云云，云云。

不僅是情感用事的当时人士都这么說，——后代和歷史也認为拿破侖 *grand*〔偉大〕，外國人認为庫圖索夫是狡猾、荒淫、衰

① 原注：威尔遜日記。毛德附注：R. T. Wilson (1774—1849)是英國在俄軍司令部中的軍事委員(1812—1814)，其日記出版于一八六一年。

弱、奸佞的老人；俄國人認为他是不倫不类的人，是一种傀儡，只是因为他的俄國名字而有用……

5

人們在一八一二年和一八一三年公然指責庫圖索夫的过錯。皇帝不滿意他。在一本新近由最高当局授意而著作的歷史里①說到庫圖索夫是一个狡猾的奸佞的說謊者，說他害怕拿破侖的名字，并且由于他在克拉斯諾和柏來西那的錯誤，他使俄軍失去了对法軍取得完全勝利的光荣。

这种命运不是俄國的学者所不承認的那些偉人們（*grands hommes*）的命运，而是那些稀有的、总是孤独的、能够体会天意并且使个人的意志順从天意的人們的命运。这些人由于他們洞察最高的法則而受到群众的憎恨和輕視。

說來奇怪而可怕，俄國歷史家們以为拿破侖——这个無关重要的歷史工具，他从來沒有在任何地方，甚至在放逐中，表現过人类的美德——以为这个拿破侖是贊揚和喜悅的对象，以为他 *grand*〔偉大〕。庫圖索夫，这个人，从他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动的开始直到結束，从保罗旣諾到維尔那，沒有一次在行为上和言語上改变宗旨，他是歷史上少有的、自我犧牲的榜样，他在当时就認識事件的未來意义——但庫圖索夫被他們当作一个不倫不类的可憐的人，他們說到庫圖索夫和一八一二年，总覺得有点可耻。

然而我們难以想像一个歷史人物，他的活动是那么經常不

---

① 原注：保格大諾維支的一八一二年的歷史：庫圖索夫性格和克拉斯諾会战惡劣結果的批評。

变地向着一个唯一的目标。我們难以想像一个更有价值、更符合全民意志的目标。我們更难在歷史上找到别的例子來說明任何一个歷史人物为自己所定的目标、是像庫圖索夫在一八一二年全力以赴的目标那样地完全达到了。

庫圖索夫从來沒有說到"四十个世紀从金字塔上向下看"，說到他使祖國所受的犧牲，說到他所要完成的和已經完成的事情：总之他不說到自己的任何事情，不裝模作样，总是顯得他是最簡單、最尋常的人，說最簡單、最尋常的話。他寫信給他的女兒們，給斯塔叶夫人，讀小說，欢喜和美丽的妇女在一起，和將軍們，軍官們，士兵們說笑話，从來不反对那些想要向他証明什么的人。当拉斯托卜卿伯爵在雅烏薩桥騎馬跑到庫圖索夫面前，作私人的責备，說誰要負莫斯科毀滅的責任，并且說："您不是保証說不打仗就不放弃莫斯科嗎？"的时候，庫圖索夫回答說："我不打仗是不放弃莫斯科的。"虽然，莫斯科已經放弃了。当皇帝派阿拉克捷夫來說应該任命叶尔莫洛夫为炮兵指揮时，庫圖索夫回答說："是的，我自己也剛剛說了这話，"虽然他剛才所說的話是完全不同的。这和他有什么关系，他在他周圍的愚昧的人群之中，他是当时唯一了解事件全部重大意义的人，拉斯托卜卿伯爵把莫斯科的灾害放在自己身上，或者推在他身上，这和他有什么关系？任命誰做炮兵指揮，这更加不会使他关心了。

这个老人，不但在这些时候說，而且是不断地說些完全沒有意义的話，說出他偶然想到的話。他由于生活的經驗，相信思想和表現思想的言語不是人类的推动力。

然而就是这个如此忽視自己的言語的人，在他的全部活动中，沒有一次說过一句話違反他的唯一的目标，他在全部战爭时間里都是向着这个目标前進的。他顯然地，不覺地，在極其多

种多样的环境中屡次表現他自己的思想，却痛苦地确信别人不了解他。从保罗旣諾会战时开始，他的意見就和周圍的人不同，只有他一个人說保罗旣諾会战是勝利，他在口头上，公文上，报告上重复这話，一直到死。只有他一个人說莫斯科的丧失不是俄罗斯的丧失。他对于劳理斯頓的和談提議，回答說，和談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只有他在法軍退却时說，我們所有的調动是不需要的，說一切都会自动地完成得比我們所希望的更好，說应該給敌人一座金桥，說塔路齐諾，維亞倚馬和克拉斯諾会战都是不需要的，說应該有点兵力到达边境，說他不願牺牲一个俄國人换十个法國人。

只有他，像别人对我們所描寫的，这个佞臣，他为了討好皇上而向阿拉克捷夫說謊，——只有他这个佞臣在維尔那討皇上的不欢，說远在國境之外的战爭是有害而無益的。

但并不僅僅是語言証明了他那时了解事件的意义。他的行为沒有絲毫差錯地始終向着同一的目标，这个目标有三方面：(一)鼓起他的全部力量和法軍战斗，(二)打敗法軍，(三)把他們赶出俄罗斯，尽可能地减輕人民和軍隊的痛苦。

他，这个因循拖延者庫圖索夫，他的格言是“忍耐与时間”，他这个反对决定性行动的人，他進行了保罗旣諾会战，他以無比的嚴肅为这个会战進行准备。他，这个庫圖索夫，在奥斯特理玆会战之前，他說那个会战將要失敗；在保罗旣諾，虽然將軍們相信这个会战是失敗的，虽然，在勝利的会战之后，軍隊必須退却，这是史無前例的，他却一个人和大家相反，直到臨死还相信保罗旣諾会战是勝利的。只有他一个人在法軍退却的全部时間里，坚持不作在当时是無益的会战，不开始新的战爭，不越过俄國的边境。

現在，只要不把十多个人心中的目的当作群众活动的原因，就可以容易地了解事件的意义，因为所有的事件和它們的后果都擺在我們面前。

但是这个独自違反众意的老人，那时候怎么能够如此准确地看透人民对于事件的看法的意义，以致他在全部活动中沒有一次違反它呢？

看透正在發生的現象的意义是一种异常的能力，它的根源就是他所充分具备的民族的情緒。

承認他有这种情緒，只是这一点使得人民用了那样奇怪的方式，違反沙皇的意志，选出他这个失寵的老人做民族战争的代表。并且只是这种情緒，使他处在人类的最崇高的高位上，在这里，他，总司令，沒有把他的全部力量用于殺死人、毁滅人，却用于拯救人、憐憫人。

这个純朴的、謙遜的、因而眞正偉大的人物，是不能合乎歷史所發明的、假定是統治人民的欧洲英雄的虛伪模型的。

在奴僕看來，偉大的人是不会有的，因为奴僕有他自己的关于偉大的概念。

6

十一月五日是所謂克拉斯諾会战的第一天。在那些沒有到达应到之处的將軍們已經有了許多爭执和錯誤之后，在副官們帶着許多矛盾的命令被派出之后，在傍晚的时候，已經判明了各处的敌人都在奔跑，会战已經不可能發生、并且不会發生了。这时候庫圖索夫离开克拉斯諾到道不罗叶去了。总司令部就是在那天移到那里去的。

那一天是明朗而嚴寒的。庫圖索夫乘了一匹又肥又白的小馬，和一大群随从的、不滿意他的、在他背后低語的將軍們，來到道不罗叶。一路上有当天被擒的成群的法國俘虜（这天他們被俘了七千人）拥挤着在营火边烤火。离道不罗叶不远，一大群衣服襤褸的，能有什么就用什么裹着伤、纏着头的俘虜在嗡嗡地說話，站在路上一長列卸下的法國大炮的旁边。在总司令走近时，話声便停止了，所有的眼睛都注視着庫圖索夫，他戴着有紅箍的白帽，棉軍大衣在他的駝肩膀上隆起着，他在路上緩緩地前進着。將軍之中有一个人向他报告，大炮和俘虜是在什么地方擄獲的。

庫圖索夫似乎是心中有事，沒有听到將軍的話。他不滿意地眯着眼，注意地凝視着那些样子顯得特别可憐的俘虜們。大部分的法國兵冻腫了鼻子和腮，变了面相，几乎所有的人的眼睛都紅了、腫了、生了眼屎。

一群法國兵正站在路旁。有兩个兵在撕一塊生肉，其中之一的臉上有許多伤痕。在他們向騎馬走过的人所注視的急瞬的目光中，在那个有伤痕的兵的惡意的表情中，有点可怕的獸性的东西，那个兵看了看庫圖索夫，立刻轉过头去繼續做着他的事情。

庫圖索夫許久地注意地看着这兩个兵；他更加皺着眉，眯着眼，思索地搖着头。在另一个地方他注意到一个俄國兵，这个俄國兵笑着拍着法國兵的肩膀，向他親善地說着什么。庫圖索夫又帶着同样的表情搖着头。

“你說什么？”他問一个將軍。这个將軍繼續在报告，并且要总司令注意卜來阿不拉任斯克团前被夺得的法國軍旗。

“啊，軍旗！”庫圖索夫說，顯然是費力地丟开他心中所注意

的事情。

他心不在焉地环顧了一下。成千的眼睛在各方面望着他，等着他說話。

他停在卜來阿不拉任斯克团前，深深嘆了口气，閉了眼睛。侍从中有人招了招手，要拿軍旗的兵士們走來，把旗杆插在总司令的四周。庫圖索夫沉默了一会，顯然是勉强地順从着因为他的地位而有的义务，抬起头，开始說話。成群的軍官們环繞着他。他注意地环顧了四周的軍官們，認識他們当中的几个人。

“謝謝大家！”他先对着兵士，后对着軍官說。在他四周的寂靜中，可以清晰地听到他的緩緩地說出的言語：“謝謝大家的堅苦而忠实的服务。这是完全的勝利，俄罗斯不会忘記你們的。光荣永远是你們的！”

他环顧着沉默了一会。

“低下來，把它的头低下來，”他向一个兵說。这个兵拿着一面法國鷹旗，偶然地把它在卜來阿不拉任斯克軍旗的前面放低了。“再低一点，再低一点，就是这样，烏拉！弟兄們，”他說，他的下巴向士兵們迅速地动着。

“烏拉——拉——拉！”几千个声音吼着。

兵士們呼喊的时候，庫圖索夫在鞍子上躬着身体，垂着头，他的一只眼睛里發出温順的好像是嘲諷的光芒。

“你們知道，弟兄們，”在声音平靜时，他說。……

忽然他的声音和面部表情都改变了：那不再是总司令在說話，而是一个尋常的年老的人在說話，他顯然是希望現在向他的同伴們說一点最重要的事。

在軍官之間和士兵行列中有人移动着，以便更清楚地听到他此刻所要說的話。

"你們知道，弟兄們。我知道，你們困难，但是沒有办法！忍耐一会兒；不会很久的了。我們要送走了客人，那时候就休息。沙皇不会忘記你們的服务。你們困难，但你們仍然是在本國；他們呢——你們看見了他們弄到什么样子，"他指着俘虜說。"他們比最可憐的乞丐还不如。在他們强大的时候，我們沒有可憐他們，但是現在我們可以可憐他們了。他們也是人。是嗎，弟兄們？"

他望着四周，在固执的、恭敬的、迷惑的、向他注視的目光中，他看出了他們同情他的話；他的臉因为老年的和善的笑容而越來越明朗了，笑容在他的嘴角和眼睛上有了像星芒般的皺紋。他沉默着，好像是迷惑地垂了头。

"但是究竟誰叫他們到我們这里來的？这是他們应得的，这……这……"他忽然抬起了头說。

他揮动了鞭子，在全部战爭期間，他第一次騎馬奔馳着离开高兴地大笑的、呼吼"烏拉"的、混乱的兵士行列。

庫圖索夫所說的話是兵士們未必了解的。沒有人能够重述总司令的开头是嚴肅的、而結尾是老年人的眞誠的演說的內容；但是这个演說的由衷的誠意不但是被了解了，而且正是老人的好心的咒罵所表現出來的那个偉大勝利的情緒，連同对于敌人的憐憫，以及对于我們的正义行为的認識，也存在于每个兵士的心中，并且是用高兴的好久不停的叫声表現出來了。后來有一个將軍問总司令是否要把馬車叫來，庫圖索夫回答时，突然啜泣了一声，顯然他是深为激动了。

7

十一月八日，克拉斯諾会战的最后一天，軍隊到达宿夜地点的时候，已經天黑了。整日無風、天气嚴寒，落着稀少的薄雪；傍晚时，天色明朗了。在雪花中可以看見暗紫色的星空，冷得更厉害了。

有一个步槍团，——离塔路齐諾时是三千人，現在是九百人——是最先到达指定宿夜地点（大路上的一个村庄）的部隊之一。軍需們遇到了团，报告說在所有的農家里都有生病的和已死的法兵，騎兵和参謀人員。只有一个農舍可給团長住。

团長騎馬到了農舍。团走过村庄，在最后的一家農舍旁边的路上架了槍。

好像一只巨大多肢的怪獸，这个团着手准备住处和食物。一部分的兵，在齐到膝盖的雪中，散入村庄右边的樺樹林中，樹林中立刻發出了斧伐声，刀斬声，断枝的响声和愉快的話声；另一部分的兵在团的聚集在一起的車輛和馬匹的四周工作着，有的拿出鍋和餅干，有的給馬喂食料；第三部分的兵分散在村庄里，为参謀人員們布置住处，抬出農舍內的法兵死尸，拖出木板、干柴、和屋頂的草去生火，拖出籬笆作遮欄。

在村边農舍的后面，有十五个兵，帶着愉快的叫声，在扳搖倉屋的高籬牆，倉頂早已取下了。

“來，大家一齐，推！”許多声音喊着，于是在黑暗中，沾雪的大籬牆帶着冰冻的声音动搖了。下面柱樁的响声愈益頻繁了，最后牆壁和推牆的兵士一同倒下來了。發出了高大的粗魯的快乐的叫声和笑声。

“兩个人一起抓！拿一根杠子到这里來！这就对了。你向哪里走？”

“哦，大家一起……等一下，弟兄們！……唱一个！”

大家沉默着，一个低微的天鵝絨般悅耳的嗓子开始唱歌了。在第三句的末尾，在最后的音完結时，二十人的声音同时地喊出：“嗚嗚嗚嗚！行了！大家一起！要倒了，弟兄們！……”虽然大家一同使勁，籬牆却只微微动了一下，在接連的沉默中可以听到沉重的喘气声。

“哎，你們第六連的！鬼，魔鬼！帮一把力吧……我們也会帮忙的。”

走進村庄的第六連的大約二十人，和拖的人合在一起；于是大約五沙繩長一沙繩寬的籬牆，在村庄的街道上向前移动了，它傾斜着、压着、并且划破着喘气的兵士的肩膀。

“走呀……倒了嗎，……你为什么歇着？哎哎……”

他們不停地說些愉快的粗魯的咒駡的話。

“你們在干什么？”忽然一个曹長跑到拖籬笆的兵士們面前，用威权的声音叫着。

“紳士們在这里，將軍自己也在屋里。你們这些鬼，鬼东西，惡棍，在胡鬧！我要罰你們！”曹長大喊一声，伸手在第一个走到他面前的兵士的背上打了一下。“不能声音小一点嗎？”

兵士們沉默着，被曹長所打的兵士一面低声哏着，一面擦臉，他碰在籬牆上的时候把臉上碰出了血。

“看，那个鬼，打的好凶！把我滿臉打淌血了，”曹長走开时，他畏怯地低声地說。

“你不喜欢嗎？”一个帶笑的声音說；于是兵士們抑低着声音向前走。

出了村庄，他們又照旧地大声說話了，在話中夾着同样的無目的的咒駡。

在兵士們所經过的農舍里，聚集了高級指揮官，他們在吃茶时，热烈地談到当天的事情和提出的明天的調动。提出的是向左方的側面進軍，切断"副王"并且俘獲他。

当兵士拖來了籬牆时，各方面已經燃起了煮飯的营火了。柴炸响着，雪融化着，兵士們的黑影子在所占据的踏平了雪的地方各处走动着。

斧头和厨刀在各方面工作着。沒有任何命令就做了这一切的事情。夜間所需用的柴都拖來了，長官們的棚子都搭起來了，鍋已經在煮了，槍和彈藥都放好了。

第八連拖來的籬牆放在北边成半圓形，由槍架撑着，在它的前面生了一个营火。击了归营鼓，点了名，吃了晚飯，他們分散在火边宿夜了——有的在补鞋，有的在吸烟斗，有的脫光了衣服在烤虱子。

8

我們以为，在当时俄軍所处的那些几乎不可想像的、困难的生活情况里——沒有暖靴，沒有羊皮襖，沒有住处，在十八度①嚴寒的雪中，甚至沒有足够的粮食（因为粮食并不总是赶上軍隊）——兵士們会表現出最悲慘最丧气的情形。

恰好相反，就是在最好的物質情况中，軍隊也从來沒有表現过比那时更愉快更活潑的景象了。这是因为每天都从軍隊里去

① 毛注：相当華氏零下八度。这是 Reaumur 温度表。

除了所有顯得頹丧的或衰弱的分子。身体上和精神上衰弱的人早已丢在后边了：只留下了軍隊的——在精神力量和身体力量兩方面的——菁華。

在圍着籬牆的第八連里聚集的兵士最多。兩个曹長和他們坐在一起，他們的营火比别的营火都明亮。他們把搬柴作为坐在籬牆下边的权利。

“哎，馬凱夫，你怎样……你是迷路了？还是狼把你吃了？搬点柴來呀，”一个紅臉紅髮的兵喊叫着，因为烟气他眯着眼、眏着眼，却沒有离开营火。

“烏鴉，你去搬点柴來，”这个兵向另一个人說。

这个紅髮的人既不是軍曹，也不是上等兵，而是一个康健的兵，因此他命令比他弱的人。一个又瘦又小的、尖鼻子的、被称为烏鴉的兵順从地立起來，正要去执行命令，但是这时候，一个瘦瘦的美丽的年輕的兵已經帶了一担柴走到火光里來了。

“放到这里來。好極了！”

他們折断了木柴，压在火上，用嘴吹着，用衣襟搧着，于是火焰發出嘶嘶声和爆裂声。兵士們凑上前，吸着了烟斗。搬柴的年輕美丽的兵把手叉在腰旁，开始把冻僵的脚迅速灵活地在地上踏着。

“啊，媽媽呀，露是冷的，但是清澄的，做步兵也好呀……”他唱着，似乎是在每个音節上打着呃。

“哎，鞋跟要飛走了！”紅髮的兵喊叫着，他看到跳舞者的鞋跟松脫了。“他多么欢喜跳舞呀！”

跳舞的人停止了，撕掉松脫的皮跟，抛到火里去了。

“好，老兄，”他說；他坐下來，从背囊中取出了一塊法國藍呢，开始裹他的脚。“是水气泡坏的，”他說，把脚向火伸着。

“他們馬上就要發給我們新鞋了。据說，等我們把敌人消滅完了，那时候我們都有双份的东西了。”

“哦，那个狗兒子彼得罗夫，还是落后了，”曹長說。

“我早就注意到他了，”另一个說。

“呵，可憐的兵……”

“他們說，第三連昨天少了九个人。”

“呵，沒有关系，但是脚冻坏了，怎样走呢？”

“哎，廢話！”曹長說。

“你也想要那样嗎？”一个老兵說，他譴責地轉向那个說脚冻坏了的人。

“你怎么想法呢？”那个被人叫作烏鴉的尖鼻子的兵，从火那边忽然坐起來，用尖銳打顫的声音說。

“胖的人，变瘦了；瘦的只有死。看看我吧！我沒有勁了，”他忽然坚决地轉向曹長說；“吩咐他們送我進医院吧；我全身風湿痛，我一定要落伍了……”

“够了，够了，”曹長鎮靜地說。

这个兵沉默着，别人还繼續談着。

“今天抓住的法國人不少哦；老实說，他們沒有一个人有像样的鞋子，不过是叫作鞋子罢了，”一个兵开始說到新的話題。

“哥薩克兵把死尸的靴子都脫下來了。他們替上校在打扫屋子，把死尸抬出去了。看起來多可憐呵，弟兄們，”跳舞的兵說。“他們把死尸翻过身來；有一个还是活的，你相信吧，还用他本國的話嘰咕着什么。”

“但他們是清潔的人民，弟兄們，”第一个兵說。“他們的皮膚是白的，啊，像樺樹皮那样白，他們有的是很好的，可以說，他們是高貴的人。”

“你是怎么想法呢？他們是从各种职業里征來的。”

“他們完全不懂我們的話，”跳舞的兵帶着迷惑的笑容說。“我向他說：‘你是哪一个皇帝的人民，’但他只嘰咕着他們的話。奇怪的人！”

“这是奇怪的事情，弟兄們，”这个对他們的白色表示驚异的兵繼續說，“在莫沙益司克的農人說，他們在打仗的地方掩埋死尸，都埋疲倦了，你知道，啊，他們的死尸在那里躺了快有一个月了。農人說，他們躺在那里，同白紙一样地干凈，連一股火藥烟那样多的臭味也沒有。”

“那末，是冻死的嗎？”有一个兵問。

“你这样聪明哦！冻死的！可是天气是暖和的。要是因为冷，我們的人也不会腐爛了。農人說，但是，你走到我們的人那里，他們都腐爛生蛆了。他說，所以，我們用手巾扎着鼻子，歪着头，把他們拖开：我們受不了哦。他說，但是他們的死尸，同紙一样白；連一陣火藥烟那样多的臭味也沒有。”

大家都沉默着。

“一定是因为他們的飲食，”曹長說，“他們吃紳士的飲食。”

沒有人反駁他。

“那个在莫沙益司克战場上的農民說，找來了十个村庄上的人，送了二十天，还不能把所有的死尸送完。那些狼，他說……”

“那才是眞正的会战，”一个老兵說。“只有这一次是值得記住的；后來的一切……只是使人民痛苦。”

“呵，老伯。前天我們碰上了他們，可不是，我們还沒有走到他們跟前，他們就赶快地拋了槍，跪下了。他們說——饒命。这还只是一个例子。他們說卜拉托夫抓住了波利昂① 兩次。但是他不知道咒語。他抓是抓住了：可是一瞧，他在他的手里变成

了雀子，飛走了，飛走了。要殺他也沒有办法了。”

“基塞列夫，你最会說謊，我看得出。”

“怎么說謊，是眞正的事实。”

“假使他落在我手里，我便抓住他，把他埋在土里了。用一根白楊樹的棍子把他搗進土里去。他毁滅了那么多的人。”

“总之，我們就要結束了，他不会再來的了，”老兵打着呵欠說。

話声沉默了，兵士們开始睡下了。

“瞧瞧星吧，多極了，多么明亮！可以說，就像老太婆們鋪开了麻布一样，”一个兵嘆賞着天河說。

“弟兄們，这是表示明年有好收成呵。”

“还要加一点柴。”

“你烤脊背，肚子結冻了。奇怪呵。”

“主呵！”

“你推什么——火是为你一个人的嗎？看……他伸开腿了。”

在开始的靜默中可以听到几个睡着的人的鼾声；其余的人轉动着身子烤火，偶尔交談着。远处百步之外的营火边傳來了大家的快乐的笑声。

“第五連的人在笑了！”一个兵說。“好多人呵！”

有一个兵站起來，走到第五連那里去了。

“笑得多么开心呵，”他回來时說。“來了兩个法國人。一个冻狠了，另一个那么胆子大！他在唱歌。”

“啊，……啊！我去看看……”

于是有几个兵到第五連去了。

---

① 兵士口中拿破侖之訛。——譯者

9

第五連露宿在樹林的旁边。一个巨大的营火在雪中明亮地燃燒着，照亮了冰雪沉重的樹枝。

第五連的兵士半夜里听到了樹林里的脚步和樹枝的响声。

“弟兄們，熊呵，”一个兵說。

大家抬起头來，听了一下，有兩个服裝奇怪的人，互相扶持着，从樹林里走進明亮的火光里。

这是兩个藏在樹林中的法國人。他們啞声地用兵士們听不懂的語言說着什么，走到营火那里。一个身材較高，戴着軍官帽子，似乎疲乏極了。到了火边，他想要坐下來，却跌倒在地上了。另一个矮小結实的，头上扎着披巾的兵，力气大一点。他扶起他的同伴，指着自己的嘴，說着什么。兵士們圍繞了法國人，替那生病的在地上墊了一件大衣，替他們拿來了麥粥和伏特加酒。

疲乏的法國軍官是拉姆巴；扎披巾的是他的侍从兵莫來。

当莫來喝完了伏特加酒、吃完一碗粥时，忽然反常地快活起來了，不断地向不懂他的話的兵士們說着什么。拉姆巴不要吃食物，沉默地把头支在胛膊上，躺在火边，把茫然的紅眼睛看着俄國兵。有时他發出冗長的呻吟，然后又沉默着。莫來指着他的肩膀，要兵士們明白，他是一个軍官，应該烤火的。一个走到营火前的俄國軍官，派人去問上校，是否要把法國軍官帶到他們屋里去烤火；在去的人回來說上校命令把軍官帶去时，他們告訴了拉姆巴要他去。他立起來想走，但是他搖蕩着，若不是一个站在附近的兵扶住他，他便倒下來了。

“怎么？你不再跌一次嗎？”一个兵嘲笑地映了映眼向拉姆

巴說。

“哎，傻瓜！不要說無聊的話！是个農民，眞正的農民！”各方面在譴責这个說笑話的兵。

他們圍住了拉姆巴，把他放在兩个兵的互相抓住的胛膊上，抬進了農舍。拉姆巴把双臂抱住兩个兵的頸子。当他們抬起他，他可憐地說：

“*Oh, mes braves, Oh, mes bons, mes bons amis! Voilà des hommes! oh, mes braves, mes bons amis!* 〔啊，我的好漢們，噢，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这些人是好人！我的好漢們，我的好朋友！〕”并且，像小孩一样，他把头靠在一个兵士的肩膀上。

这时，莫來坐在最好的地方，被兵士們圍繞着。

莫來，这个腫起的眼睛流着泪的，矮小結实的法國人，照農妇的样子用披巾連帽子扎着头，穿了一件女外衣。他顯然是喝醉了酒，用一只手抱住一个坐在他身边的兵，用沙啞的断断續續的声音唱着法國歌。兵士們捧着肚子望着他。

“哦，哦，教我，好不好？我馬上就会唱了。怎么唱？……”一个会唱歌的，爱說笑話的，被莫來抱住的兵士說。

Vive Henri quatre! 〔亨利四世万歲！〕

Vive ce roi vaillant! 〔这勇敢的王万歲！〕

莫來映着眼睛唱着。

Ce diable à quatre 〔这个魔鬼有四〕……

“李四玩水！要干的玩水！这个沒有四……”这个兵揮着一只手臂重复着，果然学会了这个調子。

“好哇！号——哈——哈——哈！……”各方面發出聒耳的高兴的笑声。

莫來皺了皺眉，也笑了。

"好，再唱，再唱！"

Qui eut le triple talent,〔誰有这三能：〕

De boire, de battre,〔喝酒，打仗，〕

Et d'être un vert galant〔做情人〕……

"这个也唱得好。來呀，來呀，薩列他耶夫！……"

"水……"薩列他耶夫費力地唱着。"水要……"他費力地翘起嘴唇，拖長声音，"这三輪，好叫，大張，左輕人，"他唱。

"啊，好極了！就像法國人一样！噢……哈哈哈！那么还想吃一点嗎？"

"給他一点粥吧；餓了之后，不能馬上吃飽的。"

他們又給了他一点粥；莫來笑着吃第三碗。快乐的笑容留在所有的向莫來望着的、年輕兵士們的臉上。老兵認为注意这种無意义的事是不体面的，躺在营火的另一边，但有时用胛肘支起身体，微笑着注視莫來。

"他們也是人，"他們当中一个用軍大衣裹着身体的人說。"就是艾也是在根上生長的哦。"

"啊！主啊，主啊！星好亮呵，多極了！要有大冷了……"

大家都沉默着。

星辰似乎知道現在沒有人看它們，在黑暗的天空中嬉戲着，时而發亮，时而昏暗，时而閃动，他們彼此之間匆忙地低語着什么快乐的神秘的話。

10

法軍按照数学正級数均匀地瓦解着。渡柏來西那河（关于这件事有了很多著作），只是法軍崩潰的一个中間階段，决非这



(*1548—1549*)

个战爭中决定性的事件。假若关于横渡柏來西那寫过并且还在寫很多的著作，在法國方面，这只是因为，法軍先前經常地所遭受的灾难，在这里，在柏來西那破桥上，忽然集中在片刻之間，成为一个悲剧的景狀，一直留在每个人的記憶中。在俄國方面，只是因为，在远离战場的地方，在彼得堡，做了一个在柏來西那河的战略圈套中擒獲拿破侖的計划(又是卜富尔作的)。大家都相信，实际上所要發生的一切都会完全符合計划，因此堅持說，正是横渡柏來西那河使法軍毁滅了。而事实上，横渡柏來西那河的結果，照数字看來，在武器和俘虜的損失方面，对法軍的致命作用，远不如克拉斯諾的会战。

渡柏來西那河的唯一的意义是在这里，就是，这个横渡顯然地無疑地証明了一切切断敌人归路的計划是錯誤的，庫圖索夫所要求的唯一可能的行动——只是追赶敌人——是正确的。法軍的群众以繼續增加的速度逃跑着，用了一切的力量，去达到这个目标。法軍像一只受伤的野獸那样地逃跑着，不能在路上停留。証明这个的，与其說是渡河的布置，毋寧說是在各桥上的运动。在桥都已經破坏时，沒有武器的兵，莫斯科的居民，法軍运輸列車上的妇女和小孩，都在慣性的支配下，沒有投降，却向前跑上船，跑到結冰的水里去了。

这种突進是理所当然的。跑的人和追的人的境况是同样地悪劣的。逃跑中的每个人，和自己的同伴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希望得到同伴的帮助，和他在同伴当中的确定地位。他若投降了俄軍，他的境况还是同样的不幸，但他在生活必需品的分配上便处于低級的地位了。法國人不需要知道关于半数俘虜死于飢寒的眞实消息，俄國人虽然希望拯救这些俘虜，却不知道要怎么办。他們覺得，这是沒有别的办法的。最有憐憫心的俄國指揮官，对

法國人有好感的人，和在俄軍中服务的法國人，对于俘虜們都沒有一点兒办法。法國人死于灾难。俄軍也遭到这种灾难。要夺去飢餓的、有用的兵士們的粮食和衣服，去給虽然是無害的，不被仇恨的，沒有罪过的，然而是完全無用的法兵，那是不可能的。有些俄國人这么做了，但他們是例外。

后面是必然的滅亡；前面是希望。已經是破釜沉舟了；除了同陣逃跑，沒有別的安全办法了，因而法軍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这同陣逃跑上。

法軍跑得愈远，殘余的部隊愈可憐，特別是在横渡柏來西那以后，（由于彼得堡的計划，俄國人对柏來西那寄以特別的希望，）而互相責备的、特別是責备庫圖索夫的俄國將領們的情緒是愈热烈。他們認为彼得堡方面的柏來西那計划的失敗是由于庫圖索夫，因此，对他的不满、輕視和嘲笑，表現的越來越强烈了。嘲笑与輕視，不用說，是以恭敬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使庫圖索夫也不能問，为什么他們要責备他。他們沒有向他認眞地說；他們在向他报告，請他作决断时，做出了是在完成不幸的仪式的样子，但在他背后眏眼，極力要在每一个步驟上欺騙他。

所有的这些人，正是因为不能了解他，才認为和这个老人說話是沒有用的；認为他永远不会了解他們的計划的周密；認为他回答他們的时候，要說到关于金桥的空話（他們覚得这只是空話），要說到率領流氓般的軍隊越过國界是不可能的，云云。这些話都是他們听他說过的。他所說的一切，例如，必須等候給养，兵士沒有靴子，这一切都是那么簡單，而他們所提出的一切是那么复雜而聰明，以致他們顯然覚得，他是又老又愚蠢，而他們是無权的天才的將領。

尤其是在光荣的海軍大將彼得堡英雄維特根示泰恩加入了

軍隊之后，这种心情和参謀部的謗語达到了最大的限度。庫圖索夫知道这个情形，他只嘆着气，聳聳肩膀而已。只有一次，在横渡柏來西那之后，他發了脾气，寫給單独向皇上啓奏的別尼格生一封如下的信：

“由于您閣下的疾病發作，請接到此信时，就到卡盧加去，在那里候皇帝陛下的命令和任命。”

但在別尼格生离开后，康斯丹清·巴夫洛維支大公到軍中來了。他在战爭的初期曾經参与軍事，但后來被庫圖索夫从軍中調走了。現在大公來到軍中，向庫圖索夫說到皇帝不滿意俄軍的微小的勝利和运动的迟緩。皇帝打算日內親自到軍中來。

这个老人对于朝政和軍事是同样有經驗，这个庫圖索夫，在本年八月，違反皇帝的意志被选为总司令，他把皇儲大公从軍中調走，他憑自己的权力，違反皇帝意志，下令放弃莫斯科，这个庫圖索夫，現在立刻明白了他的盛时已經过去了，他的角色已經扮演过了，而且他的假定的权力已經沒有了。他不是單憑朝廷的态度明白了这一点。一方面他知道，他在其中担任过角色的战爭已經完結了，他覺得，他的任务已經完成了。另一方面，他同时开始感到老迈身軀的体力疲乏，感到休养身体的必要。

十一月二十九日，庫圖索夫進了維尔那——他的親爱的維尔那，像他所說的。在他的服务期間，他做过兩次維尔那省長。在富庶的完整的維尔那，在他久已沒有享受的生活安適之外，他还找到了旧友与回憶。他忽然擺脫了一切軍事和政务的操劳，在他四周的沸騰的情緒所許可的范圍之內，浸沉在平靜的習慣的生活中，似乎歷史領域中所發生的和將要發生的一切都与他無关。

齐恰高夫，最热心的切断主义者和击潰主义者之一，他起初

想要在希臘，后來想要在華沙作牽制的誘击，但是从來不肯到派他去的地方去。齐恰高夫，以他对皇帝談話的大胆而著名。齐恰高夫，他認为庫圖索夫受过他的恩惠，因为一八一一年皇上沒有关照庫圖索夫就派遣他去和土耳其訂立和約，他發現和約已經訂立了，于是他在皇帝面前承認訂立和約的功劳屬于庫圖索夫。这个齐恰高夫在庫圖索夫所要住的維尔那的城堡中最先遇見了庫圖索夫。齐恰高夫穿海軍常服，佩短劍，把帽子夾在腋下，把防地报告和城市的关防遞給了庫圖索夫。那种青年对于昏庸老人的輕視而又恭敬的态度，極度地表現在他的一切举止上，他已經知道了庫圖索夫所受的譴責。

和齐恰高夫談話时，庫圖索夫順便提到，他的在保銳索夫被夺的裝运瓷器的許多車輛还是完好的，并且要交还給他的。

"*C'est pour me dire que je n'ai pas sur quoi manger……Je puis au contraire vous fournir de tout dans le cas même où, vous voudrez donner des diners,* 〔你的意思是說我沒有吃飯的器具……可是相反，我能为你預备一切的餐具，甚至使你想要举行宴会，〕" 齐恰高夫生气地說，希望句句話証明自己的正确，因此以为庫圖索夫也关心同样的事情。庫圖索夫笑出狡猾的明达的笑容，聳了聳肩，回答說：

"*Ce n'est que pour vous dire ce que je vous dis.* 〔我只是要說我向你所說的話而已。〕"

庫圖索夫，違反皇帝的意志，把大部分的軍隊駐扎在維尔那。据他身边的人說，庫圖索夫住在維尔那时，是异常地疲乏，而且身体衰弱。他勉强地主持軍务，把一切交付給他的將軍們，自己过着放蕩的生活，等候着皇帝。

皇帝在十二月七日帶了随从——托尔斯泰伯爵，福尔康斯

基公爵，阿拉克捷夫和其他的人——离开彼得堡，在十二月十一日到达維尔那，坐着旅行橇車，一直抵达城堡。虽然天气嚴寒，在城堡外边，却站着上百的穿全副礼服的將軍們和参謀人員，和塞妙諾夫团的荣譽衛隊。

三匹汗馬的橇車上的專使在皇帝之前跑到城堡，喊叫“駕到！”于是考諾夫尼村跑到門廊去报告在守門人的小房間里候駕的庫圖索夫。

一分鐘后，穿全副礼服的，胸前佩帶許多勛章的，腰上系着綬帶的老人的胖大身軀蹣跚地走上台階。他把帽子① 戴在头上，帽子的兩面的卷边向着左右兩方，他拿着手套，困难地，斜步地，走下台階，走到他們一起去了，他手中拿着預备呈給皇帝的报告。

有人跑來跑去，有人低語，又有一輛三馬橇車飛馳而來，于是大家的眼睛都注視在这輛快要來到的橇車上，已經可以看見車上的皇帝和福尔康斯基的身子了。

由于五十年的習慣，这一切对老將軍發生了生理上兴奋的作用。他焦急地匆忙地摸自己的身子，戴正了帽子，在皇帝下了車向他抬起眼睛的时候，他振作了精神，挺直着身軀，遞了报告，用平穩的、奉承的声音說話。

皇帝把迅速的目光向庫圖索夫从头到脚瞥了一眼，把眉皺了片刻，但立刻又約制了自己，走上前，伸开胛臂，抱老將軍。又是由于旧的習慣的作用，由于他的內心的思想，这摟抱照例地感动了庫圖索夫：他啜泣了一声。

皇帝問候了軍官們和塞妙諾夫团的衛隊，又和老人握了一

---

① 毛注：卷边帽叫做三角帽，但在亞力山大时，实际上它只有兩个卷边，戴在头上时，卷边可以随情形而向前后兩方或左右兩方。

次手，便和他一同走進了城堡。

皇帝和元帅單独在一起时，表示了他不滿意追赶的迟緩、在克拉斯諾和在柏來西那的錯誤，并且表示了他对于未來的國外远征的意見。庫圖索夫沒有反駁，也沒有表示意見。和七年之前在奥斯特理玆战場上听皇帝的命令时的同样的、順从的、茫然的表情，現在又流露在他的臉上了。

当庫圖索夫走出办公室，垂着头，踏着沉重的、搖擺的步伐走过客廳时，有一个人的声音叫住了他。

有人說了一声："殿下。"

庫圖索夫抬起头，久久地望着托尔斯泰伯爵的眼睛，伯爵用銀碟子托着一件小东西，站在他面前。庫圖索夫似乎不明白要他做什么。

他似乎忽然想了起來；一抹几乎察覺不出的笑容在他的胖臉上閃过，他低低地恭敬地鞠躬之后，拿起了碟子上的东西。这是一等聖·乔治勛章①。

11

第二天，元帅举行宴会和跳舞会，皇帝惠然光臨了。庫圖索夫獲得了一等聖·乔治勛章，皇帝向他表示了最高的敬意；但是皇帝对元帅的不滿是人人共知的。礼節是顧全了；皇帝帶头示范；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老人有过錯，他沒有一点用处。在跳舞会中，当庫圖索夫按照叶卡切鋭娜女皇朝代的旧習，在皇帝進舞廳时，命令把夺得的軍旗放在皇帝的脚下的时候，皇帝不悅地皺

① 毛注：这个勛章是一七六九年制定頒給有特殊战功的人的，是很高的荣譽，很少頒發，它的样子是綬帶上綴一顆星和一个十字架。

了眉，并且低声說了一句話，有人听到了几个字是："老喜剧家。"

皇帝对于庫圖索夫的不满，在維尔那特別加强了，因为庫圖索夫顯然不想要或者不能够了解当前战爭的意义。

第二天早晨，皇帝向聚集在他身边的軍官們說，"你們不但救了俄國，而且救了欧洲，"——这时候大家便已經知道战爭还沒有完結。

只有庫圖索夫不想要了解这一点，并且公然表示自己的意見，說新的战爭不能提高俄國的地位，增加俄國的光荣，却只会降低它的地位，减少它現在已經獲得、而在庫圖索夫看來是最高的光荣。他極力向皇帝証明征集新軍隊的不可能；說到人民的痛苦的情况，失敗的可能等等。

元帅持着这种态度，自然只顯得是当前战爭的阻障和妨碍了。

为了避免和老人冲突，自动地出現了一个办法，就是像在奥斯特理茲对他那样，和在战爭开始时对巴克拉那样，不驚动他，不向他說明，却撤去总司令的实权，由皇帝自己收回。

司令部按照这个目标逐步改組了，庫圖索夫司令部的实权全部沒有了，移轉給皇帝了。托尔，考諾夫尼村，叶尔莫洛夫受了新的任命。大家都公然地說，元帅很衰老并且健康損坏了。

为了把他的地位讓給代替他的人，他的健康不得不坏。确实他的健康是不好了。

正如同庫圖索夫那样自然地、簡單地、漸漸地离开土耳其，出現在彼得堡的財政部里征集民团，后來正在需要他的时候出現在軍隊里一样，現在，当庫圖索夫的角色已經扮演完畢时，在他的地位上同样地、自然地、簡單地、漸漸地出現了一个新的必要的演員。

一八一二年的战爭，在它的为俄國人心所重視的國家意义之外，还应有另一个——欧洲的——意义。

在各國人民的从西到东的运动之后，还要有各國人民的从东到西的运动，为了这个新的战爭，必須有一个新的領導人，他要有和庫圖索夫不相同的特質、見解、并且为别的动机所驅使。

为了各國人民的从东向西的运动，为了恢复各國疆界，亞力山大一世是不可少的，正如同为了俄國的拯救与光荣，庫圖索夫是不可少的。

庫圖索夫不了解：欧洲、均势、拿破侖是什么意义。他不能够了解这个。在敌人被消滅，俄國獲得解放并且取得無上光荣的时候，对于俄國人民的代表，作为俄國人民之一，是無事可作了。除了死，沒有事情再要民族战爭的代表去做了。于是他死了。

12

这种事是通常会有的，彼挨尔直到事过境迁的时候，才感覚到他在囚禁期中所受的身体折磨和过分緊張的影响。他獲得解放之后，去到奧來尔，在到达的第三天，准备到基輔去的时候，他生了病，在奧來尔躺了三个月；据医生們說，是患胆热病。医生們替他治療，放了他的血，給他吃了藥水，他便复元了。

彼挨尔从解放时到生病时所發生的一切，在他的心中几乎沒有留下任何印象。他只記得灰色的、陰暗的、忽雨忽雪的天气，內部的生理的愁悶，脚上和腰上的疼痛。他記得人們的不幸和痛苦的一般印象；記得審問他的將軍們和軍官們的使他不安的好奇心；他自己尋覓車馬的麻煩；尤其是，記得他自己在那时候

不能够有思想和感觉。在他獲得解放的那一天，他看見了彼恰·罗斯托夫的尸身。他在同一天知道安德來公爵在保罗旣諾会战之后还活了一个多月，直到不久之前才在雅罗斯拉夫死在罗斯托夫家的屋子里。皆尼索夫在向彼挨尔說了这个消息的同一天，还提到爱偷的死，以为彼挨尔早已知道了这个消息。当时彼挨尔只覺得这一切都很奇怪。他覺得他不能了解这些消息的意义。他那时只急忙着赶快离开这些人类互相屠殺的地方，到一个安靜的躲避处，在那里恢复精神，休息一下，并且思索他在这时所知道的这一切奇怪的新聞。但他剛到奥來尔，便生病了。在他病后恢复神志时，彼挨尔看到身边有两个从莫斯科來的僕人，——切任齐和法西卡——和最大的公爵小姐，她住在他的叶尔次田庄上，听到他的釋放和生病，前來照顧他。

在恢复健康的时候，彼挨尔只是漸漸地失去他在过去几个月中他所習慣的旧印象，并且漸漸地習慣着这个新印象，就是，明天沒有人再把他向什么地方赶了，沒有人会夺去他的温暖的床，他一定会吃到午飯，茶，和晚飯。但仍然有好久的时候，他在夢里，看見他自己是在囚禁的情况中。彼挨尔也是同样漸漸地了解他在獲釋之后所听到的消息：安德來公爵的死，妻子的死，法軍的毁滅。

在彼挨尔的复元期間，有一种高兴的自由之感充滿了他的心——那是一种完全的、不可缺少的、人类原有的自由，他在出莫斯科后的第一个休息站上，第一次感覺到它的意义。他詫异的是，这种不以外在环境为轉移的內心自由，現在似乎有了外在自由作为它的多余的華丽的裝飾了。他孤独地住在一个陌生的城里，沒有相識的人。沒有人要求他什么；沒有人送他到什么地方去。他所想要的东西都有了；从前不断地苦惱他的关于妻子

的思想，不再有了，因为她也沒有了。

“啊，多么舒服！多么好哦！”当别人把一个鋪了清潔枱布的桌子和噴香的肉湯送到他面前时，或者当他夜間躺在柔軟清潔的床上时，或者当他想起妻子和法軍都不在时，他便向自己这么說。“啊，多么舒服，多么好哦！”他由于旧習惯，向自己發問：“那末，还有呢？我要做什么呢？”他立刻回答自己說：“沒有什么。我要生活。啊，多么好哦！”

从前使他苦煩的、他所繼續尋找的生活目标，現在，他覚得，已經不存在了。那个被尋找的生活目标現在不是偶然地不存在，不是現在一时不存在，他覚得这个目标是沒有的，并且是不可能有的。这种目标的缺如，給了他那种完全的高兴的自由之感，这感覚現在構成了他的幸福。

他不能够有目标，因为他現在有了信仰——不是信仰任何法則，或文字，或思想，而是，信仰永生的永远可以感覚到的上帝。以前他在自己所定的目标中尋求上帝。尋求这个目标只是尋求上帝；在他的囚禁期間，他不是憑文字，不是憑理論，而是憑他的直接的感覚，忽然明白了他的老保姆从前向他說过的話：上帝是在这里，在那里，在一切的地方。在囚禁期間，他明白了卡拉他耶夫心中的上帝比共济会会員們所承認的“宇宙建筑者”是更偉大，更無限，更难理解。他感覚到那样的心情，好像一个人在他注神凝視，望着远处的时候，却在他的脚下找到了他所尋求的东西。他在全部的生活中，总是从四周的人們的头上望着别的地方，然而他并不須大睜着眼睛，只要望着他自己的面前就行了。

从前他不能在任何东西里面看到那偉大的，难理解的，無限的东西。他只覚得那东西一定在什么地方，并且尋找着这东西。

在一切的眼前的可解的現象中，他只看到有限的，渺小的，平凡的，無意义的东西。他裝备了智慧的望远鏡，观察远方，在那里，那渺小的、平凡的、藏在蒙蒙远处的东西，只是因为它不能清楚地看見，所以在他看來是偉大的，無限的。欧洲生活，政治，共济主义，哲学，慈善，在他看來便是这样的。然而就在那时，在他認为是自己軟弱的时候，他的智慧也看清了这个远处，在那里他看到了那同样渺小的、平凡的、無意义的东西。然而，現在他学会了在一切之中看見偉大的、永久的、無限的东西，因此，自然而然地，为了看到这个，为了享受这种观察，他抛弃了一直到現在他从人們的头上观察远方所用的望远鏡，高兴地观察他身边的永远变化着的、永远偉大的、难理解的、無限的生活。他看的愈近，他愈是心安而幸福。从前那个破坏他的一切思想体系的、可怕的問題“为什么?”現在对于他是不复存在了。現在，对于这个問題——为什么?——在他心中总是預备了这个簡單的回答：因为有上帝，这个上帝，沒有他的意志，人的头上不会落下一根髮絲。

13

彼挨尔在外表的举止上几乎沒有改变。在外貌上他还是和从前一样。和以前一样，他精神渙散，似乎他所关心的不是眼前的事情，而是自己的特别的事情。他从前的和現在的情形的差别是这样的：从前当他忘記了他面前的事情或者他所听到的話时，他便痛苦地皺着額头，好像是試圖而又不能看清离他很远的东西。現在他同样地忘記他所听到的話，和他面前的东西，但是現在他帶着几乎察覺不出的、好像是嘲諷的笑容注視着他面前的东西，傾听他所听到的話，虽然，他顯然所看見所听到的是全然

不同的东西。从前他似乎是好心腸的然而是不幸的人：因此人們都不覺地对他疏远。現在，生活喜悅的笑容經常地挂在他的嘴边，他的眼睛里射出了他对人們的同情，和这个問題：他們是和他一样地感到滿足嗎？并且人們在他面前覚得舒服。

从前他說話很多，当他說話时，他便激动，并且很少听人說話。現在他很少說話不停，并且善于听人說話，所以人們乐意向他說出內心的秘密。

公爵小姐从來不喜欢彼挨尔，并且自从老伯爵死后，她覚得自己受到彼挨尔恩惠的时候，她便对他怀着特别的敵意，她來到这里的意圖，是要向彼挨尔証明虽然他忘恩負义，她却覚得自己有看护他的义务；但她在奧來尔小住之后，令她煩惱而吃驚的是，她很快地發覚自己喜欢他了。彼挨尔沒有用任何方法去巴結公爵小姐。他只是好奇地研究她。以前公爵小姐覚得，在他对她的态度中是淡漠和嘲笑，并且她在他面前，如同在别人面前一样，覚得畏縮，并且只表現出她的生活的战斗方面；相反的，現在她覚得，他似乎在發掘她的生活的最深奧的方面；于是她起先怀疑地、后來感激地向他表示她的性格中的深藏的良善的方面。

最机巧的人也不能更巧妙地取得公爵小姐的信心，喚起她对于最好的少年时代的回憶，并且对这些回憶表示兴趣。然而，彼挨尔所有的机巧只是在尋找一种乐趣，从滿怀怨恨的、冷淡無情的、自驕自傲的公爵小姐的身上喚起人性的优点。

“是的，当他不受坏人的影响，而是受我这样的人的影响的时候，他是很善良、很善良的人，”公爵小姐向自己說。

彼挨尔所發生的改变也被他的僕人們——切任齐和法西卡——憑他們自己的方法注意到了。他們發覚他变得更純朴了。①

切任齐常常脱过了主人衣服，道过了夜安，还拿着靴子和衣服在手里，迟迟不去，等着看主人是否要談話。彼挨尔在注意到切任齐想要說話的时候，多半留住他。

"哦，告訴我……你怎么弄到了食物的？"他問。

于是切任齐开始說到莫斯科的破坏，說到逝世的伯爵，并且他拿着衣服站立很久，說着話，有时也听彼挨尔說話，然后，愉快地感觉到主人对他亲密、和他对主人友好，走到前廳去了。

替彼挨尔治病并且每天來看他的那个医生，虽然按照医生的習慣，覚得他有責任顯出那种好像他的每一分鐘对于痛苦的人类都有价値的样子，却常常在彼挨尔这里一坐几小时，說他自己心爱的故事，以及他对于一般病人的，特别是对于妇女性格的观察。

"是的，和这种人說話，才覚得愉快，他不像我們外省的人那样，"他常說。

在奥來尔住着几个被俘虜的法軍軍官，医生帶了他們当中一个年輕的意大利軍官來看彼挨尔。

这个軍官开始常常來看彼挨尔了，公爵小姐常常嘲笑这个意大利人对彼挨尔所表示的那种殷勤。

意大利人，顯然只在他能够來看彼挨尔，和他說話，向他說到他的过去、他的家庭生活、他的恋爱，并且向他傾吐他对法國人、特别是对拿破侖的憤慨的时候，才覚得幸福。

"假使所有的俄國人都有点兒像您，"他向彼挨尔說，"*C'est un sacrilège que de faire la guerre à un peuple comme le vôtre,*〔和像您这样的人民打仗便是瀆神的事了，〕您受了法國人很多痛苦，

---

① 毛注：純朴在俄文中通常意义是不作假，自然。

您对他們連仇恨也沒有。”

彼挨尔現在獲得意大利人的热烈的情誼，只是因为彼挨尔喚起了他心灵中最好的方面，并且贊賞它們。

彼挨尔住在奧來尔的最后期間，他的旧友共济会会員維拉尔斯基伯爵來看他，这人就是一八〇七年介紹他入会的人。維拉尔斯基娶了一个有錢的在奧來尔省有大田庄的俄國女子，他在城中軍需处担任一項臨时职务。

維拉尔斯基听說彼挨尔在奧來尔，虽然向來不和他親近，却帶了那样的友誼和親密的表示來看他，就像是人們在沙漠中相遇时通常所表現的那样。維拉尔斯基在奧來尔覚得無聊，遇到了一个自己圈子中的，并且他以为和他有同样兴趣的人，他很高兴。

但是令維拉尔斯基驚异的是他立刻注意到彼挨尔远落在現实生活的后面，并且，像他向自己所断定的，彼挨尔是陷于無情和自私了。

“*Vous vous encroûtez, mon cher,*〔您放任您自己了，我的親爱的，〕”他向他这么說。

虽然如此，維拉尔斯基却覚得現在和彼挨尔在一起比从前更加愉快了，并且每天來看他。彼挨尔現在望着維拉尔斯基，听着他說話，想到自己不久之前还像他那样，便覚得奇怪而难以置信了。

維拉尔斯基是結过婚的、有家室的人，忙于妻子的產業、职务和家事。但他認为这一切的事务是生活的阻碍，这一切是可鄙的，因为这一切的目标是他个人和家庭的福利。軍事的、行政的、政治的，和共济会的問題不断地吸引他的注意力。彼挨尔并不力求改变他的观点，也不批評他，却帶着自己現在經常所有的

暗暗的快乐的嘲笑，欣賞着这个奇怪的、然而是很熟悉的現象。

在彼挨尔和維拉尔斯基、和公爵小姐、和医生、以及和他現在所遇到的一切人的关系之中，有了一个使他獲得了一切人的好感的新的特点。这就是承認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方法去思索、感覚、观看事物；承認語言不能够改变人的信心。每一个人的这种正当的个性，从前常常激动并且激怒彼挨尔，現在却成为他对于人們所發生的同情和兴趣的基礎。在人們的見解和生活之間的，以及在人們彼此之間的差异和有时完全的矛盾，——使彼挨尔覚得高兴，并引起他的开心的温和的笑容。

在处理实际問題的时候，彼挨尔現在意外地覚得，他有了从前所沒有的重心。从前，每个有关金錢的問題，特别是别人請求金錢的帮助——这是他这样很有錢的人所常遇到的事——使他感到無法擺脫的激动和迷惑。"給呢不給呢？"他自問着。"我有錢，他需要錢。但别人更需要錢。誰最需要錢？也許兩个人都是騙子吧？"从前在所有的这些推測中，他找不到任何的結論，在他有东西給人的时候，他給一切的人。从前对于有关他的財產的每个問題，在有人劝他这么做，又有人劝他那么做的时候，他感到同样的迷惑。

現在使他吃驚的是，他發現他对于所有这些問題不再感覚到怀疑和迷惑了。現在他心中有了一个裁判者，这个裁判者按照他所不知道的那些法則，决定应該去做什么，不应該去做什么。

他和从前一样，对于金錢問題，是漠不关心的；但是現在，他無疑地知道了应該做什么，不应該做什么。他第一次应用这个新裁判的例子，是一个被俘的法國上校來看他，說了許多自己的功績，最后說出近于要求的話，要求彼挨尔給他四千法郎寄給他的妻子和孩子。彼挨尔沒有絲毫困难或費力，便拒絕了他，后來

他詫异，从前似乎不可解决的困难的事情是多么簡單而容易。拒絕了法國上校，同时他决定他必須用一点手腕，在他离开奧來尔时，使意大利軍官接受他所顯然需要的金錢。关于彼挨尔对实际問題有了确定見解的新証明，是他的关于妻子債务問題以及莫斯科房屋和別墅是否重建問題的决定。

他的总管家到奧來尔來看他，彼挨尔和他計算了一下自己的收入。据总管家的計算，莫斯科火灾使彼挨尔損失了大約二百万盧布。

总管家，为了这些損失，安慰彼挨尔，向他提出了一个估計，就是，虽然有这些損失，但是假使他拒絕償还伯爵夫人所遺下的、而他沒有償还义务的債务，假使他不重建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外的那些每年要耗費八万盧布却毫無收入的房子，那末，他的收入不但不会减少，而且还会增加。

"是的，是的，这是眞的，"彼挨尔愉快地微笑着說。"是的，是的，我一点也不需要这个。我因为破產倒更加有錢了。"

但是在一月里，薩維也利支从莫斯科來，談到莫斯科的情形，談到建筑师关于重建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外房屋的估計，他說到这件事好像是說到已經决定的事情一样。同时彼挨尔接到發西利公爵和其他相識的人从彼得堡發來的信。他們在信中說到他的妻子的債务。彼挨尔認定了管家使他那么滿意的計划是不对的，他应該到彼得堡去了結他的妻子的債务，在莫斯科盖房子。为什么需要这样，他不知道，但是他無疑地知道这是必要的。他的收入因为这个决定减少了四分之三。但这是必要的；他覺得如此。

維拉尔斯基要到莫斯科去，他們說好了一起去。

在他住在奧來尔的全部的复元期間，彼挨尔体驗到快乐、自

由，和生命的感覚；而当他在旅途中，發覚他自己是在自由世界中、并且看到成百的新面孔的时候，这种感覚更加强烈了。他在全部的旅行中，感覺到小学生在假期中所感覺到的那种高兴。所有的人——驛車夫、站長、路上和村中的農民——在他看來都有了新的意义。維拉尔斯基不断地抱怨俄國的貧窮、愚昧，以及它在欧洲的落后，他的在場和意見只增加了彼挨尔的高兴。在維拉尔斯基認为是死气沉沉的地方，彼挨尔却看到非常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这力量，在雪上，在这个廣大的空間里，維持着这个完好的、特殊的、独特的人民的生活。他不反对維拉尔斯基，并且似乎同意他(因为表面的同意是避免毫無結果的爭論的捷徑)，快乐地微笑着，听着他說。

14

我們难以說明：为什么螞蟻要从破坏的窩穴中向外急奔，向什么地方急奔，有的从窩穴中把廢物，卵子，和死尸拖到别处去，有的回到窩穴里去；为什么它們拥挤，互相追赶，毆斗，——同样地我們难以解釋那些使俄國人在法軍离开之后，拥挤到那个从前叫作莫斯科的地方去的原因。但是正如同在观看散在破穴四周的螞蟻的时候，虽然窩穴完全破坏了，一切都毁坏了，却可以憑着掘土的螞蟻的頑强、精力，和巨大数量，看到一种未破坏的、非物質的、組成蟻群全部力量的东西，——同样地，在十月里，莫斯科虽然沒有政府，沒有教堂，沒有神龕，沒有財富，沒有房屋，却仍是八月里那样的莫斯科。一切都破坏了，却还有那非物質的，然而有力量的，不可破坏的东西。

在敌人撤退之后，从四面八方涌到莫斯科去的人們的动机，

是極其多样的，个人的，并且在最初，大部分是野蛮的，獸性的。只有一个动机是共同的——想要到从前叫作莫斯科的那个地方去，把他們的活动放在那里。

在一星期后，莫斯科已經有了一万五千居民，在兩星期后，莫斯科有了二万五千人，如是地下去。人数逐漸逐漸地增加着，到一八一三年秋天，所达到的数目，超过了一八一二年的人口。

最先進入莫斯科的俄國人，是文村盖罗德支隊的哥薩克兵，附近鄉村的農民，和跑出莫斯科藏在近郊的居民。進了荒凉的莫斯科的俄國人，看到莫斯科被搶，他們也开始搶。他們繼續做了法國人所做的事情。農民的列車來到莫斯科，把一切的丟在破碎的莫斯科房屋里和街道里的东西运回鄉村去了。哥薩克兵把能帶走的都帶到他們的营里去了；屋主們搜集了他們在別家所能找到的一切，借口这是他們的財產，把这些东西运到他們自己的家里去了。

但是在第一批的搶劫的人之后，又來了第二批的，第三批的人，因为搶劫的人加多了，搶劫一天比一天困难了，并且有了更明确的形式。

法國人發現莫斯科虽然是空城，但它还有各种有机的正常的生活的形式，有各行商業，手工業，奢侈品，政府机关和教会。这些形式是沒有生命的，但是它們仍然存在。有攤市，商店，貨棧，粮食店，商場——大都还有商品；有工厂，有作坊；有宮殿，有充滿奢侈品的富家房屋；有病院，監獄，官廳，禮拜堂，大教堂。但法國人留得愈久，这些城市生活的形式消滅的愈多，最后，一切的活动都化为一場混乱的沒有生气的搶劫了。

法軍的搶劫时間愈長久，莫斯科的財富和搶劫者的力量便損失愈大。随同俄軍收复莫斯科所开始的搶劫，却有相反的效

果，搶劫愈長久，参加的人愈多，莫斯科的財富和正常的城市生活恢复愈快。

在搶劫的人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或被好奇心，或被职务上的責任，或被本身利益所驅使的人——屋主，教士，各級官吏，商人，技工，農人，像血脉归心一样地，从四面八方流入莫斯科。

在一星期之后，赶空車進城以便运走物品的農民們，被官吏所阻止，并被强使从城里运出尸体。别的農民們，听到同伴們的失敗，帶了麥子，燕麥，草稭進城，互相把售价压得比从前更低。成群的木匠，希望得到高工資，每天進入莫斯科，各方面在伐木造新屋，修补被燒的旧屋。商人在棚子里开始做生意。食店和旅店开設在燒焦的房屋里。神甫在許多沒有被燒的教堂里恢复了祈禱。捐贈者送來了教堂的被搶的財物。官吏們把有呢布的桌子和有公文的架子放在小房間里。高級官吏和警察处理了分散法軍遺留物品的事情。有許多屋子里留存着别家的物品，这些屋子的主人們，抱怨說把一切物品都送到多面宮去是不公平的。别的屋主們堅持說，因为法國人把各家的东西聚在一处，因此把在某处所發現的物品給予某处屋主是不公平的。他們罵警察；他們賄賂警察；他們对焚燒的公家財物作了十倍的估計；他們要求救济。拉斯托卜卿伯爵又寫他的公告了。

15

在一月底，彼挨尔來到了莫斯科，住在尙是完好的厢房里。他拜訪了拉斯托卜卿伯爵和几个回到莫斯科來了的相識。他准备在三日之內到彼得堡去。人人慶祝勝利；在破坏的然而在复苏的城市里的一切都生气蓬勃了。大家都欢迎彼挨尔；大家都

願意看見他，大家都向他探問他所看到的事情。彼挨尔一向覺得他对于一切的人都有特別的好感；可是現在，他不覺地对于所有的人都有所戒备，以免受到任何的牽連。对于別人向他所問的一切問題，無論是重要的或是最不重要的問題，例如他們問他：他要住在什么地方？他要盖房子嗎？他什么时候到彼得堡去？以及是否可以帶交一个小箱子？——他都回答說：是的，也許，我想，云云。

关于罗斯托夫家，他听說他們在考斯特罗馬，但是关于娜塔莎的思想却很少來到他的心中；即使來到，那也只像是遙远过去的愉快的回憶一样。他覺得，他不但从生活条件中，而且从他以为是他有意在自己心中所喚起的情緒中，解放出來了。

在他到莫斯科的第三天，他从德路別茲考家知道瑪丽亞公爵小姐在莫斯科。安德來公爵的死亡，痛苦，和最后的日子，常常使彼挨尔想到，現在又新鮮生动地來到他的腦中。在吃飯的时候，听說瑪丽亞公爵小姐住在夫司德維任卡街自家的沒有被燒的房子里，他当晚就去看她。

在去看瑪丽亞公爵小姐的途中，彼挨尔不断地想到安德來公爵，想到自己和他的友誼，自己和他各次的相会，特別是最后在保罗旣諾的相会。

"难道他是在他那时候的那种怨恨的心情中死去的嗎？难道生命的意义在他死前沒有向他展示嗎？"彼挨尔想。他想起了卡拉他耶夫，想起了他的死，不覺地开始比較这兩个人，他們是那样地相异，然而，由于他对于兩人的爱，又是那样地相同，因为，兩人都活过，都死了。

彼挨尔在最嚴肅的心情中，到了老公爵的屋子。这个屋子是完好的。在屋子里，可以看到破坏的痕迹，但屋子的模样还是

如旧的。老用人帶着嚴肅的面孔迎接彼挨尔，似乎要讓客人覺得，老公爵的不在并未破坏屋里的秩序，他說公爵小姐到她自己的房間里去了，她在星期日見客。

“你去通报，也許接見，”彼挨尔說。

“就是了，”用人回答；“請您到画像室里去吧。”

几分鐘后，用人和代撒勒出來見彼挨尔。代撒勒把公爵小姐的意思轉达了彼挨尔，說她很高兴看見他，并且假使他恕她無礼，就請上楼到她的房里去。

在一間低矮的点着一支蠟燭的房間里，坐着公爵小姐和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彼挨尔想起公爵小姐总是有女伴的，但这些女伴是誰，是什么样的，彼挨尔不知道，也記不得。“这是她的女伴之一，”他看了看穿黑衣服的人，这么想。

公爵小姐迅速地站起來迎接他，并且伸出了一只手。

“是的，”在他吻过她的手之后，她注視着他的改变的面孔說。“我們就是这样地会面了。他在最后的时候，也常常說到您，”她說，把目光从彼挨尔身上羞澀地移到女伴的身上，这神情使彼挨尔詫异了一下。

“听說您平安，我是多么高兴哦。这是我們好久以來所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

公爵小姐更加不安地看了看女伴，想要說什么；但是彼挨尔打断了她的話。

“你可以想得出的，我一点也不知道他的事，”他說。“我以为他打死了。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别人那里知道的，轉了三次手。我只知道他和罗斯托夫家碰在一起……多么奇怪的命运！”

彼挨尔迅速地兴奋地說。他看了一下那个女伴的臉，看見

了她的注意的、親切的、好奇的目光向他注視着。就像在談話的时候所常有的情形那样：他由于某种原因，覺得那个穿黑衣服的女伴是一个可愛的，善良的，很出色的人，她不会妨碍他和瑪丽亞公爵小姐的知心的談話。

但是当他說出关于罗斯托夫家的最后的話时，瑪丽亞公爵小姐臉上的窘促更加顯著了。她又把目光从彼挨尔的臉上向穿黑衣服的女子的臉上瞥了一下，她說：

“难道您不認識她嗎？”

彼挨尔又看了一次那个女伴的蒼白的、消瘦的面孔，她的黑眼睛和异样的嘴巴。一种親密的，早已遺忘的，超乎可愛的目光，从那双注意的眼睛里望着他。

“但是不，这是不可能的，”他想。“这个嚴厉的，消瘦的，蒼白的面孔变老了！这不会是她。这只使我想到她。”但是这时候，瑪丽亞公爵小姐說了：“娜塔莎。”那个有一双注意的眼睛的面孔，困难地、費力地、好像打开鉸鏈生銹的門一样，微笑了一下，从这道打开的門中忽然發出了一陣香气，并且使彼挨尔感覚到那早已遺忘的幸福，这幸福是他，尤其是在那时候，沒有想到的。这香气發出來，襲击他，并且全部吞沒了他。当她微笑了一下时，不能再有怀疑了。这是娜塔莎，并且他愛她。

在最初的一刹那，彼挨尔不覺地向她，向瑪丽亞公爵小姐，尤其是向他自己，泄漏了他自己所不知道的秘密。他又高兴地又痛苦难受地臉紅了。他想要隱藏自己的激动。但他愈想要隱藏它，它反愈明顯地——比最确定的話还明顯地——向自己，向她，向瑪丽亞公爵小姐表示了他愛她。

“哦，这眞是料想不到的，”彼挨尔想。但是他剛剛想要繼續他和瑪丽亞公爵小姐已輕开始的談話时，他又看了看娜塔莎，

他的脸色更紅了——快乐和恐怖的更强烈的激动支配了他的心。他言語錯乱了，在談話当中停住了。

彼挨尔起初沒有注意到娜塔莎，因为他决沒有料到会在这里看見她；但他沒有認出她，是因为自从他們分别以來，她所發生的改变太大了。她消瘦了，蒼白了。但幷不是这个使她不能認識。在他進門的时候，她不能够被人認識，是因为这个面孔上的眼睛从前总是帶着生趣充沛的被抑制的笑容，現在，当他進來初看她的时候，这个面孔上沒有了笑容的影子；只有一双注視的、善良的、憂郁的、疑問的眼睛。

彼挨尔的窘迫幷沒有在娜塔莎的脸上引起窘迫，而只是引起了她的几乎察覺不出地使她整个的面孔煥然一新的滿意之色。

16

“她是到我这里來作客的，”瑪丽亞公爵小姐說。“伯爵和伯爵夫人几天之內就要來了。伯爵夫人的情况是可怕的。但是娜塔莎自己必須看医生。他們硬要她同我來的。”

“是呀，現在会有一家沒有苦惱的嗎？”彼挨尔向着娜塔莎說。“您知道，这件事正是在我們被解放的那天發生的。我看見了他。他是多么出色的孩子哦！”

娜塔莎望着他，只把她的眼睛睜得更大更亮，作为回答他的話。

“在給人安慰的时候，能够說些什么，想些什么呢？”彼挨尔說。“什么也沒有。为什么那样出色的、生趣充沛的孩子要死呢？”

“是的，在我們这个时代，沒有信仰是难以生活的……”瑪丽

亞公爵小姐說。

“是的，是的。这是千眞万眞的，”彼挨尔赶快地插言。

“为什么？”娜塔莎問，注意地望着彼挨尔的眼睛。

“怎么要問为什么？”瑪丽亞公爵小姐說。“只要想到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等待着……”

娜塔莎沒有听完瑪丽亞公爵小姐的話，又疑問地看了看彼挨尔。

“因为，”彼挨尔繼續說，“只有这样的人，他相信，有一位上帝在管理我們，才能够忍受像她的……像您的这种損失，”彼挨尔說。

娜塔莎已經張口要說話了，但她忽然中止了。彼挨尔赶快地轉身背着她，又向瑪丽亞公爵小姐探問他的朋友的臨死前的生活情况。

彼挨尔的窘迫現在几乎消失了；但同时，他覚得他先前的自由也完全消失了。他覚得現在对于他的每一句話，每一个行为都有一个裁判者，他的裁判对于他比全世界人們的裁判还重要。他現在說話，同时考慮着他的話对于娜塔莎所發生的影响。他并不故意地說那些会使她高兴的話；但無論他說了什么，他都用她的观点批評他自己。

瑪丽亞公爵小姐勉强地（在这种时候总是这样的）开始說到她所看見的安德來公爵的情形。但是彼挨尔的問題，他的急切不安的目光，他的兴奋得打顫的面孔，漸漸使她不得不說出詳細的情况，而这正是她为了自己的原故不敢回想的。

“是的，是的，这样，这样……”彼挨尔說，把整个的身体向瑪丽亞公爵小姐弯着，热切地听她的叙述。“是的，是的；那末他心情寧靜了嗎？心情緩和了嗎？他总是那样地全心全意地去尋找

一件东西——要成为十足的好人，所以他不能怕死。他所有的缺点——假使他有的話——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有的。那末他心情緩和了嗎?”彼挨尔說。他忽然地轉向娜塔莎，用滿含泪水的眼睛望着她說，“他和您見了面，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娜塔莎的臉發抖了。她皺了眉，把眼睛垂了一会兒。她迟疑了一下：說呢还是不說呢?

“是的，这是一件幸福的事，”她用低沉的胸部的声音說；“对于我这确实是幸福。”她停住了。“他……他……在我進去看他的时候，他說他希望这个……”

娜塔莎的声音中断了。她臉紅了，用手压膝盖，顯然是努力控制了自己，忽然抬起头來，开始迅速地說：

“我們出莫斯科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我不敢問到他。忽然索尼亞告訴我說，他和我們在一起。我沒有想到，并且也不能想像他是什么样的情形；我只需要看見他，和他在一起，”她打顫着、喘息着說。

她沒有讓他們打断她的話，說了她从來沒有向人說过的話：她在三星期的旅途中和在雅罗斯拉夫生活中所經歷的一切。

彼挨尔張着嘴听她說，充滿着泪水的眼睛不离开地望着她。听她說話时，他沒有想到安德來公爵，沒有想到死，也沒有想到她所說的話。他听她說話，只是为了她在此刻說話时所受的痛苦而同情她。

公爵小姐坐在娜塔莎旁边，为了想要約制眼泪，皺了皺眉，她第一次听到她哥哥和娜塔莎的愛情的最后几天的情况。

这个痛苦而又快乐的叙述，顯然对于娜塔莎是不可少的。

她說着，把最肺腑的秘密和最不重要的細節混合在一起，似乎她永远說不完。她有好几次重复了同一的事情。

門外傳來了代撒勒的声音，問尼考盧施卡可不可以進房來道晚安。

“这就是一切，一切……”娜塔莎說。

在尼考盧施卡進房时，她迅速地站起來，几乎是向着門跑去，把头碰到遮在門帘后边的門上，發出旣像疼痛又像悲哀的呻吟，从房間里冲出去了。

彼挨尔望着她走出去的那道門，不明白为什么他忽然成了世界上孤独的人。

瑪丽亞公爵小姐提醒了他的渙散的精神，要他注意她的走進房的侄兒。

尼考盧施卡的臉像自己的父親，在此刻彼挨尔动了感情的时候，是那样地使他难受，因而他吻了尼考盧施卡之后，便赶快地站起來，取出手帕，走到窗子那里去了。他想和瑪丽亞公爵小姐道别，但是她留住了他。

“不要走，我和娜塔莎有时要到兩点多鐘才睡，請坐一会吧。我吩咐开夜飯。下楼去吧！我們馬上就到。”

在彼挨尔走出房間之前，公爵小姐向他說：

“这是她第一次这样地說到他。”

17

彼挨尔被引到灯火明亮的大餐室里去了；几分鐘后，傳來了脚步声，公爵小姐和娜塔莎走進房來了。娜塔莎鎮靜了，虽然現在她的臉上又露出嚴厉的、沒有笑容的表情。瑪丽亞公爵小姐，娜塔莎，和彼挨尔同样地感覺到那种不自如的情緒，这是在嚴肅的知心的談話以后所常有的。繼續先前的談話是不可能的；說

瑣屑的事是不舒服的；而沉默是不愉快的，因为有了想要說話的意思，而这种沉默好像是虛伪的。他們沉默地走到桌前。用人拉开了又端近了椅子。彼挨尔打开冷的餐布，决心要打破沉默，看了看娜塔莎和瑪丽亞公爵小姐。她們倆顯然这时也下了同样的决心，兩人的眼睛里閃出了对生活的滿足，并且承認在悲哀之外，还有快乐。

“您喝伏特加酒嗎，伯爵？”瑪丽亞公爵小姐說，这些話忽然赶走了过去的陰影。

“您說說自己的事吧，”瑪丽亞公爵小姐說，“关于您，他們說了些那样难以置信的奇聞。”

“是的，”彼挨尔帶着他現在所慣有的温和嘲諷的笑容回答。“我自己也听到过那些我夢想不到的奇聞。瑪丽亞·阿不拉摩夫娜請我到她家去，向我說了一切我所發生的或者应該發生的事。斯切班·斯切班諾維支也教我怎样說我自己的事情。总之我注意到，做一个有趣的人是很容易的（我現在是一个有趣的人了）；他們叫我去，向我說到我的一切。”

娜塔莎微笑了一下，想要說什么。

“我們听說，”瑪丽亞公爵小姐搶先說，“您在莫斯科損失了二百万。这是真的嗎？”

“但我現在有从前三倍的錢了，”彼挨尔說。虽然他的妻子的債务和盖屋子的費用使他的經济情况有了改变，他却仍然說他有三倍的錢。

“我所确实得到的，”他說，“是自由……”他开始嚴肅地說；但是他注意到这个太自私的話題，他不想繼續了。

“您在盖房子嗎？”

“是的，薩維也利支說一定要的。”

"您說吧，您留在莫斯科的时候，还不知道伯爵夫人的去世嗎?"瑪丽亞公爵小姐說，注意到在他說过他自由了这話以后，她發这个問題，是对他的話加上了他也許沒有的意义，她立刻臉紅了。

"沒有，"彼挨尔回答，顯然并不覺得瑪丽亞公爵小姐对他提到自由的話所加的意义是不舒服的。"我在奧來尔听說到这件事，您想像不到，这使我多么吃驚。我們不是模范的夫妇，"他迅速地說，看了看娜塔莎，在她的臉上看到她的好奇心：她想知道他要怎样地說到他的妻子。"但是她的死非常使我吃驚。在兩个人爭吵的时候，总是兩个人都有錯。当一个人不在了的时候，另一个人的罪过要忽然变得非常重大了。后來是这样的死了……沒有朋友，沒有安慰。我很替她难过，很难过，"他結束了，滿意地看到娜塔莎臉上的快乐的贊許。

"是的，所以您又是單身漢，可以結婚了，"瑪丽亞公爵小姐說。

彼挨尔忽然臉色緋紅，好久地極力不望娜塔莎。当他敢看她时，她的臉是冷淡嚴肅的，他甚至覺得是輕蔑的。

"我們听說您看見了拿破侖，同他說話，是眞的嗎?"瑪丽亞公爵小姐問。

彼挨尔笑起來了。

"沒有过，从來沒有过。大家总是以为作俘虜，便是在拿破侖那里作客。我不但沒有看見他，也沒有听說到他的事。我是在地位很低的一伙人里。"

夜飯完畢了，彼挨尔起初不願說到自己的被俘，却漸漸地被引到这个談話上去了。

"但是您留下來，要殺拿破侖，是眞的嗎?"娜塔莎微笑着問

他。"我們在苏哈來夫塔下碰見您的时候，我猜的；您記得嗎？"

彼挨尔承認了这件事是眞的，从这个問題开始，他漸漸地被瑪丽亞公爵小姐的，特别是娜塔莎的問題引導着去对他的歷險作詳細的叙述。

开始他說的时候，他帶着他現在对一切的人、特別是对他自己、所有的那种嘲笑的溫和的态度；但是后來，当他說到他所看見的恐怖与痛苦时，他不自覺地悠然神往了，并且說的时候，顯出人在回想体驗过的强烈印象时所有的那种被压制的激动心情了。

瑪丽亞公爵小姐，帶着溫和的微笑，时而望彼挨尔，时而望娜塔莎。在这全部的叙述中，她只看見彼挨尔和他的好处。娜塔莎用手托着头，帶着随故事一同不断变化的面部表情，片刻也不停止地注意着彼挨尔，顯然是和他一同在体驗他所說的一切。不但是她的目光，而且她的感嘆，以及她所發的簡短問題，也向彼挨尔表示，在他所說的話中，她正了解着他所想要表达的东西。顯然她不但了解了他所說的話，并且了解了他想要而不能用言語表达的意思。关于他和小孩和妇人——他是为了保护他們而被捕的——这个偶然事件，彼挨尔这么說：

"那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小孩們被拋弃了，有的是在火里……有一个孩子是在我面前被拖出來的……妇女，她們的东西被搶走了，她們的耳飾被扯下了……"

彼挨尔臉紅了，口吃了。

"來了一个巡邏隊，那些沒有搶劫的人，都被抓了。我也在內。"

"您一定沒有全說出來；您一定做了什么事……"娜塔莎說，停了一下，补充說，"更好的事。"

彼挨尔繼續向下說。当他說到行刑时，他想要忽略了可怕的詳情；但是娜塔莎要求他不要省略了任何东西。

彼挨尔正开始說到卡拉他耶夫，（他已經从桌边站起來，在房中來回走动着，娜塔莎的眼睛跟随着他，）又停止了。

“不，您不能够了解，我从这个不識字的人，这个頂忠厚的人，学得了什么东西。”

“不能，不能，您說吧，”娜塔莎說。“他在哪里？”

“他們几乎就在我的面前把他殺死了。”

于是彼挨尔开始說到他們撤退的最后时日，卡拉他耶夫的疾病，和他的死。他的声音不断地打顫。

彼挨尔那样地說到他的歷險，好像他从來沒有回想过它們。現在他似乎在他所經歷的一切之中看到了新的意义。現在，当他向娜塔莎說这一切的时候，他感覺到妇女們听男子說話时所表現的那种少有的喜悅——不是聰明的妇女們所表現的喜悅，她們听話时，或者極力要記住她們所听的話，以便增加她們的智慧，并且在有机会的时候，重述出來；或者極力使所听到的話配合她們自己的思想，并且赶快說出她們小小智慧作坊中所制出的聰明言語；——而是眞正的妇女們所表現的那种喜悅，她們禀赋了一种本領，就是善于从男子的談吐中选擇并吸取那最好的部分。娜塔莎自己不知道她是十分注意：她沒有忽略彼挨尔的一个字、一次声音的顫动、一次的目光、一次的面部的肌肉的抽动、一个姿勢。她在言語進行中便明白了沒有說出的字，把它直接帶到自己的坦白的心中，猜測着彼挨尔的全部精神活动的秘密意义。

瑪丽亞公爵小姐了解他的故事，同情他，但她現在看見了别的吸引她全部注意的东西；她看到娜塔莎和彼挨尔之間爱情和

幸福的可能。这个第一次來到的思想，使她的心中充滿了快乐。

已是夜里三点鐘了。用人們帶着憂郁的嚴肅的面孔來換蠟燭，却沒有人注意到他們。

彼挨尔說完了他的故事。娜塔莎把明亮的兴奋的眼睛繼續固执地注意地望着彼挨尔，好像是希望了解其余的，他也許沒有說出來的东西。彼挨尔在害羞而幸福的窘困中时时地看她，想着現在要說什么話，以便把談話帶到别的題目上去。瑪丽亞公爵小姐沉默着。誰也沒有想到現在已經是夜里三点鐘，是睡覚的时候了。

"他們說：不幸，痛苦，"彼挨尔說。"但是假使現在，此刻有人問我：您願意像您在被俘之前那样，还是願意再从头經歷一切呢？看上帝情面，讓我再被俘一次，再吃馬肉吧。我們以为，我們一旦被抛出習慣的道路，便一切都完了，但是新的好的东西要到这时候才开始。有生命的时候，就有幸福。在我們前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这就是我要向您說的話，"他向娜塔莎說。

"是的，是的，"她說，回答着全然不同的事，"我并不希望任何东西，只希望把一切再从头經歷一次。"

彼挨尔注意地望着她。

"是的，沒有别的了，"娜塔莎肯定地說。

"不对，不对，"彼挨尔喊叫起來。"我活着，我想活，不能怪我的；您也是这样的。"

娜塔莎忽然把头垂下，用手蒙着臉哭起來了。

"您怎么啦？娜塔莎？"瑪丽亞公爵小姐說。

"沒有什么。沒有什么。"她帶着眼泪向彼挨尔微笑了一下。"再会，是睡覚的时候了。"

彼挨尔站起來告辞了。

瑪丽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像平常一样，在臥室里会面了。她們談到彼挨尔所說的話。瑪丽亞公爵小姐沒有說到她对于彼挨尔的意見。娜塔莎也沒有說到他。

“哦，再見，瑪丽，”娜塔莎說。“你知道，我們不說到他（她的意思是指安德來公爵），好像是怕使我們心里难受，我常常怕的是，这样下去，我們便要把他忘記了。”

瑪丽亞公爵小姐深深地嘆了口气，用这个嘆气表示承認娜塔莎的話正确；但是在言語上她并不同意她。

“难道能够忘記嗎？”她問。

“我今天說了一切，覚得很舒服；又难受，又痛苦，又舒服。很舒服，”娜塔莎說；“我相信，他是确实爱他的。因此我才向他說的……我向他說了，沒有关系嗎？”她忽然臉紅着問。

“向彼挨尔嗎？啊，不！他是多么好的人呵，”瑪丽亞公爵小姐說。

“你知道，瑪丽，”娜塔莎忽然帶着瑪丽亞公爵小姐在她臉上好久沒有看見过的頑皮的笑容說，“他变得这样清潔，光滑，新鮮；好像是剛出浴的；你明白嗎？——精神上的出浴。对嗎？”

“是的，”瑪丽亞公爵小姐說，“他有了很多的收穫。”

“他穿了短外衣，剪了头髮；正像，哦，正像出浴……爸爸常……”

“我明白了，为什么他（安德來公爵）沒有爱过任何人，像爱他这样的，”瑪丽亞公爵小姐說。

“是的，他和他不同。据說，男子們完全不相同的时候，便是好朋友。这一定是眞的。眞的。他完全不像他，沒有任何地方像他。”

"是的，他是絕好的人。"

"好，再見，"娜塔莎回答。

那个頑皮的笑容，好像是被遺忘了，在她的臉上留了很久。

18

这天夜里，彼挨尔好久还不能睡覺；他在房中來回地走着，有时皺着眉，思索着困难的問題，有时忽然聳着肩，顫动着身体，有时幸福地微笑着。

他想到安德來公爵，娜塔莎，他們之間的愛情，有时他嫉妒娜塔莎的过去，有时因此責备他自己，有时寬恕他自己。已是早晨六点鐘了，他还在房中來回走动着。

"假使不能不那样，那末，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顯然是必須这样的。"他向自己說，赶快地脫了衣服，躺到床上，他兴奋，幸福，却沒有怀疑和犹豫不决。

"这种幸福虽然是奇怪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一定，一定要去尽一切的努力，使我和她成为夫妇，"他自語着。

彼挨尔在几天之前就决定了星期五到彼得堡去。当他星期四醒來时，薩維也利支來請他吩咐关于收拾行裝的事。

"什么，要到彼得堡去嗎？什么是彼得堡？誰在彼得堡？"他不覺地問，然而只是問他自己。"是的，这是在很早以前，在这件事發生之前的事情，我为了什么原故准备到彼得堡去，"他想起來了。"为什么？我也許要去。他是一个多么善良的、細心的人，記得住一切呵！"他想，望着薩維也利支的老臉，"多么愉快的笑容呵！"他想。

"哦，你还不想要自由嗎，薩維也利支？"彼挨尔問。

"大人，自由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們活在过世的伯爵手下，祝他在天國里平安，我們也活在您手下，沒有受到損害。"

"哦，但是你的孩子們呢？"

"孩子們也要过活的，大人：在这样的主人手下，是能够过活的。"

"哦，但是我的后人呢？"彼挨尔說，"我若馬上結婚……这件事是会有的，"他又帶着不自覺的笑容补充說。

"我敢說：大人，这是一件好事。"

"他以为这是多么容易哦，"彼挨尔想。"他不知道，这是多么可怕，多么危險。太早或者太迟……是可怕的！"

"那末，怎么吩咐呢？明天要动身嗎？"薩維也利支問。

"不走了；我要稍为迟一迟。我再告訴你。你原諒我麻煩，"彼挨尔說，然后望着薩維也利支的笑容，他想："但这是多么奇怪哦，他不知道，現在我沒有什么彼得堡了，第一件事，就是要决定这件事。但是，他大概知道，只是裝作不知道。和他說嗎？他是什么想法呢？"彼挨尔想。"不，迟一迟吧。"

在早餐时，彼挨尔告訴他的表姐、公爵小姐，說他昨天去看瑪丽亞公爵小姐，在那里看見了——"您想得出是誰嗎？——娜塔莎·罗斯托娃。"

公爵小姐做出那种样子，好像她在这个消息里，并不比在彼挨尔看見安娜·塞妙諾芙娜这回事里，看到任何更加异常的地方。

"您認識她嗎？"彼挨尔問。

"我看見过公爵小姐，"她回答。"我听說有人替她和小罗斯托夫做媒。对于罗斯托夫家，这是很好的；据說，他們完全傾家蕩產了。"

"不，您認識罗斯托娃嗎？"

"我那时候只听到这件事情。很可憐。"

"不，她或者是不了解，或者是裝假，"彼挨尔想。"最好也不向她說。"

公爵小姐也替彼挨尔預备了旅途中的食物。

"他們都是多么善良哦，"彼挨尔想，"他們現在，在他們对于这个确实不再感到兴趣的时候，还忙着这一切的事情。并且一切是为我；这才是奇怪的事情。"

就在这天，一个警官來看彼挨尔，要他派一个代表到多面宮去接收在那天發还原主的財物。

"还有这个人，"彼挨尔望着警官的面孔想着，"多么出色的好看的警官，多么善良哦！現在他忙着这种不关重要的事情。他們还說他不正直，受贿。多么無聊的話！况且，他为什么不受贿呢？他是受过那种訓練的。大家都那样做。但他的面孔是多么好看、善良哦，并且他望着我微笑。"

彼挨尔到瑪丽亞公爵小姐那里吃飯去了。

在街上被焚毁的房屋之間乘車走过时，他对这种廢墟的美观感到吃驚了。房子的烟囱，傾倒的牆，在火区上展开着，互相遮盖着，生动如画地令人想起來因河和大罗馬剧場。他所遇的車夫，乘客，砍柱子盖房子的木匠，女販，店員，都帶着愉快的喜气洋洋的面孔——望着彼挨尔，似乎在說，"啊，他來了！我們要看看，会發生什么事情。"

彼挨尔進瑪丽亞公爵小姐的房子时，怀疑他是不是果眞昨晚在这里看見了娜塔莎和她說了話。"也許这是我虛構的。也許，我進去了，一个人也看不見。"但是他一進房，便以他的全部身心感覺到她的在場，立刻感到自己的不自由了。她仍旧穿了那

件有軟折的黑衣服，梳着和昨天一样的髮裝，但她是完全不同了。假使在他昨天進房时她是那样的，他便不至于不能立刻認出她了。

她还是像她几乎是小孩的时候他所認識的那样，像她和安德來公爵訂婚之后他所知道的那样。愉快的疑問的目光閃耀在她的眼睛里；她的臉上是親切的异常頑皮的表情。

彼挨尔吃了飯，打算坐一整晚；但是瑪丽亞公爵小姐要去作晚禱，于是彼挨尔和她們一同出門了。

第二天彼挨尔來得很早，吃了飯，坐了一整晚。虽然瑪丽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顯然很高兴客人；虽然彼挨尔的全部生活兴趣現在集中在这个房子里，但是傍晚的时候，他們便說完了一切，而談話不断地从这个瑣屑的題目上轉到另一个瑣屑的題目上，并且常常中断。彼挨尔这天晚上留得那么迟，以致瑪丽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彼此交換目光，顯然是想要知道，他是不是就要走开。彼挨尔知道这一点，却不能走开。他覺得难受，不舒服，但是他仍然坐着，因为他不能够起身走开。

瑪丽亞公爵小姐看不到一个了結，最先立起來，說是头痛，开始告辞了。

"那末你明天到彼得堡去嗎？"她說。

"不，我不去了，"彼挨尔赶快地驚訝地說，似乎是不高兴。"是的……不是……到彼得堡去嗎？明天；但我不說再会。我要來看看有什么托付我的事情，"他站在瑪丽亞公爵小姐面前說，臉發紅，却沒有走开。

娜塔莎把手伸給他之后，就走出去了。反之，瑪丽亞公爵小姐却沒有走开，坐到椅子里，把她的明亮深沉的目光嚴肅而注意地看着彼挨尔。她剛才顯然表現的疲倦，現在全然消失了。她

深深地長長地嘆了口气，好像是准备作長談。

彼挨尔的所有的窘困和不舒服，在娜塔莎走开之后，立刻消失了，并且变成了兴奋的激动。他迅速地把椅子移到瑪丽亞公爵小姐的附近。

"是的，我想要告訴您，"他說，回答着她的目光，好像是回答她的話一样。"公爵小姐，帮助我吧。我要怎么办呢？我能希望嗎？公爵小姐，我的好朋友，您听我說。我全知道。我知道我配不上她；我知道現在不能够說到这件事。但是我想做她的哥哥。不是，这个我不……不想要，也不能够……"

他停住了，用双手拭脸和眼睛。

"那末，呵，"他繼續說，顯然是在努力要自己說得有条理。"我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爱她的。但我只爱她一个人，在我全部生活中只爱她一个人，我是这样地爱她，沒有她，我就不能設想什么是生活了。我不敢現在向她求婚，但是想到，也許有一天她可以做我的妻子，我会許失掉这个机会……机会……这是可怕的。告訴我，我能希望嗎？"停了一会，他說，"您說，我要怎么办呢？親爱的公爵小姐，"并且因为她沒有回答，他触了触她的手。

"我在考慮您向我所說的話，"瑪丽亞公爵小姐回答。"这就是我要向您說的話。您是对的，您現在向她說到爱情……"公爵小姐停住了。她想說：現在还不能向她說到爱情；但是她停住了，因为她在前天，由于娜塔莎的忽然改变，她知道，假使彼挨尔向她說到他的爱情，娜塔莎不但不会生气，而且她也正希望这一件事情。

"現在向她說……是不行的，"瑪丽亞公爵小姐仍然說。

"但我怎么办呢？"

"把这件事交給我吧，"瑪丽亞公爵小姐說，"我知道……"

彼挨尔看着瑪丽亞公爵小姐的眼睛。

"那末，那末，……"他說。

"我知道她爱……"瑪丽亞公爵小姐糾正了她的話，"会爱您的。"

她剛說完这話，彼挨尔已經跳起來了，面色驚惶地抓住瑪丽亞公爵小姐的一只手。

"您为什么这样想？您以为我能希望嗎？您以为！？……"

"是的，我这么想，"瑪丽亞公爵小姐微笑着說，"您寫信給她父母。这事交給我办。我在能說的时候和她說。我希望这样。我心里覺得，这件事会成功。"

"不，这是不可能的！我多么幸福哦！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多么幸福啊！不，不可能的！"彼挨尔說，吻着瑪丽亞公爵小姐的手。

"您到彼得堡去；这样最好。我会寫信給您，"她說。

"到彼得堡去嗎？去嗎？是，很好，我去。但是我明天可以來看您嗎？"

第二天，彼挨尔來告別。娜塔莎沒有前几天那么活潑了；但这天，彼挨尔有时看看她的眼睛，便覺得他自已消失了，他和她都不存在了，除了幸福的感覺，什么都沒有了。"果眞的嗎？不，不可能，"他对于她的使他心中充满快乐的每个目光、每个姿势、每句話都这么自語着。

当他向她告别，握住她的纖細瘦弱的手时，他不覺地把她的手握得稍微久了一点。

"难道这只手，这个臉，这双眼睛，这一切我覺得生疏的，妇女魔力的宝物，难道这一切会有一天永远是我的，就像我对我自

己一样觉得是熟悉的嗎？不，这是不可能的！……”

“再見，伯爵，”她大声地向他說。“我很盼望您早点回來，”她低声地加上一句。

这些簡單的話，她的目光，和随同說話时的面部表情，成了彼挨尔在兩个月当中的不尽的回憶、解說，和幸福幻想的題材。“我很盼望您早点回來……是，是，她怎么說的？是，我很盼望您早点回來。啊，我多么幸福！这是怎么回事，我多么幸福呵！”彼挨尔向自己說。

19

彼挨尔的心里，现在一点兒也沒有类似他向爱倫求爱时的那种心情。

他沒有重复他那时候帶着痛苦的羞耻的心情所說的話，也沒有向自己說，“啊，为什么沒有說这話，为什么，为什么，我那时說：*je vous aime*？〔我爱你？〕”現在，恰恰相反，他把她和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連同所有面部表情的細節和笑容，都在他的想像中重复着，他不想减少，也不想增加任何东西：只想一再重复着。怀疑他所做的事是好还是坏——这个怀疑現在沒有一点兒影子了。只有一个可怕的怀疑偶尔來到他的心中。“这一切不是做夢嗎？瑪丽亞公爵小姐沒有弄錯嗎？我不太驕傲太自信嗎？我相信这一切；但是一定会有这样的事：瑪丽亞公爵小姐要告訴她，她微笑着回答說：‘多么奇怪！他一定弄錯了。他难道不知道他是一个人，只是人，而我……嗎？我是完全不同的，我是更高的人物。’要是这样，怎么办呢？”

只有这个怀疑常常來到彼挨尔心中。他現在不作任何計划

了。他觉得眼前的幸福是那么难以置信，假使它來到了，則一切都不会有的了。一切都完結了。

一种高兴的、意外的、彼挨尔觉得他經受不住的瘋狂，支配了他。生活的全部意义，（不但是对于他的，而且是对于全世界的，）在他看來，只限于他的愛情，和她愛他的可能性。有时他覺得，所有的人只关心一件事情，——他的未來幸福。有时他覺得，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地高兴，只是極力掩藏这种高兴，裝作关心别的兴趣。他在别人的每句話和每个动作上都看到对他的幸福的暗示。他常常以他的意味深長的、表現內心和諧的、幸福的目光和笑容，使他所遇到的人們覺得驚异。但是当他明白了人們不能了解他的幸福的时候，他便由衷地可憐他們，并且希望設法向他們說明，他們所关心的一切，是全然沒有意义的，無关重要的，不值得注意的事情。

当别人建議他去服务，或者，当他們批評什么一般的政治問題与战爭，以为每个人的幸福要依靠这个或者那个事件的結果的时候，他便帶着溫和的同情的笑容听着，并且以他的奇怪意見，使得和他說話的人感覺驚訝。但彼挨尔，在这时候，是在他內心情緒的明亮的光輝中看所有的人——那些在彼挨尔看來是了解人生的眞正意义，即是了解他的情緒的人們，和那些不幸的，顯然不了解这一点的人們，——因而他無論遇到什么人，不費絲毫的气力，便立刻看出他的一切良好的和值得去愛的地方。

处理他的亡妻的事务和文件时，他对她不感覺到任何的怀念，只可惜她不知道他現在所知道的这种幸福。發西利公爵，現在因为得到新的位置和星章而特别驕傲，在他看來是一个动人的，良善的，可憐的人。

彼挨尔后來常常想起这个幸福的瘋狂时期。他在这时候对

于人們和环境所持的一切的見解，在他看來，永远是正确的。他后來不但不否認他对于人們与事物的这些見解，而且反之，在他有內心的怀疑和矛盾时，他便采用他在这个瘋狂时期中所有的見解，这个見解永远是正确的。

“也許，”他想，“我那时顯得奇怪，可笑；但我那时实际上并不像我所表現的那么瘋狂。相反，我那时比任何时候是更聰明，更敏銳，并且了解生活中值得了解的一切，因为……我那时是幸福的。”

彼挨尔的瘋狂是这样的，他不像从前那样，为了要爱人們而等待着發現人們的个人的屬性，即是他所謂美德，而是爱充滿了他的內心，他毫無理由地爱人們，因而發現了許多無可辯駁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些理由便应該去爱他們。

20

娜塔莎在彼挨尔走了之后的第一个晚上，帶着快乐而又嘲諷的笑容，向瑪丽亞公爵小姐說了，“他正像，正像出浴一样，穿了短外衣，剪了头髮，”——从那个时候起，便有了一种潛隱的、她自己还不知道的，然而是不可抵抗的东西，在娜塔莎的心中醒覚了。

一切：面孔，步态，目光，声音——她的一切都忽然改变了。她自己也覚得意外的，生命的力量，对幸福的希望，浮上心头，要求满足。从第一天晚上起，娜塔莎似乎忘記了她所發生的一切。从那个时候起，她沒有一次再抱怨自己的境况，沒有一句話說到她的过去，她也不怕对于將來作愉快的計划了。她很少說到彼挨尔，但是当瑪丽亞公爵小姐提到他时，那久已熄滅的光輝便又

在她的眼睛中燃起，她的嘴唇皺成奇怪的笑容。

娜塔莎所發生的改变起初使瑪丽亞公爵小姐吃驚，但是当她明白了它的意义时，这个改变使她悲伤了。“难道她是那末薄情地爱我的哥哥，因而她这样迅速地把他忘記了嗎？”瑪丽亞公爵小姐独自思考这个改变时，这么想着。但是她和娜塔莎在一起时，她不气她，也不責备她。那支配娜塔莎的醒覚的生命力，是顯然那么不可約制，那么出她自己意外，因而瑪丽亞公爵小姐在娜塔莎面前覚得，她就連自己的內心里也沒有权利責备她。

娜塔莎那么充分地眞誠地順从了这个新的情緒，她沒有試圖掩藏：她現在不悲伤，却高兴而快乐。

在她和彼挨尔的夜談之后，瑪丽亞公爵小姐回到了她自己的房里，娜塔莎在房門口迎她。

“他說了嗎？是嗎？他說了嗎？”她重复說。

于是娜塔莎臉上顯出了高兴而又可憐的，和因为高兴而求恕的表情。

“我本想在門口听；但是我知道你要告訴我的。”

虽然，娜塔莎对她望着的目光，在瑪丽亞公爵小姐看來，是可以了解而动人的，虽然她看到娜塔莎的兴奋，覚得娜塔莎可憐，但是娜塔莎的話在最初的片刻却使瑪丽亞公爵小姐伤心了。她想起她的哥哥，和他的爱。

“但是怎么办呢？她不能不这样，”瑪丽亞公爵小姐想。

于是她帶着憂郁的，有些嚴厉的面色向娜塔莎說了彼挨尔所說的一切。娜塔莎一听到他要到彼得堡去，就發呆了。

“到彼得堡去！”她重复地說，似乎不明白这句話。

但是看到瑪丽亞公爵小姐臉上悲伤的表情，她猜中了她的悲伤的原因，便忽然哭起來了。

“瑪丽，”她說，“你告訴我，我要怎么办。我怕变成一个行为錯誤的人。你怎么說，我就怎么做；你告訴我……”

“你爱他么？”

“是的，”娜塔莎低声說。

“那末，你为什么哭呢？我为了你覺得高兴，”瑪丽亞公爵小姐說，她因为这些眼泪已經完全饒恕了娜塔莎的高兴了。

“这不会很快的，总有一天。你想吧，我做了他的妻子，你嫁了尼考拉，那时候多么幸福呵。”

“娜塔莎，我請求过你不要說这話。讓我們說你的事吧。”

兩人都沉默了一下。

“但是为什么要到彼得堡去呢！”娜塔莎忽然說，又赶快回答她自己：“不，不，应該这样……是嗎，瑪丽？应該这样。……”

尾声

第　一　部

1

一八一二年之后七年过去了。欧洲的波濤汹涌的歷史海洋，在它自己的海岸之內平靜了。它似乎是安靜了；但那些推动人类的神秘力量（它神秘，因为人类运动的法則是我們不知道的），仍然繼續在活动。

虽然歷史海洋的表面似乎不在运动，人类却像时間的运动一样不断地在运动。各种各样人群集合起來又分散了；國家形成和瓦解的原因，各國人民迁移的原因，逐漸地形成了。

歷史的海洋，現在不像先前那样从这个岸边向那个岸边急涌地冲來蕩去；它在深处沸騰着。歷史人物們不像以前那样地被波濤从这个岸边卷到那个岸边；現在，他們似乎在一个地方打漩。歷史人物們，以前在軍隊的上層，以指揮战爭、出征和会战反映群众的运动，現在却以政治外交的問題、法律，和条約反映激蕩的运动。

歷史家們把歷史人物們的这种活动，称为反动。

描寫这些歷史人物們的活动时，歷史家們嚴厉地非难他們，在歷史家們看來，歷史人物就是他們所称的反动的原因。那时所有有名的人，从亞力山大和拿破侖到斯塔叶夫人，福提，涉林，斐希特，沙托不利昂① 和其余的人，都受到他們的嚴格的批評，

看他們是帮助進步或是帮助反动而被免罪或被定罪。

按照他們的論著，俄國在这个时候也發生了反动，这个反动的罪魁是亞力山大一世——也正是这个亞力山大一世，依据他們的論著，是他統治初期的自由运动和拯救俄國的主要原因。

在現代的俄國文献中，从中学生到博学的史家，沒有一个人不因为亞力山大在这一段統治时期的錯誤行为而攻击他。

"他应該这么做那么做。这件事他做得好，那件事做得不好。在他統治的初期，在一八一二年，他做得很好；但他把憲法給波蘭②，成立神聖同盟，把权力給阿拉克捷夫，奬励高里村和神秘主义，后來又奬励錫施考夫③和福提，他做錯了。他过問前綫的軍隊，是做錯了；他解散塞妙諾夫团④等事，是做錯了。"

歷史家們根据他們所有的关于人类福利的知識，对于他所作的一切責备，如要列举的話，会寫滿十多頁紙的。

这些責备是什么意义？

---

① 毛注：福提(1792—1838)为道院之主持，在朝廷有势力，为共济会的有名的迫害者。

涉林(F. W. J. Schelling 1775—1854)德國哲学家，与裴希特相反对。

裴希特(J. B. Fichte 1762—1814)德國哲学家。曾主張教育救國。

沙托不利昂(François René Vicomte de Chateaubriand 1764—1848)法國之著作家政治家。政治主張常变动。

② 毛注：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会議决定成立波蘭王國，有單独憲法，國王由俄皇兼任。一八三〇年波蘭叛乱时終止。

③ 毛注：高里村(1773—1844)宗教会議的代表，教育部長。他不承認教育上的新东西，相信經文可以代替一切科学。

錫施考夫(1754—1841)著作家，政治家，曾任各項要职，一八一二年，任亞力山大之秘書，認農民受教育是害多利少。

④ 毛注：禁衛軍塞妙諾夫团在一八二〇年因为不服从司令官施發尔兹而被解散，官兵被分發到前綫各部隊，該团直到一八二三年始恢复組織。

歷史家所称贊的、亞力山大一世的那些行为——統治初期的自由設施，对拿破侖的斗爭，他在一八一二年所表現的堅決，一八一三年的远征，和史家們所責备的、他的那些行为——神聖同盟，波蘭光复，一八二〇年以后的反动，这不都是从同样來源里，即造成亞力山大的那种个性的血統、教育、生活等等条件里，產生出來的嗎？

这些責备的意义在哪里？

在这里，就是，亞力山大一世这样的歷史人物，他立在人类权力最高的可能的頂点上，好像是在一切集中于他的歷史光芒的眩目光綫的焦点上；他也遭受到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各种影响，就是和权力不可分离的陰謀、欺詐、阿諛、自騙的影响；他在他的生活的每一分鐘都感覚到他对于欧洲的所發生的一切事件要負責任；他不是一个想像的人物，而是有生命的，像每个人一样的，有他的个人習慣，情感，对于善、美、眞的渴慕；——他这个人，在五十年前，① 不是沒有美德（史家并不責备他这一点），而是沒有現在的教授——他从小就研究学問，即是讀書、听講演，并且在筆記本里作这些書本和講演的筆記——所有的那种对于人类福利的見解。

但是即使我們假定，亞力山大一世在五十年前对于人类福利的見解是錯誤的，我們一定会不覚地假定，批評亞力山大的歷史家們，过了若干时期以后，也要同样地顯得他們对于人类福利的見解是錯誤的。我們研究歷史的發展时，看到关于什么是人类福利的見解，是每年地随着每一个新著作家而不同的，因此，这个假定更是合理的、不可少的；因此，那似乎是福利的东西，过

---

① 毛注：战爭与和平于一八六九年完成。

了十年，便顯得是禍害；反之亦然。况且，我們还同时在歷史中找到关于什么是禍害什么是福利的完全矛盾的見解：有的人以为給与波蘭的憲法和神聖同盟是他的功績，别的人又以为这是亞力山大的过失。

关于亞力山大和拿破侖的活动，我們不能說它是有利或有害，因为我們不能說它为什么是有利，为什么是有害。假使有人不欢喜这种活动，那只是因为它不符合他对于什么是福利的有限的了解。無論我認为一八一二年我父親的在莫斯科的房屋的保全，或俄軍的光荣，或彼得堡大学或其他大学校的發达，或波蘭的解放，或俄國的强大，或欧洲的均势，或某种的欧洲文化——進步，是福利，还是禍害，我一定要承認，每个歷史人物的活动，在这些目的之外，还有其他的、更普通的、为我所不了解的目的。

但是我們假定，所謂科学有調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有衡量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經久不变的善惡标准。

我們假定，亞力山大可以把一切做得全然不同。我們假定，他可以依照那些責备他的、自命为知道人类运动最后目标的人們的指示，他可以按照現在責备他的人們給予他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進步的綱領（似乎沒有其他更新的东西了）处理國事。我們假定，这个綱領是可能的，且是已經拟定的，亞力山大已經按照它实行。那么，那些反对当时政府政策的一切人們的活动，歷史家認为良好而有益的活动，要变成什么样子呢？他們的活动便不会有的；生命不会有的；一切都不会有的了。

假使我們承認人类生活可以受理性控制——則生命的可能性就要被消滅了。

2

假使我們像歷史家們所做的一样，認为是偉人們領導人类去达到某种目的：或是俄國或法國的强大，或是欧洲均势，或是革命思想的傳播，或是一般的進步，或是任何东西，那末，我們沒有“机会”与“天才”的概念，就不能說明歷史現象。

假使十九世紀初叶欧洲这些战爭的目的，是为了俄國的强大，那末，这个目的、沒有一切以前的战爭，沒有侵略就可以达到了。假使目的是为了法國的强大，那末，这个目的、沒有革命、沒有帝國就可以达到了。假使目的是思想的傳播，那末，印刷術在完成这項任务上要比軍隊好得多。假使目的是文化的進步，那末我們很容易知道，在人民生命和財產的損失之外，还有别的更完善的傳播文化的方法。

为什么这件事是这样發生的，而不是那样發生的？

因为它是这样發生的。歷史說，“机会造成局面，天才利用局面。”

但什么是机会？什么是天才？

机会和天才这兩个名詞，指的并不是实际上存在的东西，因此是不能够下定义的。这兩个名詞只是表示对于現象的某种程度的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發生了某一个現象；我以为我不能知道；因此我不想要知道，便說那是由于机会。我看見一种力量產生了一些和一般人类的能力不相称的效果；我不了解为什么發生了这件事，便說那是由于天才。

有一只羊，每天晚上被牧羊人赶到特别的欄里去喂食，長得比别的羊肥一倍，这只羊在羊群看來一定是天才了。这只羊每

天晚上不到公共的羊圈里去，却在特别的欄里喂燕麥，并且这只羊長肥了，要被殺取肉，这个現象一定顯得是天才和整串的非常的机会的驚人的結合。

但是只要那些羊不再以为，它們所發生的一切，僅僅是为了达到它們的羊的目的而發生的；只要那些羊承認，它們所發生的事情，也可以有它們所不了解的目的，他們便会立刻了解那只肥羊所發生的事情的統一性和連貫性了。即使它們不知道，为了什么目的它長肥了，但至少它們会知道，那只羊所發生的一切不是偶然發生的，它們不再需要机会和天才这些概念。

只要否認我們知道那个眼前的可以了解的目的，承認那最終的目的是我們不了解的，我們就可以明白歷史人物生活的連貫性与合理性；我們明白他們所產生的、和一般人类能力不相称的行为的原因，我們不需要机会与天才这些字眼。

只要承認，歐洲各國人民变乱的目的是我們不知道的，而所知道的，只是起初在法國后來在意大利、非洲、普魯士、奧地利、西班牙、俄罗斯的各次屠殺的事实，而自西向东和自东向西的运动是这些事件的共同实質，我們便不但不需要在拿破侖和亞力山大身上去找异常的能力和天才，而且不能把这些人看得和其余的人不同；不但不需要用机会去解釋那些使得这些人成为他們那种样子的小事件，而且还会明白这一切的小事件是不可少的。

要承認我們不知道最終目的，我們便会明白地了解，正如同我們对于任何一种植物，不能想出比它自己所產生的更適合于它的花和种籽，我們也不能想出兩个別的人，在他們的一切經歷上，比拿破侖和亞力山大更能無微不至地適合他們必須完成的目的。

3

十九世紀初叶欧洲事件的基本重要的現象，是欧洲各國人民的群体自西向东以及后來自东向西的軍事性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开始是自西向东的运动。要西方各國人民能够完成他們向莫斯科的軍事性的运动，必須：(一)他們形成一个那么龐大的軍事組織，它要能够承当东方軍事組織的抵抗；(二)他們否認一切已有的傳統和習慣，和(三)在完成这个軍事性的运动时，他們有一个立于領導地位的人，这个人要能为他自己和他們辯护这个运动中所發生的欺騙、搶劫和屠殺。

从法國革命开始，旧的不够偉大的組織崩潰了，旧習慣和傳統消滅了；新規模的組織，新習慣，和新傳統，一步一步地形成了，并且有了这样一个人，他要立于未來运动的領導地位，并且要对于行將發生的事件負全部的責任。

一个沒有信仰，沒有習慣，沒有傳統，沒有名望的人，甚至不是一个法國人，似乎是由于最奇怪的机会，在激蕩的法國各党派之間出現了，并且不依附其中任何一个党派，升到了顯著的地位。

同僚的無知無識，反对者的軟弱無能和無足重輕，直率的說謊，以及这个人的昭著的自以为是的窄狹性，使他升到軍隊的領導地位。在意大利的軍隊中的兵士們的好品質，敌方的士無斗志，他的孩子般的大胆和自信，使他獲得了軍事的榮譽。無数的所謂机会处处陪伴着他。法國执政者們对他的不滿，变得于他有利。他要改变他的注定的路綫的歷次試圖，都沒有成功：他們沒有欢迎他到俄國去服务，他要到土耳其去服务也沒有成

功①。在意大利的战爭期間，他几次臨近毀滅，每次都意外地得救了。俄軍，就是可以毀坏他的荣譽的俄軍②，由于各种外交上的原因，直到他在欧洲出現时才進入欧洲。

他从意大利回來时，看到巴黎的政府正在解体过程中，在这个政府中的人們不可避免地被排除、被消滅了。使他脫离这个危險境地的机会自动地出現了，那就是無意义的、無目的的非洲远征。这样的所謂机会又是于他有利。不可攻破的馬尔太島不放一槍便投降了；最粗心大胆的計划獲得了勝利。敌方的艦隊，后來不讓一只船通过，当时却讓他的全軍通过了。在非洲，对于几乎沒有武裝的人民，干了整串的暴行。干这些暴行的人們，尤其是他們的首領，使他們自己相信这是極好的，这是光荣，这好像是凱撒，和馬其頓王亞力山大。

那个光荣与偉大的理想，就是不但不認为自己所做的任何事件是錯的，并且誇耀自己所干的每个罪惡，賦与它不可理解的超自然的意义——这个理想，是注定了領導这个人以及与他有关的人們的，在非洲有了充分的發展。他所做的一切都成功了，瘟疫沒有糾纏他。屠殺俘虜的殘忍，沒有算作他的罪惡。小孩般粗心大胆的、毫無理由的、不光荣的离开非洲，丢下在苦难中的同伴，这却算作他的功劳；敌人的艦隊又放他通过了兩次。当他已經完全醉心于他所做的僥幸成功的罪惡行为，对自己的任务有了准备，沒有任何目的來到巴黎的时候，在一年之前可以使他滅亡的共和政府現在快要完全解体了。他这个和政党無关的

---

① 毛注：一七九五年八月拿破侖曾請求政府派赴土耳其改組炮兵。

② 毛注：拿破侖于一七九八年乘船赴埃及。苏佛罗夫于一七九九年率軍入意大利，在卡薩諾〔Calsano〕击敗摩罗〔Moreau〕，在特拉比阿〔Trebbia〕击敗麥克唐納尔〔Macdonald〕，在諾維〔Novi〕击敗朱伯尔〔Joubert〕。

人，現在來到巴黎，这只能够提高他的地位了。

他沒有任何計划，他怕一切；但各政党拉攏他，要求他加入。

只有他一个人，帶着他在意大利和埃及养成的光荣与偉大的理想，自我崇拜的狂想，犯罪的胆量，說謊的勇气——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証明要做的事是正当的。

那个未來的地位需要他，因此，虽然几乎不是出于他的志願，虽然他犹豫不决，缺乏計划，虽然他有一切錯誤，他也卷入了以攫取权力为目的的共謀，这个共謀獲得了成功。

他被拉進了执政委員会的会議。他感到恐懼，想要逃走，認为他自己毀滅了；他假裝昏厥；說出一些足以致他死命的無意义的話。但先前聰明而驕傲的法國执政委員們，現在覺得他們的任务已經完畢，比他更狼狽了，他們沒有說出那些应該說的話，以便保持他們的权力并且消滅他。

机会，無数的机会給了他权力；所有的人們，好像是出于共謀，一同巩固了这种权力。机会造成了当时法國执政委員們那样的人物，他們服从他；机会造成了巴弗尔一世那样的人物，他承認他的权力；机会造成一个反对他的共謀，这个共謀不但沒有損害他，且反而加强了他的权力。机会使翁歧安公爵落在他的掌握中，并且意外地使他殺死他，因此这比一切的方法都更有力量地使群众相信他有理，因为他有权力。机会造成了这个情况，就是他虽然集中全力准备远征英吉利（这顯然要使他毀滅的），他却从來不曾实現这个意向，而偶然地攻击馬克和不战而降的奥地利人。机会和天才給了他在奥斯特理兹的勝利，并且由于机会，所有的人，不但法國人，而且整个欧洲——除了沒有参加那些要發生的事件的英國——所有的人，都不管他們先前对于他的罪惡所怀的恐怖和憎惡，現在都承認他的权力，他給他自己

的头銜，他的偉大与光荣的理想，这个理想在所有的人看來是極好的、合理的东西。

好像是为了估量他們自己，对当前的运动作好准备，西欧的軍隊，加强着，壮大着，在一八〇五年，〇六年，〇七年，〇九年，向东方推進了好几次。一八一一年，在法國組成的一个人群，和中欧的各國人民匯合成为一个龐大的人群。随同人群的擴大，替这个运动的領導人作辯护的力量也加大了。在这个大运动之前的十年預备期間，这个人結交了所有的欧洲的君王。世界上的被褫夺权力的君王們，不能使用任何合理的理想，反对拿破侖的毫無意义的光荣与偉大的理想。他們一个一个地連忙向他表示他們的無足重輕。普魯士王派他的妻子去求这个偉人的恩典；奥地利皇帝認为这个人把皇帝的女兒帶上他的床乃是一种恩惠；教皇，各國的神聖物的監护人，用他的宗教帮助这个偉人提高地位。与其說是拿破侖使他自己准备去执行他的任务，毋寧說是他四周的人使他准备去担負所發生的和应發生的事情的責任。他所做的行为，罪惡，和不足道的欺騙，沒有一件不立刻在他四周人們的口头上当作了偉大的事業。德國人能够替他想出的最好的慶祝是耶拿和奥拿斯泰特的慶祝。不但他偉大，而且他的先人，他的兄弟，他的义子，他的妹丈都偉大。一切事情的發生，是为了夺去他的最后的理性，并且为他准备可怕的任务。他准备好了的时候，軍隊也准备好了。

侵略軍向东急進，达到了最后的目标——莫斯科。都城被占領了；俄軍所受的損失，超过敌軍以前的从奥斯特理茲到發格拉姆各次战爭中所受的損失。机会和天才始終不渝地用一連串的成功把他領到注定的目标，現在那些机会和那种天才都沒有了，却忽然出現了無数的相反的机会，从他在保罗旣諾的受凉，

以至嚴寒，和焚燒莫斯科的火星；他的天才，却也消失了，代之而出現的是空前的愚蠢和卑鄙。

侵略軍逃跑着，向回轉，又逃跑着，而所有的机会現在已經不贊助拿破侖，却老是反对他了。

自东向西的相反运动發生了，它和先前自西向东的运动是异常相似。在这个大运动之前，在一八〇五，一八〇七，一八〇九年，有过同样的自东向西的运动的試圖；有过同样的廣大人群的結合；中欧各國人民同样的加入这个运动；中途同样的动摇；和同样的越接近目标时速度越大。

巴黎——最后的目标——达到了。拿破侖的政府和軍隊被毀滅了。拿破侖本人不再有任何意义了；他所有的行为顯然是又可憐又可憎的；但是又有了不可解的机会：联盟國仇恨拿破侖，認为他是一切灾禍的原因；他的实力和权柄被剝夺了，他的罪惡和欺詐被暴露了，在他們看來，他应該是一个像他十年之前和一年以后那样的人，不守法的强盗。但是由于某种奇怪的机会，沒有人了解这个。他的任务还沒有完畢。这个在十年之前、一年以后被人看作不受法律保护的强盗的人，被送到离法國兩日航程的島上去了，这島是因为什么原故給他作为他的領土的，还撥給他衛隊和几百万金錢。

4

各國人民的运动在它的岸边平息了。大运动的波濤低落了，在平靜的海面上發生了漩渦，外交家們在漩渦里旋轉着，以为是他們造成了运动的平靜。

但平靜的海忽然动蕩了。外交家們以为，他們的不和，是新

的風浪的原因；他們期待他們的君主之間的战爭；他們覺得这个局面是無法解决的。但是他們覺得正在翻騰的这个波濤，并不是从他們所期待的那个方面發生出來的。那个波浪又是从运动起点——巴黎——發出來的。从西方發生了这个运动的最后的回流；这个回流就是要解决那似乎無法解决的外交困难，結束这个时代的軍事运动。

那个毁滅法國的人，沒有陰謀，沒有兵，独自回到法國來了。任何衛兵可以逮捕他；但是由于奇怪的机会，不但沒有人抓他，而且大家都热烈地欢迎这个他們在一天之前所咒駡的，一个月之后又要咒駡的人。

为了替这最后的共同的一幕作辯护，这个人还是有用的。

这一幕是表演了。

最后的角色是扮演了。演員奉命卸去衣裝，洗去鉛粉和胭脂：不再需要他了。

經过了好几年。在这个期間，这个人孤独地在他的島上，向他自己表演一幕可憐的喜剧，他欺詐，說謊，在不需要辯护的时候，为他的行为作辯护，并且向世界說明，在那只不可見的手指導着他的时候，人們当作权力的东西是什么。

舞台督導，結束了这个戲剧，脫卸了演員的服裝，把他指給我們看。

"看吧，你們所相信的是什么！这就是他！推动你們的不是他，却是我，你們明白了嗎？"

但人們被运动的力量弄迷惑了，很久沒有了解这一点。

亞力山大一世的生活顯出了更大的連貫性与必然性，他就是領導自东向西的相反运动的人。

那个遮住了别人、領導这个自东向西的运动的人，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所需要的，是正义感，对欧洲事件的关怀，然而要是目光远大的不被小利益所蒙蔽的关怀；所需要的是对同伴們——即当时的帝王們——的道德的优越；所需要的是温良的、有吸力的个性；所需要的是对拿破侖的个人怨恨。亞力山大一世具有这一切；这一切是他的过去的全部的生活中無数的所謂机会預先准备的：它們是教育、自由主义的措施、周圍的顧問們，奧斯特理茲战役，提尔西特的会談，厄尔孚特的会議。

在民族战爭时期，这个人沒有活动，因为不需要他。但是在全面的欧洲战爭一旦顯出了它的必要时，这个人便在一定的时間，在適当的地方出現了，并且联合欧洲各國人民，領導他們向着目标走去。

目的达到了。在一八一五年的最后战爭之后，亞力山大有了人类可能獲得的最高的权力。他怎样运用这个权力呢？

亞力山大一世，欧洲的仲裁人，从他的早年就只努力为他的人民謀幸福，是祖國的自由改革的首倡者，現在，当他似乎有了最大的权力，因而能够为他的人民謀幸福的时候，当拿破侖在放逐中作出兒戲的說謊的計划，說他假使有了权力他便要为人类謀幸福的时候，亞力山大一世完成了他的使命，感覚到上帝的手在控制他，他忽然認为这个假定权力是無足重視的，他离弃了这种权力，把它交給被他輕視的可鄙的人們，他只說：

"不是为我們，不是为我們，而是为了你的名！① 我是一个人，和你們一样；讓我像一个人那样地活着，想到我的灵魂和上

---

① 毛注：亞力山大命令鑄造一种徽章，紀念一八一二年法軍之敗，它上面有这話。

帝。①”

好像太陽和太空的每一分子都是球形的，它本身是完全的，同时又是大得为人类所不了解的那整体的一部分，——同样地，每一个人在他自身之內有他的各种目的，然而，他具有这些目的，是为了服务那个为人类所不了解的总目的。

停在花上的蜂子螫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怕蜂子，說蜂子的目的是螫人。一个詩人欣賞蜂子在花蕚里吮吸，說蜂子的目的是吸取花香。一个养蜂人看到蜂子收集花粉与甜汁，帶到蜂巢里去，說蜂子的目的是采蜜。另一个养蜂人，更密切地研究了蜂群生活，說蜂子收集花粉与甜汁是为了喂小蜂，养育蜂王，蜂子的目的是种族的延綿。植物学家看到蜂子帶了雄花的粉飛到雌蕊上，使雌蕊受粉，便認为这就是蜂子的目的。另一个人，研究植物移种，看到蜂子助成这个移种，于是这个新的观察者可以說，这就是蜂子的目的。但是蜂子的最后目的不是人类智慧所能發現的这一个、那二个、或者任何一个目的可以說得清的。在發現这些目的的时候，人类的智慧愈提高，愈不能了解最后的目的。

而人类所能了解的，只是观察蜂子的生活和他种生命現象的关系。关于歷史人物和各國人民的目的，也是如此的。

5

一八一三年娜塔莎嫁别素号夫，这个婚事是老罗斯托夫家中最后的一件喜事。同一年，伊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死了；事情总是这样的，在他死后，老家庭解体了。

上年的事件：莫斯科火灾和逃出莫斯科，安德來公爵的死和娜塔莎的失望，彼恰的死，伯爵夫人的悲哀，这一切，好像接連的打击，都落在老伯爵的头上。他似乎不了解，并且覺得自己不能了解这一切事件的意义。在精神的意义上他垂低了他的老年的头，似乎等待并祈求新的打击來結束他的生命。他有时顯得恐怖而心神恍惚，有时顯得不正常地活潑而有進取心。

娜塔莎的結婚在形式上使他忙了一些时候。他筹备午飯和晚餐，顯然是想要顯得心情愉快；但是他的愉快不像从前那样有感染性，却恰巧相反，引起了那些認識他的和爱他的人們的憐憫。

在彼挨尔夫妇离开之后，他安靜下來了，并且对愁悶开始抱怨了。几天之后，他生病了，躺在床上了。在生病的头几天，虽然有医生的安慰，他却知道，他不会起來的了。伯爵夫人不脫衣服，在他的床头的椅子上过了兩星期。每次她給他藥品时，他都啜泣着，沉默地吻她的手。在最后的一天，他啜泣着請求妻子和不在面前的兒子饒恕他浪費了家產——这是他所感覺到的最大的罪过。他受了聖餐禮和終油禮，安靜地死去了。第二天，成群的朋友，來哀悼死者，挤滿了罗斯托夫家所租的屋子。所有的这些朋友，常常在他家里吃飯跳舞，常常嘲笑他，現在都帶了同样的內心責备和深受感动的心情，似乎是向誰在替自己辯护，說："是的，無論怎样，他是一个極好的人。这样的人現在已經遇不着了……誰沒有弱点呢？……"

正在伯爵的家境那么困难，并且不能設想，假使他再活一

① 毛注：托氏在此或許是采用了在俄國流傳多年的一种信念，即是，亞力山大一世不死于一八二五年，而秘密隱居在西比利亞，直到一八六六年。他的石棺在一九二七年打开时是空的。

年，便將如何了結的时候，他突然地死去了。

尼考拉在接到父親逝世的消息时，正隨着俄國軍隊住在巴黎。他立即呈請辞职，沒有等待批准，就請假來到莫斯科。在伯爵死后一个月，金錢事务的情况完全明了了，各項小債务总和的巨額令人吃驚，这些小債务是無人怀疑的。債务比財產的价值多一倍。

親戚朋友們劝告尼考拉拒絕遺產。但尼考拉認为拒絕遺產便是玷辱他对父親的神聖的孝思，因此他不願听到拒絕的話，于是他接受了遺產和还債的义务。

債主們，在老伯爵生前，由于他待人接物的無限忠厚对于他們所發生的虽不明确然而有力的影响，都碍于情面，緘默了很久，現在都突然來索債了。事情总是这样的，他們發生了爭执——誰先得錢，就是这些持有作为饋贈的空头期票的人，如同米淸卡和别人，現在成了勒逼最凶的債主。他們不讓尼考拉展期，不讓他安靜，那些似乎可憐老伯爵的人——老伯爵使他們受到損失（假使是損失的話），——現在都無情地逼迫那个顯然对他們并無过錯，而是他自动地承認还債的、年輕的繼承人。

尼考拉所提出的計划沒有一件办得到；田地按对折的价錢拍賣了，却还有一半的債务沒有償付。尼考拉接受了妹丈别素号夫借給他的三万盧布，償付了那部分他認为是現款的到期的債务。为了避免因为其余債务而坐牢，像債主們向他所恐吓的那样，他又去服务了。

在軍中他可以最先补升团長，但从軍是不可能的，因为母親現在抓牢了兒子，好像抓着生命的最后的寄托物一样，因此，虽然不願意留在莫斯科和他从前相識的人在一起，虽然他厭惡文职，他却在莫斯科接受了一个文职，于是他脫下他心爱的軍服，

和母親和索尼亞住在謝夫采夫・夫拉饒克街①的小屋里。

娜塔莎和彼挨尔这时候住在彼得堡，对尼考拉的情形了解的不清楚。尼考拉借了妹丈的錢，極力对他隱瞞自己的貧困的情形。尼考拉的境况是特别困难，因为他不但要用一千二百盧布的薪水維持自己和索尼亞和母親的生活，而且还要那样地供养母親，就是不讓她注意到他們沒有錢。伯爵夫人不能够了解，沒有她从小所習慣的奢華的条件也可以生活，她不了解她使兒子感到多么为难，她不断地，时而要用車子(他們沒有馬車了)去接朋友，时而要为她自己办貴重的食品，为兒子買酒，时而要錢替娜塔莎、索尼亞和尼考拉自己買意外的禮品。

索尼亞主持家事，服侍舅母，大声地讀書給她听，忍受她的脾气和內心的憎惡，并且帮同尼考拉对老伯爵夫人隱瞞他們的貧窮的家境。尼考拉为了她对于他的母親所做的一切，覺得自己受了索尼亞的無法报答的恩惠，他欽佩她的忍耐和忠順，但是極力对她疏远。

他似乎在心里責备她：为了她太完善，为了她沒有可以責备的地方。她有人們所重視的一切的优点；却几乎沒有可以使他爱她的地方。他覺得，他愈重視她，愈不爱她。他相信她在信中所說的、她讓他自由的話；他現在那样地对待她，似乎他們之間所有过的一切，是早已忘記了，并且無論如何不能够恢复了。

尼考拉的境况越來越坏了②。从薪俸里抽錢儲存的念头成了夢想。他不但抽不出錢儲存，并且为了滿足母親的要求，他甚

---

① 毛注：莫斯科的貧民区。

② 毛注：尼考拉・罗斯托夫在父親死后的生活，是仿照作者的父親尼考拉・托尔斯泰的。作者寫战爭与和平时，姨母塔蒂安娜(即書中的索尼亞)还住在他家。作者是在复述他所密切認識的人們的实际心情和行为。

至借了小債务。他想不出擺脫这种境况的办法。他的女親戚們向他提議过的娶富家女子的意思，是他所反对的。另一个擺脫这种境况的办法——母親的死——是他从來沒有想到的。他不需要任何东西，不希望任何东西；他在內心深处，为了自己毫無怨言地忍受自己的境况而感覚到一种憂郁的嚴正的快慰。他極力躲避从前的熟人，以及他們的同情，和令人憤慨的帮助的提議；他避免了一切的消遣和娛乐，甚至在家里，除了和母親玩牌，在房中沉默地走來走去，一袋一袋地吸烟以外，他什么也不做，他似乎是努力地維持着他心中的那种憂郁的心情，只有在这种心情中，他才覚得他能够忍受自己的境况。

6

冬初，瑪丽亞公爵小姐到莫斯科來了。从城市的傳聞中，她知道了罗斯托夫家的境况，知道了如何地"兒子为了母親牺牲他自己"。——城里的人这么說。

"我对他并不希望任何别的东西，"瑪丽亞公爵小姐向自己說，快乐地感覚到她对他的愛情的确証。想起她对他們全家的友誼和近于親戚般的关系，她覚得她应該去拜訪他們。但是想起她和尼考拉在福罗涅示的关系，她又怕这么办了。然而在她來到莫斯科几个星期之后，她迫使她自己去看罗斯托夫家的人了。

尼考拉最先遇見她，因为到伯爵夫人的房里去，一定要經过他的房。在初見她的时候，尼考拉的臉上沒有瑪丽亞公爵小姐所指望看見的高兴的表情，却是公爵小姐从前沒有看見过的冷淡，生硬，和驕傲的表情。尼考拉向她問了安，陪她去見母親，坐

了五分鐘光景，就从房里走出去了。

当瑪丽亞公爵小姐走出伯爵夫人的房間时，尼考拉又遇見了她，特别庄重地、生硬地、把她送到前室。她問到伯爵夫人的健康，他一句話也沒有回答。“与您何干！讓我安靜吧，”他的目光这么說。

“为什么她要到这里來？她需要什么？我看不慣这些小姐們和这些礼節！”在公爵小姐的馬車离开之后，他大声地当索尼亞的面說，顯然不能压制他的惱怒。

“啊，怎么能說这样的話，尼考拉！”索尼亞說，却难以隱藏她的高兴。“她是那么善良，媽媽那么喜欢她。”

尼考拉沒有回答，只想要提也不再提到公爵小姐。但是自她來拜訪以后，老伯爵夫人每天要提到她几次。

伯爵夫人称贊她，要求兒子去回拜她，表示她希望常常看見她，然而同时，当她說到她的时候，总是有脾气。

在母親說到公爵小姐时，尼考拉極力沉默着，但是他的沉默使伯爵夫人生气了。

“她是很高貴的，很好的女孩子，”她說，“你应該去看她。你总得去看看人的；不然，我想，你和我們在一起要覺得無聊的。”

“但我一点也不希望这样，媽媽。”

“有时你想要看人，現在又不想了。我親爱的，我眞不了解你。有时你覺得無聊，有时你忽然什么人也不想看。”

“但是我沒有說过，我覺得無聊。”

“哦，你自己說的，你不想看見她。她是很高貴的女孩子，你总是欢喜她；現在你忽然有了什么道理。一切都瞞我。”

“但是，什么也沒有，媽媽。”

“即使我要你去做什么不愉快的事，也不过是要你去回拜

她。似乎礼節上也应該……我求过你，現在我不再麻煩你了，你对母親有秘密。”

“假使您想要我去，我就去。”

“我是反正一样的；我是为你才希望这样的。”

尼考拉咬着髫髭嘆了口气，于是擺着紙牌，極力要把他母親的注意力引到别的問題上去。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老是重复着同样的談話。

瑪丽亞公爵小姐，在她拜訪了罗斯托夫家和尼考拉对她意外冷淡的接待之后，認为她不願先去拜訪罗斯托夫家倒是对的。

“我并不希望任何别的东西，”她自語着，乞助于她自己的自尊心。“我和他毫不相干，我只想去看老太太，她一向对我很好，我非常感激她。”

但是她不能够用这些想法使她自己安靜下來。当她想起她的拜訪时，一种类似懊悔的情緒苦惱着她。虽然她毅然地决定了不再到罗斯托夫家去，并且要忘掉一切，却总是覺得自己处于为难的境地。当她問她自己，是什么东西使她苦惱的时候，她不得不承認那是她和罗斯托夫的关系。他的冷淡的恭敬的态度，不是出于他对她的情感（她知道这一点），但是这个态度隱藏着某种东西。她需要明白的就是这个某种东西；她覺得要明白了这个，才能够安靜下來。

仲冬的某一天，她坐在課室里考核侄兒的功課，这时，僕人通报罗斯托夫來拜訪。她毅然地决定了不泄漏她的秘密，不表示她的不安，她邀了部銳昂小姐一同走進客廳里。

一看見尼考拉的面孔，她就明白了，他來只是为了尽礼節的，她毅然地决定了要用他对她說話的那种語气和他說話。

他們談到伯爵夫人的健康，談到共同相識的朋友，談到最近

的战争新聞，在礼節所需要的十分鐘过去了的时候（过了这个时候客人就可以起身了），尼考拉起身告辞了。

公爵小姐借部銳昂小姐的帮助，使談話進行得很好；但是正在最后的那一片刻，在他立起的时候，她是那样討厭說到与她無关的事情，她是那样地只想到，为什么只有她一个人的生活幸福是那么少，以致她心不在焉，把她的明亮的眼睛向前面注視着，坐着不动，沒有注意到他已經立起來了。

尼考拉看了看她，并且希望做出他沒有看到她的心不在焉的样子，和部銳昂小姐說了几句話，又看了看公爵小姐。她还是坐着不动，她的温柔的臉上顯出了痛苦。他忽然对她感到遺憾，茫然地覚得，也許他就是她臉上所表現的悲哀的原因。他想要帮助她，向她說点愉快的話；但是他不能够想出要向她說的話。

“再見，公爵小姐，”他說。

她清醒过來，紅了臉，深深地嘆了口气。

“啊，对不起，”她說，好像是睡覚醒來一样。“您已經要走了嗎，伯爵？哦，再見！但是伯爵夫人的墊子呢？”

“等一下，我就去拿來，”部銳昂小姐說过，便走出了房。

兩个人沉默着，偶尔地互相地望望。

“是的，公爵小姐，”尼考拉終于憂郁地微笑着說，“自从我們在保古恰罗佛初次会面以后，好像沒有多久，但是已經过了許多日月了。那时候我們好像都很不幸，我寧願付出巨大的代价，只要那个时間能够回头……但是不得回头了。”

当他說这話时，公爵小姐把她的明亮的目光凝視着他的眼睛。她似乎極力在了解他的話里的隱藏的意义，它会向她說明他对她的情感。

“是的，是的，”她說，“但是您用不着惋惜过去，伯爵。因为

我現在了解您的生活，您会永远快乐地想起它的，因为您現在的生活里的自我牺牲……”

“我不能接受您的恭維，”他連忙地插言，“恰好相反，我不断地責备我自己；但这是完全沒有兴趣的、不愉快的話題。”

他的目光又有了先前的生硬冷淡的表情。但是公爵小姐已經又看出了他就是她所知道、她所爱的那个人，她現在只是和这个人在說話。

“我想，您会讓我說这話的，”她說，“我和您，……和您的家庭是那么接近，我覚得，您不至于以为我的同情是不適宜的；但是我弄錯了，”她說。她的声音忽然發抖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恢复了鎮靜，繼續說，“您以前不是这样的，并且……”

“有成千成万的理由为什么。”（他特别强調着这个字眼为什么）“謝謝您，公爵小姐，”他低声地說。“有时候覚得难受。”

“就是这个原故！就是这个原故！”內在的声音在瑪丽亞公爵小姐的心里說。“不！我不只爱他的那个愉快的、善良的、坦白的神情，我不只爱他的美丽的仪表；我还看出了他的高貴的、坚毅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她向自己說。“是的，現在他窮，我有錢……是的，只是因为这个……是的，假使不是这个……”于是回想着他从前的温柔，她現在望着他的善良而憂郁的面孔，忽然明白了他冷淡的原因。

“为什么，伯爵，为什么？”她忽然地几乎叫起來，不覚地向他靠近着。“为什么，告訴我。您一定要告訴我。”

他沉默着。

“伯爵，我不知道您的为什么，”她繼續說：“但是我覚得难受，我……我向您承認这个。您因为什么原故，想要使我失去我們的从前的友誼。这件事使我痛苦。”她的眼睛里和声音里都

有了泪。"我的生活的幸福是那么少，任何损失都使我痛苦……原諒我，再見。"她忽然地哭起來，从房里向外走。

"公爵小姐！等一下，看上帝的情面，"他喊叫着，極力要止住她。"公爵小姐！"

她回头看了一下。他們默默地彼此眼对眼地看了几秒鐘，于是那遙远的不可能的事情，忽然变为接近的，可能的，不可免的事情了。

7

一八一四年秋，尼考拉娶了瑪丽亞公爵小姐，然后帶了妻子、母親和索尼亞搬到童山居住。

在三年之內，他沒有出售妻子的財產，就偿还了其余的債务，并且在表兄死后接受了一份小額的遺產，偿还了彼挨尔的債。

又过了三年，一八二〇年光景，尼考拉料理妥当了他的金錢事务，他買了童山附近的一个小田庄，并且談判贖回奥特拉德諾祖產的事，这是他的最心爱的幻想。

因为不得已而开始管理田事，他不久便那么热中于農業，以致它成了他的心爱的几乎是唯一的事务。

尼考拉是一个普通的地主，不喜欢革新，特別不喜欢当时流行的英國式的新办法，他嘲笑关于農業的理論文章，不欢喜工厂，不欢喜种植昂貴的物產，不欢喜買昂貴的种籽，总之，他不單独地只注意任何一部分的農業。他总是只看見一个完整的田庄，而不是它的任何單独的部分。田庄上主要的东西，不是土中的氮与空气中的氧，不是特殊的犁与肥料，而是使氮、氧、肥料、犁、

等等發生作用的主要工具——即是做工的農民。当尼考拉經營農業并且开始了解農業的各部門时，農民特别吸引他的注意：他覺得農民不僅僅是工具，而且本身就是目的，是判断者。起初他观察農民，力求了解農民所需要的是什么，他們認为好的是什么，坏的是什么，他只是裝作他在指導他們，命令他們，实际上只是向農民学習他們的方法，言語，以及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判断。直到他了解了農民的趣味和志願，学会了說農民的言語，并了解農民言語中的隱藏的意义，覺得他自己接近了農民的时候，他才开始大胆地管理他們，即是执行他对于農民們应尽的义务。尼考拉的管理產生了最輝煌的效果。

尼考拉管理着田庄，由于他的好眼力，立刻沒有錯誤地指定了一些人做管事、村長、代表，假使農民自己能够选擇的話，也一定会选擇他們的，并且这些职务从來沒有换过人。在分析肥料的化学成分之前，在深入研究借方与貸方（他爱这么嘲笑地說）之前，他查出了農民的牛的头数，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增加了它的头数。他使農民們家庭維持着最大的人数，不讓他們分家。他同样地嚴厉对待懶惰的，放蕩的，和羸弱的人，并且極力要把他們从村庄里赶出去。

在播种和收割干草和粮食的时候，他对于他自己的田地和農民的田地是同等地注意。很少的地主的田地能够像尼考拉的田地播种和收割得那么早、那么好，并且有那么多的收成。

他不欢喜和家奴們發生任何关系，叫他們吃白食的，大家都說他放縱了并且姑息了他們。在必須处理，特别是在必須处罰一个家奴的时候，他总是犹豫不决，并且諮詢家里所有的人；在能够派家奴代替農民去当兵的时候，他沒有絲毫犹疑地这么做。在一切有关農民的事件处理中，他从來沒有發生过絲毫的犹疑。

他知道，他的每項决定，会被全体的農民所贊成，只有一个或几个人反对。

他同样地既不許他自己只因为他想要那么做，就苛求或处罰一个人；也不許他自己只因为他希望那么办，就放松或奬賞一个人。他不能够說出來，他憑什么标准决定什么是应該做的，什么是不应該做的；但是在他的心里这个标准是坚定而不移的。

他常常苦惱地說到某种失败和混乱："对于我們俄國農民有什么办法呢？"并且自以为討厭農民。

但是他全心全意地爱这种我們俄國的農民和農民的生活方式，就是因此他了解了，并且采用了，那个產生好結果的唯一的農業方法①。

瑪丽亞伯爵夫人妒嫉丈夫的这种爱好，并且惋惜她不能参加；但她不能了解那个遙远的、对她是生疏的世界給予她丈夫的那种快乐和苦惱。她不能了解，他天一亮就起身，在田地上或打谷場上度过整个的上午，在播种、刈割、或收穫之后回來和她一道吃茶的时候，他为什么是那么特别地兴奋而快乐。她不明白，为什么他是那么羡慕地高兴地說到那个富足的、勤劳的農民馬特未·叶尔米升和他家的人用車子整夜地裝运禾捆；或者說到，在别人还沒有收割的时候，他自己的禾捆已經成堆了。她不明白，当暖和的細雨落在干萎的燕麥嫩芽上的时候，他为什么那么高兴地从窗口跨上露台，在鬍子底下微笑着，并且睞眼；或者在刈草或收割的期間，風把陰雨的烏云吹散的时候，他为什么臉上發紅，晒得淌汗，头髮上發出艾与龍胆的气味，从打谷場上走來，高兴地用手拭着臉，說："那么再有一天，我的和農民的收成都要

① 毛注：此处所寫尼考拉的農業方法和他对農民的态度很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兩者都是根据托氏自已在一八六二——一八八〇年的处理方法。

進倉了。”

她更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个心地善良的，永远准备迎逢她的意志的人，在她替那些向她求情的農妇或農夫請求免除工作的时候，便几乎感到絕望；为什么，他，善良的尼考拉，固执地拒絕她，憤怒地要求她不要干涉別人的事。她覺得，他有一个特殊的、他所热烈喜爱的世界，它具有一些是她不了解的法則。

她有时極力要了解他，向他說到他的好处，說到他为他的家奴們所做的福利，这时他便生气，回答說：“一点也不是的，我心里从來沒有想到过；我并不要为他們的福利去做那件事。那一切鄰人的福利，那一切是詩話和奇談。我所需要的是我們的小孩不要討飯，我一定要在我活着的时候改善我們的境遇，沒有別的了。因此需要秩序，需要嚴格……沒有別的了！”他說，急躁地握着拳头。“还有公正，当然的，”他又說，“假使農民受饑受寒，只有一匹可憐的馬，他便不能替他自己、也不能替我做出工作了。”

大概正是因为尼考拉不讓他自己想到，他是为了別人，为了德行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有好結果：他的財產迅速地增加；鄰近的農奴來請求他收買他們，并且在他死后很久，農奴們还对于他的管理，保存着敬意的憶念。“他是一个地主……農民的事情在先。他自己的事情在后。他不寬縱人的。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好地主。”

8

然而尼考拉在農業管理方面，只有一件事情有时候使他感到苦惱，这就是他的暴躁脾气，和他的驃騎兵的好用拳头的旧習

慣。在起初的时候，他并不覺得这有任何应受指摘的地方，但在他結婚的第二年，他对于这种打人方式的看法忽然改变了。

夏季的一天，接替逝世的德隆的村長，被告發了欺騙和各种毛病，他从保古恰罗佛被找來了。尼考拉到台階上去問他，村長剛剛回答了几句，便从門廊里傳來了喊叫声和击打声。尼考拉回到屋內吃飯时，走到妻子的面前，她低头坐着在綉花，他照例地开始向她說到他早上所做的一切，順便說到保古恰罗佛的村長。瑪丽亞伯爵夫人的臉發紅又發白，抿着嘴唇，仍旧低头坐着，对于丈夫的話沒有回答。

“这个胆大的混蛋，”他說，一想到他，便發火了。“哦，假若他向我說他吃醉了酒，他不知道……但是你怎么啦，瑪丽?”他忽然問。

瑪丽亞伯爵夫人抬起头，想說什么，但是又赶快地低下了头，噘起了嘴唇。

“你怎么啦? 你有什么事? 親爱的……”

不好看的瑪丽亞伯爵夫人，在哭的时候总是好看。她从來沒有因为疼痛和惱怒而哭；总是因为悲哀与憐憫而哭。而当她哭的时候，他的明亮的眼睛便有了不可抵抗的魔力。

尼考拉剛抓住她的手，她便不能够約制她自己，哭起來了。

“尼考拉，我知道了……他有錯，但你，为什么你? 尼考拉，……”她用双手遮了她的臉。

尼考拉沉默着，臉上發紅，离开了她，开始在房中沉默地來回走动。他明白了她为什么哭，但是他的心里不能够一下子就和她意見一致，認为他从小所習慣的事，他認为最尋常的事，是錯誤的。

“这是心腸軟，是嚕苏，还是她有理?”他自問着。他还沒有

解决这个問題，便又看了看她的痛苦而可爱的脸，于是忽然明白了是她有理，是他自己又犯錯誤了。

“瑪丽，”他走到她面前低声地說，“这事决不会再有了，我向你保証决不会有了，”他用顫抖的声音說，好像小孩子請求饒恕一样。

伯爵夫人的眼泪流得更厉害了。她抓住丈夫的手，吻了一下。

“尼考拉，你什么时候把浮雕戒指弄破了？”为了变换話題，她看着他的手說，他手上有一个拉俄孔人头像的戒指。

“今天；还是同样的事情。啊，瑪丽，不要向我提到这个了！”他又臉紅了。“我向你保証，我决不再做这样的事了。讓这个永远地做我的紀念物，”他指着破戒指說。

从那时起，当他和村長們和管家們談話时，他的血一涌上了他的臉，他的手一握成了拳头，尼考拉便轉动手指上的破戒指，在使他發怒的人面前垂下了眼睛。但是在一年之中，他仍然忘記了兩次，这时候，他又走到妻子的面前認錯，又保証說，这确实是最后一次了。

“瑪丽，你当眞輕視我嗎？”他問她說。“这是我活該。”

“假使你覺得，你不能够約制自己了，你就走开，赶快走开，”瑪丽亞伯爵夫人憂郁地說，極力安慰丈夫。

在本省的貴族当中，尼考拉受人尊敬，但不得人喜欢。他不关心貴族的利益。因此有些人認为他驕傲。还有些人認为他愚蠢。整个的夏天，从春播到收穫，他都忙于農業的活动。秋間，他像他在經营農業时那样实事求是地、認眞地从事打獵，帶他的獵隊出門一兩个月。冬天他訪問別的村庄，或者讀書。他所閱讀的書主要地是歷史書籍，他每年要花相当的錢定購。照他說，

他替他自己收集一些重要的圖書，并且規定了他要讀完他所購買的一切書籍。他帶着庄重的样子坐在書房里閱讀；这件事最初被他当作一种任务，加在自己身上，但是后來变成了習慣的工作，給予他一种特別的乐趣，使他覺得他是在做嚴肅的工作。除了因事出門，冬天大部分时間，他在家里，和家里的人在一起，参与母親和小孩們之間的瑣事。他和妻子越來越親密了，每天發現她的新的精神的財宝。

索尼亞自从尼考拉結婚以后，便住在他的家里。在他結婚之前，尼考拉已經和妻子說过他和索尼亞之間所發生的一切，譴責自己，却称贊她。他要求过瑪丽亞公爵小姐对待他的表妹親善友好。瑪丽亞伯爵夫人充分地感覚到她的丈夫对不起索尼亞；也覚得她自己对不起索尼亞；她認为她的財產影响了尼考拉的擇配，她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責备索尼亞，她希望愛索尼亞；但是她不但不愛她，而且常常發現她的心中对她的惡感，并且不能克制。

有一天她和她的朋友娜塔莎說到索尼亞以及她自己对她的不公道。

"你知道，"娜塔莎說，"你常常讀福音書；那里有一个地方正是說到索尼亞的。"

"什么？"瑪丽亞伯爵夫人驚异地問。

"'有者被給，而沒有者被夺，'你記得嗎？她是沒有者。为什么？我不知道；也許她沒有自私，我不知道。但她被夺，被夺去了一切。有时我非常可憐她；从前我非常希望尼考拉娶她；但是我总是似乎預感到，这件事不会实現的。她是一朵不結果实的花，你知道，好像是莓子的花。有时我替她难过，但是有时我想，她并不像我們一样地感覚到这个。"

虽然瑪丽亞伯爵夫人向娜塔莎說，福音書上这些話，不能这样地去理解的，但是看到索尼亞，她又同意娜塔莎的解釋了。确实，索尼亞似乎幷不覺得她的境况痛苦，幷且完全安于这种不結果实的花的命运。似乎与其說她欢喜各个人，毋寧說她欢喜整个的家庭。她好像一只猫，不依恋人，却依恋房屋。她侍候老伯爵夫人，撫爱幷且姑息小孩們，永远准备替别人做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这正是她所擅長的；这一切都被認为是該做的，得不到什么感激……

童山的庄房是重新建造的，却不是按照公爵在世时的規模。

在經济拮据的时候所开始建造的屋子是簡單之至的。在旧石基上的大屋子是木料的，只是內部塗了灰泥。地板沒有油漆，房屋里只布置了最簡單的硬沙發，安乐椅，桌子和椅子，这都是自家的木匠用自家的樺樹做成的。屋子很寬大，有家奴的下房和客房。罗斯托夫家和保尔康斯基家的親戚有时全家到童山來作客，帶十六匹馬，几十个僕人，住几个月。此外，一年中有四次，在主人夫妇的命名日和生日，有上百的客人來过一兩天。一年中其余的时間都过着不可打破的有規律的生活，有日常的工作，有茶和自家的物產所做的早餐、午飯和晚飯。

9

到了一八二〇年十二月五日，冬季聖·尼考拉節日的前夜。这年，娜塔莎和小孩們和丈夫，从秋初就在哥哥家作客。彼埃尔到彼得堡去了，照他說，他要为他自己的私事在那里过三个星期，但是他在那里已經过了快有七个星期。他們时时刻刻等待着他回來。

十二月五日，除了别素号夫的一家，还有尼考拉的老朋友、退职的發西利·德米特銳支·皆尼索夫將軍在罗斯托夫家作客。

六日是慶祝的日期，要有許多客人來的，尼考拉知道他要脫下棉襖，穿上礼服和尖头的緊靴，到他新建的教堂里去，然后受賀，宴客，說到貴族的选举① 和收成；但是他覺得他在正期的前一天仍然应該过日常的生活。在午飯前，尼考拉審核了管事的关于銳阿桑的村庄的賬目，这是他的內侄的財產；他寫了兩封公事信，看过了谷倉，牛圈，馬廐。他定了办法，防止大家在明天的守护神節喝醉。然后他回家吃午飯。他沒有來得及和妻子單独說話，便坐在有二十套食具的長桌上，全家的人都在这里了。桌上有他的母親，和她同住的老女伴别洛娃；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小孩，保姆，教师，內侄和他的教师，索尼亞，皆尼索夫，娜塔莎，她的三个小孩，他們的保姆，和安居在童山的公爵的建筑师，老人米哈伊·依發內支。

瑪丽亞伯爵夫人坐在桌子的另一头。在丈夫剛坐到他的位子上的时候，由于他拿餐巾以及迅速推开他面前茶杯和酒杯的姿势，瑪丽亞伯爵夫人便断定他的情緒不佳，这是在他从農場上來吃飯的时候，特别是在吃湯之前偶然会有的情形。瑪丽亞伯爵夫人很知道丈夫的这种脾气，当她自己心情好的时候，她便安靜地等待着他吃完了湯，然后开始和他說話，使他承認他是無故地發脾气；但是这天，她完全忘記了她的这一点；因为他無故地向她發火，她覺得伤心，并且覺得自己是不幸的。她問他，他到哪里去的。他回答了。她又問，農場上的一切是否都很好。他因

① 毛注：各省貴族有一个組織，按期集会选举，在地方行政上有相当势力。

为她的不自然的語气，不愉快地皺了皺眉，連忙地回答了她。

“那末，我沒有錯，”瑪丽亞伯爵夫人想。“他为什么对我發火？”在他答話的态度上，瑪丽亞伯爵夫人听出了他对她不高兴，并且希望停止談話。她覺得她自己的話不自然；但是她不能够約制自己不再問几句話。

由于皆尼索夫，吃飯时的談話立刻变成了一般的、生动的，瑪丽亞伯爵夫人也不再同丈夫說話了。当他們离开座位，來感謝老伯爵夫人① 的时候，瑪丽亞伯爵夫人向丈夫伸出她的手，吻了丈夫，并且問他为什么对她發火。

“你总是有些奇怪的思想；我沒有想到發火，”他說。

但这个总是回答了瑪丽亞伯爵夫人：是的，我發火，但是我不想說。

尼考拉夫妇是那么要好，甚至由于嫉妒，而希望他們不和的索尼亞同老伯爵夫人，也找不出譴責的借口；但他們之間也有不和的时候。有时，正在最幸福的时間之后，他們当中会忽然有了疏远和敌意的感覚；这种感覚，在瑪丽亞伯爵夫人怀孕期間發現的次数最多。此刻她就是在这样的时候。

“啊，*messieurs et mesdames*,〔諸位先生諸位女士，〕”尼考拉大声地，似乎是愉快地說（瑪丽亞伯爵夫人覚得这是有意要使她难受）。“我早上六点鐘就起來了。明天我要受苦，今天我要去休息了。”

他沒有向瑪丽亞伯爵夫人再說别的，便走進小起居室，躺在沙發上了。

“总是这样的，”瑪丽亞伯爵夫人想。“和大家說話，只是不

---

① 毛注：俄國風俗，飯后道謝主妇，此处由于礼節，道謝老伯爵夫人，虽然她不是主妇。

同我說話。我知道了，知道了，他討厭我。特别是在我有孕的时候。”她看看自己的高肚子，在鏡中看看自己蒼黃憔悴的臉，和比任何时候更大的眼睛。

这一切都使她覺得不愉快：皆尼索夫的叫声和笑声，娜塔莎的話声，特别是索尼亞迅速地投給她的目光。

索尼亞总是瑪丽亞伯爵夫人首先选为發火的对象。

和客人們坐了一下，一点也沒有了解他們所說的話，她便悄悄地走出房，進了育兒室。

小孩們坐在椅子上玩着“到莫斯科去”，邀她加入。她坐下來，和他們玩了一会，但是想到丈夫和他的無故惱怒，她不断地感到痛苦。她立起來，費力地踮脚走進了小起居室。

“也許他沒有睡着；我要和他說明，”她向自己說。她的大孩子安德柔沙，仿效她，踮脚跟随着她。瑪丽亞伯爵夫人沒有注意到他。

“*Chère Marie, il dort, je crois: il est si fatigué,* 〔親愛的瑪丽，我相信，他睡着了；他是那么疲倦，〕”索尼亞在大起居室中說（瑪丽亞伯爵夫人覺得到处碰見她），“安德柔沙会吵醒他的。”

瑪丽亞伯爵夫人回头看了一下，看見了后边的安德柔沙，覺得索尼亞是对的。正因为这个，她臉紅了，并且顯然費力地約束了自己不說出令人难受的話。她沒有說話，但是为了不听索尼亞的話，她作了一个手势，要安德柔沙跟着她，要他莫吵，然后她走到門口去了。索尼亞从另外一道門出去了。尼考拉睡覺的房間里傳出了均匀的呼吸声，这是他的妻子極其熟悉的。她听着这个呼吸声，在她面前看見了他的光滑美丽的額头，髯鬚，和她在靜夜中当他睡着的时候常常看得很久的、他的整个的臉。尼考拉忽然动了一下，咳了一声。就在这时候安德柔沙在門外叫了：

"爸爸,媽媽站在这里。"

瑪丽亞伯爵夫人恐懼得臉色發白，开始向兒子作手势。他不作声了，瑪丽亞伯爵夫人覺得有了片刻的可怕的沉默。她知道，尼考拉不喜欢有人叫醒他。忽然門里又傳出了哏嗓子声和动作声,然后尼考拉的不高兴的声音說:

"我沒有片刻的安靜。瑪丽,是你嗎?为什么你把他帶到这里來了?"

"我只是來看看的,我沒有看見……对不起……"

尼考拉咳了一下,又沉默了。瑪丽亞伯爵夫人从門口走开,把兒子帶到育兒室去了。五分鐘后,小小的、黑眼的、三歲的娜塔莎,父親的小心肝,听哥哥說父親在睡覚,媽媽在起居室里,她沒有被媽媽看見，跑到父親那里去了。黑眼的小女兒大胆地打开了吱吱呀呀的門,把肥胖的小脚踏着有劲的小步子,走到沙發那里,看了看父親的睡态,他是背对着她睡的,她踮起脚尖,吻了父親的放在头底下的手。尼考拉臉上帶着親愛的笑容轉过身來。

"娜塔莎，娜塔莎!"瑪丽亞伯爵夫人在門口發出恐懼的低喚声,"爸爸要睡覚。"

"不，媽媽，他不要睡，"小小的娜塔莎肯定地回答，"他在笑。"

尼考拉垂下了腿,坐起來,把女兒抱在怀里。

"進來,瑪莎,"他向妻子說。

瑪丽亞伯爵夫人進了房,坐在丈夫的旁边。

"我剛才沒有看見他跟我跑來,"她羞怯地說,"我只是來看看的。"

尼考拉用一只手抱着女兒,看了看妻子,看見她臉上的自疚的表情,用另一手臂摟抱她,吻了她的头髮。

"我能吻媽媽嗎?"他問娜塔莎。

娜塔莎害羞地微笑了一下。

"再親,"她用命令的姿势,指着尼考拉吻过的地方說。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以为我發火,"尼考拉說,回答着他知道是在妻子心中的問題。

"你想不出的,在你那样的时候,我覺得多么不幸,多么寂寞。我总覺得……"

"瑪丽,你不要說廢話了。你怎么不覺得难为情,"他愉快地說。

"我似乎覺得,你不会爱我的,我那么丑……一向……而現在……在这样的情……"

"啊,你多么可笑!人不是因为美才可爱,乃是因为可爱才美。只有瑪尔維娜和别的女人才因为她們美而被爱的。我爱我的妻子嗎?我不爱,但是,我不知道向你怎么說。沒有了你,在我們当中發生冲突的时候,我便好像是完結了,什么事也不能做了。那么我爱我的手指嗎?我不爱,那么試一試,把它割下來……"

"不,我不是那样的,但是我明白。那末,你不是对我發火嗎?"

"非常發火,"他微笑着說,站起來,抹了抹头髮,开始在房中來回走动。

"你知道,瑪丽,我想的是什么嗎?"他开始說,現在,已經有了和解,他立刻在妻子面前用言語表达自己的思想。

他沒有問她是否准备了听他說話;他覺得这反正是一样的。他有了一个思想,因此这也是她的思想。他向她說,他打算挽留彼埃尔和他們在一起过到春天。

瑪丽亞伯爵夫人听完了他的話,表示了一点意見,于是开始

輪到她用言語表达自己的思想。她的思想是关于小孩們的。

“現在已經看得出女性的样子了。”她指着小小的娜塔莎用法語說。“你責备我們妇女沒有邏輯。瞧吧，她就是我們的邏輯。我說：爸爸要睡，但她說：不是的，他在笑。她是对的。”瑪丽亞伯爵夫人幸福地微笑着說。

“是的，是的，”尼考拉把女兒抱在有力的手臂里，把她高高地举起來，放在他的肩上坐着，抓住她的小腿兒，开始在房中走动着。父女倆都有同样的無憂無慮的幸福的臉。

“你知道，你也許是不公平的。你太爱这一个了，”瑪丽亞伯爵夫人用法語，低声說。

“是的，但是怎么办呢？……我極力不要表示……”

这时从門廊和前廳里傳來了門的滑輪声和脚步声，好像是來了什么人的声音。

“有人來了。”

“我相信是彼挨尔，我去看看，”瑪丽亞伯爵夫人說，从房間里走出去了。

她走了之后，尼考拉扛着女兒在房中打圈子跑。他喘着气，迅速地从肩上放下欢笑的女兒，把她摟在怀里。他的跳动使他想起了跳舞，他望着女兒的快乐的小圓臉，他想到，在他变成了老人、帶她出門，像他的逝世的父親和女兒跳丹尼·古柏舞那样地，和她跳美最佳舞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

“是他，是他，尼考拉，”几分鐘后，瑪丽亞伯爵夫人回到房里來說。“現在，我們的娜塔莎活躍起來了。应該看看她的欢喜，看看他因为过了期限馬上就要挨駡。啵，我們快点去，我們去！你該放下她了，”她微笑着說，望着纏住父親的女兒。

尼考拉抓着女兒的手臂走出去了。

瑪丽亞伯爵夫人留在起居室里。

"我决不，决不相信，"她低声向自己說，"我能够这样幸福。"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她嘆了口气，一种淡淡的憂愁表現在她的深深的目光里。似乎是在她所感覚的幸福之外，还有别的此生得不到的幸福，这正是她現在不覚地所想起的。

10

娜塔莎在一八一三年初春出嫁，一八二〇年已經有了三个女兒和一个兒子，兒子是她所巴望的，現在她自己喂奶。她長胖了，長寬了，因此难以認得出，这个强壮的母親就是从前那个消瘦的、灵活的娜塔莎。她的面貌确定了，具有安靜的、柔和的、明朗的表情。她脸上沒有了从前那种不断地燃燒着的，組成她的魔力的精神火炎。現在只有她的脸和身体可以常常看見，她的心灵完全看不見了。只看見一个强壮的美丽的多子女的母親。从前的火炎現在很少燃燒了。它只在这样的时候才燃燒起來，就是，像現在，在她的丈夫回家的时候，在小孩恢复健康的时候，或者在她和瑪丽亞伯爵夫人談到安德來公爵的时候，（她从來沒有向丈夫提到他，她以为丈夫会妒嫉她对于安德來公爵的怀念，）或者，很少有的，在什么东西偶然引起她回到她在婚后完全丢弃的歌唱的时候。在这些少有的时候，她的从前的火炎在她的丰滿美丽的身体中燃燒着，她比从前更加动人了。

在婚后，娜塔莎和丈夫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在莫斯科鄉下，在母親那里，即是在尼考拉家里都住过。年輕的别素号娃伯爵夫人很少在交际場中露面，那些看見她的人都不欢喜她了。她不动

人了，不可爱了。娜塔莎并不是爱好孤独，（她不知道她是否爱好孤独，她甚至覺得她不，）但是她怀孕、生产、喂养小孩，参与丈夫的每一分鐘的生活，她只有放弃社交生活，才能够滿足这些要求。所有的在娜塔莎婚前認識她的人，都詫异她所發生的这种改变，好像是詫异什么非常的事情一样。只有老伯爵夫人，憑了母親的本能，知道娜塔莎的一切热情冲动只是起源于要求有家庭，有丈夫（像她在奥特拉德諾与其說是玩笑地毋寧說是誠意地大声說出的），——只有娜塔莎的母親对于那些不了解娜塔莎的人們的驚訝感到詫异，她一再地說，她一向知道娜塔莎要成为模范的良妻賢母。

“她只会把丈夫和孩子爱得过火，”伯爵夫人說，“甚至顯得愚蠢了。”

娜塔莎不奉行許多聰明人、特别是法國人所宣傳的那种金科玉律，就是主張女子在結婚时，不該疏忽她自己，不該抛弃自己的才能，应該比少女时代更加注意自己的仪表，应該吸引她的丈夫像他还沒有做她的丈夫的时候一样。恰巧相反，娜塔莎立刻抛弃了她的所有嗜好，其中最有力量的一种是唱歌。她抛弃了唱歌，正因为这对她的誘惑力最大。娜塔莎并不关心她自己的态度，或者語言的文雅，或者要向她的丈夫表現她的最好的仪态，也不关心她的服裝，或者不要使她的苛求拘束她的丈夫。她所做的一切都違反那些規条。她覺得，从前她的本能教会她使用的那些令人迷惑的本領，現在在她丈夫的眼睛里只顯得可笑了，她在头一分鐘便完全献身于她的丈夫——即是，把整个的心灵貢献給他，不讓它有一个角落隱瞞她的丈夫。她覺得她和她丈夫的結合，不是那种把他吸引到她那里去的詩情維持着的，而是别的一种不明确的、然而是坚固的东西維持着的，就像她自己的心灵

与身体間的接合一样。

为了吸引她的丈夫而留鬈髮、穿寬敞長裾、唱情歌，在她看來，是和她为了討她自己的欢心而裝飾她自己同样地奇怪。为了取悅别人而裝飾自己，这也許是她所乐意的——她不知道——但是她完全沒有功夫去做。她不注意到唱歌，服裝，不考慮她所說的話，主要的原因是她簡直沒有时間注意这些事情。

我們知道，人有專心注意一件事情的本領，無論这件事是多么不关重要。我們知道，沒有一件不关重要的事情，在对它集中注意的时候，不会变为無限地重要的。

娜塔莎所專心注意的事情，是她的家庭，就是她的丈夫（她应該那样守着他，要他完全屬于她，屬于家，）和小孩們。（她应該怀孕、生育、喂养、教育他們。）

她，不但用她的智慧，而且用她整个的情感，用她整个的身心，愈深入她所注意的事物，这件事物在她的面前愈擴大，她自己的力量便顯得愈薄弱，愈不重要，所以她把一切的力量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而她还是沒有功夫去完成一切她認为是必要的事情。

那时候，完全像現在一样，也有关于女权、关于夫妇关系、关于夫妇的自由与权利的談話和討論，虽然还不像現在这样叫作問題；但这些問題，不但不引起娜塔莎的兴趣，而且她簡直不了解它們。

这些問題，在那时，像現在一样，只是对于那些只把婚姻看作夫妇双方互相獲得的一种快乐，即是只看到結婚的初期，却沒有看到結婚的全部意义乃是家庭的人才有的。

这种討論和問題，例如这个問題，如何獲得吃飯的最大乐趣，在那时，像現在一样，对于那些覺得吃飯的目的是营养，婚姻的目的是家庭的人，是不存在的。

假使吃飯的目的是身体的营养，那么一次吃兩頓飯的人，也許可以达到較大的乐趣，但是他不能达到目的，因为兩頓飯是胃里不能够消化的。

假使婚姻的目的是家庭，那末，想要有許多妻子和丈夫的人，也許可以獲得很多的乐趣，但是这样就沒有家庭了。

假使吃飯的目的是营养，而結婚的目的是家庭，則整个的問題只能这样地解决，就是，不要吃得超过胃部所能消化的分量，不要讓丈夫或妻子超过一个家庭所需要的数量，即是一夫一妻。娜塔莎需要一个丈夫，她得到了一个丈夫。这个丈夫給了她一个家庭。她不但不需要另外一个更好的丈夫，而且，因为她的全部的心力都集中在为这个丈夫和家庭服务上，她不能設想，并且也沒有兴趣去設想，假使有了另外一个丈夫，会發生什么样的情形。

娜塔莎不欢喜一般的社交团体，但她却更加看重親戚們——瑪丽亞伯爵夫人，她的哥哥，母親，和索尼亞。她看重这些人，她可以头髮散乱地，穿着寬服，大步地从育兒室走到他們面前，帶着快乐的面孔向他們指示襁褓上不是綠色而是黃色的痕迹，听他們說安慰的話，說現在小孩好得很多了。

娜塔莎对自己疏忽到那样的程度，以致她的衣服，她的髮装，她的錯說的話，她的妒嫉——她妒嫉索尼亞、女教师、所有的好看的不好看的妇女——成了她身边的人們的通常嘲笑的題材。一般的意見以为彼挨尔是懼內的，确实是这样的。在結婚的最初的几天，娜塔莎便說出了她的要求。彼挨尔非常驚异他妻子的、在他看來是完全新奇的見解，就是他的生活的每一片刻是屬于她和他們家庭的；妻子的要求使彼挨尔驚异，但是也使他覺得滿意，于是他听从了这些要求。

彼挨尔的服从是这样的，他不但不敢向任何妇女去献殷勤；

而且不敢帶着笑容和别的妇女談話；他不敢僅僅为了消遣而到俱乐部去吃飯，他不敢任意花錢；他不敢長期出門，除非是为了正事，他的妻子把他的科学研究也包括在正事之內，她一点也不了解科学研究，但她却很重視。为了补償这个，彼挨尔不但在家里有充分的权利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处理他自己的生活，而且可以照他自己的意思处理全家的事情。娜塔莎在家里使她自己做丈夫的奴隸；当丈夫在研究的时候，在書房中讀書或寫作的时候，全家的人都要踮脚走路。只要彼挨尔表示他嗜好什么，則他所欢喜的事情总是会办到的。只要他表示他的願望，娜塔莎便跳起來，跑去执行。

管理全家的，只是丈夫的假定的命令，即是娜塔莎所極力猜測的彼挨尔的願望。生活方式，居住地址，朋友，親戚，娜塔莎的事务，小孩們的养育，——这一切不但是遵照彼挨尔所表現的意志去做的，而且娜塔莎極力猜測彼挨尔在談話中所說出的思想里可能流露的意思。并且她能确实地猜中彼挨尔的願望的实質是什么，一旦猜中了，她便坚决地維持她所猜中的意思。在彼挨尔自己想要改变他的願望时，她便用他自己的武器反对他。

例如，彼挨尔所永远記得的那个困难的时候，在娜塔莎养了第一个体質柔弱的小孩之后，当他們不得不换了三个奶媽而娜塔莎失望得生病的时候，彼挨尔有一天向她說到他所完全同意的盧騷的思想，認为用奶媽是不自然的有害的。到了第二个孩子出世的时候，她便不管母親、医生和丈夫自己的反对，——他們都反对她自己喂奶，好像是反对当时聞所未聞的有害的东西一样，——坚持她自己的主張，并且从那时候起，所有的小孩都由她自己喂奶。

在發怒的时候，夫妇吵架是極其常見的事，但在吵架很久之

后，使彼挨尔高兴而驚异的是，不但在妻子的言語中、而且在她的行动中，發現了他的被她反对过的主張。他不但發現这个主張，而且發現他的主張沒有了他在提出的时候由于激动和爭吵而加上去的一切多余的东西。

在結婚七年之后，彼挨尔快乐地、坚决地感覺到他不是一个坏人，他感覺到这一点，因为他在妻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反映。他覺得在他自己身上，好和坏互相混雜，互相掩映。但在妻子身上，只反映了他的眞正好的地方；一切不是十分好的东西都被拋弃了。这种反映不是由于邏輯的思想，而是由于別的神秘的直接的途徑。

11

兩个月前，彼挨尔已經在罗斯托夫家作客时，接到了費道尔公爵的信，邀他到彼得堡去討論那里的某一个团体的会員們所研究的一些重要的問題，彼挨尔是那个团体的主要創办人之一。

娜塔莎閱讀丈夫的一切信件，她看了这封信，虽然感到离别丈夫的痛苦，却自动地提議要他到彼得堡去。对于丈夫的一切思想上的抽象的事务，她虽然不了解，却很重視，她总是恐怕妨碍了丈夫的这种活动。对于彼挨尔看信之后的、畏怯疑問的目光，她的回答是，要求他去，但是要他限定了他回來的确实的日期。他的假期是四个星期。

自从兩个星期之前，彼挨尔假期届滿的时候，娜塔莎便陷于不断的恐怖、悲伤和憤怒的心情中。

杰尼索夫現在是一位退休的、不滿現狀的將軍了，他是在这最后的兩星期中來到的。他驚异地、悲伤地，好像看一个从前所

爱过的人的不相似的画像一样地看着娜塔莎。沮丧的、寂寞的目光，胡乱的回答，关于小孩的談話，这就是他在从前的仙女的身上所看見、所听到的一切。

在这一期間，娜塔莎是悲伤的、易怒的，特别是在她的母親、哥哥、索尼亞，或瑪丽亞伯爵夫人安慰她，極力寬恕彼挨尔，并且設想他延迟的原因的时候。

“这都是廢話，都是胡說八道，”娜塔莎說，“他的一切的討論是沒有任何結果的，那全是愚蠢的团体，”她这样地說到那些事情，而这些事情的巨大的重要性却是她坚决地相信的。于是她走到育兒室去喂她的唯一的男孩彼恰。

当她的三个月的小人物躺在怀里吃奶，她感覚到他嘴唇的动作和鼻孔的嗅吸时，沒有人能够向她說出來像这个小人物向她所說的那么安慰的理性的話。这个小人物向她說：“你發火，你妒嫉，你想报复他，你駭怕，但我就是他，我就是他……”这是沒有办法回答的。这是最眞实不过的。

娜塔莎在这心緒不寧的兩个星期之中，那么常常跑到小孩那里去找安慰，那么为他忙碌，以致把他喂过了份，他生病了。她耽心他的病，然而同时这正是她所需要的。照顧小孩的时候，她可較輕易地忍受她对于丈夫的挂念了。

当彼挨尔的車子在門口响着的时候，她正在喂小孩的奶，保姆知道怎样使女主人高兴，不声不响地，然而迅速地帶着喜气洋洋的面孔走進門。

“他來了嗎?”娜塔莎迅速地低声地問，不敢动彈，以免驚醒了睡着的小孩。

“他來了，太太，”保姆低声地說。

血涌上了娜塔莎的臉，她的腿不覺地移动了；但是跳起來跑

出去是不可能的。小孩又睁开眼向她看了一下。“你在这里，”他似乎这么說，又懶懶地吮响着嘴唇。

娜塔莎輕輕地拔出了奶头，把他抖了一会，遞給了保姆，然后快步地向門口走去。但她在門口停了一下，似乎覺得她的良心責备她在高兴的时候把小孩丢下太快了，于是她回头看了一下。保姆正举起胛臂，要把小孩从欄干上边送到小床上去。

“好，去吧，去吧，太太放心，去吧，”保姆帶着保姆和主妇之間的那种親昵，低声地微笑着說。

娜塔莎輕步地跑到前廳去了。

皆尼索夫帶着烟斗，从書房走進客廳，这时候第一次認出了娜塔莎。她的煥然一新的臉上流出鮮明的、燦爛的、高兴的光輝。

“他來了，”她一面跑着一面向他說，于是皆尼索夫也因为他所不欢喜的彼挨尔回來了而感到高兴。娜塔莎跑進前廳，看見一个穿皮大衣的大漢子在解頸巾。

“他！他！眞的他來了！”她自語着，于是冲到他身边，抱住他，把他的头按在她的胸前，然后把他放开，看了看彼挨尔的幸福的、發紅的、有風霜的臉。

“是的，这是他；幸福的，滿意的……”

忽然她想起了她在过去兩星期所受的挂念不安的苦；她臉上所流露的高兴不見了；她皺了皺眉，于是連續的譴責和惡語都傾注在彼挨尔的身上了。

“是的，你很舒服，你很高兴，你很快活……我怎样呢？你至少也要想念小孩們。我喂奶，我的奶不好了……彼恰要死了。但你却很快活。是的，你快活……”

彼挨尔認为这是不能怪他的，因为他無法早一点回來；他知道，她的冲动是不合理的，他知道，这在兩分鐘之后就要过去的；

他尤其知道，他自己是快活的高兴的。他想要微笑，但他却不敢想到这么做。他做出可怜的驚恐的脸色，并且低垂了头。

"我不能够，实实在在！但是彼恰怎么样？"

"他現在不要緊了，我們去吧。你怎么不覺得慚愧！你要能够知道，我沒有你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多么痛苦……"

"你很好嗎？"

"我們去吧，我們去吧！"她說，沒有放开他的手臂。于是他們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当尼考拉夫妇來找彼埃尔时，他在育兒室里，把醒了的嬰兒托在他的寬大的右掌上，搖弄着他。在他的張着無牙的小嘴的寬脸上，停留着愉快的笑容。風暴早已过去了，娜塔莎的脸上出現了快乐光明的太陽，她親愛地望着丈夫和小孩。

"和費道尔公爵把一切都談好了嗎？"娜塔莎說。

"是的，好極了。"

"你看，抬起來了，"（娜塔莎意思是說小孩的头）"啊，他使我多么耽心啊。……看見了公爵小姐嗎？眞的她愛那个……"

"是的，你想得出的……"

这时尼考拉和瑪丽亞伯爵夫人走進來了。彼埃尔沒有把兒子从手上放下來，低头和他們接了吻，并且回答了他們的問題。虽然許多有趣的問題必須談到，但是顯然，戴帽子的挸着头的小孩吸引了彼埃尔的全部注意。

"多么可愛啊！"瑪丽亞伯爵夫人說，望着小孩，和他玩着。"就是这一点我不明白，尼考拉，"她向丈夫說，"怎么你不明白这些小宝貝的魔力。"

"我不明白，我不能够，"尼考拉說，用冷淡的目光望着小孩。"不过是一塊肉。我們去吧，彼埃尔。"

“主要的是，他是一个那么多情的父親，”瑪丽亞伯爵夫人說，为丈夫辯白着，“但是只要有了一歲光景……”

“不，彼挨尔很会看护他們，”娜塔莎說。“他說，他的手正是給小孩做椅子的。看呵。”

“啊，但并不是为了这个，”彼挨尔忽然笑起來說，轉动着小孩，把他交給了保姆。

12

像每个大家庭那样，在童山的房屋里，有几个完全不同的集团住在一起，他們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特点，并且互相讓步，合成了一个和諧的整体。这个屋里所發生的每一事件，对于所有的这些集团，是同样地重要，同样地可喜的或悲伤的；但是每一个集团有它自己的特殊的、和别的集团無关的理由去为某一事件高兴或悲伤。

例如彼挨尔回來了，是快乐的重要事件，大家都覺得是如此的。

僕人們是主人的最可靠的裁判者，因为他們不是憑談話和感情的表現來裁判的，而是憑他們的行动与生活方式來裁判的，僕人們都高兴彼挨尔回來，因为他們知道，他在家里的时候，尼考拉伯爵便不每天到農場上去，便更愉快更和藹，还因为在節日他們都可以得到厚賞。

小孩們和女教师們高兴别素号夫回來，因为沒有一个人能像彼挨尔那样地領導他們过共同生活。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在大鋼琴上奏苏格蘭舞曲（他的唯一的曲子），照他說，他們可以随着这个曲子跳一切可能的跳舞。并且他确实帶礼物給大家。

尼考林卡·保尔康斯基現在是十五歲的，清瘦的，有鬈曲的金髮和美丽眼睛的，多病的，聰明的男孩子了，他高兴，因为彼挨尔叔叔（他这么称呼他）是他的羡慕与热爱的对象。沒有人喚起尼考林卡对彼挨尔的特别的爱，他只偶尔看見彼挨尔。他的扶养者瑪丽亞伯爵夫人用尽了一切办法使尼考林卡像她一样地爱她的丈夫，于是尼考林卡爱姑父了；但是他爱他，却帶着几乎察覺不出的輕視的意味。彼挨尔却是他所崇拜的。他不想当驃騎兵，不想做一个有聖·乔治勛章的騎士，像姑父尼考拉那样。他想要做一个有学問的、聰明的、善良的人，像彼挨尔那样。在彼挨尔面前，他的臉上总是有高兴的光輝，当彼挨尔和他說話时，他便臉紅喘气。他沒有听漏过彼挨尔所說的一句話。然后他同代撒勒一起或一个人的时候，便回想并考慮彼挨尔的每句話的意义。彼挨尔的过去生活，他在一八一二年之前的不幸，（关于这个，尼考林卡根据他所听到的話作出模糊的詩意的想像，）他在莫斯科的冒險，他的被俘，卜拉东·卡拉他耶夫（他听彼挨尔說到他），他对娜塔莎的爱情（这个孩子也特别地欢喜她），尤其是彼挨尔和他所記不得的亡父的友誼，这一切使彼挨尔在他眼中成了英雄与聖人。

根据别人說到他的父親和娜塔莎时的片言只語，根据彼挨尔說到他的亡父时的兴奋，娜塔莎說到他的亡父时的謹愼而尊敬的温情，这个剛开始想到爱情問題的男孩子，明白了他的亡父爱过娜塔莎，并且在臨死时，把她讓給了朋友。这样的父親，这个孩子所記不得的父親，在他看來，是一个不能想像的神，他总是帶着激动的心情和又悲又喜的眼泪追想他。所以这个男孩因为彼挨尔來了而覺得幸福。

客人們欢迎彼挨尔，因为他这个人总是能够使任何团体富

有生气并且能够团結大家。

家中成年的人(且不說他的妻子),欢迎这个朋友,因为有了他就可以把生活过得更舒服更安寧。

老妇人們高兴他所帶來的礼物，尤其是高兴娜塔莎又有生气了。

彼挨尔感觉到这些不同的集团对于他的不同的看法，急忙着滿足每个人的希望。

彼挨尔是最精神涣散的、最健忘的人,現在按照他的妻子为他拟就的單子,買來了一切,沒有忘記岳母与內兄的任何委托,贈送别洛娃的衣料,以及內侄們的玩具。在結婚的初期,妻子的这种要求,——要他去办理并且不要忘記他所要購買的一切,——使他覚得奇怪;当他在第一次的旅行中,忘記了一切的时候,她的認眞的悲伤使他吃驚。但后來他便習慣了这件事了。他知道,娜塔莎不为她自己請求任何东西,而只是在他自願办理的时候为别人請求,現在,他由于替全家買了礼品而感到一种意外的小孩般的乐趣，并且他沒有忘記任何东西。假使他引起娜塔莎的責备,那只是因为他買的太多,太貴了。在大部分人看來她的兩个短处,在彼挨尔看來却是她的兩个長处,——在衣履零乱和疏忽自己这兩点之外,娜塔莎又加上了吝嗇。

自从彼挨尔开始过着开支浩大的、住大房屋的家庭生活以來,令他詫异的是,他發覚他的花費比以前少了一半,而他最近的困难情形(主要的是由于前妻的債务)已經开始好轉了。

生活節儉了,因为他的生活有了約束:那种最会浪費的奢華,那种随时可以改变的生活,彼挨尔現在已經沒有了,并且也不希望再有了。他覚得，他的生活方式是永远地規定了，要这样一直到死,他沒有权力加以改变,因此这种生活是較为節儉的。



(1462—1463)

彼挨尔帶着愉快的笑臉整理他所購買的物品。

"怎么样！"他說，好像店員一样地打开着一件衣料。

娜塔莎把大女兒放在膝上，坐在他的对面，把她的明亮的眼睛迅速地从丈夫身上移到他所出示的物品上。

"这是給别洛娃的嗎？好極了。"她摸了摸質料。"这要一盧布一尺吧？"

彼挨尔說了价錢。

"太貴了，"娜塔莎說。"啊，小孩們同媽媽要多么高兴哦。但是你用不着替我買这个，"她說，不能約制她的微笑，贊賞着鑲珍珠的金梳，这是当时剛剛时新的。

"阿代勒打动了我：她說買吧買吧，"彼挨尔說。

"我什么时候戴呢？"娜塔莎把它插在头髮上，"我什么时候帶瑪盛卡出去呢？也許那时候又时髦了。哦，我們去吧。"

于是，收起了礼品，他們先到了育兒室，然后去看伯爵夫人。

当彼挨尔和娜塔莎在腋下帶着包兒進客室时，伯爵夫人照常地和别洛娃在作大排心思牌戲。

伯爵夫人已經六十开外了。她的头髮全白了，她戴着一頂便帽，帽的皺边圍繞了她的整个的臉。她的臉已經打皺了，上唇凹進去了，眼睛已經昏花了。

在小兒子和丈夫接踵地去世以后，老伯爵夫人覺得自己是偶然被遺亡在这个世界中的人，沒有任何的生活目的和意义了。她吃、喝、睡覺、醒着，但她不是活着。生活不給她任何新的印象了。除了安寧，她不需要生活中的任何东西，但这个安寧她只能在死里去找。但是在死还沒有來到的时候，她必得生活，即是使用她的生命力。在她身上可以特别明顯地看到在很小的孩子和很老的人身上所看到的特点。她的生活沒有任何外在的目標，只

看出她需要运用她的各种本能与功能。她必須吃飯、睡覚、思想、說話、流泪、工作、發脾气，等等，只是因为她有胃腸、头腦、肌肉、神經和肝脾。她做这一切，不是像人們在年富力壯时那样地受了外界的刺激而做这一切。人們在年富力壯的时候，除了所向往的目标，却看不到另一个运用功能的目标。她說話只因为她在生理上不得不运用她的肺与舌头。她哭得像小孩一样，因为她不得不通鼻子，等等。在精力富强的人是目标的东西，在她顯然是一个借口而巳。

例如在早晨，特别是假使她在头一天吃了什么油葷，她便顯得需要發怒，那时她便选擇别洛娃的耳聾作最方便的借口。

她从房間的另一端开始向她低声說点什么。

"今天好像暖和了一点，我的親爱的，"她低声說。

当别洛娃回答說，"是的，他們來了，"她便憤怒地低語，"我的天啦，她多么聾，多么愚蠢呀！"

另一个借口是她的鼻烟，她覚得它有时太干，有时太湿，有时研得不好。在这些怒气的發作之后，她的臉上便顯出黃色。她的女僕們憑着可靠的表征，知道什么时候别洛娃又要耳聾，什么时候鼻烟又要变湿，什么时候她的臉又要变黃。正好像她需要發泄她的脾气，有时她需要运用她的剩余的思想力，这时借口便是玩排心思牌戲。当她需要哭的时候，那时的借口便是逝世的伯爵。当她需要憂慮的时候，借口便是尼考拉和他的健康；当她需要惡意地說話的时候，借口便是瑪丽亞伯爵夫人。当她需要运用声音器官的时候——这多半是在六点鐘以后，在黑房間里的飯后休息之后，——借口便是向同样的听众重复同样的故事。

老太太的这种情形是全家都了解的，不过从來沒有人說到这个，大家都尽一切可能的努力，去滿足她的这些要求。只在尼

考拉，彼挨尔，娜塔莎，和瑪丽亞伯爵夫人互相交換的稀少的目光和憂郁的微笑中，表現着他們对于她的情形的共同了解。

但这些目光，还表現了别的意思；这些目光說到，她已經尽了她的人生的任务；說到整个的她并不是大家現在所看見的她，說到我們都要像她一样，說到他們为了这个从前是宝貴的、是和我們一样充满生命的、但現在是可憐的人，都高兴地順从她，約制他們自己。这些目光說，*memento mori.*〔死的征兆。〕

全家之中，只有眞正坏的、愚蠢的人和小孩們，才不明白这一点而疏远她。

13

当彼挨尔夫妇進客室时，伯爵夫人是在这种慣常的情况中，她需要运用她的脑力玩大排心思牌戲，因此虽然她習慣地說着話，她說她在彼挨尔或兒子回家时一向所說的話：“正是时候，正是时候，我的親爱的，我們等候得不耐煩了。好，謝謝上帝。”在給她礼物时，她說着別的習慣的話：“不是礼物宝貴，親爱的，而是你給我这样的老太婆……”——顯然，彼挨尔在这时候來到，是她所不高兴的，因为，他使她的注意力离开了未擺完的大排心思牌戲。

她擺完了排心思牌戲，那时候她才注意到礼物。礼物是一个精工製造的牌盒，一个有盖子的画了牧羊女圖的淡藍色的法國賽佛尔茶杯，一个有伯爵画像的金鼻烟壺，这是彼挨尔在彼得堡向細工画家定置的（伯爵夫人早就希望有这件东西）。她現在不想哭，因此她淡漠地看了看画像，更加注意牌盒了。

“謝謝你，我親爱的，你使我安心了，”她說，她总是这么說。“但最好的，是你親自帶回來的。那是太不像話了；你要把你的

妻子責駡一頓才是。这是怎么回事？你不在家，她好像瘋了。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記得，”她說着習慣的話。“你看，安娜·济摩非芙娜，”她又說，“我的孩子帶給我們一个多么好的盒子。”

别洛娃称贊了礼物，并且贊美她自己的衣料。

虽然彼挨尔，娜塔莎，尼考拉，瑪丽亞伯爵夫人，和皆尼索夫要說許多在伯爵夫人面前不能說的話，——不是因为要对她隐瞞什么，而是因为她对于許多事情是那么落后，假如他們在她面前說起什么，就不得不回答她的許多不合时宜的問題，并且又要重复他們已經重复过許多次的、而她还是不能記得的話：說誰死了，誰結婚了；——但是他們却習慣地坐在客室里的茶炊旁边吃茶，彼挨尔向伯爵夫人回答着她自己既不需要、别人也不感兴趣的問題，說，發西利公爵老了，說瑪丽亞·阿列克塞芙娜問候她并且怀念他們云云……

这种誰也不感到兴趣、然而不可避免的談話，在全部吃茶的时間里進行着。吃茶的时候，索尼亞坐在茶炊旁边，家里所有的成年的人都坐在圓桌的四周。小孩們和教师們、女教师們已經吃过茶，他們的声音从隔壁房間里傳出來了。吃茶时，大家都坐在坐惯了的地方。尼考拉坐在火爐旁的小桌子边上，他的茶遞到他那里去了。完全灰色的臉上有一双更加突出的大黑眼睛的老猧狗，米尔卡（第一个米尔卡的女兒），躺在他身边的椅子上。皆尼索夫有半白的鬈曲的头髮，髯髭，腮鬚，穿了敞开的將軍制服，坐在瑪丽亞伯爵夫人的旁边。彼挨尔坐在妻子与老伯爵夫人之間。他說的話，他知道，可以使老人發生兴趣，是她能了解的。他說到外面社会上的事件，說到老伯爵夫人的从前的同輩团体中的人，他們以前是一个眞正的、生气勃勃的、独立的团体，但是他們現在大都分散在世界的各处，像她一样，他們都年紀大了，收集着他們在

早年生活中所种植的谷物的余穗。但他們，这些同輩的人，在老伯爵夫人看來，是唯一的、嚴肅的、眞正的社会。娜塔莎从彼挨尔的兴奋上看出了他的旅行是有趣的，他想要向他們說許多話，但他不敢在伯爵夫人面前說。皆尼索夫不是家庭的一員，因此不明白彼挨尔的細心。他是一个不得意的人，極其关心在彼得堡所發生的事，并且不断地要求彼挨尔說到塞妙諾夫团① 新近發生的事，說到阿拉克捷夫②，說到聖經会③。彼挨尔有时說得津津有味，便說到这些事，但是尼考拉和娜塔莎每次都使他回头說到依凡公爵和瑪丽亞・安桃諾芙娜伯爵夫人的健康。

"哦，这一切的傻事，高司奈尔④ 和塔塔蕊諾娃⑤，怎么样?"皆尼索夫問，"难道一切还是那样的嗎?"

"誰說还是那样的?"彼挨尔叫着，"比以前更加有勢力了。聖經会，它現在就是整个的政府了。"

"是什么，*mon cher ami*?〔我的親愛的?〕"伯爵夫人問，她現在吃完了茶，顯然是希望找到飯后發脾气的借口。"你說到政府什么? 我不明白。"

"是的，你知道，媽媽，"尼考拉插言，他知道怎样把別的話翻譯为母親的言語，"亞歷山大・尼考拉耶維支・高里村公爵組織了一个团体，据說，因此他有了很大的勢力。"

① 毛注：見尾声一章所注。

② 毛注：阿拉克捷夫因为殘暴跋扈与極端反动而为人所不滿。

③ 毛注：聖經会成立于一八一二年十二月，为高里村所創办，有政治作用，于一八二六年被封禁。

④ 毛注：高司奈尔(1773—1858)曾于慕尼里創办宗教团体，一八二〇——二四年任彼得堡聖經会理事，后被放逐。

⑤ 毛注：塔塔蕊諾娃(1783—1856)为一八一七年彼得堡"精神联合会"之女創办人。

“阿拉克捷夫和高里村，”彼挨尔無心地說，“他們現在就是整个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他們处处看到陰謀，并且懼怕一切。”

“哦，亞歷山大·尼考拉耶維支公爵有什么过錯嗎？他是一个最可尊敬的人。我那时常在瑪丽亞·安桃諾芙娜家遇見他，”伯爵夫人生气地說，因为大家沉默着更加生气了。她繼續說，“現在所有的人都受指責了，福音会有什么坏处？”她站起來(大家也站起來了)，帶着嚴厉的样子，搖擺着走到起居室里她的桌前去了。

在接連的沉悶的緘默之后，从隔壁的房里傳來了小孩的笑声和話声。顯然小孩們当中發生了什么开心的兴奋的事情。

“完了，完了！”傳來了小女孩娜塔莎的高兴的叫声，它比全体的声音都高。

彼挨尔和瑪丽亞伯爵夫人和尼考拉互相看了一眼(彼挨尔总是看着娜塔莎)，并且幸福地微笑了一下。

“这是絕妙的音乐！”彼挨尔說。

“这是安娜·馬卡罗芙娜打完了袜子，”瑪丽亞伯爵夫人說。

“啊，我去看看，”彼挨尔跳起來說。“你知道，”他停在門口說，“我为什么特别欢喜这种音乐。他們最先使我知道，一切都好。今天我回來的时候，我离家越近，我越耽心。進了前廳，听到安德柔沙在唱什么，哦，这就是，一切都好……”

“我知道，知道这种情緒，”尼考拉附和地說。“我不能去，要讓袜子对于我是一件意外的事。”

彼挨尔走到小孩們那里，于是笑声和叫声更大了。

“好，安娜·馬卡罗芙娜，”傳來了彼挨尔的声音。“到房当中來，听命令——一、二、我喊三的时候……你站在这里。你在

我手上。來，一、二、……”彼挨尔說；有了沉默……“三！”房間里充滿了小孩声音的狂喜的喊叫。

“兩个，兩个！”小孩們叫着。

这是兩隻袜子。这是安娜·馬卡罗芙娜憑了只有她知道的一种秘訣用針同时打成的，在袜子打成时，她总是在小孩們面前得意地从一只里面抽出另一只。

14

不久之后，小孩們都來道夜安。小孩們和所有的人接了吻，男女教师們敬过禮，便走出去了。只有代撒勒和他的学生留了下來。这位教师低声地要他的学生下楼。

“*Non, m-r Dessales, je demanderai à ma tante de rester,*〔不，代撒勒先生，我要請求姑母讓我留在这里，〕”尼考林卡·保尔康斯基同样低声地回答。

“*Ma tante,*〔姑母，〕讓我留在这里吧，”尼考林卡走到姑母面前說。

他的臉上顯出了悬求、兴奋、狂喜。瑪丽亞伯爵夫人看了看他，又轉向彼挨尔。

“你在这里的时候，他是不能走开的……”她向他說。

“*Je vous le ramènerai tout-à-l' heure, m-r Dessales, bonsoir,*〔我馬上就把他帶來給你，代撒勒先生，再見，〕”彼挨尔向这个瑞士人伸着手說，于是微笑着轉向尼考林卡。“我还沒有看見你。瑪丽，他現在長得多么像他了，”他向着瑪丽亞伯爵夫人說。

“像我的父親嗎？”男孩子說，臉色發紅，抬起欢喜的明亮的眼睛，仰視着彼挨尔。

彼挨尔向他点了点头，并且繼續說着被小孩們打断的談話。瑪丽亞伯爵夫人在做十字布刺綉；娜塔莎眼不移动地望着她的丈夫，尼考拉和皆尼索夫站起來，要了烟斗，吸着烟，向疲倦而坚持地坐在茶炊旁边的索尼亞要了茶，并且詢問彼挨尔。那个鬈鬈的、多病的、有一双明亮眼睛的男孩子，不为人注意地坐在角落里，只把翻領中伸出的細頸子上的鬈髮的头，向彼挨尔坐着的方向轉动着，他偶尔顫抖着，向自己低語着什么，顯然是体驗着某种新鮮的强烈的情緒。

談話轉到了当时的关于上層政府的傳聞，大多数的人通常把这当作内政上最重要的兴趣。皆尼索夫因为自己在官职上的失意而不滿意政府，高兴地听着那时在彼得堡所發生的、在他看來是愚蠢的事，他对彼挨尔的話作着强有力的尖銳的批評。

“从前我們应該做德國人，現在我們和塔塔蕊諾娃，克裕得納夫人①跳舞了，讀……爱卡次号村和教友們的著作了。啊！再把我們的好漢拿破侖放出來吧，他会除去这些人的所有的愚蠢。把塞妙諾夫团交給施發尔茲这样的人指揮，像什么样子？”他喊叫着說。

尼考拉虽然不像皆尼索夫那样想要尋找一切的錯誤，也認为批評政府是一件極有价値而重要的事，認为任命A为某部大臣，派Б为某省总督，皇帝說了什么，大臣說了什么，——認为这一切是很重要的。他認为关心这些事情，和詢問彼挨尔，是必要的事。由于这兩个人的問題，談話沒有越出关于上級政府的傳聞的通常范圍。

但是娜塔莎，知道丈夫的一切态度和思想，看到彼挨尔早就

---

① 毛注：克裕得納夫人（1766—1824）于一八〇七年献身于神秘主义。一八一五年在巴登对亞力山大一世有点影响。一八一七年到俄國，但对他已無影响了。

想要、却不能够把談話引到别的方向上去并且表現他的內心的思想，而他就是为了这个思想才到彼得堡去咨商他的新朋友費道尔公爵的，于是她用这个問題帮助了他：他和費道尔公爵的事办的怎样？①

"是什么事？"尼考拉問。

"总是同样的事情，"彼挨尔环顧着四周說。"大家看到，事情弄得那样糟糕，讓它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了。尽力反对它，是一切正直的人的責任。"

"正直的人能做出什么呢？"尼考拉微微地皺了皺眉說，"能做什么呢？"

"这就是……"

"到我的書房里去吧，"尼考拉說。

娜塔莎早已料到他們要來叫她去喂奶了，听到保姆的叫声，便到育兒室去了。瑪丽亞伯爵夫人和她一道去了。男子們進了書房，尼考林卡·保尔康斯基，沒有被姑父注意到，也走到書房里去了，坐在窗边黑暗处的寫字桌前。

"那末你要怎么办呢？"皆尼索夫問。

"永远是些幻想，"尼考拉說。

"是这回事，"彼挨尔开言了，他沒有坐下來，却时而在房中來回走动着，时而停止着，說話时發音含糊，并且用手做着迅速的姿势。"是这回事。彼得堡的情形是这样的：皇帝不問政事，他

① 毛注：費道尔的团体的目的就是十二月革命党的目的。托氏寫此書之前，曾計划寫一部关于十二月革命党的小說。但研究了起因，他認为最好是从一八〇五年寫起。战爭与和平連接了十二月革命党共謀形成的时期，即托氏在本章所暗示的。本書前部关于俄國共济会运动的細心描寫是他研究共济会的結果，共济会是和十二月革命党密切有关的組織。在本書及安娜·卡列尼娜完成后，托氏再寫那个主題，他寫了几年，終于放弃了。

完全沉溺在这种神秘主义里。”（彼挨尔現在不能饒恕任何人的神秘主义了）“他只尋求安寧，只有那些 *sans foi ni loi*〔無信仰無法律的〕人能够給他安寧，他們胡乱地破坏一切，压制一切；馬格尼茲基，阿拉克捷夫，和 *tutti quanti*〔这一类的人〕……你会同意的，假使你自己不管理農場，只想要过安靜的生活，那么你的管事越殘忍，你越容易达到你的目的，”他向着尼考拉說。

“那末，你說这話是什么意思？”尼考拉說。

“啊，一切都在毀滅。法庭里只有搶劫；軍隊里只有鞭打，操練，軍屯①，人民受折磨，文化被压制。年輕的正直的人，都被毀滅了。大家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一切都太緊張，一定要断了，”彼挨尔說，（自有政府以來，人們看到任何政府的措施，总是这么說的。）②“我在彼得堡只向他們說了一件事情。”

“向誰？”皆尼索夫問。

“啊，你知道向誰，”彼挨尔皺着眉，意味深長地望着人說。“向費道尔公爵和他們全体。提倡文化和慈善事業，当然是好事。目的是良好的；但是在目前情况中，还需要別的东西。”

这时尼考拉注意到內侄的在場。他的臉色顯得不高兴；他走到他面前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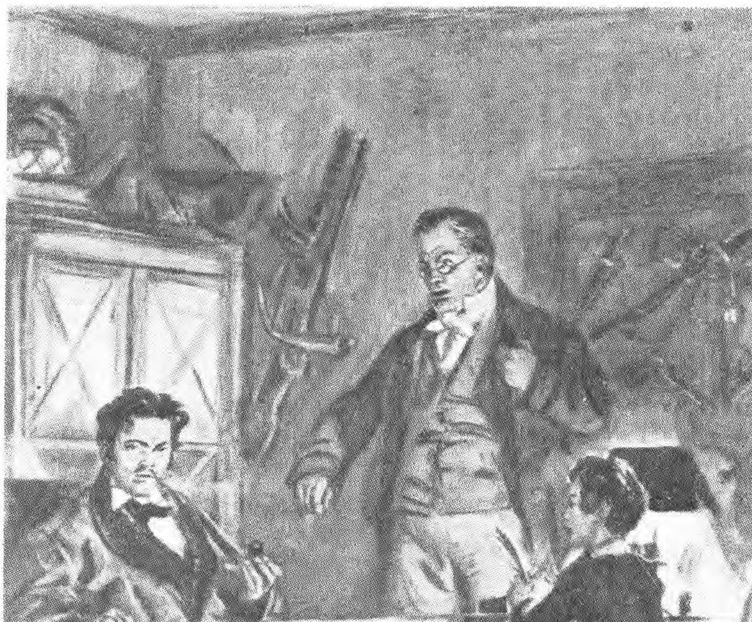
“为什么你在这里？”

“为什么？讓他在这里吧，”彼挨尔說，抓住尼考拉的手臂，又繼續說：“这是不够的，我向他們說：現在需要別的东西。当你站立着等待緊張的弦就要断折的时候，当大家等待着不可避免

---

① 毛注：阿拉克捷夫的办法是使軍隊部分地自給自足。兵士受軍事訓練，墾殖屯区。此种远离家庭遭受苛罰的服役是最被痛恨的設施。

② 毛注：本段中反政府的傾向，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表示托氏早年与晚年見解之間的关系。他在一八八〇年以后的反政府的結論，是他在解釋基督教訓时不可免的推論。那些結論是和他在有了解釋之前早已表現的情緒一致的。



(*1652—1653*)

的事变的时候，我們一定要人数越多越好地、越紧越好地联合起來，反对共同的灾难。所有年輕的、强壯的人，都被誘惑、被腐化了。有的人受女色的誘惑，有的人受荣譽的誘惑，又有的人受虛荣和金錢的誘惑，他們都轉到那个陣营里去了。独立的，自由的人，像您和我，完全沒有了。我說，擴大团体的范圍。不要單用美德做*mot d'ordre*〔口号〕，还要有独立和行动。”

尼考拉离开了內侄，憤怒地移动了一把椅子，坐下來听彼挨尔說話，不滿意地咳嗽着，眉毛越皺越厉害了。

“但行动有什么目的呢？”他大叫着。“您对政府持什么态度呢？”

“就是持这样的态度！持协助者的态度。假使政府容許，这个团体便可以不是秘密的了。它对于政府不但不是敌意的，而且这个团体是眞正保守的。是道地的紳士的团体。我們只是为了防止普加巧夫① 來屠殺你我的子女，不讓阿拉克捷夫送我到軍屯区去，——我們只是为了这个才互相联合的，唯一的目的是公共的福利和大家的安全。”

“是的，但那是秘密团体，因此是一个有敌意的有害的团体，它只能做出坏事。”

“为什么？难道拯救欧洲的‘托根本德’②”（他們那时还不敢想到俄國拯救了欧洲）“產生了什么害处嗎？‘托根本德，——’这是美德的联盟。这是爱，是互助；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宣傳的……”

娜塔莎在談話的当中來到房里，高兴地望着丈夫。她高兴

① 毛注：農民起义的首領，于一七七五年被害。

② 毛注：Tugendbund 道德同盟之意，这是一八〇八年成立的一个德國团体，是一个有革命性的团体。

的不是他所說的話。她甚至对他的話并不感覺兴趣，因为她覺得这一切是極其簡單的，她早已知道了这一切，（她覺得如此，因为她知道，这一切是从彼挨尔的全部心灵中發出來的，）她所高兴的，是他的生气勃勃的喜气洋洋的仪表。

那个被大家遺忘的，在翻領中伸着瘦頸子的孩子，更加高兴地狂喜地望着彼挨尔。彼挨尔的每个字都燃燒他的心，他的手指神經質地动着，他不自覺地折断了姑父桌上的碰到他手里的火漆和羽毛筆。

“那完全不像你所設想的那样，德國的‘托根本德’就是那样的，那就是我所提議的。”

“啊，老兄，这个‘托根本德’对于吃香腸的人是很好的，但是我不了解这个，我甚至說不准这个字音，”皆尼索夫發出高大的坚决的声音。“我承認，一切都是腐化的、惡劣的，但是这个‘托根本德’我却不了解。若是不滿意，那么就‘本特’① 一下。那就对了！ *Je suis votre homme!* 〔我便是你的部下！〕”

彼挨尔微笑了一下，娜塔莎笑起來了，但是尼考拉把眉毛皺得更緊了，并且开始向彼挨尔証明，不会有什么重大变革的，而他所說的一切危險只是他的想像中的。彼挨尔提出相反的意見，因为他的智力是更充沛更熟練，尼考拉覺得自己陷于困难的境地了。这使他更加發火了，因为他在他的心里面，不是由于理論，而是比理論更有力的东西，相信他的意見是無疑地正确的。

“听我向你說吧，”他說，站起來，手指發抖地把烟管靠在房間角落上，最后却沒有靠在那里。“我不能向你証明。你說，我們的一切都腐化，要有变革；我不明白这一点；但是你說，誓言是有

---

① Бунт“本特”暴动之意，与上文“本德”有关，是文字的游戲。——譯者

条件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要向你說，你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你知道这个，但是你們組織秘密团体，你們开始反对政府，——無論它是什么政府，——我知道我的責任是服从政府。假使阿拉克捷夫馬上命我帶一連人去攻击你們，殺你們，我沒有片刻的犹豫，我会去的。随便你怎样去批評吧。”

在这一番話之后，有了一陣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沉默。娜塔莎最先發言，衛护丈夫，攻击哥哥。她的辯护是軟弱的、不相宜的。但她的目的达到了。談話又重行开始了，但是已經沒有了尼考拉的最后的言語中的那种不愉快的敌对的态度了。

当大家站起來去吃夜飯时，尼考林卡·保尔康斯基面色發白，帶着炯炯的發亮的眼睛走到彼挨尔面前。

“彼挨尔叔叔，……您……不……假使爸爸活着……他会同意您嗎？”他問。

彼挨尔忽然明白了，当他說話时，这个男孩子一定發生了多么特殊的、独立的、复雜的、强有力的情感和思想的活动，他想起了他所說的一切，他懊悔这个男孩听到他的話了。但是他不得不回答他。

“我想，是的，”他勉强地說，然后走出了書房。

男孩子低下头，这时候，才第一次注意到他在桌上所做的事情。他紅了臉走到尼考拉的面前。

“姑父，饒恕我，我做的——無心，”他說，指着桌上的折断的火漆同羽毛筆。

尼考拉憤怒地顫抖了一下。

“好，好，”他說，把火漆和羽毛筆的碎片拋到桌下去了。顯然是費力地压制了他的要爆發的怒火，他轉身背着他。

“你根本不应該在这里，”他說。

15

吃夜飯的时候，談話不再是关于政治和社交界了，恰巧相反，轉到尼考拉最乐意的一八一二年的回憶上來了，这是皆尼索夫开端的，彼挨尔在談話时是特别可爱而有趣的。末后親戚們抱着最友好的态度分散了。

飯后当尼考拉在書房里脫了衣服，向等候他的管家發出吩咐，穿了換裝服，走進臥室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妻子还在寫字桌上寫什么东西。

“你在寫什么，瑪丽？”尼考拉問。

瑪丽亞伯爵夫人臉紅了。她怕她所寫的东西是丈夫不了解、不贊同的。

她想要掩藏她所寫的东西，但同时她又高兴已經被他發現，她不得不向他說了。

“这是日記，尼考拉，”她說，把她的坚定雄勁的書法所寫的藍稿本遞給他。

“日記？”尼考拉帶着嘲諷的意味說，接了稿本。是用法文寫的①：

“十二月四日。今天安德柔沙（長子）醒來，不想穿衣服，路易絲小姐派人找我。他又頑皮又固执。我試了試吓唬他，但是他的火气更大了。于是我親自处理这件事了。我丟开了他，开始和保姆們叫别的孩子們起来，我向他說，我不爱他。他沉默了好久，似乎是驚异；然后，他只穿着一件襯衣跑到我面前來，并且

① 毛注：这里的日記很像托氏的母親所寫的，現尙保存的日記。

哭泣着，我好久不能安慰他。顯然，最使他痛苦的，是他使我生了气；后來，晚上我把字条給他的时候，他又可憐地哭着，吻着我。用感情对待他，可以办到一切。”

“这条子是什么？”尼考拉問。

“我开始了每天晚上給大孩子們日行錄，說明他們的行为怎样。”

尼考拉看了看她那双向他注視着的明亮的眼睛，繼續翻着、讀着。在日記中寫下了在母親看來是值得注意的、兒童生活的一切，寫下了兒童的性格，或者提出了关于教育方法的一般的見解。它多半是最不关重要的小事；但是母親和此刻第一次讀兒童生活日記的父親并不覺得是这样的。

十二月五日是这样寫的：

“米恰在桌上胡鬧。爸爸吩咐不給他布丁吃。沒有給他；但是别人吃时，他那末可憐地饞饞地望着他們。我覺得不給甜食这种处罰，只会發展好吃的心理。我要告訴尼考拉。”

尼考拉放下了本子，看了看妻子。明亮的眼睛疑問地望着他：他贊成或者不贊成她的日記？毫無怀疑的，不但是贊成，而且还有尼考拉对妻子的称贊。

“也許不需要做得这样地学究气，也許根本不需要这么做，”尼考拉想；但是这种以兒童道德修养为唯一目标的永远不懈的精神努力——使他高兴了。假使尼考拉能够了解他自己的心情，他便会發覺，他对妻子的坚貞的、親切的、自豪的愛情的基礎就是一种驚异的心情——他对于妻子的精神生活，对于妻子一向所居住、而是他几乎不了解的、一种崇高的道德世界都感到驚异。

他所自豪的是，她那么聰明，他也很了解在精神世界中，他

在妻子面前是無足輕重的，而他尤其高兴的是，她和她的心灵不但是屬于他，而且是他自身的一部分。

"我很贊成，很贊成，我的親爱的，"他帶着富有意义的神色說。沉默了一会，他又說："今天我的行为很不对。你不在書房里。我和彼挨尔在爭論，我發了脾气。那是不行的。他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假若娜塔莎不管他，我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可知道，他为什么到彼得堡去的嗎？……他們在那里組織了……"

"是的，我知道，"瑪丽亞伯爵夫人說，"娜塔莎告訴了我。"

"那么你知道，"他繼續說，一想到他們的爭論便生气了，"他要我相信，反对政府是一切正直的人的責任，誓言和义务……我可惜你不在那里。他們都攻击我，皆尼索夫和娜塔莎也……娜塔莎是非常可笑的。她是那样地管束他，可是一到了爭論的时候，她便沒有了自己的話，她只是說他的話了，"尼考拉說，屈服于那不可抵抗的、引人批評最親爱最親密的人的渴望，尼考拉忘記了他批評娜塔莎的話，也可以一字不变地用來說明他和他的妻子的关系。

"是的，我注意到了这一点，"瑪丽亞伯爵夫人說。

"当我向他說，义务与誓言高于一切的时候，他开始証明那个天曉得的东西。可惜你不在那里；你会說什么？"

"在我看來，你是完全对的。我也这样地告訴了娜塔莎。彼挨尔說，大家受灾难，大家受痛苦，大家腐化，我們的义务就是帮助我們的同胞。当然，他說的对，"瑪丽亞伯爵夫人說；"但是他忘記了，我們有别的更切近的責任，上帝指示給我們的責任，我們可以自己去冒險，但不能拿子女去冒險。"

"对了，对了，这正是我向他說的，"尼考拉附和着說，以为他果眞說了这話。"他們坚持自己的意見，說到对同胞、对基督的爱，在尼考林卡面前說这一切，他溜到我的房里去了、把我的东西全弄坏了。"

"哦，尼考拉，你可知道，尼考林卡常常使我感到苦惱，"瑪丽亞伯爵夫人說。"他是那样一个异常之好的孩子。我怕我为了自己的孩子們就把他忽略了。我們都有孩子，有親人；但是他却沒有。他总是一个人独自思索着。"

"可是我觉得，你用不着为了他責备你自己。最慈爱的母親为親生的兒子所能做到的一切，你都为他做了，并且还在做。当然，我高兴这一点。他是一个出色的，出色的孩子。今天晚上他忘神地听彼挨尔說話。你可以想想看：我們去吃夜飯；我看了看，他把我桌上的东西都弄碎了，他立刻就向我說了。我从來沒有發見过他說假話。出色的，出色的孩子！"尼考拉說，他心里不欢喜尼考林卡，但他总是想要承認他是出色的孩子。

"我还是和他的母親不一样，"瑪丽亞伯爵夫人說，"我觉得不是一样，这使我苦惱。异常的孩子；但是我非常替他耽心。社交对于他是有益的。"

"那末，这是不会很久的了；这个夏天我要帶他到彼得堡去，"尼考拉說。"是的，彼挨尔向來是，并且永久是一个幻想家，"他繼續說，又回到那顯然使他激动的、在書房中的談話上去了。

"那里的一切——阿拉克捷夫好不好，那一切与我何关？当我結了婚，我的債务多得使我快要坐牢，我的母親不能知道、不能了解这个的时候，那与我何关？后來有了你，有了小孩們，有了事業。我从早到晚在農場上，在賬房里，难道是为了我自己的

快乐嗎？不是的，我知道，我应該工作，來安慰母親，报答你，不讓我的小孩像我那样地做乞丐。”

瑪丽亞伯爵夫人想要向他說，人不是單有面包就可以滿足的，他太看重这些事業了；但是她知道說这样的話是不需要的，是無用的。她只拿起他的手吻了一下。他把妻子的这种动作当做对他思想的贊成和确認，于是沉默地思想了一会兒，他又出声地繼續表达他的思想。

“你知道，瑪丽，”他說，“今天伊利亞·米特罗發尼克（他的管事）从塔姆保夫的村庄上來了，說他們已經要付樹林的八万盧布了。”

于是尼考拉帶着兴奋的面色，开始說到不久就可贖回奥特拉德諾田庄的可能。“再过十年，我就讓小孩們……有頂好的境况。”

瑪丽亞伯爵夫人听着丈夫說，并且明白了他向她所說的一切。她知道，当他这样地用言語表达思想时，他有时会問她，他說了什么，当他發覺她在思索別的东西时，他便生气了。但是她因此作了很大的努力，因为她对于他所說的話，不感到一点兒兴趣。她望着他，并沒有想到別的，却感覺到別的东西。她感覺到她对于这个人的順从而親切的爱情，这个人永远不会了解她所了解的一切，她似乎因此更加爱他，热烈地深深地爱他。这种心情吸引了她的全部注意，使她不能考查丈夫的計划的細節；在这种心情之外，还有一些和他所說的話毫無关系的別种思想在她的心中一閃而过。她想到她的內侄。丈夫說到侄兒在彼挨尔說話时的兴奋，使她大大地吃驚，她想起了侄兒的溫良敏感的性格的各項特質；她想到侄兒，也同时想到她自己的小孩們。她沒有比較她的侄兒和自己的孩子們，但她比較了她对于他們双方面

的情感，并且悲伤地發覺到，在她对于尼考林卡的情感中缺少了什么。

有时她想到，这种差别是由于他們的年齡；但是她覺得，她自己对不起他，她在自己的心中向自己保証了要加以改正，并且要去做那不可能的事——即是，在这一生之中，爱她的丈夫，小孩們，和尼考林卡，和全体的同胞，就像基督爱人类一样。瑪丽亞伯爵夫人的心灵永远地渴望着那無限的、永恒的、完善的东西，因此她永远不能安寧① 。在她的臉上，顯出了一种嚴肅的表情，表現着她的被肉体所拖累的心灵的高尙秘密的痛苦。尼考拉看了她一下。

"我的上帝！当她的面色是这样的时候，我便覺得她要死了，假如她死了，我們要变成什么样子呢？"他想，于是站在聖像前，开始作晚禱。

16

娜塔莎單独和丈夫在一起，也只像妻子和丈夫說話时那样地說話，即是异常明确地迅速地了解并交換彼此的思想，違反一切的邏輯規条，沒有判断、推論和結論，而是用完全特別的方法。娜塔莎是那么慣于用这种方法和丈夫說話，因此，她覺得，在彼挨尔按照思想的邏輯性和她說話的时候，她和丈夫之間便一定要發生冲突。当他开始理論地、鎭靜地証明或說話时，当她也照他那样地开始說話的时候，她便知道这一定会引起爭吵。

在只剩下他們倆在一起的时候，娜塔莎便大睜着幸福的眼

① 毛注：托氏說到瑪丽亞伯爵夫人的話正是說他自己，說明了他的一部分的目的和努力，这正是使他的妻子沮丧并且使后來作品的許多讀者感到困惑的。

睛，輕輕地走到他面前，忽然迅速地抓住他的头，緊抱在她的怀里，說，“現在你完全，完全是我的了，我的了！不許你走开！”——从这时候起，便开始了那个違反一切邏輯法則的談話，談話違反邏輯法則，是因为在同一时間談到一些完全不同的題目。同时談論許多問題，这不但不妨碍明白的了解，而且反之，是他們彼此充分了解的最可靠的表征。

好像在夢里一样，除了那指揮夢境的情緒，一切是不可靠的，無意义的，矛盾的；同样地，在这違反一切理性法則的談話中，連貫的明确的东西，不是言語本身，而是那指導言語的情緒。

娜塔莎向彼挨尔說到哥哥的日常生活；說到丈夫不在家时她是多么痛苦，沒有生气；說到她是多么地比过去更爱瑪丽；說到瑪丽是怎样地在各方面都比她好。娜塔莎說这話，是坦白地承認，她知道瑪丽的优点，同时，她說这話，是要求彼挨尔仍然爱她而不爱瑪丽，不爱所有其他的妇女，特别是現在，当他在彼得堡看到許多妇女之后，她要他把这話再說一遍。

彼挨尔回答着娜塔莎的話，向她說到，他在彼得堡的晚会和宴会上，和妇女們在一起，覺得多么难受。

“我完全不会和妇女們說話了，”他說，“簡直是無聊。况且，我是那么忙。”

娜塔莎注意地看了看他，繼續說：

“瑪丽，她多么可爱啊！”她說，“她多么善于了解小孩們哦。她似乎是看透了他們的心，例如昨天米淸卡胡鬧……”

“他多么像他的父親呵，”彼挨尔插言。

娜塔莎明白，为什么他提到米淸卡像尼考拉：他想起他和內兄的爭吵，覺得不愉快，他想要知道娜塔莎对于这事的意見。

“尼考拉有个弱点，假使一件事不是大家都承認的，他無論

如何不会同意的。我明白，你正是看重那 *ouvrir une carrière*〔开辟新途徑〕的事情，”她說，重复着彼挨尔曾經說过的話。

“不是，要点是，”彼挨尔說，“在尼考拉看來，思想和討論是一种娛乐，几乎是时間的消遣。他正在購置圖書，并且定了一个規則，不讀完已經買的書——西斯蒙地，盧騷，孟德斯鳩——不買新書，”彼挨尔微笑着說。“你知道，我多么对他……”他正要緩和他的話；但娜塔莎打断了他的話，使他覚得这是不必要的。

“所以你說，在他看來，思想是一种娛乐……”

“是的，在我看來，別的一切是娛乐。我在彼得堡的全部时間里，看見大家，都好像在夢里一样。当我从事思想的时候，別的一切是娛乐。”

“啊，多么可惜，我沒有看見你是怎样和小孩們見面，”娜塔莎說。“你最喜欢哪一个？当然是莉薩了。”

“是的，”彼挨尔說，并且繼續着他心中的思想，“尼考拉說，我們不应該思想。但是我不能够。不用說的，我在彼得堡，我覚得(我能向你說这話)，沒有我，一切都要解体。人人坚持他自己的主張。但我能把大家联合在一起，后來我的思想是那么簡單明白。我并不說，我們应該反对这个那个。我們也許是錯誤的。我說：爱好正义的人們，联合起來吧，讓我們只有一个旗帜——積極的美德。塞尔基公爵是出色的人，并且聪明。”

娜塔莎不会怀疑彼挨尔的思想是偉大的思想，但是有一件事使她感到苦惱。这件事就是——他是她的丈夫。“难道这么一个重要的并且是社会所需要的人——同时又是我的丈夫嗎？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她想向他表示这个怀疑。“誰能够决定，他是眞比一切的人都聪明呢？”她問自己，并且在心中想到那些被彼挨尔所很尊敬的人們。从他的談話上看來，这些人当中沒有一

个人是像卜拉东·卡拉他耶夫那样地受他尊敬。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她說。“想到卜拉东·卡拉他耶夫。他怎样？他現在会贊成你嗎？”

彼挨尔一点也不詫异这个問題。他知道妻子的思想的綫索。

“卜拉东·卡拉他耶夫嗎？”他說，想了一下，顯然是誠恳地極力設想卡拉他耶夫对于这个題目的意見。“他不会了解的，然而也許会了解的。”

“我非常愛你！”娜塔莎忽然說。“非常非常！”

“不，他不会贊成的，”彼挨尔想了一下說。“他要贊成的，是我們的家庭生活。他很希望在一切之中看到適宜，幸福，安寧，我要驕傲地把我們給他看看。你說到离别。你不会相信的，我在离别后，对你有一种多么特别的情感，……”

“但是还有……”娜塔莎正要开言。

“不，不是那样。我永远不会停止愛你的。不能够愛得再多了；但这是特别的，……啊，是……”他沒有說完，因为他們的交遇的目光把其余的話說完了。

娜塔莎忽然說，“說到蜜月，說最大的幸福是在开头，这是多么愚蠢啊。正好相反，現在是最好的。但願你不要走开。你記得，我們怎样爭吵的嗎？总是我不对，总是我。我們为什么吵——我記也記不得了。”

“总是为了同样的事，”彼挨尔微笑着說，“嫉……”

“不要說了，我不能忍受了！”娜塔莎喊叫着。她的眼睛里發出冷淡的、憤怒的光。沉默了一会，她又說，“你看見她了嗎？①”

---

① 毛注：这种無理的嫉妒，总是托尔斯泰夫妇之間不幸的原因，他的小說魔鬼提出了“你看見她了嗎？”这个問題的說明。

"沒有，就是看見了——也不認識了。"

他們沉默了一会。

"啊，你知道嗎？你在書房里說話的时候，我望着你的，"娜塔莎說，顯然極力驅逐着飄來的陰云。"你像男孩子，"（她这么叫她的兒子）"像得不能再像了。啊，現在是去看他的时候了……有奶了……可惜我要走开。"

他們沉默了几秒鐘。然后，忽然在同一时間，兩人互相地轉过臉來，开始說了什么。彼挨尔自滿地神往地开始說話；娜塔莎帶着寧靜的幸福的笑容。他們倆互相地打了岔，兩人都停止了，讓对方先說。

"不，你說什么？說，說。"

"不，你說，沒有什么，是廢話，"娜塔莎說。

彼挨尔說完了他开始說的話。还是繼續地自滿地談論他在彼得堡的成就。这时候他覺得，他是注定了要給全俄罗斯的社会、給全世界一个新的方向。

"我只想說，一切的有偉大后果的思想，总是簡單的。我的全部的意思是說，假使惡人联合起來，形成了一种力量，那么正直的人也一定要联合起來。你看这是多么簡單。"

"是的。"

"但是你想說的是什么？"

"沒有什么，廢話。"

"哦，还是說吧。"

"沒有什么，瑣碎的事，"娜塔莎說，她的笑容更加鮮明了；"我只想說到彼恰：今天保姆來把他从我手里抱去的时候，他笑了，皺眉了，緊貼着我，——他一定是以为他在捉迷藏。他非常可爱。哦，他在哭了。好，再見！"于是她从房里走出去了。

这时，在楼下尼考林卡·保尔康斯基的臥房中，照常地点着一盞小灯，(这个男孩怕黑暗，他們不能改正他的这个缺点。)代撒勒高臥在四个枕头上，他的罗馬式的鼻子發出有節奏的鼾声。尼考林卡刚刚在冷汗中醒來，大睜着眼睛，坐在床上，向前面望着。可怕的夢驚醒了他。他夢見了他自己和彼挨尔穿了盔胄，好像卜盧塔克画本中所画的一样。他和彼挨尔叔叔走在大軍的前面。这个軍隊是那充滿空中的、好像秋天飄动的蛛網那样的、被代撒勒叫作 *le fil de la vierge*〔游絲〕的白色斜絲組成的。前面是光荣，光荣和这些絲全然一样，但是更加稠密。他們——他和彼挨尔——輕飄地快乐地被推动前進着，漸漸地接近目标。忽然，那些推动他們的絲开始松弛了，紊乱了；覺得难受了。尼考拉·依理支姑父帶着威脅的嚴厉的样子站在他的面前。

"这是您做的?"他指着折断的火漆和羽筆說。"我爱您，但是阿拉克捷夫命令了我，我要殺死那向前進的第一个人。"尼考林卡回头看了看彼挨尔；但是彼挨尔已經不在了。彼挨尔变成了他的父親——安德來公爵，他的父親沒有形狀和容貌，但是他在那里，于是尼考林卡望着他，感覺到爱的軟弱無力：他覺得自己無力，無骨，無形。他的父親撫爱他，可憐他。但尼考拉·依利支姑父向他們面前越走越近了。一陣恐怖襲击了尼考林卡，他醒了。

"我的父親，"他想。(虽然家里有兩幅酷似的画像，尼考林卡却从來沒有用人的形像去想像他的父親。)"父親在我身边，撫爱了我。他贊成我，贊成彼挨尔叔叔。無論他向我說的是什么——我都要去做。牟修士·斯开佛拉燒了他的手。为什么在我的生活里不会發生同样的事？我知道，他們希望我讀書。我

要讀書。但是有一天我要停止讀書的；那时我要做点事情。我只求上帝一件事：讓我發生卜盧塔克著作中的人們所發生的同样的事情，我也要做的像他們做的一样。我要做的更好。大家都要知道我，爱我，佩服我。”忽然尼考林卡覚得他的胸部有了嗚咽的感覚，于是他哭起來了。

“*Êtes-vous indisposé?*〔你不好过嗎？〕”代撒勒的声音在說。

“*Non,*〔不，〕”尼考林卡回答，躺到枕头上去了。“他和藹，善良，我爱他，”他想到代撒勒。“但是彼挨尔叔叔呵！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啊！父親呢？父親！父親！是的，我要做那連他也会滿意的事情……”

第 二 部

1

歷史的主題是各國人民和人类的生活。而要直接了解和記錄——即是直接描寫人类的生活，甚或描寫一国人民的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古代的歷史家們常常只采用一种簡單的方法去描寫、去了解那似乎难以捉摸的东西——人民的生活。他們描寫那些統治人民的个别人們的活动；他們認为这种活动就是全國人民的活动。

个别人們怎样地使各國人民按照他們的意志去活动，而他們自己的意志又是被什么領導的？歷史家們回答的时候，对于第一个問題，認为上帝的意志使各國人民順从某一被选定人的意志，对于第二个問題，認为上帝領導这个被选定人的意志去达到注定的目标。

古人解决这些問題的方法，是相信上帝直接参与人事。

新的歷史科学在理論上否認这兩种理論。

新的歷史科学，旣然否認了古人所相信的人服从上帝、各國人民被領導着去达到注定目标的說法，則它所应該研究的，似乎不是权力的表現，而是形成权力的原因。但它并沒有这么做。它在理論上否認了古代的史家們的見解，在实际上却效法他們。

新的歷史，不說到被賦与神权的、并被上帝意志直接領導的人們，却提出了被賦与非常超人能力的英雄，或者只是从君王到新聞記者各种各样領導人群的人們。新的歷史不說到从前的，合乎神意的，犹太人、希臘人、罗馬人的目标，古代的歷史家認为这是人类运动的目标；新的歷史提出了它自己的目标——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的福利，或者最抽象地說，全人类文化的福利，而全人类的意思，通常是指住在大陸西北一小角上的各國人民。

新的歷史否認了古人的信念，却沒有用新的見解來代替旧的，而理論的邏輯使歷史家們在否認了君主的神权和古人的运命之后，由別的途徑达到同一的結論：認为（一）各國人民是由个別人們領導的，并且（二）有一个一定的目标，各國人民和人类向着它進發。

在所有的近代歷史家們的、从吉朋到博克尔的著作中，虽然有表面上的意見分歧和各自表面上的立論新穎，可是它們的基礎却都是建立在这兩个古旧的不可避免的論点上的。

第一，史家描寫个别人們的活动，認为这些人是領導人类的；有的只認为君王們，統帅們大臣們是这种人；有的在君王之外，还認为演說家們，学者們，改革家們，哲学家們，詩人們是这种人。第二，人类所向往的目标是史家知道的：有的認为这种目标是罗馬、西班牙和法國的偉大；有的認为它是自由，平等，以及世界上叫做欧洲的那个小角落的某种文化。

一七八九年，在巴黎發生了騷动；它滋長，蔓延，并且由各國人民自西向东的运动表現出來。这个运动向东推進了几次，和自东向西的相反运动發生冲突；一八一二年，它达到了最远的界限——莫斯科，并且顯著对称地，發生了自东向西的相反运动，

并且正像第一个运动一样，帶走了中欧的各國人民。这个相反的运动达到了西方的第一个运动的起点——巴黎，然后平静下來了。

在这二十年之間，廣大的田地沒有耕种，房屋被焚，商業改变了方向，無数的人貧窮了，發財了，迁移了，無数的宣揚愛人类的道理的基督教徒互相屠殺。

这一切是什么意义？这是为什么要發生的？是什么东西使那些人焚燒房屋、屠殺同类？什么是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力量使人們干了这样的事？人类碰到过去那个时代的紀念碑和傳說的时候，便会向自己提出这些不自覺的、誠实的、最合法的問題。

为了解答这些問題，我們求教于歷史科学，它的目的是使各國人民和人类認識他們自己。

假若歷史維持着旧观点，它便要說：上帝为了奬賞或处罰他的人民，給了拿破侖权力，并且領導他的意志去达到神聖的目标。这个回答是完全的、明了的。我們可以相信或者不相信拿破侖的神聖的作用；但是任何相信它的人，便要覺得，在这个时候的全部歷史里面，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不会有任何矛盾。

但是新的歷史科学不能这样地回答。科学不承認古人的这种上帝直接参与人事的概念，因此它应該作別种回答。

新的歷史科学，回答这些問題时說：您想要知道这个运动是什么意思，它是为什么發生的，是什么力量產生了这些事件的嗎？您听吧。

“路易十四是一个很傲慢、很自恃的人；他有如此这般的幸妇們和如此这般的大臣們，他把法國治的很糟。路易的繼承人

也是軟弱無能的人，也把法國治的很精。他們也有如此这般的寵臣和如此这般的宰妇。此外，有几个人在那时著了几本書。在十八世紀末，在巴黎聚集了二十來个人，他們开始說到一切的人是平等的、自由的。因此在整个的法國，人們开始彼此砍殺，互相淹溺。这些人殺死了國王和許多别的人。那时候在法國有一个天才人物，就是拿破侖。他在所有的地方征服了所有的人，就是他殺死了許多人，因为他很有天才。因为某种原故，他去殺非洲人，他殺得那么好，并且是那么狡猾聪明，以致他到了巴黎，便命令了所有的人都服从他。大家都服从他了。他做了皇帝之后，又到意大利、奥地利、和普魯士去殺人。在那里殺死很多人。在俄國有一个亞力山大皇帝，他决心恢复欧洲的秩序，因此他和拿破侖打仗。但在一八〇七年他忽然和他友好，在一八一一年又和他爭吵，于是他們又殺死許多人。拿破侖率領六十万人到俄國去，占領了莫斯科，后來他忽然跑出莫斯科，那时亞力山大皇帝，由于施泰恩和别人的意見的帮忙，联合了欧洲，武裝起來，反对欧洲和平的破坏者。拿破侖的同盟者，都忽然变成了他的敌人，他們的兵力進攻了拿破侖新召集的軍隊。联盟國战勝了拿破侖，攻入巴黎，逼迫拿破侖退位，把他送到厄尔巴島上，沒有夺去他的皇帝的头銜，并且向他表示各样的敬意，虽然五年之前、一年之后、大家都認为他是一个不法的大盗。于是被法國人和同盟國一直嘲笑到这时候的路易十八开始执政。拿破侖对着老禁衛軍流泪，退了位，被逐出國境。后來，老練的政治家們和外交家們，(特別是塔來隆，他能在别人之先坐在某一个椅子上，因而擴大了法國的疆界，) 在維也納举行談判，借这些談判使得各國人民幸福或不幸。忽然外交家們和君王們几乎爭吵起來了。他們几乎又要准备率領他們的軍隊互相屠殺了。但是正在这时

候，拿破侖帶了一个营來到巴黎，恨他的法國人，立刻都服从他了。但同盟國的君王們因此發怒了，又和法國人打仗了。他們把天才的拿破侖打敗了，并且忽然認为他是大盜，把他送到聖·爱侖那島上去了。在这里，这个逐客，离开了他所心爱的朋友們和他所爱的法國，纏綿地死在石岩上，把他的偉大事迹遺留給后人。但欧洲發生了反动，所有的帝王又开始压迫他們的人民。"

不应該認为这是嘲笑，是歷史著述的諷刺。恰好相反，这是各种的史家——从回憶錄和各國專史的著作人到通史和那时的一种新的文化史的著作人——所作的，那些矛盾的，不切題的，各种回答的最溫和的表現。

这些回答的奇怪与可笑，是由于新的歷史，好像是一个聾子一样，在回答無人問他的問題。

假若歷史的目的是描寫人类和各國人民的运动，則第一个問題便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各國人民？不回答了这个問題，則所有其余的問題都是不可解的。对于这个問題，新的歷史費尽苦心地回答說，拿破侖很有天才，或者說路易十四很傲慢，或者說某些著作家寫了某些書。

这一切很可能是这样的，并且人类准备同意这种說法。但所問的并不是这个。这一切可能是有趣的，假使我們承認神权；这种神权的基礎就是它本身，这种神权总是同样的，通过拿破侖之流、路易之流，和歷史家們來領導各國人民的。但是我們并不承認这种权力，因此，在說到拿破侖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們之前，必須指出这些人和各國人民的运动之間的实际連系。

假使有別的力量代替神权，則必須說明这个新的力量是什么，因为歷史的全部兴趣正是在这种力量里面。

歷史似乎假定，这种力量是当然存在的，并且是人所周知

的。虽然大家希望承認这种新的力量是人所周知的，但是讀了很多歷史著作的人，不覺地要怀疑，这种新的力量是否眞是人所周知的，歷史家們自己对它的了解是那么各不相同。

2

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各國人民呢？

个人傳記的歷史家，和各國人民專史的歷史家，認为这种力量是英雄和君王的固有的权力。据他們的叙述，歷史事件僅僅是拿破侖之流的、亞力山大之流的、或者总之，是个人傳記的歷史家所描寫的那些人們的意志所產生的。这种歷史家們关于推动歷史事件的力量这問題所作的回答，在每个事件只有一个史家的时候，才是令人滿意的。但是一旦各國的、各种見解的史家們开始描寫同一事件时，他們所給的回答便立刻失去全部的意义了，因为他們对这种力量的了解不但是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十分矛盾。这个史家断言某一事件是拿破侖的权力產生的；那个史家認定它是亞力山大的权力產生的；第三个史家認为它是某某第三个人的权力產生的。此外，这种史家們，甚至在說明同一个人的权力所依据的那种力量的时候，也是互相矛盾的。保拿巴特派的提埃尔說，拿破侖的权力的依据是他的德行和天才，共和党蘭夫來[1]說，他的权力的依据是他的奸詐与欺騙人民。所以这种史家們互相破坏各人的立論，因而使人不能了解產生事件的力量，并且对于歷史的主要問題沒有作出任何回答。

通史的史家，研究所有的各國人民，似乎認为研究个人的史

[1] 毛注：Pierre Lanfrey (1828—1877)所著拿破侖一世史在托氏將完成战爭与和平时开始問世。

家們关于產生事件的力量的見解是不正确的。他們不承認这种力量是英雄們和統治者們的固有的权力，認为它是各种不同方向的許多力量的結果。描寫战爭或一國人民的屈服时，通史的史家不在一个人的权力中尋找事件的原因，却在与事件有关的許多人的交互作用中去尋找。

按照这种見解，歷史人物們的权力，作为許多力量的產物，似乎不能被看作產生事件的力量。然而，通史家，在大多数的情形中，仍然認定权力是產生事件的力量，是事件的原因。按照他們的說明，有时歷史人物是他的时代的產物，而他的权力只是各种力量的產物；有时他的权力是產生事件的力量。例如，該尔維努斯，施洛瑟① 和其他許多人，有时証明拿破侖是革命和一七八九年的思想和其他原因的產物，有时又坦白地說，一八一二年的远征和别的他們所不欢喜的事件，只是拿破侖的錯誤的意志的產物，而一七八九年的思想的發展被拿破侖的横暴跋扈所阻碍了。革命思想，时代精神，產生了拿破侖的权力。拿破侖的权力又压迫革命思想和时代精神。

这种奇怪的矛盾不是偶然的。它不但在每一个步驟上出現，而且通史家們的一切著作都是由一連串的这种矛盾所組成的。这种矛盾之所以發生，是因为通史家們走上了分析的道路，却又半途而止了。

要使各項分力產生一定的合力或合成力，必須各項分力的总和等于合成力。这个条件从來沒有被通史家們注意过，因此，为了解释合成力，他們不得不承認，在不充分的分力之外，还有一个未說明的力量，它影响着合成力。

---

① 毛注：Glrvinus 該尔維努斯(1805—1871) 德國史家；Schlosser 施洛瑟 (1776—1861) 海岱堡的歷史教授，著有世界史十九卷。

專史的史家們描寫一八一三年的远征或部蓬朝的复辟时，直率地說，这些事件是亞力山大的意志造成的。但通史家該尔維努斯，駁斥專史家的这种意見，極力証明一八一三年的远征和部蓬复辟，在亞力山大的意志之外，还有許多原因——施泰恩、梅特湼、斯塔叶夫人，塔來隆、斐希特、沙托不利昂和其他許多人的活动。歷史家顯然把亞力山大的权力分成各項分力：塔來隆、沙托不利昂等人；这些分力的总和，即沙托不利昂、塔來隆、斯塔叶夫人和其他許多人的作用，顯然并不等于整个的合成力，即是并不等于这个現象——数百万法國人服从部蓬皇朝。沙托不利昂，斯塔叶夫人，和其他許多人，彼此說点什么話，这只影响他們的互相关系，并不能說明数百万人的服从。因此，为了說明从这些分力中怎样地產生了数百万人的服从，即是，从等于一A的各項分力中，怎样地產生了等于千A的合成力，史家又不得不承認一种力量，即是他曾經否認的权力，認为权力是許多力量的合成力，即是，他不得不承認一种未說明的、对合成力發生影响的力量。这就是通史家們所做的事情。因此，他們不但和專史家們互相矛盾，而且他們自己也互相矛盾。

鄉下人对雨的原因沒有明白的概念，憑着他們希望落雨或者晴天而說：風吹散了烏云，或者風吹來了烏云。有时候，通史家們，当他希望这样，当这样便符合他的学說的时候，也同样地說，权力是事件的結果；有时候，当他們需要証明別的东西的时候，他們說权力產生事件。

第三种史家，所謂文化史家，走着通史家所开辟的路綫（通史家認为有时著作家和妇女是產生事件的力量），却認为这种力量是全然不同的东西。他們認为文化，認为精神活动就是这种力量。

文化史家們是完全追随他們的原型——通史家們的，因为，假使歷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怎样地对待某些人來說明，为什么不用某些人寫了某些書來說明呢？这些史家們，从大量的、和每个重要現象同时存在的表征中选擇了精神活动的表征，說这个表征就是事件的原因。虽然他們極力証明，事件的原因是精神活动，但是要非常勉强，我們才能承認在精神活动与各國人民的运动之間有任何的关系；然而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够承認精神活动領導人們的行动，因为这一类的現象——例如人类平等的宣傳所引起的法國革命时期的最殘忍的屠殺，仁爱的宣傳所引起的殘忍的战爭和死刑——是和这种見解矛盾的。

但是即使承認充滿这种歷史的一切狡猾捏造的理論都是正确的，承認某种所謂主义的难以确定的力量統治着各國人民——歷史的主要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决，而是在从前的君主的权力，在通史家所提出的顧問們和别的人們的势力之外，又加上了一个新的力量——主义，而主义和群众之間的关系是尙待說明的。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拿破侖有权力，所以發生了事件；相当勉强地，还可以了解：拿破侖和别的势力在一起是事件的原因；但是 *Le Contract Social*〔社会契約〕这本書怎么会使法國人互相淹溺，——若是沒有这个新力量和事件之間因果关系的說明，是不能够了解的。

無疑，在所有同时代的人們之間是有关系的，因此可以找出人們的精神活动和他們的歷史运动之間的某种关系，正如同在人类运动和商業、工藝、園藝，以及随便您举出的任何东西之間，可以找出某种关系。但是为什么人們的精神活动，在文化史家看來，是一切歷史运动的原因或表現，——这是难以了解的。史家們的这种結論只可以用下面的理由來解釋：（一）歷史是有学

問的人寫的，因此他們理所当然地認为他們这个階層的活动是全人类运动的基礎，正如同商人們、農人們、軍人們，也理所当然地持有同样的想法。（这个意思沒有被商人們軍人們表示出來，只是因为他們不寫作歷史；）（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主义——这一切都是不明顯，不确定的概念，在它們的旗帜之下，極其便于运用意义更不清楚的、因此很容易被应用在任何学說之中的字眼。

但是，且不說这种歷史的內在价値，（也許，这种歷史对于某种人、对于某种事是有用处的，）各种文化史（一切的通史都开始越來越和它們相近）是重要的，因为它們把各种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学說当作事件的原因，詳細地認眞地加以分析，每当它們要描寫实际歷史事件时，例如一八一二年的出征，他們便不覺地把它寫成权力的產物，直率地說，这个出征是拿破侖的意志的產物。文化史家們这么說，不覺地和他們自己矛盾，他們証明，他們所發明的这种新的力量并不說明歷史事件，而解釋歷史的唯一方法就是用他們似乎并不承認的权力。

3

火車头走动。有人問，它怎么会走动？農人回答：鬼使它走动。另一个人說：火車头走动，因为它的輪子在轉动。第三个人認为运动的原因是那被風吹走的烟。

这个農人是难以駁倒的。他想到了一个圓滿的解釋。要駁倒他，就必須有人向他証明，鬼是沒有的，或者另一个農民向他說明，并不是鬼，却是一个德國人在开动火車头。要到那时候，由于这些說法的矛盾，他們才会知道他們兩人都不对。但是那

个說輪子轉动是原因的人是不攻自破了，因为他既然走上分析之途，他便应該繼續前進：他应該說明輪子轉动的原因。在他沒有找出火車头运动的最后原因是汽鍋中蒸汽压力的时候，他沒有停止尋找原因的权利。那个人，用被風吹回去的烟來解釋火車头运动，顯然注意到輪子的轉动不是原因，便抓住了他所看見的第一个表征，并且把它作为原因。

可以說明火車头运动的唯一的概念，是那个和所見的运动相等的力量。

可以說明各國人民的运动的唯一的概念，是那个和各國人民的全部运动相等的力量。

然而，在这个概念之下，有各种各样的史家所提出的，和所見的运动完全不相等的、各种各样的力量。有些人認为它是英雄們直接的固有的力量，好像農人在火車头里看到鬼一样；又有些人把它当作几种别的力量所產生的力量，例如輪子的轉动；还有人把它当作智慧的影响，例如被風吹走的烟。

在史家寫的是个别人們的歷史，無論他們是凱撒之流，亞力山大之流，路得之流，或是福尔泰之流，而不是全体人們的歷史，不是全体参与事件的人們的歷史的时候，便不能不把人类运动的力量归于个别的人們，这种力量强使别人把他們的活动推向某一个目标。史家所知道的这种唯一的概念，就是权力。

这个概念是唯一的工具，可以运用它去处理現在所說到的歷史材料；誰損坏了这个工具，像博克尔那样，而不知道别的处理歷史材料的方法，便是使他自己失去处理歷史材料的唯一的可能的方法。为了解釋歷史現象，权力概念是不可少的，这一点已由通史家和文化史家們自己最充分地証明了，他們表面上否認权力的概念，却又不可避免地在每一步驟上利用它。

歷史科学，在处理人类的問題的时候，直到現在，好像流通的貨幣——紙幣与硬幣——一样。傳記的和各別的民族的歷史好像紙幣。在沒有人問到它們保証金的时候，它們可以行使流通，完成它們的任务，对任何人無害，甚至有益。只要忘記了英雄的意志怎样產生事件这个問題，則提埃尔的歷史便会是有趣的，有教益的，并且还会有点兒詩意。但是，正如对于紙幣的实际价值会發生疑問，或者是因为它們容易制造，制造太多了，或者因为人們要用它兌換現金——同样地，对于这种歷史的眞正价值也会發生疑問，或者是因为这种歷史出現得太多，或者因为有人在直率地問道：拿破侖用什么力量做了这个？——就是，要通用的紙幣兌換眞正了解的純金。

通史家們和文化史家們好像是这么一种人，他們承認紙幣的缺点，决定了用一种沒有金的比重的金屬來鑄造硬幣代替紙幣。貨幣确实是**硬**幣了，但只是**硬**幣而已。紙幣还可以欺騙無知的人；但是沒有价值的硬幣不能够欺騙任何人。正如同金子要在能够交換、可供使用的时候才是眞金。同样地，通史家要在能够回答歷史的主要問題——什么是权力？——的时候，通史家才是眞金。通史家們矛盾地回答这个問題，文化史家却簡直是規避它，回答全然一些不相干的話。好像仿金的贋幣，只可以在同意把它当作金子的人們之間，在不知道金子性質的人們之間使用。同样地，通史家与文化史家，不回答人类的主要問題，只是为了他們自己的某种目的，充当大学校和讀者大众——他們是所謂重要書籍的爱好者——之間的流通貨幣。

4

既然否定了古代的观念，不承認人民的意志对于某一被选定者的神聖服从，不承認被选定人的意志对于上帝的服从，那末歷史若不选擇兩者之一：或者恢复上帝直接参与人事的旧信念，或者确定地說明產生歷史事件的所謂“权力”的那种力量的意义——便無往而不矛盾。

恢复旧信念是不可能的：那个信念已經破坏了，因此必須說明权力的意义。

拿破侖下令征集軍隊去打仗。我們是那么習慣于这个概念，我們是那么習慣于这个見解，以致这个問題——为什么当拿破侖說某句話的时候，六十万的人便去打仗——在我們看來是沒有意义的。他有权力，因此他的命令被执行了。

假使我們相信权力是上帝給他的，这个回答便是完全令人滿意了。但是我們既不承認这个，便不得不明确一下，一个人統治許多別人这种权力是什么。

这种权力不能够是一个强者对于一个弱者体力优越的那种直接权力——那种优越是建立在体力的使用或者体力的威脅上的——例如赫叩利斯的权力；它也不能建立在道德力量的优越上，如同一些歷史家們單純地所想的，他們說歷史上的大人物是英雄們，即是禀賦了非常的精神、智慧、与所謂天才的人們。这种权力不能建立在道德力量的优越上，因为歷史向我們說明，統治無数人民的路易十一之流，和梅特涅之輩，都沒有任何特殊的精神力量的优点，而且相反，他們大都在精神上比他們所統治的無数人民中任何一个人更加薄弱，拿破侖之流的英雄人物是不

用說了，关于他們的精神品質的見解是極为分歧的。

假使权力的來源不是有权力的人的生理和精神的品質，則顯然这种权力的來源应該在这个人之外去尋找——在那个握有权力的人和群众的关系中去尋找。

法律科学就是这样地了解权力的——法律科学是歷史兌換处，它保証讓歷史的权力概念的紙幣兌換純金。

权力是人民的总合的意志，由人民明許或默許而移轉給人民所选定的統治者的。

法律科学是由这种討論組成的，就是，國家和权力，假使可以形成的話，是怎样形成的；在法律科学的范圍里，这都是很明白的；但是应用于歷史时，这种权力定义是需要說明的。

法律科学对國家和权力的看法，好像古人对火的看法一样，把它当作一种絕对存在的东西。但是在歷史看來，國家和权力只是現象，正如同在現代物理学看來，火不是原素，而是現象。

由于歷史观点和法律观点之間的这个根本差异，便產生了这样的情形，就是，法律科学可以詳細說出：按照它的意見，权力是应該怎样形成的，以及那在时間之外固定不变地存在着的权力是什么；但是对于歷史的問題——关于在时間之內变动不定的权力的意义——它是不能回答的。

假使权力是大众移轉給統治者的总合的意志，那末，普加巧夫是大众意志的代表嗎？假若他不是的，那末为什么拿破侖一世是代表呢？为什么拿破侖三世在部洛涅被捕时是一个罪犯，为什么后來那些被他逮捕的人們又是罪犯呢？①

---

① 毛注：拿破侖三世，一八五二——一八七一年为皇帝；一八三六年在斯特拉斯堡篡夺皇位未成，流放美國，一八四〇年在部洛涅篡夺皇位，被捕处無期徒刑。六年后，逃入英國，战爭与和平寫作时，他是皇帝。

改朝換代——有时只有兩三个人参加——也把大众的意志移轉給新的統治者嗎？在國际关系中，人民大众的意志也移轉給他們的征服者嗎？在一八〇八年，來因联盟的意志移轉給拿破侖了嗎？俄國人民大众的意志，在一八〇九年，当我們的軍隊和法軍联盟去攻打奥地利时，移轉給拿破侖了嗎？

对于这些問題可以从三方面回答：

或者（一）認为，大众的意志总是無条件地移轉給他們选定的一个或許多統治者，因此应該認为，任何新权力的兴起，对于已經移轉的权力的任何斗爭，都只是破坏眞正的权力的。

或者（二）認为，大众的意志在一定的、确知的条件之下移轉給統治者們，并且証明权力的一切限制、冲突、甚至消滅，都是因为統治者不遵守权力移轉給他們的时候的那些条件。

或者（三）認为，大众的意志是有条件地移轉給統治者的，但条件是不确知的、不确定的，而許多权力的兴起、它們的爭斗与衰落，只是由于統治者較多地或較少地完成那些不确定的条件，就是大众的意志从这些人移轉給那些人的时候的条件。

歷史家們便照这三种方法說明大众和統治者們的关系。

有些歷史家，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个人傳記的史家，由于看法單純，不能了解权力意义的問題，似乎承認，大众的总合的意志是無条件地移轉給歷史人物的，因此，这些史家，在描寫某一种权力时，認为这种权力是唯一的、絕对的、眞正的权力，而任何反对这种权力的别的力量，都不是权力，而是权力的破坏，是暴力。

他們的学說，適合歷史的原始与和平时期，若是应用于各國人民生活的复雜的騷乱的时期，（在这时候，各种权力同时兴起并且互相斗爭，）便有这个缺点，即是，君主正統主义的史家將証

明，法國的國民議会、执政委員会、和保拿巴特只是眞正权力的破坏者；共和派和保拿巴特派將各自証明，國民議会和帝國是眞正权力，而其余的都是权力的破坏者。顯然这些史家們所提出的互相冲突的权力解釋，只能滿足最年幼無知的小孩子們。

另一种史家，認为这种对歷史的看法是錯誤的，說权力的基礎是大众的总合的意志有条件的移轉給統治者，而歷史人物只在这个条件之下——就是执行人民意志默許地指定給他的綱領——才有权力。但这些条件是什么，这些史家們沒有告訴我們，或者即使說了，也老是互相矛盾的。

每个史家，按照各人对于什么是人民的运动目标的見解，在法國或别國人民的偉大、財富、自由、教育中找尋这些条件。姑且不說史家們关于这些条件的矛盾的見解；即使我們承認这些条件的共同綱領是存在的，我們也会發現，歷史事实几乎总是和这个学說矛盾的。假使权力移轉时的条件是人民的財富、自由、教育，那末，为什么路易十四世和約翰四世平安地渡过他們的統治时期，而路易十六世和查理一世要被他們的人民处死呢？对于这个問題，史家們回答說，路易十四世的行为，違反这个綱領，影响了路易十六世。但为什么不影响路易十四世和路易十五世？为什么偏偏要影响路易十六呢？这种影响有什么期限嗎？——对于这些問題沒有回答，而且不能有回答。这种看法同样地不能說明，为什么总合的意志在数世紀之間保留在統治者和他們繼承者的手中，后來忽然在五十年間，相繼移轉給國民議会，給执政委員会，給拿破侖，給亞力山大，給路易十八世，又給拿破侖，給查理十世，給路易·非利普，給共和政府，給拿破侖三世。在解釋这类的人民意志从一个人迅速移轉給另一个人的时候特別是在涉及國际关系、征服和联盟的时候，这些史家們不得不承

認，一部分的这种移轉不是人民意志的正常的移轉，而是一些偶然現象，这些現象取决于某一外交家、或帝王、或政党領袖的狡猾、錯誤、奸計、或弱点。所以大部分歷史現象——內战、革命、征服——在这些史家們看來，不是人民意志自由移轉的結果，而是一人或数人的錯誤的意志的結果，这又是权力的破坏。因此这种歷史家們也把歷史事件看作是違背他們的学說的。

这些史家們好像这样的一个植物学家——他看到，有几种植物从双子叶种籽中生長出來，便坚持一切生長的植物，都只長成兩片叶子；認为棕欖樹、菌子、甚至橡樹充分地長大了，幷不像是一双叶子，便都是違背他的学說的。

第三种史家認为，大众的意志有条件地移轉給歷史人物，但这些条件是我們不知道的。他們說，歷史人物有权力，只是因为他們执行那托付他們的人民大众的意志。

但是在这种时候，假使推动各國人民的力量不是歷史人物，而是各國人民本身，那么这些歷史人物的重要性在哪里？

这些史家們說，歷史人物表現人民大众的意志；歷史人物的活动便是表現人民的活动。

但是在这种时候便要發生这个問題，表現大众意志的，是歷史人物們的全部活动呢，还是只有某一方面的活动呢？假使歷史人物們全部活动，如某些歷史家所想的，是大众意志的表現，則拿破侖和叶卡切鋭娜之流的傳記中的全部宮庭丑事的詳情，都是各國人民的生活的表現了，这顯然是沒有意义的；假使只有歷史人物們活动的某一方面是各國人民的生活的表現，如同別的所謂哲学的歷史家所想的，那末为了确定歷史人物活动的哪一方面表現人民的生活，我們先要知道民族的生活是什么东西組成的。

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这种史家們便發明了最不明确的、难以捉摸的、一般的抽象概念，这种概念可以包括極多的事件，他們說，这种抽象概念就是人类运动的目标。最通常的、几乎是所有的史家們所采用的一般的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進步、文明、文化。史家們假定某种抽象概念作为人类运动的目标，去研究那些留下最大多数紀念碑的人們，——帝王們、大臣們、將帅們、著作家們、改革家們、教皇們、新聞家們——因为所有的这些人，在他們看來，是助成或阻碍某一抽象概念的。但是因为無法証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又因为群众和人类統治者和教導者的关系、只是建立在这个武断的假定上的，即是，群众的总合的意志总是移轉給那些为我們所注意的人們的，——所以無数的流动迁移、焚燒房屋、抛弃農事、互相屠殺的人們的活动，决不是十几个沒有焚燒房屋、沒有从事耕种、沒有殺死同类的人們的活动可以說明的。

歷史处处証明这一点。西方各國人民在十八世紀末叶的騷动，以及他們向东方的急進，是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他們的寵妇和大臣的活动，是拿破侖、盧騷、狄德罗、保馬晒，和其他許多人的生活可以說明的嗎？

俄國人民向东方，向卡桑，向西比利亞的运动，是伊凡四世病态性格的詳細情况，是他和庫尔不斯基的通信可以說明的嗎？

十字軍时代各國人民的运动是高德弗利之流、路易之流，和他們寵妇們生活的研究可以說明的嗎？我們还是不了解那次的各國人民自西向东的运动，它沒有目的，沒有領導，只有一群流氓和彼得隱士① 。更不可解的，是在歷史人物們明白地提出了那

① 毛注：彼得隱士是法國善行僧，据傳說，曾鼓动第一次十字軍。

次远征合理的神聖的目的就是解放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运动却中断了。教皇們、國王們、武士們鼓动人民去解放聖地；但是人民不去，因为从前鼓动他們参加运动的那个未知的原因，不复存在了。高德弗利之流和行吟詩人們的歷史①，顯然不能包括各國人民的生活。高德弗利之流和行吟詩人們的歷史只是高德弗利之流和行吟詩人們的歷史，而各國人民的生活和感情冲动的歷史，仍然是未知的。

著作家們和改革家們的歷史，更沒有向我們說明各國人民的生活。

文化史向我們說明著作家或改革家的感情冲动、生活条件、思想。我們知道，路得發过暴躁的脾气，說过一些什么話；我們知道，盧騷多疑，他寫过什么些書；但是我們不知道，为什么在宗教改革之后各國人民互相屠殺，在法國革命时期人們互相刑殺。

假若我們像最新的史家們所做的那样，把这兩种歷史合并在一起，这便是君王們和著作家們的歷史，而不是各國人民的生活的歷史。

5

各國人民的生活是少数人的生活包括不了的，因为还沒有找出來这些少数人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关系。有一种学說認为这种关系的基礎是建立在人民总合的意志移轉給歷史人物之上的，这种学說，只是一个假定，并沒有得到歷史經驗的証实。

人民大众的总合的意志移轉給歷史人物的学說，也許在法

① 毛注：高德弗利为十一世紀末第一次十字軍的領袖。行吟詩人为十二十三世紀游行吟唱情詩及十字軍歌曲的人。

律科学的領域內可以說明很多东西，也許这对于法律科学的目的是不可少的；但是应用在歷史方面，一旦發生革命，征服，內战时，即是，一旦歷史开始时——这个学說便不能說明任何东西。

这种学說，似乎是不可駁倒的，正因为人民意志移轉的事实是不能証实的，因为它从來就沒有过。

無論發生了什么事件，無論誰領導这个事件，这个学說总能說，某某人領導事件，因为总合的意志移轉給他了。

这种学說对于歷史問題所作的回答，就好像一个人看着移动的一群畜牲，沒有注意田野各处牧草的不同的性質，沒有注意牧人的鞭策，便認为，某一走在畜群之前的畜牲就是这群畜牲朝某一方向行走的原因。

"畜群朝那个方向走，是因为走在前面的那个畜牲領導它們，所有其他的畜牲的总合的意志移轉給这个畜群的領袖了。"承認無条件的移轉权力的第一种史家們这么回答。

"假使領導畜群的畜牲有变动，这是因为全体畜牲的总合意志从这个領袖移轉給另一个領袖了，而这是以这个畜牲是否領導它們走向全体畜群所选定的方向而定的。"史家們这么回答，認为大众的总合的意志是在他們認为已知的条件下移轉給統治者的。（用这种观察的方法，便常常發生如此的情形：观察者按照他所选擇的方向來判断，認为在大众改变方向时，做領袖們的不是那些在前面的人們，却是站在旁边，甚至有时是在后边的人們。）

"假使領導的畜牲不断地改变，整个畜群的方向不断地改变，則这是因为，为了要順着一定的方向前進，畜牲們把它們自己的意志移轉給我們所注意的那个畜牲了，因此，为了研究畜群的运动，我們必須注意在畜群各方面走动的那些顯著的畜牲。"

第三种史家們这么回答，他們認为一切歷史人物——自君王到新聞家——都是他們的时代的反映。

人民大众的意志移轉給歷史人物的学說，只是一种意譯——只是把問題換了別的字眼表达出來。

什么是歷史事件的原因？权力。

什么是权力？权力是移轉給某一个人的总合的意志。

人民大众的意志是在什么条件之下移轉給一个人的？那条件就是这个人必須表現全体人們的意志。这便是說，权力就是权力。就是說，权力是一个名辞，它的意义是我們不了解的。

假使人类知識的領域只限于抽象的思考，則人类批評了科学对权力所作的解釋之后，就可以獲得結論，說权力只是一个字眼，事实上并不存在。但是为了認識現象，在抽象思考之外，人类还有一个工具——經驗，人类用經驗証实思考的結果。但是經驗告訴我們，权力并不只是一个字眼，而是确实存在的現象。

沒有权力的概念，便不能描寫人們协同的活动，这是不待言的；歷史，对当代事件的观察，都証明权力是存在的。

在一个事件發生时，总是要出現一个人或者許多人，那个事件好像是按照他們的意志發生的。拿破侖三世下了命令，法國人便到墨西哥去了①。普魯士國王与俾斯麥下了命令，軍隊就开進了保希米亞②。拿破侖一世下了命令，法軍便進了俄國。亞力山大一世下了命令，法國人便服从部蓬皇朝。經驗告訴我們，無論發生了什么事件，这个事件总是和下命令的一个人或数个

① 毛注：一八六四年麥克米倫得法軍协助，獲得墨西哥王位，美國內战結束后，法軍退出，一八六七年托氏寫此書后部时，麥克米倫被墨西哥人槍斃了。

② 毛注：指一八六六年普奧战爭。

人的意志有关系。

史家們，由于承認神意参与人事的旧習慣，想要認为賦得权力的人的意志表現就是事件的原因；但是理論和經驗都沒有証实这个結論。

一方面，我們的思考指示出來：一个人的意志表現——他的言語——只是某一事件中，例如在战爭中、或者在革命中所表現的整个活动的一部分；因此，要不承認那不可解的、超自然的力量——神迹的作用，就不能承認言語能够是無数的人的运动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即使承認言語能够是事件的原因，歷史却指示出來，歷史人物意志的表現，在許多場合里，并不產生任何效果，就是說，他們的命令不但是常常不能执行，而且有时甚至發生和他們的命令完全相反的效果。

不承認神意参与人事，我們便不能把权力当作事件的原因。

从經驗的观点看來，权力只是个人意志表現和別人执行这个意志之間的一种关系。

为了說明这种关系的条件，我們不得不最先恢复意志表現的概念，这却是关于人的，而不是关于神的。

假使神發命令，表現自己的意志，像古代歷史向我們所說的那样，則这种意志的表現是和时間無关的，不是任何原因所引起的，因为神不是和事件連在一起的。但是說到命令——在时間之內進行活动的、互相有关的人們的意志表現——为了說明命令和事件的联系，我們不得不恢复（一）一切所發生的事件的条件：各項事件以及下命令的人在时間之內的連續运动，和（二）下命令的人和那些执行他的命令的人們之間不可避免的关系。

6

只有那和时間無关的神的意志的表現，能够和若干年內或若干世紀中所發生的整串事件有关，并且只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神，能够單憑他自己的意志，决定人类运动的方向。但是人在时間之內進行活动，并且他自己参与事件。

恢复第一个被忽略的条件，时間的条件，我們知道，若是沒有前面的命令，使最后的命令可以执行，則沒有一个命令是可以执行的。

从來沒有一个命令是自發地出現的，或者是包括整串的事件的；但是每一个命令是从另一个命令產生的，并且决不和整串的事件有关，而总是只和事件的某一时期有关。

例如，当我們說拿破侖命令軍隊去打仗时，我們是把整串的互相有关的、有連貫性的命令，合并在一个單独的命令中。拿破侖不能下命令出征俄國，并且从來沒有下过这个命令。他今天下命令寫某些公文給維也納，給柏林，給彼得堡；明天下某些敕令和命令給軍隊，艦隊，軍需处，等等，等等，——这只是無数的命令，是一連串的命令，符合着把法軍引入俄國的一連串事件。

拿破侖在他的全部統治期間，下了許多关于远征英吉利的命令，他沒有对于任何別的計划耗費过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間，然而在他的全部統治期間，他沒有一次試圖实現这个計划，却作了对俄的远征，在他屢次表示的信念中，他認为和俄國联盟是有利的——这是因为他的第一类的命令不符合、第二类命令却符合那一串的事件。

命令要能切实执行，就必須有人發出可以执行的命令。但

是，要知道什么可以执行，什么不可以执行，——这是不可能的，不但無数的人所参与的拿破侖征俄之役是如此，而且最簡單的事件也是如此的，因为要执行任何一个命令，总要遇到無数的阻碍。在每个被执行的命令之外，总是有許多沒有被执行的命令。一切不能执行的命令都是和事件沒有关系的，并且是不会被执行的。只有那些可能执行的命令，是和那符合整串事件的整串的有連貫性的命令有关系的，并且是会被执行的。

我們有一个錯誤的概念，認为事件之前的命令就是事件的原因。这个錯誤的概念是这么發生的，就是，当一个事件發生的时候，当無数的命令之中的几个和事件有关系的命令被执行了的时候，我們便忘記了許多別的因为不能执行而沒有被执行的命令。此外，我們在这方面的錯誤的主要的根源，就是在歷史叙述中，把一整串的、無数的、各种各样的、最小的事件，（例如：造成法軍入俄的一切事件，）按照这串事件所產生的結果，概括为一个事件，并且配合着这种概括，把整串的命令概括为一个單独的意志表現。

我們說：拿破侖想要進攻俄國并且做了这件事。事实上，在拿破侖的全部活动中，我們决不会找到和表現这种意志相类似的东西，我們只看到一串的命令，或者他的意志的表現，表現的傾向是極其多样、極不确定的。在拿破侖的無数串未被执行的命令中，有一串关于一八一二年出征的命令被执行了，这不是因为这些命令和別的未被执行的命令有什么区別，而是因为这串命令符合那使法軍入俄的一串事件。正如同在鏤花作品上出現了某一种圖形，不是因为在圖形的某一边上色以及如何上色，而是因为在鏤花圖形的各方面都上了色。

所以在我們观察命令和事件在时間上的关系时，我們發現，

命令决不能是事件的原因，而是在兩者之間有某种确定的关系。

要明白这种关系是什么，必須恢复另一个被忽略的条件，即是，任何命令都不是神所下的而是人所下的，并且下命令的人自己也参与那个事件。

下命令的人，和他所命令的人的关系，正是所謂权力。这种关系的內容如下：

人們为了共同的活动，总是結成某种团体，在这种团体中，虽然各人在共同行动中的目标不同，但参与行动的人們之間的关系却总是一样的。

人們結成这种团体，他們之間总是有这样的关系，就是，在他們結合起來所要做的联合行动中，最大多数的人最直接地参与行动，最少数的人最不直接地参与行动。

在人們为了完成共同行动而結成的一切团体中，最顯著而确定的一种是軍隊。

組成任何軍隊的人員：是低級軍事人員——士兵，他們在全軍中总是占最大多数；和較高級的軍事人員——伍長，軍曹，他們的数目比兵少；和更高級的軍官，他們的数目更少，这样下去，直到最高軍事权力，它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軍事組織可以完全同样正确地用圓錐体來說明，它的直徑最大的底是兵；上面的較小的横断面是軍中較高的階級，如是直到圓錐体的頂点，这个頂点是統帅。

人数最多的士兵是圓錐体的最下層和基礎。士兵直接地刺戳，砍斬，放火，行劫，而且总是奉較高級的人的命令做这些事的；他自己决不下命令。数目較少的軍曹們的直接行动比士兵少；但是他們已經下命令了。軍官的直接行动更少，他們下的命令更多。將軍只是命令軍隊行动，指示目标，他自己几乎决不

使用武器。統帅决不会直接参与行动的本身，只發出关于大軍运动的一般的命令。人們彼此之間这种同样的关系，也顯示在任何从事共同活动的人群中，——在農業中，商業中，在任何衙門里。

所以，用不着特别分析一个圓錐体的所有相連的横断面，一个軍隊的所有的階級，或任何衙門或公共机关的从最低至最高的階級与地位——我們便看到一种法則，按照这个法則，人們为了完成共同行动，总是結合成为这样的关系，即是，他們愈直接参与行动，他們愈不能命令，而他們的人数愈多；他們愈不直接参与行动，他們命令愈多，而他們人数愈少；这样地，直到最上層的一个人，他最不直接参与事件，而最是把他自己的活动用在發布命令上。

这便是下命令的人們和他們所命令的人們的关系，这是所謂权力这个概念的本質。

我們承認时間的条件——一切的事件都是在时間的条件下發生的，我們便發見，一个命令，要在它和相符的一串事件有关系的时候，才可以执行。我們承認下命令的人和执行命令的人之間的关系这个必要的条件，我們便發見，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質，命令者参与事件的本身最少，而他們的活动完全是在頒布命令上。

7

当一个事件發生时，人們表示他們对于这个事件的各种意見和希望，而因为事件是許多人的共同行动的結果，所以在表現出來的許多意見和希望之中，必然有一个会实現的，即使是近乎实現的。当所表現的意見之一实現时，这个意見在我們看來是和事件發生了关系，好像是事件之前的命令一样。

许多人拖一根木头。人人都表示他自己的意見:怎样拖,向哪里拖。他們拖开了木头,結果是,这件事做得正和他們当中的一个人所說的一样。他下了命令。这是原始形态的命令和权力。

那个用他的双手工作愈多的人,便对他所做的事想的愈少,对共同活动所能產生的結果考慮愈少,下命令也愈少。那个下命令愈多的人,由于他的語言活动愈多,顯然用他的双手工作愈少。

在一大群向着一个共同目标前進的人里面,有很顯著的一部分人,他們愈不直接参与共同活动,他的在命令方面的活动愈多。

当一个人單独活动时,他总是有某一类的理由,他似乎覚得,这些理由曾經領導他的过去的活动,为他的現在的活动作辯护,指導他去計划他的將來的行为。

一群人所做的事也完全是这样的,他們讓那些不直接参与事件的人們对于他們的集体活动找理由,作辯护,提建議。

由于我們知道的和不知道的理由,法國人开始互相淹溺、互相斬殺。那配合和伴同这个事件的辯护理由就是人們所表現的意志,認为这是为了法國的福利、为了自由、为了平等所不可少的。人們停止互相斬殺,而伴同这个事件的辯护理由就是必須权力集中,对抗欧洲,等等。人們从西方到东方去,屠殺同类,而伴同这个事件的言論,是法國的光荣,英國的卑鄙,等等。歷史向我們指示,关于事件的这些辯护理由,都沒有任何常識,而且都是自相矛盾的,例如說殺人是由于承認他的权利,而在俄國殺死無数的人,是为了使英國屈服。但是这些辯护理由在当时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

这些辯护理由使造成事件的人們免除了道德責任。这些臨

时的目的，好像是为了扫除軌道上的積雪而安置在火車头前面的扫帚一样，扫除了人类道路上的道德責任。沒有这些辯护理由，便不能回答人們研究每个歷史事件时所自动出現的最簡單的問題：即是，無数的人怎样地犯了共同罪惡，打仗，殺人，等等？

在現在的复雜的欧洲政治社会生活方式中，能够想出來，有任何事件不是君王、大臣、國会、报紙所規定、指令、命令的嗎？有任何共同行动不能够拿政治統一、國家主义、欧洲均势、和文化作为它的辯护理由嗎？所以，每个發生的事件，不可避免地符合某一个表示过的希望，并且得到辯护，顯得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意志的產物。

一只航行的船，無論向哪个方向行駛，在它前面总是可以看見被它分开的波紋。在船上的人看來，这些波紋的运动是唯一的可以看見的运动。

只有时时刻刻密切地注意这个波紋的运动，并且比較这个运动和船的运动，我們才能相信，波紋的每一瞬間的运动是船的运动所引起的；要認为我們自己也是不知不覺地在运动，就会使我們發生錯誤。

我們若时时刻刻注意歷史人物們的运动，（即是，承認一切事件的必要条件——运动在时間中的連續性，）而不忽視歷史人物和大众的不可少的关系，我們便也看到同样的情形。

当那只船照着一个方向航行时，在它前面的是同样的波紋；当它常常改变方向时，在它前面的波紋也常常改变。但是無論它向哪一边轉动，在它的运动之先总有波紋。

無論發生了什么事，总似乎是，那正是所預見的、所命令的事。無論船向哪里行駛，波紋既不領導也不加速它的运动，却在它前面激蕩着，并且远远地使我們覺得，它不但是自动地在运

动，并且領導船的运动。

歷史家們只研究歷史人物意志的各种表現，而它們对于事件的关系是命令，便認为事件是以命令为轉移的。但是在我們研究事件本身以及歷史人物和大众的关系的时候，我們發現歷史人物和他們的命令是以事件为轉移的。这个結論的無疑的証明就是，無論有多少命令，假使沒有其他的原因，事件是不会發生的，但事件一旦發生时，——無論是什么事件，——則在各人的不断地表現出來的一切意志之中，总会發現一些意志，它們在意义上在时間上对于事件的关系是命令。

我們獲得了这个結論，可以直接地肯定地回答歷史上的这兩个主要的問題：

一、什么是权力？

二、什么力量產生各國人民的运动？

一、权力是某一个人和别的許多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这个人愈是表現進行中的共同行动的意見、預料和辯护理由，便愈不直接参与行动。

二、產生各國人民的运动的，不是权力，不是精神活动，也不是兩者的联合，如史家所想的；而是参与事件的**一切人們**的活动，并且他們总是这样地結合的，即是，最直接参与事件的人，負的責任最小；反之亦然。

事件的原因在精神方面是权力；在物質方面則是那些服从权力的人。但是因为精神活动，离开了物質活动，便是不可思議的，所以事件的原因，既不在此，亦不在彼，而在兩者的結合。

或者，换言之，原因的概念是不能应用在我們所观察的現象上的。

在最后的分析中，我們达到了無窮尽的循环，达到人类理性在一切思想領域中所要达到的最后的界限，假使人类的理性不是玩弄它的主題。电生热，热生电。原子相吸引，原子相拒斥。

說到热、电，或原子的最簡單的作用时，我們不能够說为什么要發生这些作用，我們說，这些現象的本性是如此的，我們說这是它們的法則。同样的情形也运用在歷史現象上。为什么發生战爭和革命？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为了完成某一件行为，人們結成某一种团体，并且他們都参与这个团体；我們說，人們的本性是如此的，我們說这是一个法則。

8

假使歷史是研究外表現象的，那末，建立了这种簡單顯明的法則便够了，我們也可以結束我們的討論了。但歷史法則是和人类有关的。物質的微点不能够向我們說它并不感到吸引律和拒斥律，不能够向我們說这个規律是錯誤的；但是，人是歷史的主題，人坦白地說：我是自由的，因此我不服从法則。

人类意志自由的問題，虽然沒有被提出來，它的存在却是在歷史的每个步驟中感覚到的。

一切嚴肅地進行思考的史家們都不覚地遇到这个問題。歷史的一切矛盾和含混不清，以及歷史科学所走的錯誤道路，只是因为这个問題沒有解决。

假使每个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即是，假使每个人能够如其所願地去行动，則全部歷史將是一串沒有关系的偶然事件。

假使在一千年之間，無数的人当中有一个人能够自由地行动，即是，如其所願地行动，則顯然，这个人的一件不遵守法則的

自由行动，便会破坏全人类的任何法則存在的可能。

假使有一个法則管理着人类的行动，便不能够有自由意志，因为那时人們的意志不得不服从这个法則。

在这个矛盾中，包括着自由意志的問題，这問題从最古的时候就引起了最聰明人的注意，从最古的时候就被認为是非常重要的。

問題是，从任何观点——神学的、歷史的、倫理的、哲学的观点——把人当作观察对象时，我們發現了一个一般性的法則——必然性，人和万物同样地服从这个法則。但是当我們从內心里把人当作我們所意識到的东西看待时，我們便覺得我們自己是自由的。

这种意識是自我認識的根源，它是完全独立的，和理性無关的。人类通过理性观察他自己；但他只通过意識認識他自己。

脫离了自我的意識，任何观察，任何理性的应用，都是不可思議的。

为了了解、观察、下結論，人不得不首先覺得他自己是活的。人知道他自己是活的，只是由于他有欲望，即是，感覺到他的意志。人感覺到他的意志——意志組成他生命的本質——并且不能不認为他的意志是自由的。

假使有人在观察他自己的时候，看到他的意志总是受同一法則的支配，（無論他是观察飲食的需要、或腦力的活动、或任何别的事情，）他便不能不把他的意志的永远不变的方向看作意志的限制。假如它不是自由的，它便不能够是有限制的。一个人認为他的意志是有限制的，正因为他感覺到意志是自由的。

您說：我是不自由的。但是我举起了一只手又垂下來了。人人了解，这个不合邏輯的回答是自由的辯駁不倒的証明。

这个回答是不服从理性的意識的表現。

假使自由的意識，不是自我認識的單独的、和理性無关的來源，它便要服从理論和实驗；但事实上，这种服从是不存在的，是不可思議的。

一系列的实驗和理論，向每一个人証明：他，作为观察的对象，是服从一定的法则的，并且人服从这些法则，他一旦認識了引力或不滲透性的法则，他便决不会反对这些法则。但同样的一系列的实驗和理論向他証明：他在內心里所感覚到的完全自由是不可能的，他的每一动作都取决于他的構造，他的性格，和影响他的各种动机；但是人决不服从这些实驗和理論的結論。

根据实驗和理論，人知道了石头是向下墜的，人無疑地相信这个，并且总是期望他所知道的法则是有效的。

同样無疑地，他知道他的意志服从法则，但是他却不相信，并且不能相信这个。

無論实驗和理論有多少次向人証明：他在同样的条件之下，他有同样的性格，他便要做出他以前做过的同样的事情；然而当他在同样的条件之下，有同样的性格，第一千次去做那永远結果相同的动作的时候，他仍然無疑地覚得自己还像实驗之前那样地相信，他可以如他所願地去行动。每个人，無論是野蛮人还是聖人，縱然实驗和理論向他不可否認地証明了：想要在同样的条件之下有兩种不同的动作是不可能的，他仍然覚得沒有这个不合理的概念（而这就是自由的实質），他便不能想到生活了。他覚得，縱然这是不可能的，它却是有的；因为假若沒有这种自由的概念，他便不但不能了解生活，而且不能过片刻的生活了。

他不能够生活，是因为人的一切渴望，对于生活的一切动机，都只是渴望增加自由而已。富裕——貧窮，光荣——無聞，权

力——服从，强力——軟弱，健康——疾病，教养——愚昧，劳动——閑逸，飽足——飢餓，美德——罪惡，这都是較高或較低程度的自由。

要設想一个沒有自由的人，是不可能的，除非把他看作一个被剝夺了生命的人。

假使自由的概念，在理性看來，是無意义的矛盾，例如在同样条件之下做兩种不同动作的可能性，或者是沒有原因的行动，則这只証明意識不服从理性。

这是不可动搖的、不可駁倒的、不服从实驗和理論的、被一切思想家所承認的、被一切人們無例外地所感覺到的自由的意識，沒有了这个意識，則任何关于人的概念便是不可思議的。这个意識是問題的另一面。

人是全能、全善、全知的上帝的創造物。什么是罪惡?——罪惡的概念是从人的自由的意識中產生的。这是神学的問題。

人的行动服从一般的、不变的、由統計学所表現的法則。什么是人对于社会的責任?——这个概念是从自由的概念中產生的。这是法律的問題。

人的行动是从人的先天性格，和对人有影响的各种动机里產生的。什么是良知，是从自由的意識中所產生的行为的善惡的概念?这是倫理問題。

和人类一般生活有关系的个人，似乎服从那决定一般生活的法則。但同一的人，脫离了这种关系，便似乎是自由的。应該怎样去看各國人民和人类的过去的生活呢?看作人們自由活动的產物或是不自由活动的產物呢?这是歷史的問題。

直到我們的这个自以为是的、知識普及的时代，由于最有效的愚昧工具——刋物的傳播，意志自由的問題才到了这个問題

本身不能存在的地步。在我們的时代，大部分所謂前進的人們，即是那群無知的人，接受了那些只研究問題的一面就去解决整个問題的自然科学家們的研究結果。

精神和自由意志是沒有的，因为人的生活是由肌肉运动表現的，而肌肉运动是受神經活动約制的；精神和自由意志是沒有的，因为我們是在不可知的时代从人猿演变來的，——他們这么說，寫，印，一点也不怀疑，这个必然性的原則，就是他們現在那么热心地力求用生理学和比較生物学來証明的必然性的原則，在数千年前，不但被一切宗教，被一切思想家承認过，而且从來沒有被否認过。他們不知道，自然科学在这个問題中的任务，只是解釋这問題的一方面的一种工具。因为，从观察的观点看來，理智和意志只是腦筋的分泌物（*secrétion*），并且，人，服从一般的法則，可能是在不可知的时代从低級动物發展出來的，——这只是从新的方面說明数千年前一切宗教与哲学理論所承認的眞理，即是，在理智的观点上，人服从必然性的法則，但它沒有使这个問題的解决有一髮絲的進展，这問題有相反的建立在自由的意識上的另一方面。

假使人是在不可知的时代从人猿演变出來的，則这和說人是在某一个时期从一塊泥土变出來的，是同样可以了解的，（在第一个情形中，x 是时間，在第二个情形中，x 是起源；）而这个問題——怎样把人对自由的意識和人所服从的必然性的法則結合起來——是不能用比較生理学和动物学來解决的，因为在蛙、兎、人猿的身上，我們只能观察到肌肉的和神經的活动，而在人的身上，又有肌肉的神經的活动，又有意識。

自然科学家們和他的信徒們以为他們解决了这个問題，他們好像那些被指定去塗刷教堂的一面牆壁的泥水匠，他們乘总

監工不在場的时候，由于热心过分，用泥灰塗刷了窗子、聖像、細木工，和还未砌扶壁的牆，他們高兴着，从他們泥水匠的观点上看來，一切是平整而光滑的。

9

在解决自由意志和必然性問題方面，歷史比其他研究这个問題的科学占了一个便宜，对于歷史，这个問題不是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本質，而是关于意志在过去，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現。

在解决这个問題方面，歷史对于其他科学所处的地位，好像实驗科学对于思辯科学所处的地位一样。

歷史的主題不是人的意志本身，而是我們的关于人的意志的陈述。

因此对于歷史，不像对于神学，倫理学和哲学那样，自由意志和必然性之結合这个不可解决的神秘，是不存在的。歷史所研究的是陈述人的生活，在这种陈述中已經完成了这兩个矛盾的統一。

在实际生活中，每一个歷史事件，人的每一个行动，是很清楚地很明确地被了解的，而不感到絲毫矛盾，虽然每个事件顯得一部分是自由的，一部分是必然的。

为了解决这个問題：如何結合自由意志和必然性、以及什么是这兩个概念的实質，歷史哲学能够而且应該采取一条和其他科学的路綫恰好相反的路徑。歷史不应該对自由意志和必然性这兩个概念的本身先下了定义，再把生命現象放置在这兩个定义之下，却应該从大量的、歷史范圍之内的、总是顯得以自由意志和必然性为轉移的現象之中，求出自由意志与必然性这兩个

概念的定义。

無論我們所研究的关于許多人的或一个人的活动的陈述是什么样的，我們都認为它一部分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產物，一部分是必然性法則的產物。

無論我們說的是各國人民的迁移和野蛮人的侵入，还是拿破侖三世的命令，或还是一个人在一小时前所做的从几条散步的方向中选擇一条的行为，我們都看不到絲毫的矛盾。指導这些人們的行为的自由意志与必然性的分量，在我們看來，是明白地确定了的。

关于自由意志是多是少的概念，常常是随着我們观察現象时的观点的差异而有差异的；但是人的每件行为，在我們看來，都不外是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一定程度的結合。在我們所研究的每个行为中，我們看到一定成份的自由意志和一定成份的必然性。在任何行为中，我們总是看到，自由意志愈多，則必然性愈少；必然性愈多，則自由意志愈少。

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比例，是随着我們研究行为时的观点的差异而增减的；但这种比例关系，永远是反比例的。

一个要淹死的人，抓住另外一个人，把他也淹死了；或者一个因为哺育小孩而疲憊、飢餓的母親偷取食物；或者一个受了紀律訓練的人，在行列中奉到命令殺死一个不能自衛的人——这些人，在知道他們所处的境况的人看來，似乎是罪过較輕的，即是，他們是較不自由的，較为服从必然性的法則，在不知道那个人自己要淹死、那个母親飢餓、那个兵是在行列中的人看來，他們是較为自由的。同样的，一个人在二十年前殺了人，后來平平靜靜地于人無害地在社会上过活，在二十年之后研究他的行动的人看來，他似乎是罪过較輕的，他的行动是較为服从必然性的

法則的，而在事后第二天研究同一行动的人看來，他的行动是較为自由的。同样的，瘋人、醉漢、或受强烈刺激的人的每个行动，在了解有这种行动的人的精神狀态的人看來，是自由意志較少而必然性較多的，在不了解的人看來，是自由意志較多而必然性較少的。在这一切的事件中，随着研究行动时的观点，自由意志的概念有所增减，必然性的概念也相应地有所增减。所以必然性顯得愈多，自由便顯得愈少，反之亦然。

宗教，人类的常識，法律科学，和歷史本身，同样地了解必然性和自由意志間的这种关系。

在一切事件中，我們的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概念是有所增减的，这一切事件，沒有例外，都有这三个理由：

一、有行动的人和外在世界的关系，

二、他和时間的关系，

三、他和產生行动的原因的关系。

（一）第一个理由是我們或多或少了解到的人和外在世界的关系，是我們或多或少了解到的每一个人和一切与他同时存在的东西的关系。就是这个理由使我們明白將要淹死的人，比在干地上活着的人，是更不自由而更服从必然性；使那个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和别人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行为，或者那个被家庭、官職、企業所約束的人的行为，比那独居孤处的人的行动，無疑是更不自由、更服从必然性的。

假使我們只研究一个單独的人，不知道他和他四周一切的关系，我們便覺得这个人的每个行动是自由的。但是假使我們知道他和四周的东西的任何关系，假使我們知道他和任何东西，和他所交談的人，和他所讀的書，和他所做的工作，甚至和他四周的空气，和那照在他四周物体上的光綫的关系，我們便知道，

这些条件中的每一件都对他有影响，并且至少控制他的活动的某一方面。我們愈知道这些影响，我們对于他的自由意志的概念便愈减少，而对于他所服从的必然性的概念愈增加。

（二）第二个理由是：我們或多或少了解到的人和外在世界的时間关系：或多或少了解到的人的行动在时間中所占的地位。就是因为这个理由，世界上的第一个人的墮落（它的后果是人类的起源），比現在人的結婚，顯得是更不自由的。就是因为这个理由，百年前的与我有时間关系的人們的生活与活动，在我看來，不能够像現代人的、而后果是我所不知的生活同样自由。

在这方面，关于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概念的多少，取决于發生行为的时間和批評行动的时間相隔的長短。

假使我研究片刻之前我在大概和現在一样的环境中所作的行动，我便覺得，我的行动無疑是自由的。假使我批評一个月前所作的行动，那末，在不同的环境里，我不得不承認，假使沒有这个行动，則这个行动所產生的許多有益的、如意的、甚至是必要的东西也不会發生。假使我回想更早的时候的行动，十年前或者更早，則我的行动的后果，在我看來，是更明顯；并且我难以想像，假使沒有这个行动，便会發生什么样的情形。我向后回想愈远，或者同样的，我向前推論愈远，則我的关于行动自由的見解是愈可疑了。

我們在歷史中發現了同样的关于自由意志参与人类一般事件的信念的級数。我們覺得，当代的事件無疑是一切已知的人們的行为；但在較为久远的事件中，我們看到了它的不可避免的后果，除了这些后果，我們不能設想到任何别的后果。我們回想的事件愈久远，我們愈覺得它們是不自由的。

普奥战爭在我們看來是俾斯麥的狡猾行为等等的必然的

結果。

拿破侖的各次战爭，在我們看來，虽然已經可疑，却还是英雄們的意志的產物。但是我們已經把十字軍远征看作一个在歷史上占有确定地位的事件，并且沒有它，則歐洲的近代史是难以想像的，虽然同样地在十字軍远征的編年史家們看來，这个事件只是某些人們的意志的產物。在談到各國人民的迁移的时候，現在沒有一个人会認为，歐洲世界的复兴是以阿提拉[①]的任意行为为轉移的。我們在歷史上的研究对象愈遙远，產生事件的人們的自由意志愈是可疑，必然性的法則愈明顯。

（三）第三个理由是我們或多或少了解到的無窮尽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理性的不可避免的要求，并且每个被了解的現象，从而人的每个行动，在这种因果关系中都一定有它的确定地位，它旣是前面的行动的結果，又是后面的行动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們愈是知道人所服从的、从观察中得來的、那些生理的、心理的，和歷史的法則，我們愈是正确地了解行动的生理的、心理的、歷史的原因，我的所观察的行动愈是簡單，那个人——他的行动被我們观察的人——的性格与智慧愈不复雜，我們的行动和別人的行动便愈不自由，而愈服从必然性法則。

当我們完全不了解一个行动的原因时——無論它是罪惡、善行、或者是不分善惡的行动——我們認为这个行动有最大成份的自由意志。假如这是罪行，我們便極力要求处罰这种行动；假如这是善行，便尽量称贊这种行动。假如这是不分善惡的行动，我們便認为它有最大的个性，独特性和自由。但是即使我們

---

① 公元五世紀的匈奴王。——譯者

知道了無数原因中的一个，我們便要承認一定成份的必然性，不那么要求对于罪惡的处罰，不那么承認善行的功績，而似乎是独特的行动也顯得不那么自由了。罪犯是在坏人中养成的，这个事实减輕了他的罪。父親的、母親的自我牺牲，为了可得报酬而有的自我牺牲，比較無故的自我牺牲，是更可理解的，因此顯得是較不値得同情的，較不自由的。宗教或党派的創始人，發明家，当我們知道了他的活动是如何准备的，用什么准备的，便不那么使我們驚异了。假使我們有一大串的实驗，假使我們的观察是要不断地在人們行动之中尋找原因和結果間的相关，我們把結果和原因联結的愈正确，則人們的行动在我們看來愈是必然的，愈是不自由的。假使所观察的行动是簡單的，并且我們有很多这样的行动作观察，則我們对于这些行动的必然性的概念是会更强的。不正派的父親的兒子的不正派的行动，在坏朋友当中的妇女的过失行为，酒徒的醉酒，等等，这些行动的原因我們愈了解，我們便愈覚得它們是不自由的。假使他的行动被我們所观察的人，是智慧最低的，如同小孩，瘋人，傻瓜，則我們知道了行动的原因和他的性格与智力的簡單，便会看到那么多的必然性，和那么少的自由意志，以致我們一知道了那些造成行动的原因，便能立刻預言后面的行为。

一切法典中的免罪与减罪情况，只是建立在这三个理由上的。責任能力是大是小，要看我們对于这个行动受到批判的人所处的环境的了解是多是少，研究行动和实际行动的相隔时間是長是短，以及对于行动原因的了解是深是淺。

10

因此，我們的关于自由意志与必然性的概念，是随着人和外在世界的或大或小的关系、时間的或大或小的距离、我們观察一个人的生活現象时的或大或小的因果关系而漸漸地变小或变大的。

所以，假使我們研究一个人的情况，他和外在世界的关系是人所共知的，研究的时間和行动的时間相隔極其長久，而行动的原因是極其可以理解的，則我們便要獲得最大必然性与最小自由意志的概念。假使我們研究一个人，他和外在条件的关系是極小的，假使他的行动發生的时間和現在相隔極近，而他的行动的原因是我們不了解的，則我們便要獲得最小必然性与最大自由意志的概念。

在这两个情形之中——無論我們怎样改变我們的观点，無論我們多么明白人和外在世界的关系，無論这个关系在我們看來是多么可以了解的，無論我們怎样放長或縮短时間，無論这些原因在我們看來是多么可解的或者多么不可解的——我們决不能够設想完全的自由意志或完全的必然性。

（一）無論我們怎样設想一个人不受外在世界的影响，我們决不会獲得在空間中的自由的概念。人的每个行动，不可避免地受他自己身体和他四周的东西的約制。我举起一只手，又把它放下來。我的行动在我看來是自由的；但是我問我自己：我能不能把我的手向一切的方向举起來，我便知道，我的手是向着对这动作的阻碍極其微小的方向举着的，这阻碍是我四周的物体的，和我自己身体机構中的。假使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中我选擇

了一个方向，則我选了这个方向，是因为它的阻碍最少。要我的行动是自由的，則必須它不遇到任何阻碍。要設想一个人是自由的，我們必須設想他是在空間之外，而这顯然是不可能。

（二）無論我們怎样縮短評判的时間和行动的时間，我們决不会獲得在时間中的自由的概念。因为假使我考察一秒鐘前所做的行动，我仍然要認为它是不自由的，因为这个行动是和它發生的那一片刻联接在一起的。我能举起我的手嗎？我举起了一只手；但是我問自己：我能在剛剛过去的頃刻之間不举我的手嗎？为了要自己相信这个，我在下一秒鐘不举我的手。但我不是在提出問題的前一俄頃沒有举我的手。时間过去了，我沒有权力留住时間，我那时所举的手，已經不是我現在不举的手，我举手时的空气，已經不是現在包圍我的空气了。做第一个动作时的那一俄頃是不回返的，在那一俄頃之間，我只能做一个动作，無論我做的是什么动作，只能是一个动作。我在后一俄頃沒有举手，这不是証明我能够不曾举它。因为，在一个俄頃之間，我的动作只能够是一个，它不能够是另一个。要設想行为是自由的，就必須在現在、在过去，和將來的界限上去設想它，即是在时間之外去設想它，而这是不可能的。

（三）無論增加了多少了解原因的困难，我們决不会獲得完全自由的概念，即是，沒有原因。無論我們的或別人的任何行动中的意志表現的原因，在我們看來，是多么不可解的，理性的第一个要求却是假定和尋找原因，因为沒有原因，則任何現象都是难以想像的。为了要做出一个沒有任何原因的动作，我举起我的手，但是，这个，——我要做出一个沒有原因的动作——便是我的动作的原因。

我們設想一个人完全脫离了一切影响，只考察他的現在这

一俄頃間的行动，并且假定它不是任何原因所引起的，但是即使我們認为那無窮小的必然性近于零，我們也不能獲得人的完全自由的概念；因为一个人，不受外界的影响，处在时間之外，和原因沒有关系，便不是一个人了。

同样地，我們决不能設想一个人的行动只完全服从必然性的法則，而無自由意志的成份。

（一）無論我們怎样增加我們对于人的空間条件的知識，这种知識决不会是完全的，因为这些条件的数目是無窮的，正如空間的無窮一样。因此，在一切条件、对人的一切影响沒有明白确定时，便沒有完全的必然性，仍然有相当成份的自由。

（二）無論我們怎样加長我們所观察的現象和批判之間相隔的时間，这个間隔是有限的，而时間是無窮的，因此在这方面决不会有完全的必然性。

（三）無論我們是多么了解任何行动的因果鏈条，我們决不会知道整个的鏈条，因为它是不尽的，所以我們又决不会獲得完全的必然性。

此外，假使我們認为那剩余的極小的自由意志近于零，認为在某种情形中——如將死的人、胎兒、白痴的情形——完全沒有自由意志，但是这么一來，我們就会破坏我們所研究的关于人的概念；因为一旦沒有自由意志，便沒有人了。因此，人的行动完全服从必然性的法則，沒有絲毫的自由的余地，——这个概念，正和人的完全自由的行动的概念一样，是不可能的。

因此，要設想一个人的行动只服从必然性的法則，而沒有自由意志，我們就必須承認这种知識：無窮数的空間的条件，無窮大的时間的期限，和無窮多的原因。

要設想一个人是完全自由的，不服从必然性的法則，我們就

必須設想他是單独一个人，在空間之外，在时間之外，在因果关系之外。

在第一种情形中，假使有必然性而無自由意志是可能的，我們便要由于必然性本身而獲得必然性的法則的定义，即是，沒有內容的形式而已。

在第二种情形中，假使有自由意志而無必然性是可能的，我們便要在空間、时間、原因之外獲得無条件的自由，这自由，因为是無条件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所以什么也不是，或者是沒有形式的內容而已。

总之，我們应該达到了那兩个構成人类的整个宇宙观的基礎：不可解的生命实質，以及規定这种实質的法則。

理性說：（一）空間，和使它有可見性的一切物質形式，是無窮的，并且不能有別种想法的。（二）时間是片刻不停的無窮的运动，并且不能有別种想法的。（三）因果关系沒有开始，也不能有終結。

意識說：（一）只有我，一切存在的东西只是我；因此，我包括空間。（二）我用現在不运动的俄頃测量运动的时間，我只在这个俄頃中，感覚到我自己是活的；因此，我是在时間之外。（三）我是在原因之外，因为我覚得我自己是我的生命的每一現象的原因。

理性表現必然性的法則。意識表現自由的实質。

不为任何东西所限制的自由，是人的意識中的生活实質。沒有內容的必然性是人的具有三种形式的理性。

自由意志是被研究的。必然性是研究的。自由意志是內容。必然性是形式。

只有分別这兩种以形式与內容为互相关系的認識的起源，我們才能獲得这兩个互相排斥的、而分开來又不可理解的自由

意志与必然性的概念。

只有把兩者結合起來，我們才能獲得关于人类生活的明确概念。

在这两个合在一起互相規定为形式与內容的概念之外，任何其他的生活概念是不可能的。

我們关于人类生活所知道的一切，只是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一定关系，即是，意識和理性法則的一定关系。

我們对于外在自然世界所知道的一切，只是自然力和必然性的、或生命实質和理性法則的一定关系。

自然界的生命力是在我們之外的，是我們所感覺不到的，我們称这些力量为引力、慣性、电力、獸力、等等；但人的生命力是我們可以意識到的，我們叫它自由。

但是正如同每个人所感覺到的、而它本身是不可理解的引力，我們对它所服从的必然性的法則認識到什么程度，（从一切物体有重量的基本知識，直到牛頓定律，）我們便对它了解到什么程度；同样地，每个人所意識到的而它本身是不可理解的自由意志力，我們对它所服从的必然性的法則認識到什么程度，（从每个人都要死的事实，到最复雜的經济学的法則、歷史学的法則的知識，）我們便对它了解到什么程度。

一切的知識只是把生命实質放在理性法則之下。

人的自由意志和任何別种力量的区别，就在这种力量是人可以意識到的；但在理性看來，它是和任何別种力量沒有区别的。引力、电力、或化学親和力，它們彼此的分别，只在这些力量被理性分别地下了定义。同样地，在理性看來，人的自由意志力和他种自然力的区别，只在理性所給它的定义。自由意志，脫离了必然性，即是，脫离了对自由意志予以定义的理性法則，便是

和引力、热力、草木生長力沒有差別的；在理性看來，它只是俄頃之間的难以确定的生命知覺。

好像那尙未明确的、使天体移动的、力的实質，那尙未明确的热力、电力、化学親和力、活力的实質組成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的內容，同样地，自由意志力的实質組成了歷史的內容。但是正如同每种科学的主題，是这种未知的生命实質的表現，而这种实質的本身只能做玄学的主題，——同样地，人的自由意志力在空間、在时間、在因果关系中的表現，組成歷史的主題，而自由意志的本身是玄学的主題。

在生物科学中，我們所知道的东西，我們叫做必然性的法則；我們不知道的东西，我們叫做活力。活力只是我們所知道的生命实質的其余未知部分的說明。

同样地，在歷史中，我們所知道的东西，我們叫作必然性的法則，不知道的东西，我們叫作自由意志。在歷史看來，自由意志只是我們所知道的人类生活法則的其余未知部分的說明。

11

歷史研究人的自由意志在时間中、在因果关系中，和外在世界發生关系时的表現，即是，用理性的法則对这种自由意志下定义，因此，这些法則对这种自由所下的定义准确到什么程度，歷史的科学性便达到什么程度。

在歷史方面，認为人的自由意志是能够影响歷史事件的力量，即是，不服从法則，便正如同在天文学方面，認为自由意志在推动天体。

这种假定会毁坏各种法則的存在的可能性，即是任何科学

的存在的可能性。假使有了一个自由运动的天体，則凱卜勒与牛頓的法則都不复存在了，任何关于天体运动的概念也不复存在了。假若有了一件人的自由行动，則任何歷史法則都不复存在了，任何关于歷史事件的概念也不复存在了。

在歷史看來，有許多条人类意志运动的綫索，綫索的一端隱藏在未知之中，而在綫索的另一端，有現在的人的自由的意識在空間中、在时間中、在因果关系中运动着。

这个运动的范圍在我們眼前愈开展，这个运动的法則便愈顯明。發現这些法則并加以說明，是歷史的任务。

歷史科学現在順着它所走的路綫，研究它的問題，在人类自由意志中尋找現象的原因，从歷史科学的这种观点看來，要表現歷史科学的那些法則是不可能的，因为無論我們怎样限制人們的自由意志，一旦我們認为它是一种不服从法則的力量，法則的存在便是不可能的了。

只有在我們把这种自由意志限制到無限微小，即是把它看作無限微小的量的时候，我們才能相信原因是絕对不可了解的，并且那时候，歷史才不尋找原因，却把尋找法則作为它的任务。

尋找这些法則，早就开始了，歷史所必須采用的新的思想方法，和旧歷史——总是分析而又分析現象的原因——所趋向的自身毁滅，是同时出現的。

一切的人文科学都走过这条途徑。科学中最精确的科学，数学，有了無窮小数，丢下了分析的过程，進入了綜合未知的無窮小数的新过程。放弃了原因的概念，数学尋找法則，即是一切未知的無窮小的原素所共有的性質。

别的一些科学，虽然形式不同，却也走了同样的思想途徑。当牛頓發表引力法則时，他沒有說太陽或地球有吸引的性質；他

說，一切物体，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有互相吸引的性質，即是，放弃了物体运动原因的問題，他發表了自無窮大的到無窮小的一切物体共有的性質。各种自然科学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它們丟开原因問題，尋找法則。歷史也站在同样的途徑上。假使歷史的主題是研究各國人民和人类的运动，而不是記述个别人們生活的插曲，則歷史也应該放弃原因的概念，而尋找法則，——自由意志的一切同等的、不可分开地互相联接的、無窮小的原素所共有的法則。

12

自从哥白尼的法則被發現、被証实之后，僅僅承認不是太陽运动而是地球运动，便足以破坏古人的全部宇宙学。否証了这个法則，就可以保存天体运动的旧概念，但是沒有否証它，便似乎不能繼續研究托來美的世界了。但是甚至在哥白尼的法則發現之后，托來美的世界还被人繼續研究了好久。

自从有人說出了并且証明了出生率和犯罪率服从数学法則，一定的地理的和政治經济的条件决定这种或那种政府形式，人口和土地的一定关系產生人民的移动——从那个时候起，歷史所寄托的那些基礎便在实际上被毀坏了。

否証了这些新的法則，就可以保存歷史的旧見解，但是沒有否証它們，便似乎不能繼續把歷史事件当作人們自由意志的產物而加以研究了。因为，假使由于某种地理的、人种的、或經济的条件，成立了某种政府，或發生了某种移民，則那些在我們看來是建立某种政府或引起人民移动的人們的自由意志，便不能再被我們当作原因了。

然而旧歷史却继續地和統計学、地理学、政治經济学、比較語言学、地質学的法則在一起被人研究，而这些法則都是直接反对它的理論的。

在物理哲学中，新旧观点之間進行着長久而頑强的斗爭。神学衛护旧观点并且譴責新的观点破坏天示。但是当眞理取得勝利时，神学仍然屹立在新基礎上。

現在，在歷史方面新旧观点之間的斗爭是同样長久而頑强的，神学同样地衛护旧观点，并且譴責新的观点破坏天示。

在前一情形中，正和在后一情形中一样，斗爭引起了双方的热情，却遮蔽了眞理。在一方面，是駭怕和舍不得失去歷代以來所建起的全部理論体系；另一方面是破坏的热情。

那些反对物理哲学的新兴眞理的人們似乎認为：假若他們承認了这个眞理，便破坏了对于上帝、对于天穹創造、对于努恩的兒子約書亞神迹的信仰。哥白尼和牛頓的法則的保衛者，例如福尔泰，似乎認为：天文学法則破坏了宗教，并且他利用了引力法則作为反对宗教的武器。

現在我們同样地似乎認为：只須承認必然性的法則，破坏心灵、善、惡的概念，以及建立在这个概念上的政府、教会制度。

現在同样地，像福尔泰在他那时一样，必然性法則的自动的保衛者、利用必然性法則作为反对宗教的武器；然而正和天文学上哥白尼法則一样，歷史上的必然性的法則，不但沒有破坏，且甚至加强了政府和教会制度所依据的基礎。

正如同那时在天文学的問題上一样，現在在歷史学的問題上，整个的观点差异，是在承認或者不承認以一种絕对單位作为可見現象的衡量器。在天文学方面，这是地球的不动；在歷史方面，这是人格的独立，即自由意志。

正如同在天文学方面，承認地球运动的困难，在于放弃地球不动的直感和行星运动的直感，同样地，在歷史方面，承認人格服从空間、时間和因果法則的困难，在于否認个人人格独立的直感。但是，如同在天文学方面，新的观点說："誠然，我們并不感覚到地球的运动，但是，承認地球的不动，我們便將獲得荒謬的結論；而承認我們所感覚不到的运动，我們便得到各項法則；"同样地，在歷史方面，新的观点說："誠然，我們并不感覚到我們的依从关系，但是承認我們的自由意志，我們將得到荒謬的結論；而承認我們依从外在世界、时間和原因，我們便得到各項法則。"

在天文学方面，必須否認地球在空間中不动的感覚，而承認我們所感覚不到的运动；在歷史方面，同样地，必須否認被感覚到的自由意志，而承認我們所感覚不到的依从关系。

附錄

內容概覽

譯者編

第一卷　第一部(1805)……………………… 3

1　在彼得堡。女官安娜·芭芙洛芙娜·涉來尔的晚会。她和發西利·庫拉根公爵談到拿破侖。她的做媒的計划。

2　涉來尔的客人們。發西利公爵的女兒愛侖、兒子依包理特。莉蘼·保尔康斯卡雅公爵夫人。彼挨尔·別素号夫。

3　关于拿破侖和翁歧安公爵的談話。彼挨尔的言論。安德來·保尔康斯基到会。

4　德路別玆卡雅公爵夫人要求發西利公爵的事。彼挨尔和客人的爭論。依包理特用俄語說趣事。

5　客人們辭散。彼挨尔和安德來公爵談到选擇职業的事。

6　安德來夫妇的爭吵。彼挨尔听安德來談論自己，婚姻，妇女。彼挨尔在深夜酒会上看打賭。

7　在莫斯科。罗斯托夫家母女同名的兩个娜塔丽的命名日。卡拉基娜母女道賀，談到別素号夫老伯爵的病。

8　罗斯托夫家的幼輩：娜塔莎，尼考拉，彼恰，索尼亞，作客的保理斯·德路別玆考。玩偶米米的事件。

9　在客廳里。伯爵和客人談話。伯爵夫人談到教育。尼考拉和索尼亞。

10　娜塔莎·罗斯托娃藏在花房里。尼考拉和索尼亞接吻。娜塔莎在花房里吻保理斯。他們談到愛情。

11　在客室里的双双情侶：索尼亞和尼考拉，娜塔莎和保理斯。他們和韋媲爭吵。罗斯托娃伯爵夫人和德路別玆卡雅公爵夫人的談話。

12 德路別茲卡雅和兒子保理斯去探視別素号夫伯爵。他們遇見發西利·庫拉根。

13 彼挨尔在莫斯科他父親的家里。保理斯和彼挨尔的談話。

14 罗斯托娃伯爵夫人向丈夫要錢，她和德路別茲卡雅兩人的眼泪。

15 罗斯托夫家命名日酒宴之前。沈升和別尔格在伯爵書房中談話。彼挨尔·別素号夫在罗斯托夫家客廳中。阿郝罗謝摩娃來到。

16 酒席間談到檄文以及对拿破侖的战爭。驃騎兵上校。尼考拉·罗斯托夫的答辯。娜塔莎的胡鬧。

17 幼輩唱歌。索尼亞流泪。她对娜塔莎的說明。娜塔莎等合唱泉水曲。跳舞。罗斯托夫伯爵和阿郝罗謝摩娃跳丹尼·古柏舞。

18 在別素号夫伯爵家。准备举行塗油礼。發西利公爵和卡姬施关于伯爵遺囑的密謀。

19 彼挨尔和德路別茲卡雅一同回家。彼挨尔在臨死的父親的接待室里。

20 彼挨尔在父親的病房里。別素号夫伯爵的塗油礼。大公爵小姐拿走遺囑。

21 卡姬施和德路別茲卡雅爭夺公文夾內的遺囑。別素号夫老伯爵的死。

22 在保尔康斯基家的田庄童山。老公爵和他的女兒瑪丽亞。几何学課。尤丽·卡拉基娜的信。瑪丽亞的回信。

23 安德來·保尔康斯基公爵和妻子到达童山，会見瑪丽亞和法國女子部銳昂。老公爵和兒子談到战爭与政治。

24 童山的午飯。老公爵和兒子关于苏佛罗夫和保拿巴特的爭論。

25 安德來公爵整裝參軍，和父親、妻子、妹妹告別。起程。

第一卷　第二部（1805）………………………… 159

1　一八〇五年十月，俄軍在奧國不劳諾。步兵团准备檢閱。道洛号夫的藍大衣事件。

2　团受庫圖索夫檢閱。总司令和齐摩亨說話，喚出道洛号夫。檢閱后兵士們的談話。歌者們。

3　庫圖索夫和奧國參謀部的將軍的談話。安德來・保尔康斯基在庫圖索夫的司令部里。热尔考夫开玩笑。安德來的憤怒。

4　尼考拉・罗斯托夫和德國人談話。昝尼索夫回营。軍官切李亞寧來到。罗斯托夫破獲切李亞寧偷錢袋。

5　昝尼索夫騎兵連的軍官們的談話。

6　俄軍向維也納撤退。渡恩斯河。后衛指揮派聶斯維次基再度傳令驃騎兵燒桥。

7　恩斯河桥上的拥挤。过桥的兵士的談話。聶斯維次基在桥上遇見昝尼索夫。

8　法國炮兵射击驃騎兵。昝尼索夫的驃騎兵連过桥。团長命令昝尼索夫騎兵連回去燒桥。尼考拉・罗斯托夫在燒桥时的体驗。

9　庫圖索夫的軍隊順多瑙河撤退。俄軍在克累姆斯的交战勝利。总司令派安德來送捷报給奧國宮廷。奧國軍事大臣的冷遇。

10　安德來在不儒恩住在友人外交官俾利平家，和俾利平談到維也納被法軍占領，克累姆斯之战。

11　安德來在俾利平家的俄國青年外交官团体中。俾利平用依包理特・庫拉根招待安德來。

12　奧皇法蘭西斯接見安德來。安德來回到俾利平家。俾利平叙述法國元帅們巧計夺取維也納桥。

13　安德來在撤退的俄軍之間。安德來为了医生妻子的車子的原故和押运官發生冲突。总司令部的驚惶不安。

第一卷　第三部　(1805)……………………… 283

4 瑪丽亞見客。阿那托尔对部鋭昂的兴趣。老公爵穿衣見客。責备女兒的服装。發西利說明來意。瑪丽亞奏大鋼琴。

5 晚間三个女性(瑪丽亞、部鋭昂、小公爵夫人)的心情。阿那托尔和部鋭昂在花房会面。父女的談話。瑪丽亞在花房碰見阿那托尔和部鋭昂。

6 罗斯托夫家接到尼考拉的信。娜塔莎和索尼亞談到尼考拉。安娜·米哈洛芙娜傳信，伯爵夫人讀信。全家的回信。

7 尼考拉找保理斯·德路別茲考討家信和錢。尼考拉看信。安德來看保理斯。尼考拉和安德來冲突。

8 俄皇奥皇檢閱軍隊。尼考拉对皇帝的爱和崇拜。

9 保理斯托安德來为他謀得要人副官之职。安德來接待俄國老將軍的情形。安德來替保理斯求道高儒考夫。保理斯的兴奋。

10 俄軍在維紹的勝利。罗斯托夫買法國俘虜的馬。罗斯托夫在皇帝經过时的狂喜。皆尼索夫慶祝升官。罗斯托夫幻想。

11 皇帝違和。战爭的准备。道高儒考夫向安德來說他和拿破侖的会面。安德來和道高儒考夫談到作战計划。庫圖索夫的悲观。

12 軍事会議。威以罗特的作战命令。安德來在交战前夜的感想和功名心的幻想。

13 尼考拉·罗斯托夫在前綫。他的幻想。巴格拉齐翁派尼考拉去探察法軍的哨兵綫。巴格拉齐翁留尼考拉做傳令官。拿破侖的文告。

14 俄軍縱隊的运动。混乱。对奥國人的不滿。号德巴赫小河的战斗。拿破侖。

15 庫圖索夫派安德來止住第三师。兩个皇帝。俄皇責問何不开战。庫圖索夫下令攻击。米洛拉道維支領縱隊参战。

16 兩軍交战。俄軍逃跑。庫圖索夫受伤。安德來拿軍旗迎敌受伤。他想到崇高的無極的天。

17 俄軍右翼。巴格拉齐翁派尼考拉去找总司令或皇帝。禁衛騎兵的進攻。尼考拉碰見逃跑的俄軍和奥軍。

18 尼考拉在卜拉村。战場死伤。法軍射击尼考拉，尼考拉看見皇帝却不

敢前去。俄軍縱隊的撤退。法軍炮轟奥盖斯特堤。道洛号夫。

19 安德來伤臥卜拉村山。拿破侖巡視战場，命令抬安德來到裹伤站去。拿破侖看受伤的俄國軍官們。安德來想到偉大和生死的無足重輕。

第二卷 第一部（1806）………………………… 421

1 在莫斯科。尼考拉·罗斯托夫告假回家。皆尼索夫。女孩們。尼考拉和索尼亞的爱情問題。

2 尼考拉的心情。老罗斯托夫伯爵准备俱乐部的酒席。莫斯科的輿論。

3 俱乐部的宾客。嘉宾巴格拉齐翁。酒宴。飲祝。

4 彼挨尔的苦惱。彼挨尔向道洛号夫挑斗。劝解無效。

5 决斗。道洛号夫受伤。

6 彼挨尔的心情。彼挨尔和爱侖的决裂，要打死爱侖。彼挨尔去莫斯科。

7 童山。老公爵和瑪丽亞認为安德來已死。

8 莉薩的分娩。接医生。此时安德來回家。

9 莉薩產子。莉薩之死。埋葬。嬰兒命名。

10 尼考拉·罗斯托夫和道洛号夫的接近。道洛号夫爱上索尼亞。关于战爭的談論。民团。

11 耶誕節后。索尼亞拒絕道洛号夫的求婚。尼考拉的心情。

12 約盖勒的跳舞会。皆尼索夫和娜塔莎跳美最佳舞。

13 道洛号夫的告别宴。賭牌。尼考拉·罗斯托夫輸錢給道洛号夫。

14 尼考拉的賭債和懊丧。

15 尼考拉回家。娜塔莎唱歌。

16 尼考拉向父親要錢还賭債。皆尼索夫向娜塔莎求婚。老伯爵夫人拒絕。皆尼索夫回营。尼考拉回团。

第二卷　第二部（1807）………………………… 494

1　驛站。彼挨尔等馬。他遇見共济会会員巴斯皆夫。

2　巴斯皆夫和彼挨尔的談話。彼挨尔的印象。

3　在彼得堡。維拉尔斯基。会所。入会仪式。指導員的考問。

4　維拉尔斯基考問彼挨尔。手套。捐款。

5　發西利要替彼挨尔同爱侖和解。彼挨尔拒斥發西利。彼挨尔的南行。

6　安娜·芭芙洛芙娜的晚会。她用保理斯招待客人。談到普奥兩國。爱侖看中保理斯。

7　依包理特的話。保理斯到爱侖家去。

8　童山。老保尔康斯基做民团总司令。安德來照顧生病的嬰兒。父親的信。

9　俾利平的信說到战役以及上層的磨擦。嬰兒病轉好。

10　彼挨尔在基輔視察田庄。他的解放農奴的計划。一八〇七年春彼挨尔回彼得堡，他受到管家的愚弄。

11　彼挨尔到保古恰罗佛看安德來·保尔康斯基。說各人的事情。說到善惡。安德來对解放農奴不感兴趣。安德來的消極。彼挨尔的積極。

12　彼挨尔和安德來在渡船上談人生的目的。安德來的悲观。彼挨尔相信來生。談話对安德來的影响。

13　到童山会見瑪丽亞。"上帝的人"。

14　老公爵和彼挨尔的談話。他們对彼挨尔的好評。

15　尼考拉回团。駐軍國外。饑餓和疾病。野菜根。

16　土窑。皆尼索夫夺取运粮車。皆尼索夫在司令部的爭执。放血。皆尼索夫在偵察时受伤。

17　弗利德蘭战役后的休战。尼考拉去医院看皆尼索夫。医院情况。

18　尼考拉願替皆尼索夫去遞請願書給皇帝。

19　俄皇与拿破侖会面。保理斯在提尔西特做侍从。尼考拉找到保理斯。

第二卷　第三部（1809—1810）

15 舞廳里。撇隆斯卡雅的說明。彼挨尔·别素号夫。安德來·保尔康斯基。

16 皇帝進來。波蘭舞。華姿舞。彼挨尔要安德來陪娜塔莎跳舞。娜塔莎的欢喜。安德來的快感。

17 邀娜塔莎跳舞的人。四对舞。娜塔莎給安德來的印象。安德來要娶娜塔莎的意念。彼挨尔的愁悶。

18 俾兹基訪安德來。安德來到斯撇然斯基家吃飯。安德來对他自己和工作的幻滅。

19 安德來拜訪罗斯托夫家。娜塔莎的歌声对安德來的作用。夜間安德來的兴奋和他的將來的計划。

20 别尔格請彼挨尔赴晚会。别尔格和韋媺。招待彼挨尔。客人們。

21 彼挨尔注意安德來的神情。韋媺和安德來談到娜塔莎。

22 安德來公爵在罗斯托夫家一整天。娜塔莎和母親談到安德來。安德來向彼挨尔說到自己对娜塔莎的爱情。

23 安德來征求父親的同意。娜塔莎唱歌。安德來回來,向伯爵夫人提到婚事。安德來向娜塔莎求婚,說到婚期。

24 安德來和娜塔莎的相处。安德來要娜塔莎有困难时找彼挨尔。安德來到國外去調养。

25 老保尔康斯基的性格的改变。瑪丽亞的苦惱。她寫信給尤丽·卡拉基娜說到安德來的事。

26 夏天安德來从瑞士寄信給瑪丽亞說到他和娜塔莎的婚約。老公爵要娶部銳昂小姐。瑪丽亞的幻想。

1 尼考拉·罗斯托夫自軍中告假回家。索尼亞。尼考拉对安德來和娜塔莎婚事的意見。

2 尼考拉管家务。他和米清卡算賬。他的怒火。

第二卷　第五部（1811—1812）…………………762

5 保理斯和尤丽。他們倆的憂郁。詩和画。阿那托尔。保理斯求婚成功。

6 老罗斯托夫伯爵，娜塔莎，索尼亞，來莫斯科，住在瑪丽亞·德米特銳叶芙娜·阿郝罗謝摩娃家。

7 娜塔莎跟父親去看老公爵。瑪丽亞接待他們。老公爵的古怪行为。娜塔莎和瑪丽亞的互相反感。

8 罗斯托夫家的人晚上看戲。鄰近包厢里的爱侖。

9 歌剧。娜塔莎和爱侖認識。丢报黑的跳舞。娜塔莎在爱侖的包厢里。

10 爱侖介紹阿那托尔給娜塔莎。阿那托尔爱上娜塔莎。夜間娜塔莎的思緒。

11 阿那托尔在莫斯科，住在彼挨尔家，和道洛号夫結伴。

12 瑪丽亞·德米特銳叶芙娜的星期日。爱侖來訪和邀請娜塔莎。

13 爱侖的晚会。繞枝小姐誦詩。阿那托尔和娜塔莎跳舞，吻娜塔莎。

14 瑪丽亞·德米特銳叶芙娜訪老公爵。娜塔莎接到瑪丽亞公爵小姐和阿那托尔的信。

15 索尼亞發見阿那托尔的信。娜塔莎寫信給瑪丽亞解除自己和安德來的婚約。娜塔莎赴庫拉根家的大宴会，又遇見阿那托尔。索尼亞注意娜塔莎的行动。

16 道洛号夫替阿那托尔所定的計划。車夫巴拉加。

17 道洛号夫陪阿那托尔去誘拐娜塔莎。瑪丽亞·德米特銳叶芙娜的听差捉阿那托尔未成。

18 瑪丽亞·德米特銳叶芙娜責备娜塔莎。老伯爵不知情由。

19 瑪丽亞·德米特銳叶芙娜找彼挨尔談話。彼挨尔告訴娜塔莎說阿那托尔已經結婚。

20 彼挨尔尋找阿那托尔，要他离开莫斯科。

21 娜塔莎服毒。安德來回到莫斯科。彼挨尔和他談話。

22 彼挨尔看娜塔莎。彼挨尔向她說自己的热誠。一八一二年的彗星。

第三卷　第一部（1812）……………………… 861

1 一八一二年。論歷史事件的原因。帝王是歷史的奴隸。

2 拿破侖从德來斯登到波蘭。渡聶門河。波蘭矛槍騎兵泅渡維利亞河。

3 俄皇亞力山大在維尔那。別尼格生伯爵家的跳舞会。法軍越境的消息。俄皇給拿破侖的信。

4 巴拉涉夫往法軍陣营送信。他遇見牟拉。牟拉的話。

5 巴拉涉夫見大富，大富的惡意。拿破侖接見巴拉涉夫。

6 拿破侖和巴拉涉夫的談話。拿破侖的怒火。

7 拿破侖邀巴拉涉夫吃飯。拿破侖的話。

8 安德來追踪阿那托尔，过童山时，为部銳昂和父親爭执。和瑪丽亞談話。

9 安德來在德銳薩，在軍中。三軍。八个互相冲突的派別。第九派。

10 安德來認識卜富尔。

11 非正式的軍事会議。卜富尔的独断。安德來願在軍中，不在皇帝身边。

12 尼考拉在軍中，寫信給索尼亞。軍隊撤退，他和依利因遇暴風雨。

13 旅店里。瑪丽亞·根利荷芙娜。軍官們。茶。开心。医生。

14 尼考拉的勇气。奥斯特罗夫那的战斗。

15 尼考拉·罗斯托夫的驃騎兵攻击法國龍騎兵。虜獲法軍官，尼考拉的心情。

16 莫斯科。娜塔莎生病。医生的用途。

17 娜塔莎和彼挨尔。娜塔莎跟別洛娃做齋戒。教堂祈禱。康复。

18 宣战書。娜塔莎做午禱。祈禱勝利。

19 彼挨尔的心情轉变。启示錄。“六六六”。彼挨尔送消息給罗斯托夫家。

20 彼挨尔在罗斯托夫家。娜塔莎又唱歌。索尼亞誦讀詔書。彼恰要从

13 尼考拉·罗斯托夫和依利因騎馬來到保古恰罗佛。尼考拉和瑪丽亞相見。

14 尼考拉責問農民并加以威脅。預备了車馬送瑪丽亞上路。尼考拉和瑪丽亞的兩心相爱。

15 安德來到总司令部去,遇見皆尼索夫。皆尼索夫向庫圖索夫提出游击隊的計划。

16 神甫的妻子献面包和鹽。庫圖索夫和安德來說話,安德來不願留在司令部里。"忍耐与时間"。

17 皇帝走后的莫斯科。拉斯托卜卿的傳單。尤丽的告别晚会。說法語的罰金。

18 拉斯托卜卿的傳單。彼挨尔和頂大的公爵小姐。人群毆打法國人。彼挨尔离莫斯科到軍隊里去。

19 保罗旣諾会战在何处發生,如何發生的?保罗旣諾会战的陣地。

20 彼挨尔遇見前進的騎兵和撤退的伤兵車。他和軍医的談話。彼挨尔尋找陣地。民团挖壕溝。

21 彼挨尔在高尔該山丘上。抬斯摩稜斯克聖母的行列。群众和庫圖索夫对聖母的拜祀。

22 保理斯遇見彼挨尔。道洛号夫向庫圖索夫报告。庫圖索夫和彼挨尔說話。道洛号夫要同彼挨尔和好。

23 彼挨尔跟别尼格生到前綫左翼。别尼格生說明陣地,彼挨尔不了解。别尼格生改变庫圖索夫的一項作战命令。

24 交战前夕,安德來想到生死。彼挨尔看他。

25 齐摩亨对庫圖索夫的意見。"战爭必須擴大范圍"。彼挨尔回高尔該。安德來想到娜塔莎。

26 拿破侖的早裝。德·波賽先生从巴黎帶來的"罗馬王"的画像。拿破侖的命令。

27 拿破侖的作战訓令。命令沒有执行。

28 拿破侖伤風。为什么要有这个会战?歷史事件的原因。

29 拿破侖和德·波賽先生談話，和拉卜談話。藥錠。夜色。战斗开始。

30 彼挨尔在高尔該山丘上看战場。早霧。炮兵射击。彼挨尔下山。

31 彼挨尔在保罗旣諾桥上。拉叶夫斯基多角堡上的青年軍官。彈藥缺乏。

32 多角堡被法軍占領。彼挨尔和法國軍官搏斗。俄軍收复多角堡。

33 战事的發展。識別發生的事件的困难。事情幷不遵照命令而進行。

34 白利阿尔向拿破侖要求增援。派弗利安师增援。德·波賽請吃早飯。

35 庫圖索夫。他責斥福尔操根。明日進攻的命令。軍心。

36 安德來和預备隊在火綫下。安德來受炮彈伤。裹伤站外。

37 手術帳篷里。取出安德來的大腿碎骨。阿那托尔的腿断下。安德來可憐他。

38 拿破侖的懊丧心情。他的智慧和良知是蒙昧的。他計算法軍死亡很少。

39 战后的战場情况。俄軍獲得精神的勝利。

第三卷　第三部（1812）……………………1165

1 运动的連續。阿基利斯和烏龜。歷史法則。歷史的微分。說明歷史事件和說明車头运动的对比。

2 总結保罗旣諾会战，說明庫圖索夫的后來的运动。

3 庫圖索夫在波克隆尼山。將軍們的几个小团体。陰謀。向他提出的問題。

4 菲利軍事会議。小女孩瑪娜莎。

5 論莫斯科的放弃。拉斯托卜卿的行动。居民的行动。

6 爱侖在彼得堡。改信天主教。良心指導者。

7 爱侖重新結婚的計划。俾利平的办法。爱侖寫信和彼挨尔离婚。

8 彼挨尔和兵士們走到莫沙益司克。他在路边过夜。車上睡覚。

9 彼挨尔做夢。馬夫的声音。彼挨尔回莫斯科。

10 彼挨尔在拉斯托卜卿的客室中。韋來夏根和克流恰罗夫事件。

11 彼挨尔会見拉斯托卜卿,他劝彼挨尔离开莫斯科。彼挨尔从家里秘密出走。

12 罗斯托夫家的彼恰从軍。等車。准备的忙碌。娜塔莎和彼恰。

13 收拾东西。娜塔莎邀受伤軍官住她家。老伯爵夫人和彼恰。

14 娜塔莎装箱工作成功。安德來·保尔康斯基的車子進了罗斯托夫家的院子。

15 莫斯科的末日。罗斯托夫家的車子卸下行李讓給受伤軍官。

16 別尔格來罗斯托夫家借車。娜塔莎最后的吩咐。

17 安德來的車子。索尼亞和伯爵夫人保守秘密。娜塔莎看見彼挨尔。

18 彼挨尔住在巴斯皆夫的空房子里。瘋子馬卡尔·阿列克塞維支。僕人蓋拉西姆。

19 拿破侖在波克隆尼山上看莫斯科城。他等待"保亞尔"的代表团。拿破侖下令進城。

20 莫斯科和無蜂王的蜂巢相比。

21 俄軍退出莫斯科时的情形。兵士搶劫。莫斯科桥阻塞。

22 罗斯托夫家守房子的人。本家來找伯爵借錢。

23 工人在酒店的吵鬧。酒保和鉄匠打架。拉斯托卜卿的傳單。警察局長的活剧。

24 拉斯托卜卿最后的發号施令。

25 拉斯托卜卿的憤怒。韋來夏根事件。拉斯托卜卿从后門逃走。

26 法軍進莫斯科城。牟拉。克里姆林宮門的射击。論法軍变为盜賊。論莫斯科大火。

27 彼挨尔要殺死拿破侖的計划。瘋漢吃醉了酒,攫去手槍。

28 瘋漢用手槍打法國軍官拉姆巴。彼挨尔夺下手槍。"法國人"。

29 拉姆巴上尉和彼挨尔一同吃飯。兩人談話。彼挨尔翻譯德語。各人說

第四卷 第一部（1812）

第四卷　第二部（1812）……………………1398

第四卷　第三部（1812）

第四卷 第四部（1812）……………………………1518

尾　聲　第二部………………………………1668

以上內容概覽包括全書四卷及尾声，

共十七部，三百六十一章。

Л. Н. ТОЛСТОЙ
ВОЙНА И МИР
根据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
Огиз, Москва 1941 年版本

战 争 与 和 平
全四卷
〔俄〕列・托尔斯泰著
高 植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366
开本850×1168耗1/32　印張55 1/2　插頁42　字数1,217,000
1957年7月第1版
195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500　平裝本定价(6)6.10元